



女太监

The Female Eunuch

著——〔澳〕杰梅茵·格里尔
Germaine Greer

译——欧阳昱 上海文艺出版社



女太监

The Female Eunuch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太监/[澳]杰梅茵·格里尔著;欧阳昱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321-4091-6

I. ①女… II. ①格…②欧… III. ①妇女学—研究
IV. ①C9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8933号

THE FEMALE EUNUCH

by **GERMAINE GREER**

Copyright: ©1970,1971 BY GERMAINE GRE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09-632号

责任编辑:海力洪 李珊珊

装帧设计:钱 祯

女太监

[澳]杰梅茵·格里尔 著 欧阳昱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13.125 插页2 字数313,000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4091-6/C·38 定价 29.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译 序

杰梅茵·格里尔（1939—）是著名的澳大利亚女作家、记者和女权主义运动家，她生于墨尔本，父母长期不和以及母亲的经常虐待给她的童年生活打上了不幸的印记。她先后毕业于澳大利亚最负盛名的两所大学：墨尔本大学和悉尼大学，并在悉尼大学获得英语硕士学位。25岁那年，她获英联邦奖学金去英国剑桥攻读博士，毕业后在沃里克大学讲授英国文学。60年代后期，她投身妇女运动，先后为《性感》、《澳洲人》、《观察家》、《旁听者》等报刊撰稿，并创办报纸《吮吸报》，成为著名的女权主义活动家。《女太监》（The Female Eunuch）是她的处女作，也是她最重要的女权主义作品，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再版达数十次之多，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产生了广泛影响。

本书大致可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以《肉体》开篇，从医学和生物学的角度极为详尽地分析了男女在性征、骨骼、毛发、性行为等方面的形成、发展和差异，为女性了解自身和传统与社会对她们在这方面所抱的基本错误观念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指南。第二部分是《灵魂》。它开宗明义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即“滞定型”或“陈旧的样板”，这是指西方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现象，即无论在诗歌、绘画、小说或报纸杂志上，都把美与财富与女性紧紧

联系在一起，结果使这种浑身散发着人造美感和珠光宝气的女性形象成为广大妇女效仿的对象。因此，女性从婴儿到少女，直至成年，始终都摆脱不了这种形象对自己的诱惑和束缚，始终囚禁在这个精神牢笼中，逐渐丧失了原有的活力，从而变成弗洛伊德所称的“被阉割的人”，即“女太监”。第三部分主要谈爱情，其中涉及与爱情有关的各个方面，如理想、利他主义、利己主义、家庭等，深入探讨了爱情和家庭的本质，对传统的观念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并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男权主义社会企图以婚姻捆住妇女手脚，使其沦为家中奴仆的实质。第四部分与第三部分形成对照，它详细地阐述了男性对女性憎恨的心理动机、历史渊源和所造成的直接恶果，即女性对男性的仇视、愤懑和反抗。同时，这一部分还分析了60年代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中出现的各个组织和派别提出的纲领及理论，对其中的不足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最后一个部分提出了妇女欲争取独立自由就必须闹革命的主张及一系列对策。

女权主义运动是20世纪以来的一个新生事物，它是妇女争取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经济独立等平等权利的运动，但女权主义思想早在15世纪就已产生，当时用笔维护女性的就有一位名叫克里斯廷·德·皮桑的法国女人。16世纪，科内柳丝·阿格利帕写下了《女性对男性的绝对优势》，而在17世纪，玛丽·勒·雅·德·古尔雷撰写了《男女平等》和《女性的悲哀》两篇文章。在这些具有早期女权主义思想的人物中，最具代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数18世纪英国女作家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她的《为女权一辩》成为女权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座理论丰碑。

一般说来，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本世纪

初到 30 年代为第一阶段，30 年代至 70 年代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妇女运动的目标主要是争取获得选举权，这个运动由于选举权的获得，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萧条、法西斯主义和反女权主义的影响日益增长而跌入低潮，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渐抬头，到 60 年代风起云涌，势头高涨，席卷了整个西方，成为举世瞩目的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

在第二阶段中，共出现了四部女权主义的经典著作，分别为法国作家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1949），美国女权主义活动家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1963），美国女权主义作家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1970）和杰梅茵·格里尔的《女太监》（1970），其中以《女太监》分析最透辟，阐述最全面，抨击最猛烈，笔锋最辛辣，也较为有理论深度。《第二性》以存在主义的观点探讨了女人何以劣于男人的原因并提出了她们如何争取独立自由的初步设想，《女性的奥秘》则针对美国的妇女现实号召女性放弃追求“幸福的家庭主妇”的目标，争取经济独立和政治领导权，《性政治》从另一个侧面专门阐明父权制的危害，要求男女在社会分工中做出巨大变革，使个人和家庭方式发生根本变化，《女太监》不仅综合了上述特点，而且还提出了革命的主张，号召通过社会主义的方式，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使男女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上都达到平等。这可以说是杰梅茵对女权主义运动的一大贡献。尽管有些提法过于激烈，如所谓爱情是“被强奸者对强奸者的回答”，要革命首先就必须“拒绝结婚”，等等，但她的不少观点都切中时弊，如当代西方社会许多人的“性行为成了阴茎利用阴道手淫”，人们“在对器官做爱，还不是对人”，“破裂家庭”是“产生许多弊病的根源，但本应破裂而未破裂的家庭更是造成紧张关系的根源”，等，又如她提出的“滞定

型”和“有机家庭”的观点，她依据大量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学资料立论的方法，对当今我们如何研究中国的妇女问题是颇有借鉴之处的。

二十一周年版前言

二十年前，我在《女太监》前言中写道，我觉得，这本书很快就会过时并销声匿迹。我期望，地球上将有一批新女性来到，对她们来说，我对二十世纪下半叶发达世界性压抑的分析将绝对无关紧要。

许多种新女性都已来到了地球上：有女子健美运动员，其胸肌硬度绝不亚于任何男性；有女马拉松选手，其肌肉组织之多筋及绷紧程度绝不亚于任何男性；有女行政官员，其权力绝不低于任何男性；有支付赡养费的女性，也有接受同居生活费的女性；有争取结婚权利和通过人工授精而生育权利的坦率公开的蕾丝；有割除自己性器官，获得法律名义上的女性地位的男性；有联合参加曝广度极高组织的妓女；有战斗在地球上最强大军队第一线的武装妇女；有口红抹得鲜红，指甲涂得鲜艳的陆海军上校；还有著书立说，描写自己如何征服性对象，敢于说出对方名字，敢于描写性交姿势、对方器官尺寸大小如何等等的女性。二十年前，这样的女性现象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妇女杂志现在为成年人撰写之章，讨论的不仅有婚前性交，避孕和堕胎，而且也讨论花柳病，乱伦，性倒错，而且更令人吃惊的是，还讨论高额小额贷款，政治，资源保护，动物权利和消费者力量。由于避孕药物在市场上达到饱和，严重地制约了本来能从妇女绝经期中

赚取的金钱，跨国药品公司终于把注意力转向了绝经期女性和后绝经期女性，因为她们代表了一个崭新、巨大，而又尚未利用的激素替代疗法市场。所有的电视肥皂剧里都能看到老年人性交的场面，女人还想要什么呢？

要的就是自由。

自由了，因为不再是他人赏心悦目的玩物，而是敢于回望对视的人。自由了，因为不再顾影自怜。自由了，因为不再承担专供男性饕餮，用性欲刺激其疲劳口味的义务，其胃口之大，女人乳房再挺也不够挺，女人腿再长也不够长。自由了，因为不用再穿那种用来挑逗男人的不舒服的衣服了。自由了，因为不用再穿那种把我们脚步缩短，让我们臀部突出的鞋子。自由了，因为不用再看第三页上那种永远在场，充满稚气的美丽形象。自由了，因为摆脱了报刊经售店书架顶端色情杂志向我们倾泻而来，让人丢脸的侮辱。自由了，因为摆脱了强奸，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强奸，如建筑工地上男人的口头调戏；我们处理日常事务时有人暗中窥视；在大街上被人拦住、提出猥亵要求或有人跟踪；受到男性工作伙伴的谄媚挑逗；惨遭老板魔爪的撕扯；让所爱的男人虐待狂地对待我们或作出违背我们意愿的事；或让一个陌生人或一帮陌生人以暴力恐吓我们，殴打我们。

二十年前，强调性的表现很重要，而突出女性有权拒绝男性示爱献媚则远远不那么重要。现在，女性有权拒绝男性器官插入、有权安全性交、有权保持贞节、有权推迟肉体亲密接触，直到双方互相承诺的证据已无可置疑，强调这一点甚至更加重要，因为地球上已经出现了艾滋病。不过，《女太监》一书的论点现在依然有效，它认为，女性有权表现自己的性欲，这与向男性示爱献媚表示投降的权利完全不是一回事。《女太监》主张，认为女性力必多不过是对男性做出反

应的这种观点必须摈弃，这是女性解放的先决条件。这一主张被舰队街那些脑坏死的雇佣文人理解为“让女人出去干。”

二十年前我为之辩护的自由是做人的自由，带着尊严做人，带着正直做人，带着高贵做人，带着热情做人，带着骄傲做人，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做人的根本。这是跑动的自由，呐喊的自由，大声说话的自由，坐下来双腿膝盖张开的自由。了解并热爱大地，了解并热爱大地上游动、躺卧和爬行的一切的自由。教与学的自由。摆脱恐惧的自由，摆脱饥饿的自由，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世界上大多数女性现在仍然害怕，仍然饥饿，仍然缄口不言，仍然戴着宗教加于其身的各种枷锁，蒙着面具，戴着口套，被肢解、被殴打。《女太监》没有涉及贫穷的女性（我写作时并不认识她们），而是涉及了富有世界的女性，她们的压迫在贫穷女性眼中现在却被视为自由。

1989—1990年间，随着世界格局发生巨变，全世界的贫穷女性一下子被推进了消费社会；在这种消费社会中，无论为人之母还是老者弱者，都没有任何保护，对保健、教育和提高全体人民生活水准都没有任何承诺。在这两年当中，成百万妇女眼睁睁地看着她们世界的底线失守。尽管她们失去了子女赡养费、养老金、医院津贴、日间护理费，失去了本应受到保护的工作，而且她们曾经工作的学校和医院也都关门闭户，但却无人大声疾呼。她们是有说话的自由，但却发不出声音。她们有购买基本服务的自由，但却无钱购买。她们有沉溺于最古老的私人企业形式即卖淫的自由，把肉体 and 灵魂出卖给消费主义，否则就只有挨饿的自由、乞讨的自由。

你现在可以看到全世界的那个女太监了。正当我们以为已经把她从我们的大脑和内心驱逐出去的时候，她却正舒展身姿，蓝色牛仔裤

和可口可乐走到哪儿，她就舒展到哪儿。你在哪儿看见她的蔻丹、唇膏、奶罩和高跟鞋，这个女太监就在哪儿安营扎寨。你甚至在面纱下也能看见她洋洋自得的样子。

题 献

本书敬献给莉莲，她不跟任何人过，只跟一大群纽约蟑螂一起生活。尽管她忧心忡忡，患有哮喘，体重过量，但她精力充沛，从不萎顿，她总是对所有的人都感兴趣，常常生气，有时还撒泼，但永远都有参与感。莉莲是个感情充实的人，声音响亮的人，口若悬河的人，有人好好爱、也有人不好好爱的人。莉莲是个大美人儿，却又觉得自己长得很丑。莉莲是个不知疲倦的人，却又总是觉得自己累得不行。

本书敬献给卡萝琳，她爱跳舞，但跳得很糟，她爱画画，但画得很糟。她曾含泪从一张餐桌上跳下来，哭着说她想活出个人样来，说着就出去了，就活出个人样来了，尽管她长得很美。卡萝琳一受攻击就倍感痛苦，一听赞语就表示怀疑，她是温柔谦虚，做过大事的人；她是爱心无畏，与当局斗争过的人；她是永不言败的人。

这本书献给我那位长着碧眼的女恩人乔伊，她丈夫诋毁她的常识，小看她的智力，因为她比他更热情智慧，也比他更智慧热情，结果她离他而去，恢复了自我，恢复了洞察力，也恢复了幽默感，再也没有哭哭啼啼了，只是为了同情才哭。

这本书献给卡逊德娜，她会用皮肤，纱线和钢笔变戏法，她从来都好动不好静，从来对事物都有清楚认识，在纽约的荒野里驾驭着她陌生的命运。

这本书还献给玛西娅，她的大脑包容一切，什么都不毁灭，她能领会梦境和噩梦，她能面对风暴而不颤抖，她生活在遭受诅咒的人中，但她并不害怕，她是死人中一个活的灵魂。

目 录

译序	(1)
二十一周年版前言	(1)
题献	(5)

综述	(1)
----	-------

肉 体

性别	(17)
骨骼	(23)
曲线	(27)
毛发	(32)
性	(35)
万恶的子宫	(46)

灵 魂

滞定型	(57)
精力	(69)
婴儿	(76)
少女	(86)
青春期	(93)

心理欺骗	(101)
原材料	(114)
妇女力量	(120)
工作	(138)

爱 情

理想	(165)
利他主义	(178)
利己主义	(183)
迷恋	(195)
浪漫	(207)
男性幻想之对象	(233)
中产阶级的爱情与婚姻之神话	(245)
家庭	(271)
安全感	(295)

憎 恨

憎恶和厌嫌	(305)
辱骂	(323)
苦难	(337)
愤懑	(351)
反抗	(362)

革 命

革命	(389)
----	-------

综 述

世界失去了它的灵魂，而我失去了我的性。

托勒^①，《亨克曼》

本书为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一个部分。老一辈主张妇女参政的女性们已经度过了她们的狱中岁月，在她们继续生活的年代中，广大妇女已逐渐为各行各业所吸收，既能进入议会参政议政，又能到高等学府进行深造，可她们不愿从事这种职业，也谢绝行使议会自由权，对于高等学府，也只是日益视其为买卖交易之地，一边等着拿学位，一边等着嫁人，如今，这些老一辈的女性看到，她们的精神正以崭新而充满活力的面貌在新一代女性身上复活了。六点小组的领袖哈泽尔·汉金斯-哈利南夫人对年轻一代的女斗士，甚至她们在性方面的坦率大方都持欢迎态度。“她们很年轻，”她对厄玛·克茨说，“政治头脑十分简单，但她们精力旺盛。直到最近为止，我们这个小组的成员年龄一直都很大，令我不喜欢得很。”^②继令人欣喜若狂的直接行动之后，两代人以前好战的女士们早已安下心来，在大量的小

① 恩斯特·托勒（1893—1939），德国剧作家。

② 《博阿迪西娅又骑马了》，《星期日泰晤士报》，1969年9月21日。

型组织机构中从事巩固性的工作，她们的主要精力随着战后紧缩政策的实施，容忍的 20 年代之后直至贩性的 50 年代中镶皱边服装、女式紧身胸衣以及女性气质的复兴而逐渐委顿，变得日益消沉、日益体面起来。福音传道蜕变成了行为怪僻。

新旧两代强调的重点很不相同。从前，爱斯文的中产阶级女士要求的是改良，而现在，不讲斯文的中产阶级妇女却主张革命。对于她们中的许多人，对革命的要求产生于对妇女解放的要求之前。新左派一直是大多数运动的温床，而对她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妇女解放取决于国家的逐渐消亡和无阶级社会的来临。这是一个根本的差别，因为主张妇女参政者对现存政治体制的信心和参与的热望已经消失殆尽。过去，女士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指出，她们并不想扰乱社会，推翻上帝的统治。婚姻、家庭、私人财产和国家受到她们行动的威胁，但她们渴望减轻保守分子的恐惧心理，这样一来，主张妇女参政者实际上背叛了自己的事业，为妇女解放的失败而铺平了道路。五年前，这个失败就似乎已经很清楚：议会中女议员的人数处于很低的水平，从事专门职业女性的人数已经稳定下来，只占极少数，而妇女从事的职业模式都是低收入、下贱而又属于辅助性的工作。鸟笼已经打开，可金丝雀却不愿飞出来。结论是，鸟笼的门本来就不应该打开，因为金丝雀生就了一种受奴役的天性。建议它们做出选择只会令它们迷惘和悲哀。

目前仍有一些女权主义机构在沿着老一辈主张妇女参政者所铺平的改革道路前进。美国当代女权主义运动家贝蒂·弗里丹所领导的美国全国妇女组织在议会委员会，特别是被认为与妇女有特殊关系的委员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女政治家们仍然代表着妇女的利益，但这经常是作为附属品的妇女的利益，为了保护她们不受任意离婚和形形色色

的好色之徒的宪章所累。汉金斯-哈利南夫人的六点小组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政治实体。目前局面的新鲜之处在于，这类团体正在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大众传媒对妇女解放运动，每周甚至每天都不遗余力地加以曝光。变化在于，突然之间，人人都对妇女这个主题发生了兴趣。他们也许并不赞成现存的各种运动，但他们关注大是大非的问题。可以期望，这个运动在大学的年轻妇女中将会得到强大的支持。如果受剥削的女工最后决定绑架政府，向其勒索赎金，这也不足为怪，但那些似乎并无怨言的妇女却开始啧有烦言了，这才叫人惊奇。当我对由穿戴整齐的地方上的妇女所组成的安静的听众发言时，我惊奇地发现，她们快乐的胸怀中有着最激进的思想，她们口中所发出的是最尖锐的批评和最激烈的抗议之辞。新女权主义一天天获得了草根阶层的支持，而这是主张妇女参政者在过去所做不到的。

对于这种新活动的原因，我们只能做一般的推测。也许贩性贩得过于厉害。也许妇女从未真正相信心理学家、宗教领袖、妇女杂志和男人们迫使她们接受的关于她们自己的描述。也许已经发生的改革最终使她们到达了一个终于可以看清整个前景并开始理解她们处境的基本理论的立场。也许由于她们不再陷入违心地生儿育女和从事繁重而低下的家务劳动的缱绻之中，她们才有了思考的时间。也许我们社会的困境过于严重，又过于明显，因此妇女再也不能满足于把问题交给别人处理。仇视妇女的人们认为，这种局面的造成是因为女性的不满情绪。妇女必须珍视这种不满情绪，把它看成是对生命要求的第一股冲动。她们已经开始用清楚而响亮的声音说话，并互相对话。男人只要看见女人们在一起谈话，就会感到不安，而现在，这种谈话意味着心怀叵测，图谋不轨。“正是这样！”

可以断言，男人所获关于妇女的知识，如果仅仅是关于她们过去怎样和现在怎样，而不涉及她们可能会怎样的问题，这种知识就是极为不完整和极为肤浅的，而且将会永远如此，直到妇女们自己把要说的话全部说出为止。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①

有组织的妇女解放运动成员是一批受到广为宣传的少数派，每讨论一次女权主义问题，同样的脸谱便出现一次。她们总是以运动的领袖身份出现，而运动其实是没有领袖的。她们与以前相比，并未向规划革命的策略迈进一步。举行示威游行，编辑读书目录，出席委员会会议，这本身并非解放的表现，特别是当她们依然深陷于家务事中而仍未脱尽爱耍滑头的脂粉气时，就更是如此了。作为对必须采取行动自我解放的人们的一种教育手段，上述行为的有效性十分有限。这样一种解放所包含的自由概念是空洞无物的，最糟的时候，它是以男人的条件来界定的，而男人本身并不自由，充其量它也不过是一个可能性极其有限的世界中定义含混不清的术语罢了。一方面，有这样一批女权主义者，她们为了“社会、法律、职业、经济、政治和道德”的平等观念而努力，视其敌人为歧视，其手段为竞争和需求。另一方面，还有一些人，她们对更美好的生活怀着理想，认为一旦正确的政治手段保证使所有的人过上更美好的生活，理想就会随之而实现。对那些厌恶传统政治方法，无论是君主立宪制，极权主义或革命方法的妇女来说，上述两种选择均没有多少魅力。如果家庭妇女非要等到世

^① 穆勒（1806—1873），苏格兰经济学家、哲学家。——译注。

界革命成功之日才获得自由，那么，她们丧失希望也就是情有可原的了，同时，保守的政治方法不可能发明使一人之家这种经济上必不可少的单位多样化的方式。但是，她们还可以在另一个方面找到行动的动机和理由，尽管不一定找到乌托邦的蓝图。她们可以以重新评价自己为开端，而不必以改变世界为起始。

假如人们对女性不可改变的卑下或生来依附于人的程度没有清楚的了解，就不可能对妇女解放的任何实例进行辩护。这就是为什么本书以《肉体》一章为开篇的缘故。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但并不知道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或本来可能成为什么。科学的教条主义认为现状是规律不可避免的结果：妇女必须学会质疑关于女性正常化的最基本的设想，以便重新开启发展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由于条件制约而被相继堵截了。因此，我们要从头开始，以细胞的性为起点。染色体的差别难以理解，除非通过发育得到显示，而发育不可能在真空中产生：从一开始，我们对女性的观察就有意无意地受到我们于情不自禁中所做的设想，以及在做出设想之后也并非总是可以确认的设想所左右。对肉体的论述中有一个新的设想，那就是我们观察的一切都可能是另一种样子。为了论证制约条件的某些方面，接着对行为对骨骼的影响进行了讨论。《骨骼》一节之后是《曲线》，它对有关女性的设想仍是必不可少的，再接下去便是《毛发》一节，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基本的第二性征。

女性性欲一向是一个迷人的话题，关于这个话题的论述力求说明女性性欲如何为大多数观察者所蒙蔽和扭曲，而且于今尤烈。女性的构造一向以某种特殊的条件作用来描述，现在，那种条件制约的特殊性已经开始出现。但发生的情况是：女性被视为性玩物，供另一性的人即男人利用和欣赏。由于被认定为处于消极被动状态，女性的性欲因

而遭到拒绝并被人曲解。阴道从女性的形象中被一笔勾销，正如同她肉体其余部分所表现的独立和活力的标志受到压抑一样。为人赞扬并获得酬报的特征正是被阉割者的特征——胆小，丰满，慵倦，纤巧和矫揉造作。有人认为，女性的生殖会影响到万恶的子宫——歇斯底里，经期抑郁，衰弱，以及不适合于任何持久性事业等现象的根源——的作用中的全部有机体，《肉体》一章在结尾处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了探讨。

根据归纳得出的灵肉特征的混合物便是永恒女性的神话，如今被人称做滞定型。这是女性的主导形象，它统治着我们的文化并为所有的妇女所向往。我们假定消费文化的女神是人工制品，对她的制造过程即灵魂的制造进行了考察。该过程中的主要元素就像我们所见对肉体进行的阉割，是对精力的抑制并使之转向。按照同样简单的模式，我们又以《婴儿》一节从头开始，说明劣如何产生于优。少女努力按男性的方式调和她的学校教育和女性条件制约，直到青春期使她消除了模棱两可之感而安全地固定于女性的姿势之中，如果青春期果真有效的話。如果无效，她便进一步受到作为矫正措施的条件制约，特别是来自心理学家的制约，他们的设想和处方被描述为心理欺骗。

由于对智力性别有着过多的设想，模糊了女性智力的问题，因此在《原材料》一节中对50年来为发现男女两性智力差异模式而进行的彻底而多样化的试验失败做了扼要的叙述。由于种种试验与妇女缺乏逻辑思维，喜欢主观臆断，并且一般都很愚蠢这样一种持久不衰的观念毫不相干，《妇女力量》一节便以集上述所有偏见之大成者奥托·威林杰的《性与性格》一书为例，摒弃威林杰关于美德和智力的观念并支持怀特海^①及其他人的观念，使该书加以定义的所有缺点

^① 怀特海（1861—1947），英国数学家、哲学家。

都变成了优点。作为对这批女思想家会有多高价值的这种理论观点的一种修正，《工作》一节对女性贡献的实际模式和如何对其进行评价的问题做了真实的描述。

对妇女的阉割是在将男女分成相对两极的情况下进行的，男人霸

请靠拢些，女人，听我说吧。这一次请将你的好奇心转向实用的物体，考虑一下大自然给予你但却被社会掠夺的那些利益吧。请过来了解一下，你们如何生来本是男人的伴侣，后来却成为他的奴隶的，你们是如何逐渐喜欢这种状况并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最后，长期习惯于奴役又是如何使你们退化到宁要使人衰弱但却舒适的恶习，却不要较难获得的自由和名望的美德的。如果我将描绘的图画会使你们掌握住你们自己，如果你们对此会不带感情地加以沉思，那就请你们回去，做你们没有出息的消遣吧。“无可救药，恶习已经成为规矩。”

肖德罗·德·拉克罗^①，《论妇女教育》，1783年

占了全部精力，把它化为进攻型的征服者的强权，将异性间的全部接触贬低为一种施虐—受虐狂的模式。这意味着对我们爱情观的歪曲。《爱情》一章以歌颂理想为开篇，接着描述某些主要的性反常行为如利他主义、利己主义和迷恋。这些畸变以各种神话的伪装出现，其中有两个方面：一是浪漫，该章叙述了那种欲火旺盛但却大失所望的女性当做养料的白日梦，一是男性幻想之对象，它叙述了尤其为男性文

^① 拉克罗（1741—1808），法国军人兼作家。——译注。

学偏爱的表现妇女的手法，《中产阶级的爱情与婚姻之神话》一节记录了异性恋中最常见的共同幻想如何在我们的社会兴起，作为对我们所理解的正常生活形式家庭进行讨论的前奏。《家庭》一节对我们时代的核心家庭做了严厉的批评，并提出了采用某些并非明确的替代性的建议。但该章主旨一如全书，主要是提出一种抉择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害怕自由的人有一个主要的幽灵，那就是不安全感，因此，《爱情》一章最后对使人产生错觉的安全感进行了谴责，因为它是统治福利国家的神祇，在核武器战争、全球污染和人口爆炸的时代，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不实在。

由于爱情过于反常，它在许多情况下都含有一定程度的憎恨。在极端的情况下，它以产生于色情虐待狂，过分挑剔和负疚感的情恶和厌嫌的形式出现，从而使人对女性肉体犯下滔天罪行，但更经常的是，它仅限于辱骂和嘲弄，通过随便侮辱和乱开玩笑而表现出来。这几节文章不拟详述妇女在个人家庭环境中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而只讨论一般公共场合下，男女双方互相利用的复杂模式不可能造成任何模棱两可的情况。在女权主义文学中，有大量关于痛苦经历的主观描述，因此，《苦难》一节更广泛地论述了这个问题，说明即使当妇女的确是在遵循婚姻指导顾问和他们代表的制度所规划的蓝图时，也有大量客观事实证明，她们并不幸福。尽管没有女性对男性的攻击模式可与男性对女性的暴力相比拟，仍有充足的证据显示，愤懑在激烈的、非肉体的性冲突中起着作用，通常表现为一种游戏，一种真实问题从不露端倪的仪式化的情境。这种无意识的报复行为与更有组织、更具表现力的女性反抗相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它力求将男人定性为敌人，要么与之竞争，要么与之分庭抗礼或加以攻击。只要这类运动要求或迫使男人给予她们自由，那它就只会加深两性的离异和

她们自己的依赖性。

要革命就必须纠正我们关于女性、性欲、爱情和社会等设想所综合产生的某些错误观点。《革命》这一章试图指出调配能量的方向，使其不再用于压抑，而是用于愿望、运动和创造。必须将性欲从强者和弱者、主人与奴仆、有性与中性者之间那种肮脏交易中拯救出来，使之成为性欲强大、温文尔雅而又柔情似水者们之间的一种交流形式，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决不能拒绝异性之间的接触。超级女性不要再支持全能的行政长官搞自欺欺人的那一套了，与其对此加以攻击，不如摆脱想投其所好的愿望为佳。很有可能男人会抵制妇女解放，因为它威胁到阳具自恋的根基，但现在有迹象表明，男人们自己也在寻找更令人满意的角色。如果妇女解放了自己，她们也许会使她们的压迫者得到解放：男人们也许会感到，作为性能量的惟一管理者和妇女儿童普遍的保护人，他们实际上是在做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特别是他们错误导向的能量产生了终极武器时，就更其如此了。在将妇女纳入由男性主宰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同时，男人们已经表现出一种想与妇女分担责任的意愿，尽管这种邀请并未被接受。此种情况也可以解释为男人做了一满桶大杂烩，想让女人帮忙提桶，既然如此，女人没有迎头而上，抓住这个机会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如果妇女能够想到，只有当她们全身心地投入，文明才能成熟起来，她们也许就会对变化和新发展的种种可能性持更加乐观的态度。我们目前所经历的精神危机也许不过是另一次成长中的阵痛吧。

《革命》一章中所要做的不过是“偷看一眼想要做的事”。它暗示，妇女不应进入人为社会所认可的关系之中，如婚姻，但若已进入而且不幸，她们应义无反顾地弃之如敝屣。甚至还可以认为，该章建议妇女应该故意地滥交。它当然主张，她们应该自己依靠自己，有意识

地不去建立排它的依赖性和其他形式的神经过敏的共生现象。它所暗示的内容大都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但当赌注是生命与自由，必要的条件是重新获得生命意志，不负责任也许可以看做是一个小小的风险。自从娜拉问赫尔玛“你认为我最神圣的义务是什么？”已经过去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当他回答说“是你对丈夫和孩子的义务”时，她表示了异议：

我还有一个义务，它同样神圣……那就是对我自己的义务……我相信我是一个人，我把这一点看得比什么都重——正如你也是一个人……不管怎样，我将努力成为一个人。我十分清楚，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你的，托瓦尔德，而且你还可以在书本中找到证明。但我再也不能满足于绝大多数人的话和书本上的东西。我必须自个儿思考一下各种问题并力图把它们弄懂。^①

为我们社会所认可并为全部特权所夸大的关系不过是些束缚人的、共生的、受经济制约的东西。最慷慨大方、温柔自然的关系一旦仰仗了公认的支柱、合法性、安全性和永久性，它就会落入公认的窠臼之中。婚姻不可能像它已成为的那种样子，是一种职业。不能以能否吸引和诱惑男人来衡量妇女的地位。女人一旦意识到浑身被成千上万道小人国的绳索所束缚，自感无能为力和满腔仇恨，却又要装得若无其事和充满爱心，那她除了逃走别无选择，如果她不想继续堕落下去，直到天性整个儿被泯灭为止的话。自由虽然令人害怕，但它也能使人振奋。对于那些已经踏上通向觉醒之途的娜拉们来说，生活不会

^① 易卜生，《玩偶之家》，第3幕。

因此而变得更容易或更愉快，但却更有趣，甚至更高尚。这种忠告尽可以称之为对不负责任行为的鼓励，但女人如果接受了她并非有意选择的生活方式，在一连串被误认为命运的偶然性事件中扮演角色，这样的女人才真正是不负责任。放弃自己的道德认识，容忍对人性的犯罪行为，把一切交给他人，即那个集父亲、统治者、国王和计算机于一身的家伙，这才是绝无仅有的不负责任。当错误的结果在各方面已造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混乱，却矢口否认曾经犯错，这才是不负责任。压在我们头上的不是责任，而是罪感。

革命妇女必须认清她们的敌人、医生、精神病医生、卫生检查员、牧师、婚姻咨询专家、警察、地方法官和赶时髦的改革派人士、所有那些用警告和忠言把她们团团围住的独裁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她必须认清她的朋友和姐妹，在她们的特征中寻找她自己的特征。和她们一起，她可以发现合作、同情和爱情。手段是否合理，并不由目的证明：如果她发现她的革命道路通向的不过是进一步的戒律和继续的不理解，同时伴随着使她们痛苦而被贬抑的结果，那么，无论能够证明手段合理的目的多么闪闪发光，她都必须认识到，她的路走错了，这目标只是个幻觉。没有欢乐的斗争是错误的斗争。斗争的欢乐不是享乐主义和狂欢胡闹，而是一种目的感、成就感和尊严感，它是萎缩褪色的能量之花的重新绽放。只有这些东西才能使她坚持下去并使能量之源源源不断。相对于每一个问题，都有一种可能性：错误一旦被理解，就会得到纠正。她能感到这种欢乐的惟一方式就是激进的方式：她采取的行动越被人嘲弄中伤，就越发激进。

道路是未知的，正如未被阉割的女性的性别是未知的一样。无论我们可以看到多远，都不可能远到清楚辨明最终期望之目标的轮廓的地步。因此，不可能设计出终极的战略。自由地出发并找到旅伴，这

就是我们从目前所处地位需要看到的東西。自由女性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發明她自己的反抗形式，一種能夠反映出她自己的獨立和獨創精神的反抗形式。她對壓迫的種種形式理解得越清楚，她就可以越看清未來行動的情況。在尋找政治覺醒的過程中，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代替對抗。給婦女們提供另一種形式的自我克制，提供更多滿足欲望和渺茫希望的機會，可以說是易於反掌，但婦女們已經受夠了欺侮。她們一直被人牽着鼻子拖來拖去，直到她們不得不承認，她們也像別人一樣迷失了。一個女權運動精英也許會企圖將大惑不解的婦女武斷地向另一個方向引領，把她們作為一支特遣部隊訓練，以便參加一場也許永遠不會發生，也不應發生的戰鬥。如果發生一場激戰，婦女是會失敗的，因為最好的男人從未勝過。即便對戰鬥精神的要求結束了，戰鬥精神所造成的後果也並未消失。自由還很脆弱，必須加以保護。犧牲自由，即便是作為一種臨時性手段，也是對自由的背叛。沒有必要告訴婦女下一步該做什麼，或者下一步需要什麼才能做什麼。本書所希望的是，婦女將發現，她們都是有意志的，一旦她們發現這一點，她們就可以告訴我們，她們需要什麼，以及怎樣得到它。

我們對自由的恐懼心理依然很強。我們稱自由為動亂或無政府主義，而這種字眼是頗具威脅性的。我們生活在權力互相衝突的真正的動亂之中，這是一個苟同卻無共同、親近卻無交流的年代。我們只有在想像我們對動亂一無所知時才害怕動亂，但實際上我們對它一清二楚。婦女們自發採取的解放手段不大可能處於強烈的衝突之中，如互相衝突的自私自利和互相衝突的教條之間所存在的那種狀況，因為她們所力求剷除的不是所有的制度，而只是她們自己的制度。無論這些手段多么形形色色，它們不一定非要完全不可調和，因為它們不是為了征服。

但愿本书能起到颠覆性作用。但愿它能从公众的各个能言善辩的方面引起反响。传统道学家将发现很多值得严加指责的东西，如对神圣家庭的否定，对神圣母性的贬斥，以及关于妇女并非生来就只适合过一夫一妻制生活的推断。政治上的保守派想必会表示反对说，由于主张消灭由主要花钱者家庭主妇所实行的消费模式，本书实际上是在建议让经济萧条，过紧日子。这等于是承认，压迫妇女对于维持经济是必不可少的，简直就是对这个观点的认可。如果当前的经济结构非崩溃而不能改变，那它最好尽快崩溃。一个承认自己的全部劳工都应得到应有的劳动报酬，却拒发1950万工人酬金的国家是不能让它继续存在下去的。弗洛伊德派精神分析学家会反对说，由于撇开对女性心理的传统描述，依靠一种并不存在的关于妇女的概念，本书不过是在搞形而上学，却忘记了他们自己学说的形而上学的基础。改良者会哀叹说，女性的形象将因主张违法犯罪而被贬低，结果把妇女越来越远地拖离真正的权力中心，在计算机王国中，政治权力中心已经成为阳痿的中心。尽管如此，本书并未排除对政治机器的使用，虽然依赖于政治机器并非本书之意。最有效的批评将会来自我的左派姐妹们，毛派，托派，IS^①派，SDS^②派，因为我做白日梦，幻想有可能一蹴而就，越过革命的阶段，到达自由和共产主义，而不需战略或革命纪律。但如果妇女是真正的无产者，是真正受压迫的大多数，那么她们撤回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持，只会使革命更近，而不会使之更远。我建议采用的武器是最受无产者尊敬的，即撤回劳动。不过，显而易见，我并不认为工厂是真正的文明中心，也不认为妇女重新进入工业

① 国际社会主义者的英文缩写。——译注。

② 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英文缩写。——译注。

领域是解放的必要条件。除非工作、娱乐和工作报酬的观念彻底改变，否则，妇女仍将继续提供廉价劳动，不仅如此，那还是一种被与之签有终身合同的雇主按法律所要求、只对他本人有利的免费劳动。

本书所反映的不过是对上下求索的妇女与世界之间持续进行的对话所做的又一份贡献。没有一个问题得到了解答，但也许有些问题的提出方式比过去更为恰当。如果没有遭到别人奚落或谩骂，本书的意图就等于落空了。如果最成功的女寄生虫不觉得本书令人作呕，那它就太不着边际了。她们所能容忍的一切都是一个稍微有点儿自尊心的女人所不能容忍的。反对妇女选举权的人曾经哀叹，妇女的解放将会意味着婚姻、道德和国家的终结；他们的极端主义比起那些思想混乱但乐善好施的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来，是要目光锐利一些，后者认为给妇女一定的自由是无伤大雅的。当我们收获不知情的支持妇女参政者当年播下的种子时，我们将看到，反女权主义者毕竟还是对的。

肉 体

性 别

毋庸讳言，人的性别是通过其肉体中的每一个细胞而得到证明的。但我们并不清楚，细胞上的差别在其功能方面究竟意味着什么。甚至从观察到的细胞上的差别到由这些细胞构成的组织上的重大差别，我们都无法加以论证。在这方面对孰优孰劣的问题提出任何设想，都只能是远远得不到证明的设想。也许只有当我们学会了如何识别脱氧核糖核酸，我们才可以了解所有女性成员所共有的信息到底是什么，但即便到那时，对从生物数据到行为的论证也将是冗长而乏味的。

我们的观念结构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是，男女两性截然相反，是本性上互相对立的两个部分。实际上，这个观点相当错误。动物界和植物界并不能普遍地分为两性，甚至也不能分为可能有怪种和身份不明种类的两性；有些幸运的生物此时为雄，彼时为雌，轮换交替，有些真菌和原生动物不止两性，交合的方式也不止一种。两性间的可区别度变化很大，它小可以小到几乎难以觉察，大可以大到连科学家们长期以来都不知道按分类属截然不同的物种实际上却是同一物种的雌雄两性这一事实。纳粹德国的人类学家认为，进化较高的物种的第二性征，其发育程度也较高，并指出，黑人和亚洲人的第二性征与雅利安人的相比，常常

不那么鲜明。^①

事实上，许多简单的生命形式在性征上的差异比人类更突出。不过，我们的确注意到，人类两性间的区别被过于强调和夸大了，在证明这个过程是合理的之前，我们还是先问一个为什么。

假如我们把一个人体细胞放大，大到可以看见放大两千倍的染色体，我们就能看到对人类性别必不可少的区别。男性人体细胞中除了45个别的染色体外，还有一个极小的染色体叫y染色体。它实际上完全不是一个性染色体，而由于它所处的隔离状态，它有着特殊的问题。

测验染色体内的嬗变只能以其不同的组合方式为前提，而且是当这些染色体可以自由分布并相互交换之时，既然如此，对交换的抑制就会防止受测验的y染色体内发生嬗变。既然交换并未发生，y染色体不可能凭借各部分的交换而经历任何结构性的交换。因此，就确定性别而论，y染色体在其进化过程中会逐渐失去它的效率，它的地位将被与x交互作用的正染色体所取代。^②

正染色体是既非x亦非y的染色体，人体细胞中共有23对正染色体。在它们旁边有一对染色体是女性的保证，它们看上去与正染色体一模一样，但实际上对性别起着决定作用，被称为xx染色体。男性在

① H·H·普罗斯、M·巴特尔斯和P·巴特尔斯的惊人的三卷本研究代表了人种学和民族学的偏见。该书德国原著的整页插图被希特勒销毁了，但在此之前，埃里克·丁沃尔博士已经准备好了英文版，题为《女人》（伦敦，1935）。本书以后凡涉及此事，仅提普罗斯和巴特尔斯。

② F·A·E·克鲁，《性的确定》（伦敦，1954），第54页。

23 对正染色体之外不是一对 xx，而是一对 xy 染色体。y 染色体有负作用：当带有 y 染色体的精子使一个卵细胞受精，它便会减少本来会形成女性胎儿的女性含量。由于呈男性，胎儿继承了一连串弱点，称为伴性的弱点，因为它们源自只有 y 染色体中才存在的基因。有些奇异的畸形现象虽不如血友病那样广为人知，如毛发过度病，即主要在两耳部位毛发疯长的疾病，手脚上生有角质斑块，皮肤如树皮，以及脚趾如蹼等等，但它们实际上是 y 染色体无法抑制的 x 染色体中的突变型基因所造成的，因此虽能为女性所传播，但只在男性那儿才生效。色盲也遵循相同的模式。另外还有大约 30 种机能失调现象可以在雄性物种身上找到，但很少能因同样的理由在雌性身上发现。现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女性从体质上来说比男性强壮，寿命更长，在每一个年龄组中，男性死亡人数都多于女性，尽管男性胎儿数目要多 10% 到 30%。关于为何男胎比女胎更频繁地怀上，至今尚无解释，因为产生女性的精子与产生男性的精子的方式是完全一样的。这会不会是对男性更易于受伤害现象的一种自然补偿呢，如此推测倒是件挺诱人的事。①

女人接近婴儿型而男人近似老年型。男性身上那种极端的发生变异的倾向表现在所产生的天才、疯子和傻瓜的百分比要高于女性，而女性与之相比更为正常。

W·I·托马斯，《性与社会》，1907 年，第 51 页

最近，犯罪学家对 y 染色体又提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观察结果。

① 艾什利·蒙塔古，《女性天生的优越性》（伦敦，1954），第 76—81 页。

他们发现，在因暴力犯罪坐牢的人中，带 xyy 染色体，即多一个 y 染色体的男性比例很高，而且，这似乎与某些智力缺陷有关。^①

性征的发育并不仅仅由染色体所决定：它们只构成原始差异，但不同性征的发育则要牵涉到整个内分泌系统和各种荷尔蒙的相互作用。由于在避孕药中使用了合成荷尔蒙，使妇女一向特别意识到她们自己的荷尔蒙。正如通常那样，在这样的概念得到推广之时，对荷尔蒙功能的叙述就显得过于简单。事实上，人们对荷尔蒙的全部活动范围至今仍旧了解得很不透彻。医生们在胡乱摸索女性荷尔蒙微妙波动的平衡过程中不得不承认，他们使无性和无生殖的机能产生了令他们意想不到的变化。理解基因和染色体的简单数学本来就够难了，而要做到荷尔蒙的化学作用，更要追循诸多过程，就更难得多。我们知道，男性荷尔蒙即睾丸激素可以引起男性性征的增生，而且，它以某种方式同另一种男性荷尔蒙即雄性激素相联系，刺激肌肉、骨骼和内脏的生长。雄性激素的分泌为脑垂体间质细胞荷尔蒙所控制，这跟与之极为相似的女性荷尔蒙即雌激素是一样的。两性产生的还是两性，但我们只知道一点，如果给男人以雌性激素，他们的第二性征就不会那么明显，而给女人以雄性激素，同样的事也会发生。为了行使某些功能，雌性激素需要另一种女性荷尔蒙即孕激素的帮助。我们所有的分泌液都有补充和催化反应：对它们每做一次研究，几乎都可以产生一些新名称的新化合物。尽管为防止受孕而对妇女随意施用大剂量的荷尔蒙，但在那些了解的人中，最常见的态度是尊敬和惊异。目前仍

① 1969年夏天在剑桥大学召开的关于染色体不正常现象可能产生的犯罪学影响的克洛普伍德大会详细地探讨了这个问题。有关 xyy 症状的书目已超过 500 种。

在寻找对怀孕起至关重要的抑制作用的药物，只要它尚未找到，妇女就不应过于自信。

孩子的性别在怀孕时就可确定，因为每个精子都含有一个 x 和一个 y 染色体，而成熟的卵细胞含有一个 x 染色体。造成原始差异的是特化染色体，但性征的发育又产生于染色体中特化的化学物质。直到第七周，胎儿还看不出明显的性征，当性发育开始时，它在两性中遵循着惊人相似的模式。阴蒂和龟头最初看上去极为相似，而发育中的两性的尿道看似一道垄沟。男孩子因生殖器的隆起而形成阴囊，女孩子则因此而形成阴唇。如果对这些类似部位的组织加以检验，我们将发现它们实际上是不同的，尽管女性在不同的部位的确有与男性相似的组织。^①

大自然本身并非总是泾渭分明的。有时，一个女孩的阴蒂发育过好，会使人以为她是男孩。同样，许多男孩因发育不良、生殖器畸形或隐形而使人以为他们是女孩。有时，他们会按人们形容的那样接受他们的性别，并自认为是错误性别中有缺陷的成员，尽管遇到特别的冲突，依然按该性别的行为和态度行事。在另一些情况中，由于某种遗传意识造成的问题而导致对其进行检查，从而确定了孩子的正确性别。^②有些人如出生时就无阴道的女孩被人错误地当做中性人；另有一些由 xxy 染色体构成的人则被看做是没有卵巢的女人。这其中有些难题可用整容手术加以解决，但外科大夫常常是为了特殊的原因才做这类手术，当扫描人体细胞结构时，又看不出有任何先天反常的迹象。同性恋大都产生于其人无法适应所赋予的性角色，因此不应作为

① 格雷，《解剖学》（伦敦，1958），第 219—220 页。

② 罗伯特·斯托勒，《性与性别》（伦敦，1968），该书随处可见。

遗传学和病理学现象处理，但带有偏见的“反常”这一字眼使得同性恋者无法表达受人排斥的心理，因此他只好自认是一个怪人。我们从婴儿期就学会扮演的“正常”性角色其实并不比易装癖者的怪僻行为更自然。为了使公认正常而合理的这些形式和态度达到互相近似，两性参照两性间原始和遗传的差异而为该过程辩护，结果使自己扭曲变形了。但在48个染色体中，仅有一个与众不同：我们之所以将男女两性分开，完全是基于此点，自以为所有48个染色体都是各不相同的。法国人不妨高喊：“Vive la différence!”^①因为它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不断得到培养。当那种有意造成的畸形在肉体中展现时，对它以及对我们的概念加以考虑，就是最容易也最明显不过的事了，因为无论我们是或假装是别的什么，我们当然都是我们的肉体。

^① 法语，差别万岁。——译注。

骨 骼

一具骷髅中能有多少性呢？当考古学家们断言，半截大腿属于一位20岁的妇人时，他们的肯定态度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并不因为它是一个完全不可能验证的猜测而减色半分。这种猜测跟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其依据是考古学家关于女性的假设。其实他们的意思是，那具尸骨是典型的女性，亦即它应该属于一个女人。由于社会上流行的关于女性的成见，人们很难摆脱它们的束缚，因此老在分类方面犯奇怪的错误并继续犯同样的错误。

我们倾向于认为骷髅僵硬不弯，当别的一切都萎缩而去，似乎只有它依然长存，因此，它应该是一种本质之物，不会受表面条件作用的破坏。但实际上，它本身会经历多种变形影响。首先是肌肉应力。由于男人比女人更强劲有力，他们的骨骼上便印着更为清晰的肌肉沟槽。倘若肌肉因僵凝、消瘦或不平衡的持续外力而受约束，骨骼可能因此而错位。男人的肉体随他们所做的工作和发育期维持生长的营养物而改变，女人肉体也一样，但还多了一些受时尚和性感所左右的影响。在公认的肩姿方面，无论斜肩还是直肩，向前窝还是朝后挺，女性魅力史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又为服饰和紧身胸衣所加强，结果是骨骼间微妙的平衡被为保持人为姿势的肌肉应力而打破了。脊骨在时装模特的大跨步中向前弯曲，而在新艺术派崇尚的S形

体或 50 年代流行的凹脊中又向后弯曲。鞋子又助长了肌肉的这些不自然的应力扩张，如高跟鞋改变了大腿和骨盆肌肉的全部扭力，使脊椎处于一种至今仍为某些圈内人认为是对魅力必不可少的角度。我年纪还不算太轻，因此还依稀记得祖母央求我母亲为我穿紧身胸衣的情景，因为她觉得我在青春期毫无姿色是不吸引人的，而且还怕我的脊梁骨劲不够大，撑不起我的个子。假如我在 13 岁时穿了紧身胸衣，我的肋骨框架也许就会发育成另一种样子，向下的压力也许会使我的骨盆变宽。如今，人们对穿紧身胸衣嗤之以鼻，但那时许多女人连做梦都舍不得放弃那种给人以支撑和腹控的紧身褙。甚至运动员或舞蹈演员的紧身衣裤也很紧，会使穿衣者患上奇怪的病症。打字员工作时俯身向前，营业员懒洋洋倚靠的样子，这一切对姿势和骷髅也有其自己的影响。

人们大都明白，四肢的发育受孩子在成长中所做锻炼的影响。我母亲劝我们不要模仿澳大利亚著名女游泳运动员，说她们肩宽臀窄，是训练过严所致。一般同意，小姑娘的体育锻炼计划应与小男孩有所不同，但即使有人认为小姑娘长相不应像小男孩，却无人承认应使之不同到何种程度。^①小姑娘做音乐伴奏体操时看上去那么漂亮，而小男孩引体向上时又是那么富于男子气。同样的设想还延伸到我们关于男女两性骷髅的假定中：一具小手的骷髅应该是女性的，小脚也是女

① 例如，可参见琼·弗雷泽，《继续做女孩》（伦敦，1963），第 3 页：

女人需要的锻炼身体的形式跟男人不一样。男人的动作需要以加强体力，提高肌肉硬度为目标，但女人不需要坚硬的肌肉。她需要的是一种不会使人感到疲劳的锻炼身体的形式，一种使她神清气爽，感到放松的运动。这种运动除了加强她的肌肉、关节、腺、呼吸和消化器官之外，还使她在日常生活中一举手、一投足变得优雅灵活，开张自如，从而使她更加女性化。

性的，但事实始终是，男女两性都可能不成比例的地方。

医科学生学解剖用的是男性样本，除非直接处理生殖功能时才有不同。他们认识到，一般说来，女性骷髅比男性的轻而小，骨架更像孩子。这一点是对女性全部肉体所做的一个经常的观察结果，即它呈婴儿化特征，又称 pedomorphic 即稚态，而男性肉体呈老年化特征，又称 gerontomorphic 即老年形态。这个描述远非暗示女性发育中有任何缺陷，而是暗示着它有一种灵活性和适应性更大的进化的优点。我们是不可能由此推断出有关体力或智力方面的任何东西。^①

婴儿型和老年型之间的差异不能过于夸大：实际上，它们之间有着广泛的可能性变化，但并不意味着任何功能性的畸变。这种分类代表着一种想确认某种倾向的努力。我们在寻找以证明男女不平等是合理的特征的过程中，不仅夸大了一般区别，而且凭空捏造了一些子虚乌有的特殊差异，如多余的肋骨，现仍广泛认为存在于女人身上。一般认为，女性的骨盆，亦即两性骨骼结构中差异最明显的部位，与男性的差别很大。实际上，这只是相对尺寸和倾斜角上的差异：基本的构架是相同的。教养良好、惯于久坐的女人要比工作辛苦或营养不良的女人骨盆大，而在她们身上，性的差异主要由于与社会学而非生物学有关的影响而被夸大了。^②认为骨盆小不利于生儿育女这种偏见是

① 女性的幼稚形态一向都有人注意，如比恰的《一般解剖学》（伦敦，1824），当然也有普罗斯和巴特尔斯（见前，第90页），但这些评注者都没有看到，其幼稚形态也可能被证明是一种优点，正如 W·I·托马斯在其《性与社会》一书中所述（伦敦，1907），第18页和第51页，以及艾什利·蒙塔古（见前），第70—71页。

② 有关原始人或辛苦工作的女人骨盆形成差异较小的证据，可以在普罗斯和巴特尔斯书中找到，他们从德文的《人种考古学》（1885—1886）一书中列举了亨尼希的《人种的骨盆》一节，16卷，第161—228页。

毫无事实根据的，不管骨盆大还是小，只要发生变形，都会影响到骨盆机制的效率。大多数人都不像考古学家那样评判性问题，当性器官实际处于隐匿状态，性别一般通过表象特征而反映出来，但就连曲线也占据了隐而不见的耐心的骨骼的一部分，把它们支起来，顶出去，使其来回摇摆晃动。这副骨骼能够存活下去吗？

曲线

每当聚会中的核心人物欲以哑剧方式表达一个漂亮女人的概念时，他会波浪般地在空中摆动双手并感情丰富地目送秋波。曲线的概念与性的语义学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致有些人一见到路标之类的东西便忍不住窃笑起来。尽管有制衣业的高标准严要求，最受大众欢迎的女性形象仍是那种丰乳肥臀的类型，一连串使人幻象丛生的抛物线和凸突形。

一般认为，女性的肉体裹在一层绝缘的脂肪之中，以使之更适于男人拥抱，在这种交易方面，大自然和休·海夫纳^①一样，全都清一色是拉皮条的老鸨。女人穿衣比男人少而轻，这是事实，但要确定那层脂肪是在有了将暴露部位隔绝起来的需要之前还是之后产生，却殊非易事。男人惯于以长裤裹住自己的下身，结果浪费了织物不说，还造成了那种在英国名胜海滩上随处可见的所谓“鸡腿”。^②男人和女人一样，也有皮下脂肪，但女人在一些特定部位积蓄的脂肪比男人要多。胖子的脂肪大都堆积在皮下：女

① 美国《花花公子》杂志的老板。——译注。

② R·布罗比-约翰森的《肉体与衣服》（伦敦，1969）是迄今为止对肉体、自我形象和衣服互动关系描述得最为完整的一本书，包括性感区的变动和脂肪的定点。

人有皮下脂肪这一虚假事实的真正含义是，女人应该比男人胖。从历史的角度看，所有备受压抑而惰性十足的人都长得胖，太监像阉牛一样容易发胖，因此，当我们发现男性始终偏爱适合拥抱的女人时，我们实不必为此而感到惊讶。

大自然中最美妙的胸脯也不如想象中的美妙。

格雷戈里，《一位父亲留给女儿的遗产》，

1809年，第64页

曲线中最受人珍视的要数胸脯曲线。形成胸脯基础的实际腺是从第二根肋骨延伸至下面第六根肋骨的一个凸面结构：将它包住并形成劈裂处的脂肪本身并非一个性征；在一些情况下，胸脯大而其他地方并不胖的人往往患有内分泌失调。由于乳房为人青睐，加上恋乳癖者实际想要的东西常使人摸不着头脑，遂使女人对乳房产生了过度的焦虑。乳房怎么也不能做到恰到好处：要么太大，要么太小，要么弄错了样子，要么又太松弛。合乎乳房的滞定型完全无法模仿，因为它们本身就模仿错了，可又非得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乔装打扮不可。现实不是肥头大耳，便是骨瘦如柴。

丰满的胸脯实际上是套在女人脖子上的一块磨石：它使那些想把她变成玩偶的男人觉得她可爱，但却从不许她思考一下，他们突暴的眼睛是否的确看见了她。她们的乳房只有在不显示其功能之时才为人倾慕：一旦变暗发黑，耷拉萎缩，它们就成了令人嫌恶的对象。它们不是肉体的一个部分，而是挂在她脖子上的诱惑物，像魔力油泥一样供人搓揉摆弄，又如冰棍一样让人咀嚼吮吸。女人避开

被人如此粗野对待的惟一出路，就是拒绝穿那种永远使人对充气一般膨胀的乳房想入非非的内衣，让男人面对变化多样的真货。最近对乳头的强调颇受妇女欢迎，因为乳头富于表现力和反应敏感，而过去在大众色情文学中，乳房上是没有乳头的。如火如荼的妇女解放运动已使一些妇女的胸脯摆脱了泡沫和铁丝的统治。为使进步朝着同样的方向继续下去，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提醒男人，他们也有敏感的乳头。

常被人戏称为“沙漏”的女人的另一条曲线是凹陷的腰际。腰肢之所以被夸张，为的是强调胸脯和臀部的外向型曲线：它几乎完全不是一个自然现象。在过去的年代中，女人出于礼仪的需要，不得不穿上特制的衣物以加强腰肢，于是才有了腰，这跟非洲班图妇女套一大堆铜环把脖子拉长的道理差不多是一样的。19世纪的美女们甚至走极端到将最下面的肋骨抽掉，以便使紧身胸衣可以穿得更紧。在新几内亚的一个土著部落中，男男女女都系紧身腰带，使得腰带上下的肉膨胀出来，因此连男人也有着沙漏一般的曲线。如果我们将O君被迫穿紧身褙一事作为指南，不妨设想一下，所谓蜂腰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是女性形体中的一个脆弱之点，可以满足性虐待狂者的幻想。^①

恋臀癖在我们的文化中相对罕见，尽管肯尼思·泰兰^②不久前曾

① 参见波琳·里格，《O的故事》（旅伴，巴黎，1965），第18页及各处。索斯坦因·维布伦在《关于消闲阶级的理论》（伦敦，1899）一书中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了曲线，认为曲线表明了奢侈和虚弱。

② 泰兰（1927—1980），英国当代著名剧评家。——译注。
见其《掉脸而去的少女》，《梅费尔》，4卷，3期，1969年3月。

就此题为一家美女杂志发表过一篇欣赏文章。^①亚色情杂志仍然刊登专为屁股不合格者设计的内装衬垫的紧身褙广告，但总的说来，那种使我们祖先赏心悦目的波涛起伏、颤动不已的大腿和屁股早已成了明日黄花。相反，裹在紧身裤中厚脸皮的屁股尽管比穿别的东西更显得孩子气，却吸引了最公开的注意力。女孩子们的臀部意识很强，因此老穿长长的斗篷和束腰外衣，但这经常是因为她们那个地方长得过于丰满，而不是别的原因。

在性偏好方面有一种阶级差别。工人阶级的宠儿仍是那种曲线毕露、体态丰腴的女性，但时髦的中产阶级却对苗条甚至瘦削的女郎表示敬意。对女人来说，这两种偏好都有一个共同点：人们要求她们为满足他人的视觉享受而调节自己的肉体。女人过于动摇不定，因此总是采取措施向这种要求屈膝投降，也不管其是否合理。最瘦削的女人不是因想象自己某个地方太肥胖而节食，就是因自己没有曲线美而烦恼；线条优美的人又担心自己的曲线过于活跃，或者干脆节食以消除线条。常有人为想变瘦的线条美的胖姑娘和想有线条美的瘦姑娘提供

① 普罗斯和巴特尔斯对脂肪的赞颂（见前，第 86 页），说明脂肪对我们的祖辈来说也是多么重要：

女人身体十分瘦削和肥胖的表面有着某种使人感到格格不入和令人讨厌的东西，如正当欧洲妇女生活在全盛时期时，某些原始种族由于过度工作，生活贫困而造成的那样。

动物脂肪层可以视为女人身上一个重要的第二性征。它产生出四肢逐渐变细的浑圆，喉咙、后颈窝和双肩的曲线、胸部的隆起，以及臀部呈曲线的浑圆，这一切都是女性典型的标记。这一层脂肪还形成了膝盖呈平滑坐垫般的形状，与男性形式迥然不同。女人大腿丰满的浑圆（有时与全身显得不相协调），向着有涡形的膝头迅速地细下去，也是由于这层脂肪而造成的。

多少有些危险的药物，以期达到她们的目的。两者的心情都是一样，那就是削足适履，尽量使自己适应对买方有利的市场。她最苛求的买主也许就是她的丈夫，他不断要她向公认的形象靠拢，作为他对她持续的欲望和骄傲的必要条件。

每一个人体都有其最佳重量和外形，而这只有靠健康和效率来确定。如果我们把妇女的肉体当做没有功能的美学对象，那就无异于使该肉体和其拥有者扭曲变形，不管强加于人的曲线是奶头女王^①热情奔放的阿拉伯式图案，还是新艺术中由粗及细的螺旋形，它们都是对生机勃勃、富有个性的肉体的歪曲，也是对作为女性的可能性的限制。

① 指有假乳的男同性恋者。——译注。

毛 发

一位男生写信给《星期日报》，询问为什么他的校长对顺着他脖子往下而且长到他衣领边的那种棕色东西感到大为不安，其实这男孩很不老实。当我们这一代的男人开始蓄长发时，他们并非像过后试图强调的那样，是毫无目的的。蓄长发是一个迹象，表明他们不接受生养他们的那一代剃短平头的官僚们的道德观。他们以蓄长发颠倒了有关头发性意义的某种奇怪的推测，现在有许多年轻人满头都是摇来晃去的鬃发和长长的闪着光泽的发辫，连他们的姐妹们试图模仿也是徒劳。过去有一种假设，认为女人的头发比男人的长而浓密，这种观点的消亡并非是一个毫无痛苦的过程。^①长发男人被人称作怪种和性变态，女人为求平衡，不惜求助于买来的一大瀑布般的假发。她们在头上堆砌长发、为睫毛修饰打扮的同时，还坚定不移地从腋窝、膀子和大腿上拔掉每一根汗毛。每当夏季来临，穿汗背心的怪种出现在公园和

① 关于女人头上的头发长得比男人多，这种论断几乎举世皆然。并且（见前，2卷，第446页）走得很远，甚至于说，“可以认为，大自然就以这种方式补偿了女性在其他很多方面的不足”。参见《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著作》（伦敦，1779），第374页。尽管秃顶是一个跟性有联系的特征，主张女人不会秃顶是不合适的。由于强烈的性别偏见，造成女性秃顶问题的完全被遮蔽，而这种现象比通常想象的要常见得多。

花园里，她们就会注意到，他们中间很多人膀子和胸脯上光洁无毛，胡子也十分稀少。她们并不理解这对于胸毛丛生的男性证明了什么，反而认为它更进一步证明，这些男人是性欲倒错者。不久前，艾德蒙·威尔逊^①曾指责海明威胸口长有皱丝一样的汗毛，这可能暗示他缺乏男性气概。

事实是，一些男人毛发过多而另一些并非如此，一些女人毛发过多而另一些也并非如此。不同种族的头发有着不同的分布模式。男性最强的造物即雄鹿似的黑人身上汗毛极少。有些黑皮肤的高加索女人大腿、小腿、膀子甚至面颊上都长着浓密的黑毛，若尽除之必定耗时而又令人痛苦，然而，女人允许脱去的衣服越多，必须清除的毛发也越多。

脱毛的基本原理尚嫌粗糙。性欲被相当错误地认为是一种动物特征，尽管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男人是性欲最活跃的动物，而且是性欲独立于本能生殖冲动的惟一动物。在大众想象中，多毛给人一种毛茸茸的印象，是兽欲的标志，因此是具有进攻性性欲的一种表示。男人对之加以培养，正如他们被鼓励去发展竞争和进攻的本能，而女人则对其加以抑制，正如她们抑制其活力和力必多的各个方面。即便她们本人对自己的汗毛还不够厌恶，其他人也会指导她们将其剔除。在极端的情况下，女人把阴阜的毛刮光或扯干净，以显得更无性感和更像婴儿。请注意，如果连弗洛伊德都能想到，阴毛是某种生理羞怯提供的屏障，这种剃毛行为也可能扮演着反叛的角色。努力使女性肉体消除一切气味的做法同样是对想象的兽性的抑制。如今，仅仅抵消汗气和口臭还不够，每一家妇女杂志都向女人警告阴道气味的恐怖，据说

① 威尔逊（1895—1972），美国批评家。——译注。

那是绝对可恶的。男人即使不希望自己的女人刮毛除臭到完全没有任何韵味的地步，面对女人对自己肉体的厌恶也只好表示爱莫能助。另一方面，有些男人则以有气味和多毛为荣，因为这是他们厌恶矫饰的男性表现。但在一张加工了一半的山羊皮的魅力和女性玩偶光洁无毛、了无气味的肉体之间，有一条中间道路，这就是为人爱护并保持得较为干净肉体，称心如意的肉体，不管其是女性还是男性。

性

女人的性器官笼罩在神秘之中。

据假定，女人的性器官大都在体内隐而不见，即使露在体外的性器官也相对处于隐蔽之中。当小女孩开始问事，如果幸运的话，她们的母亲会以粗略的图表向她们展示性器官，但图表中的性器官远不如错综复杂的管道和卵巢来得突出。我本人就一直没意识到我的阴道组织相当正常，直到我在一本 18 世纪的解剖学课本上看到一张精雕细刻的解剖标本图。^①人们从不鼓励小女孩去深究她自己的生殖器，识别其构成组织，或理解润滑和勃起机制。光这么想本身就令人讨厌。年轻女人将发现，这种奇怪的羞怯感甚至延伸到外科大夫的手术中，使大夫讨厌对她加以检查，讨厌详述他的发现，因此，在女性性高潮被人吹捧为一种义务的同时，它变得越来越神秘了，其实质已经成为一个玄学思维的问题。各种各样关于女人的错误观念现在仍在大行其道，尽管多年以前就曾遭到驳斥：不少男人仍拒绝放

^① 如塞缪尔·柯林斯的《Systema Anatomicum》（伦敦，1685），第 566 页，和帕尔费金的《外科解剖术》（伦敦，1726），插图页，第 226 和 227 页，以及他的《女性解剖图描述》（巴黎，1708，其整页插图未标页码）和斯皮杰利乌斯的《人体结构》（1627），17 表，8 册，以及费萨留斯的《解剖图》（1569）和欧斯塔丘斯的《解剖图表》（1714）。

弃女性射精的观念，尽管它有着漫长而可敬的历史，但实际上却完全是想当然。

对于女性性器官的羞怯部分源自实际的厌恶感。最难听的骂人话是 cunt^①。一个 cunt 所能成为的最好东西是小而不引人注目：只有担心 cunt 小，才会担心阴茎大。没有哪个女人愿意发现自己的阴道像马颈圈一样大：她不希望自己邋里邋遢或气味难闻，因此为了公共场合的礼仪而彬彬有礼地除去了来月经的一切迹象。从前的女人却并非总是这样缄默：我们在民歌文学中仍可找到女人夸耀自己生殖器的可爱例证，如欲望强烈的少女直言不讳地警告一个胆小的裁缝，只因他不敢用他的码尺丈量她缀流苏的钱袋：

你会发现钱袋深不可测，
几乎找不到那宝贝。^②

还有一首民歌以这样的话语赞美她可羞的私处：

我有一个漂亮的针盒，
 类似的你从未见过，
那儿绝没有梅毒的踪迹，
 那是我膝上的东西……
啊，那可是个漂亮的针盒，
 能匹敌的你何曾见过？

① 英俚，尻或阴道。——译注。

② 《一首关于乡间少女和年轻裁缝之间的欢快的新民歌》，大约 1670 年。

我可不为一年 50 镑外快，
把这针盒给丢开。①

早期妇科学完全掌握在男人手中，其中有些人如塞缪尔·柯林斯把阴道描绘得如此动人，任何女人看了都会大为高兴的。当然，这类书籍绝不是写给女人看的。他称阴道为维纳斯的圣殿，mons veneris^②为维纳斯的靠垫，但当他描绘女性射精的奇迹时，他摒弃了那种委婉说法：

……美女们……舒展身姿，紧包住阴茎，叙说着交合的快乐……血管的使用是为了把生命液输给阴蒂的实体中，而神经的使用是为了给它灌注一种溶入兽类灵气的精汁良液（其中充满富于弹性的颗粒，使之生气勃勃，绷得紧紧）……阴道的腺……在交合中受热，使精炼发酵的严肃液体通过许多管道射入阴道的孔穴中，使其通道十分潮润而黏滑，这在交合中是很舒服的……下腹动脉以数不清的分支在阴道的侧边和其他部分活跃跳动，它有那样多的血的通路，遂使阴道在交欢的动作中变得温暖而饱满。③

柯林斯的描述是积极的：阴道叙说着，射入，绷得紧紧并且生气勃勃。他和他的同时代人设想，年轻女人比年轻男人更渴望性交。他们用来描述动作中女性性器官组织的一些术语十分准确，而且富于知

① 《高价的针盒》。关于它的曲子，《让每个男人帽子拿在手里，毕恭毕敬》，等等，大约 1665 年。

② 拉丁语，隆起处。——译注。

③ 塞缪尔·柯林斯（见前），第 564—565 页。

识性，尽管并不科学。据说，阴道里面衬有“法衣，宛若盛开的玫瑰花瓣”，“一层又一层的褶皱”，它“使人交媾时感到快乐”。阴道还被归入“足够敏感”一类，这倒是很准确的描述。他们还意识到阴蒂的特别作用，它可以使“爱情甜蜜”，“性交炽烈”。

阴道仿佛人工所为（他用的是 *affabre* 这个字），可以适应任何阴茎，无论长短粗细，它均可以伸缩松紧，应付自如：因此任何一个男人都可以跟任何一个女人睡觉，而任何一个女人也可以跟任何一个男人睡觉。

《人体解剖学概论》，1682 年，第 156 页

认为只有身体健康而功能调节良好的妇女才会有阴道高潮的观念是那些先驱们所做经验观察中的一种超验论断。柯林斯理所当然地认为阴蒂是那个受人喜爱的器官的一个可爱的部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并没有贬低阴道予人以快乐的作用。不幸的是，随着阴蒂被弗洛伊德之流放逐之后的再度兴起，我们接受了阴道完全处于被动状态，甚至与性毫不相关的观点。做爱成了另一种男性技巧，供女人评判之。巴斯妇^①弄得几个丈夫为她忙不过来的技巧，有着强健括约肌的塔希提岛少女使男人整夜举而不衰、进而不退的功力，这一切都是我们一无所知的。所有粗俗的语言强调的都是能戳的元件；*fucking*、*screwing*、*rooting*、*shagging*^② 全都是在消极被动的女性身上做出的行

① 为英国 15 世纪大作家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一女主角，她共有 5 个丈夫。——译注。

② 这些词均为英语俚语，意为性交。——译注。

为：阴茎的各种名称都与工具有关。描绘性的惟一真正具有两性意义的词是已经废弃的 swive 和语义含混的 ball。像西奥多·费思福（和我）这样的宣传家正力图改变当前强调的形象。费思福对一个阴茎难于勃起的男人写道：

如果你不去想勃起的事而是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女朋友身上，如果你不去理会阴蒂而是把手指伸进去抚摸她，如果你以你的性器官紧紧伴随着这样的活动，你很快就会发现，她可以把你的性器官拉入她的阴道，根本用不着你去勃起。①

听起来，这很像医生进行心理治疗时讲的谎话，不过，为了使妇女在交媾中有更多的参与，有人做过严肃的尝试。A·H·克格尔在教女人如何克服她们常患的膀胱虚弱症时，告诉她们如何锻炼耻骨尾骨肌，无意中却发现这使她们的性快感增加了。②她们的伴侣对此如何看法却无案可查。这种失禁是由于对禁止快感的活动进行了同样的抑制而造成的。我们可能会发现，如果我们恢复女人掌握自己肌肉系统的能力，她们的许多骨盆失调问题就会消失，她们的性快感就会相应的提高。当然，这一点只有在发现骨盆应该如何操作时才能办到：只要女人还不会操作它，我们

① 西奥多·费思福在《国际时报》上答复来信，1969年1月17—30日，48期。

② A·H·克格尔，《致编辑的信》，《美国医学会会刊》，153卷，1953年，第1303—1304页。丹尼尔·G·布朗在《女性性高潮和性缺陷》中讨论了他的作品，见露丝·布勒切尔和爱德华·布勒切尔（编辑），《人类性反应的分析》（伦敦，1968），第163—164页。

就不能观察它的运转，这种恶性循环就会周而复始、持续下去。如果正确的连锁反应能够发生，女人也许会发现，阴蒂更直接地参与了性交，而且可以用比手指按摩不那么做作而蓄意的方式使之达到高潮。无论如何，女人必须对她们自己和伴侣的床第之乐负起部分责任来，而这是需要一定的控制力和有意识的合作的。如果她们改变对性交的态度，不是抓住阴茎，而是抚摸刺激之，这场战斗就会取得局部的胜利。进步的女性们很久以来就赞颂女性在上的性交姿势，因为这样可以不受沉重的男体重压，并能做出更自然的反应。这毕竟是一个交流的问题，而要交流得好，就不能采用他说我听的公式。

对阴道高潮白日梦的放逐归根结蒂只是一种仪式，但以阴蒂痉挛取代真正的满足最终将可能是性交的灾难。马斯特斯和约翰逊^①的结论产生了一些意外的副作用，如使梅特·艾利尔森的书《我控诉！》深受影响的那种名符其实的阴蒂狂。在谈到女性性高潮产生于“正确地按键”时，她谴责了那些性学家，他们：

建议……对阴蒂进行刺激，作为性交前奏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进一步刺激大多数男人所认为的那种“货真价实的东西”。实际上，对他们来说是“货真价实的东西”，对妇女来说则是完全没有感觉的。

这才是事物的本质！数百年来被卑顺、羞怯而处于从属地位的妇女所掩盖。^②

① 即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夫妇治疗小组，专治性生活不协调。——译注。

② 梅特·艾利尔森，《我控诉！》（伦敦，1969），第45页。

历史上并非所有的女人都是如此卑顺，如此处于从属地位的。当男人将阴茎在女人阴道中移动时，说女人毫无感觉，这不啻是胡说八道：阴道绕阴茎起伏波动与绕着虚空相比，其高潮是有质的不同的。把男女截然分开，说男人的快乐单纯而必然，女人的反应一定狡猾，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如果射精对所有的男人意味着发泄，那么，只要能不断地造精并产生性交的压力，男人就可以不带欣喜或失望的心情与任何人交媾。专家们描述的那个过程矫揉造作，而且缺乏人性，精确得就像计算机算出来一样，在该过程中，男人尽义务把全身的性感带先过一遍，在每一个乳头上花去同样的时间，然后将注意力转向阴蒂（通常过于直截了当），通过指头或舌尖刺激的诸阶段，再彬彬有礼地让自己进入阴道之中，也许要一直等到阴蒂的缩回告诉他，他是受欢迎的时候才进去。言外之意，只要按正确的步骤行事，就会有统计学上的理想性交，其结果永远令人满意，这种说法其实是令人沮丧、误人子弟的。没有什么可以代替激动：世界上的按摩并非都能保证令人满意，因为这是关乎性心理释放的问题。真正的性满足并非深藏于一小簇神经束中，而是源自整个人的性参与。女人在高潮之后仍能高度地享受性欲，常使男人惊讶不已，但这种享受并非基于阴蒂，因为阴蒂对持续的刺激反应并不特别敏感，它不过是一种全体的肉感反应。如果我们把女性的反应集中在阴蒂上，我们就等于将使得男性反应变得迟钝的同样的性局限强加在了女人头上。男人不讲情爱缠绵只讲男性气概的性理想破坏性极大：当发泄是以机械的形式得到表现时，它也是以机械的方式为人寻求的。性交成了在阴道中手淫。

许多对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结论报以“我跟你说过的”和“我很正常”之类叫喊的妇女可能会认为，我的批评是一种背叛行为。她们在被拒绝享受性之后发现了性享乐，但她们只是从阴蒂刺激中才体

验到满足这一事实为我的研究提供了证据，因为它是整个肉体失去性征的一个标志，表明生殖已经取代了性欲。所谓理想的婚姻，如生殖生物研究基金会实验室用电子设备所测量的那种婚姻，是弱不禁风的婚姻：枯燥乏味的人进行枯燥乏味的性交。人的性人格从根本上来说是反独裁的。如果身体欲使其主体完全接受暗示影响，它就必须驯服性欲。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为标准的、激动程度不高而又比较冷静的一夫一妻制绘制了蓝图，这是对妇女人性的最后一次削弱，妇女要想力避之，就必须不仅要坚持达到性高潮，而且要坚持获得性的狂喜。

性欲的组织化反映了操作原则及其社会组织化的基本特征。

弗洛伊德强调了集中化的一面。它在将部分本能的各种对象“统一”成异性单一的力必多对象，以及建立生殖器至上论方面特别有效。在这两个方面，这个统一的过程都具有抑制作用——也就是说，部分本能没有自由地发展到能保存其目标的性满足的“更高”阶段，而是被削弱到只能执行辅助性功能。这个过程达到了从社会角度看是必要的消除肉体性征的目的，造成肉体的大部分被任意地用作劳动的工具。力必多在时间上的削弱因此从它空间上的削弱中得到了补偿。^①

如果妇女认为阴蒂已经成为惟一的享乐之地，而不是为较为全面的性反应起加大马力的作用，她们就会发现她们被操作道德观所主宰，尽管这本身并非一种抑制，如果我们社会的操作原则包括进取心和创造力的话。然而，进取心和创造力都与力必多有关，它不可能比

^① 赫伯特·马库塞，《爱欲与文明》（伦敦，1969），第52—53页。

文明化的过程更持久。为了使另类可能性畅通无阻，也为了获得那种可利用她们的力量，妇女必须斗争下去。

容忍社会虽然容忍了性冲动，但却大大地中和了性冲动。对很多人来说，性交已经成为一种可悲的事情，一种不包含寻找发现或成功欢欣的机械泄欲过程，它突出地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绝状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叫人灰心。清教徒们害怕的那种毫无节制的放荡行为并未在每一个街角出现，尽管与以前相比，更多的姑娘更多地容许了人们对她们（毫无快乐）的放肆。五花八门的同性恋，反正只要是能够逃脱习俗死硬之手的任何种类的性行为——集体性交、犯罪性交、摧残儿童、捆绑鞭打——全都泛滥成灾，而单纯的性活力却每况愈下，烟消云散。究其原因，并不是性启蒙对人有害，也不是欲治疗人类的性无能，非采取压制手段刺激不可，而是因为性启蒙是在政府资助下发生的，因此，它的发现是以拙劣的文体和临床术语披露于世的。允许人们自由地谈论性，其结果不过是建立起又一套有关性常态的行话，其中充斥着欺骗和做作。女人若对她们性体验的理解如杰基·柯林斯所描写的那样，她们就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她们自己和她们的恋人：

他把她带到卧室，慢慢替她脱光衣服，他美好地同她做爱。从容不迫，丝毫不癫狂。他爱抚着她的肉体，仿佛世上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了。他使她到达心醉神迷的边缘，接着又回到起点，使她处于若即若离、要来不来的状态，他每做一个动作都很有信心。她的胸部在他的抚摸下鼓胀起来，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挺了。她在一片悬浮的平面上飘荡，完全成了他的手和肉体的俘虏。他有着惊人的控制力，打住的时候总是恰到好处。高潮果

然发生了，但那只是因为他想这样，他俩的高潮在完全的和谐中一起到来。她以前从未体验过这种感觉，她紧搂住他，语不成声地说她是如何爱他。过后，他们躺下来边抽烟边聊天。“你真来劲，”他说，“你是个聪明女人，一直让我等到结婚之后才这样。”^①

柯林斯小姐的女主角是个假充正经、消极被动、工于心计、自私而又乏味的女人，尽管她有奇迹般膨胀的乳头。当她的丈夫渐渐厌倦了玩儿这件性乐器时，她一筹莫展，还懒洋洋地躺在她那张已消气的气床上，不知道出了什么错。书中并未提到生殖器：一切都发生在昏厥的状态或一片不加区别的感觉的沼泽地中。他为了她的享乐而辛苦劳作。性欲被套上了马具，为反革命服务。

拥抱是指从头到脚的交织融和，而不是指一个傲慢的牧师从一个秘密的地方进入。

布莱克，《耶路撒冷》，第39—40页

杰基·柯林斯所表现的东西是完美性交的最平庸的浪漫理想。它表明，我们对男性主宰的观念相信得有多深。柯林斯小姐的女主人公巧妙地利用了她情侣那种要霸占一切的性冲动，只要他还在不断要求，就让他等着，直到她准备好为止。在巧妙利用他强烈冲动的同时，她行使着一种虚幻的优越感，因为她温柔，多愁善感而又害羞，

^① 杰基·柯林斯，《世界充满已婚的男人》（伦敦，1969），第152—153页。

恋爱并非为了满足自己，而是为了表现尊重、信任和真正的爱情，直到她使他开化到结婚并进行娴熟的性演出为止。他爱情较复杂的精神一面被低估了；她依然寂寞，自负，心中毫无欲念，既不想得到他，也不想让他品味她身上新的乐趣。杰基·柯林斯和性爱书表明，我们仍然在跟器官做爱，而不是跟人做爱：人类远远没有实现只有在做爱时才最具有的特点，才最能全身心投入的理想，相反，我们从未像在做爱时这样无法交流，这样孤独。

万恶的子宫

性交和生殖并非一回事：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人类来说显得特别的微妙，因为人们交媾时有意志在起作用，而并非仅仅是受肉欲或本能冲动的驱策。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人类有记忆力、意志力和理解力去体验性的快乐并为了性欲而性欲。小姑娘们对于性之快乐的了解只是暗含在她们对自己生殖功能的发现中，只是一种附带性的东西。人们宁愿不遗余力地跟她们大谈什么即将来临的月经创伤和生儿育女的恐怖，如果她们“失去控制”或“屈服于”性的冲动的話，却不愿看到，她们一开始便认出了这些冲动并对之表示欢迎。因此，一个处于发育期的少女对自己的子宫比对外生殖器更了解，而她知道的大部分东西并非都是好消息。^①

她的子宫知识充满书卷气：大多数女人一般不到出事是不会感到其卵巢或子宫的活动的，她们差不多总是这样。许多女人，可以说太多的女人都死于她们一生全然忽视的器官疾病，如子宫

^① 有一个女医生写了一本这样的书，向少女介绍月经，这就是厄娜·赖特的《无痛月经》（伦敦，1966）一书。她使用的面目狰狞的图表甚至连阴蒂都没有显示出来，文中也没有提到阴蒂。

颈、阴门、阴道，以及子宫中的病。有的麻烦是由于对一些开始尚可治疗的病却诊断得太迟而引起的，之所以诊断得迟，是因为受了那种美其名曰为“稳重节制”的蒙昧主义的影响。远古以来，子宫便与麻烦有着不解之缘，医生不愿理会妇女们对自己那个棘手的器官所产生的焦虑，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有这种隔代遗传的恐惧。女人的性冷淡被视为一种常态，产生于倒霉和不善调理；而男人的阳痿却总是受到最严肃的处理。阴茎上只要有一点微不足道的伤害，就会受到特别的照料，免得让男人有被阉割之虞，而可怜的子宫却非得到鲜血奔涌或全部脱落之际，才会有人把它当回事。阴蒂是没人注意的：一次，一位护士为我剃阴毛做手术时，差一点把我的阴蒂给割掉了。甚至连大受吹捧的子宫颈涂片在我那个地区也极少施予。我第一次弄到子宫颈涂片是在我于绝望中去花柳病诊所时，因为我的私人医生不愿检查我的阴道，也不肯利用病理学知识查明其发炎的性质，结果，它跟我想象的完全一样。在性病诊所，上子宫颈涂片是理所当然之事，而在可敬的普通诊所却完全不给上。人们之所以对输精管切除术给男性心灵所产生的莫名其妙而又不可捉摸的影响如此大惊小怪，是因为这种长盛不衰的阴茎崇拜：发明避孕药的人对女性的心灵漠不关心，因此直到许多年后他们才发现，服药的女人中有三分之一患着慢性抑郁症。对男性器官的过度关心，以及不愿对子宫及其辅助性器官加以严肃注意的现象，是几百年来子宫恐惧症所结下的恶果，光靠政治行动或在公共集会上大喊大叫是根除不了的。^①

^① H·R·黑斯在其《危险的性欲：女性邪恶的神话》（伦敦，1966）一书中详细讨论了古代对子宫的恐惧。

妇女必须首先认识自己的肉体，接管妇科学和产科学的研究，而且要克服她们偏爱男医生的陋习。^①

关于子宫最近的一种奇想是歇斯底里症状，这种观念在欧洲十分流行，直到 20 世纪。最初，它被称作母亲，并被认为是漫游的子宫，可以上升进入少女的喉管，把她噎死。疑心最重的解剖学家一方面哀叹庸医和巫婆用于平息歇斯底里症的花招，一方面

母亲（人们是这么称呼它的）可以进入已婚妇女和少女的喉管，成千上万的人都认为这是真理。是啊，母亲之绳紧系在喉管之中，母亲之血管也埋在那儿，本镇有一个女人很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想象，因此欺骗了许多天真无知的女人并使她自己大大地中饱私囊。

《In Libellum Hippocrates de virginum morbis》，^②

1688 年，第 73 页

却又相信，子宫“充满血液和不新鲜的精子，从而产生了发臭变质的有毒气体”，由此发展了他们自己那种有关子宫颈充血的奇谈怪论。^③据设想，未婚女子和寡妇最受歇斯底里症之苦，只有好丈夫才能治好。那种为人们严肃讨论但其实是想象出的萎黄病也是这样产生的，后来，一些极想隐去自己的思想发端于民间这一事实的医生又将

① 参见丹尼尔·G·布朗（在前边引文中，第 148—149 页）关于妇女需要接管她们自己性欲研究的评述。

② 拉丁语，《希波克拉提斯论萎黄病》，作者为 Tardeus。希波克拉提斯（公元前 469—399），希腊医学家，被西方医学界尊为“医学之祖”。——译注。

③ 比肖弗，《关于旅行中的妇女的观察和实践等》（伦敦，1966），第 76 页。

其改名为 chlorosis^①。对此症状的描述十分生动，尽管有些描述含有其他病因产生的症状，但一般说来，我们可以观察到与现今认为是歇斯底里症相同的抑郁症并发症：癫痫、哮喘、气喘、肠胃气胀、sensus globi in abdomine se volventis^②、倦怠、抽搐、痛经等等。有些医生真的认为，est femineo generi pars una uterus omnium morborum，即“子宫在女性的每一种疾病中都有一份”。根据假定，女人生来就要忍受不可饜足的子宫的暴政，而且要忍受那些男人若不过度沉溺于自纵行为便不会遭受的症状之苦。^③尽管以不同方式对抑制机制进行了描

① 英文，意仍为“萎黄病”，前面的“萎黄病”用字是 green - sickness。——译注。

萎黄病曾被描述为“年轻妇女和少女身上所见的一种贫血症，据信是因穿紧身胸衣、便秘、经常怀孕、卫生条件差和饮食结构而引起”（《英国医学词典》，亚瑟·萨鲁斯伯里·麦克纳尔蒂编著，伦敦，1961）。大众医学常认为它是由于处女想交媾并生儿育女但愿望受到挫折而造成的。参见《亚里士多德作品四部书》（伦敦，1822），第21—22页。事实上，巴维里尤斯在14世纪就指出该病与缺铁的关系，但由于把它跟处女的状态联系起来，而把这个问题弄混淆了，对许多理论家来说都是这样，如约翰·朗格，他于1554年写了一篇关于处女疾病的专题论文。1730年，霍夫曼把这个问题跟歇斯底里联系起来，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根据学术研究，证明这个问题在寄宿学校和女学生中广为存在，在某个阶段甚至还把它跟心脏病联系起来（见菲尔丁·H·加里林的《医学史导论》，费城，1929，第167页、207页、271页、314页、360页、571页、647页）。目前公认并不存在这种可以明确的名叫“萎黄病”的病。

② 拉丁文，胃肠感到胀气，气在中间旋转。——译注。

③ 关于歇斯底里症的文献目录浩如烟海，如希波克拉提斯的《liber Prior de morbis mulierum》，该书有科迪乌斯的一个版本，出版于1583年，以及塔迪乌斯的《In Libellum Hippocrates de Virginum Morbis》（1648）。治这种病是很受欢迎而且有利可图的一种专业。很多青年一生都选择用拉丁文来撰写有关该病的学位论文。大英博物馆 T. 559 中有 1668 年和 1796 年间的三十多种小册子，可以佐证各种异质症状是如何以歇斯底里一词笼统地拴在一起的。

述，对这个机制的反应却被认为（通常都被认为）是使它继续的理由。女人对不合理的影响表现得太柔弱，太脆弱，因此不能让她们掌握自己的生命。当我教的一个女学生在期终考试中因痉挛和控制不住的痛苦的啜泣而倒下时，她的病因被正式记录为**歇斯底里**：对她病因的研究至关重要，但**歇斯底里**四个字似乎回答了一切问题。

尽管我们不再相信萎黄病之说，因为处女们已经成为工作大军的一个虽属下贱但却必不可少的部分，我们却相信，老处女很容易被心灰意懒弄得憔悴而萎缩。只是到最近，子宫的其他令人毛骨悚然的功能才被公之于众并为人接受。丈夫被允许参与生育的神秘之中，而生育之事不用再在只有女人聚集的地方进行了。妇女生下孩子后不用再净身或上教堂做产后还愿礼拜。目前，人们正努力消除生孩子是对女人的一种惩罚的印象，并指导她们如何进行哺育，同时，不祥的产褥伴侣——产褥热和突然的出血——已经被控制住了。尽管再不会有多少男人惊恐万状地目睹妻子因早产而流血，然后子宫脱垂，无可奈何地死去，我们依然没有对不祥的子宫让步。现存的那种隔代遗传的恐怖，其传播最广、意义最重大的表现就是人们对月经的普遍态度。

信仰印度教或摩西教的女人在经期都认为自己身子不洁，因此必须藏匿一段时间。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信条甚至规定，来月经的妇女不许进入教堂。尽管启蒙运动以其通常的速度慢慢爬进了这个领域，我们对月经依然有着明显的反感，主要表现在我们总想将它保密。止血塞之所以成功，部分是因为它隐而不见。少女第一次行经比生日还要重要，但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家庭中，它被有意忽视并小心掩饰起来，不让外人知道。在我等着我第一次来经的半年当中，我的书包中总是装着一个塞满月经带和别针的纸袋，月经终于

来临时，我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生怕有人会猜出其中奥妙或闻出气味来。我的月经带是用粗毛巾料做的，我常常偷偷溜进洗衣房，俯身在一桶烂布头上，心中只希望别让我弟弟看见我这种恶心的样子。教养良好、小巧玲珑的姑娘也觉得难以适应月经，这不足为怪，因为我们的社会对此不过随便解释一下便让她们自己去对付。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彭厄法特河沿岸生活的土著人中，小姑娘第一次来月经，通常要被齐腰深地埋在热沙中，由其母在一个神圣的地方喂她并照料她，然后被人兴高采烈地领到营地，参加一个盛宴，庆祝她加入了适婚年龄的处女行列，在那儿，月经似乎很可能不那么令人痛苦。^①女人买卫生巾时依然极为谨慎，上厕所本来只需带一张手纸就行，却总是带着提包。她们一想到经期性交，依然会不寒而栗，而且会觉得她们流的血很特别，尽管它并没有所想象的那么特别，并不是巫婆用爱杯盛着送给魔鬼的液体。如果你认为你是解放的女性，你不妨试着尝一下你的经血——如果你觉得恶心，丫头，那你要走的路还长得很呢。

我们被告知，月经在自然的肉体过程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涉及失血。根据假定，大自然是意志的胜利，她的任何过程都不是浪费或需要逆转，特别当它仅仅只是使女人不适时，更其如此，因此，据认为，月经决不可能连带有“真正的”疼痛。事实上，当一个少女发现她的一个器官在流血，而她在那个器官使她不舒服之前并不知其存在，那她是绝不会认为大自然是意志的胜利，存在即是合理的。当她发现，伴随这种恐怖的疼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她的错，是她没能好好适应她的女性角色的恶果，那

^① 普罗斯和巴特尔斯（见前），1卷，第611—631页，《来月经的少女隔离问题》。

她会真正感到像是一个糟糕的玩笑的牺牲品。医生们承认，大多数女人在经期感到“不适”，但就忍受“真正”痛苦的女人的比例却莫衷一是。子宫痉挛从某种绝对意义上来说是疼痛的或者可以用这样那样的心理疗法使其舒适，这并不重要。事实是，如果女人无此必要，谁也不想来月经。对这样一种不便，女人为什么不恨呢？它在经前、经后和经期都引起紧张，使人不舒适，有气味，弄脏东西；它占去了她成人生命中的七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直到绝经期；它使她一年中有13次能够受孕，而她却只想一生生一两次就行；它在绝经期中又意味着好几年的内分泌失调和性器官的逐渐萎缩。事实是，大自然并不是意志的胜利，每跟疾病斗争一次，就与她的意志冲突一次，因此，如此假定是没有合理根据的，即我们所知的月经必须或应该是不可逆转的。

对待月经有一种矛盾态度，认为它是上帝注定的却又说不出口，这种态度导致女性加深了对它的反感，这种现象可在描绘月经的各种文字中找到，如称之为灾祸，以及表现出男性厌恶的词汇，如套上了破布条。我们所能选择的表达方式只有三种：粗俗愤懑的，温文尔雅的（“我来好事了”，或“我不大舒服”），以及科学的行话 *menses*（即月经）。可少女们是压而不服的：在悉尼的一家女子学校中，手纸被充满感情地称为雏菊，意大利少女称月经为 *il marchese*^①，而德国女郎则称之为 *der rote könig*^②。人们可以羡慕 *La Dame aux Caméllias*^③ 为了向她的绅士朋友们表现她的情况而采

① 意大利语，爵爷。——译注。

② 德语，红玉。——译注。

③ 法语，茶花女，即小仲马的《茶花女》。——译注。

取的手段，但如在更大的规模上采取此法，看起来可能会像一个被放逐的标记，一种麻风病人的铃铛。已经有人采取行动，以不带偏见的方式使月经公开化，如西尔维亚·普拉斯^①的月经诗。也许我们需要艺术家为月经的出现拍一部电影，以某种非学术的方式表现其内涵，如果我们不能用其他任何方式来公开庆祝一个少女进入成人期的话。

在关于妇女适合干什么工作的争论中，月经常被用来证明她们只适合干某些工作：只要所关心的是女人的舒适，效果就被降到最低限度——只要我们的主人的舒适受到威胁，它的影响就会被夸大。女人并不因月经而变得无能为力，正如男人不会因嗜酒成习、高血压、溃疡和害怕丧失男性气概的恐惧而无能为力一样。没有必要为月经放假。女人有可能在经前和经期犯罪，但女人犯的罪却要比男人少得多，这依然是事实。妇女必须意识到反女权主义运动者

① 普拉斯（1932—1963），美国女诗人，自杀身死。——译注。

普拉斯的诗歌为那些在系统发育的辛苦劳作中被扼杀的妇女竖立了一座丰碑。她的诗歌形象建筑了女性肉欲的奇异结构，迷恋着被奸和死亡之梦，短诗《隐喻》就反映了其诗中一些主题和基本张力：

我是一个谜，有九个音节，
一头大象，一幢笨重的房子，
一只瓜漫步在两根卷须上，
一只红果，象牙，细木！
这块面包大起来了，酵母在增长。
新铸之币，装在这个胖胖的钱袋里。
我是一种手段，一座舞台，一头怀孕的母牛。
我吃了一袋绿苹果，
上了火车却下不来。

《巨物》（伦敦，1960），41页

利用月经所发表的观点，并以自己对此的看法加以抵制。月经并不会使我们变成乱说胡话的狂人或完完全全的残废。我们宁愿不顾它而行动。

灵 魂

滞定型

心灵从婴儿时期开始便被教导美丽是女人的权杖，因此根据肉体来塑造自己，在围绕它镀金之笼旋转之时，一味寻求装饰其牢狱。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①，
《为女权一辩》，1792年，第90页

在灵肉相会的那个神秘的地方，女性滞定型诞生并获得了生命。她的肉体多于灵魂，灵魂多于精神。一切美丽的东西都属于她，甚至美丽这个字眼本身。一切都是为了美化她而存在。阳光只是为了使她皮肤发亮、头发辉映金色而闪耀，风只是为了使她脸蛋发红而吹拂，海水为了替她沐浴而不遗余力，鲜花为了她的皮肤能够尽情享受其精华而甘愿去死。她是造化之王后，是杰作。穷尽大海深处，遍搜珍珠和珊瑚，为的是她能梳妆打扮；掘地三尺，寻觅蓝宝石、红宝石、金刚石，为的也是她能穿金戴银、珠光宝气。海豹未及成年便被人用乱棍打死，羊羔尚未出世，就被人从母体内扯出，

^① 沃尔斯通克拉夫特（1759—1797），英国妇女运动先驱，诗人雪莱的岳母。——译注。

成百万的鼯鼠、麝鼠、松鼠、水貂、雪貂、狐狸、河狸、灰鼠、豹猫、山猫，以及其他可爱的小动物都过早地夭折，为的是她能衣有轻裘。鹭鸶、鸵鸟和孔雀、蝴蝶和甲虫无一例外地为她献上其羽毛。男人们冒着生命危险猎取豹皮和鳄鱼皮，好为她提供做外套、提包和皮鞋的材料。成百万的春蚕孜孜不倦地为她吐出雪白的蚕丝；甚至女裁缝都亲手滚边挑花，好让她穿上金钱所能买到的最好衣物。

我们文明世界的男人把他们身上世俗的华丽服饰剥得精光，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掠夺全宇宙财富来装扮我们的淑女。新机器、新工艺、新的原材料全都用来服务于她。因此，我们的淑女必须不仅是主要的消费者，而且是消费能力和金钱成功的主要象征。当她的配偶在工厂辛苦劳作，她便在最时髦的大街和最豪华的宾馆漫步徜徉，前胸后背、手腕手指上披挂的全是他的财富，持续进行在他那构成她框架和背景的房中的必要的消费，享受着那种软绵绵的无所事事的状态，而这正是维持她配偶的声望和她显示其声望的资格的必要条件。从前，只有贵族的女士才有资格封以造化之王后的头衔：只有她的手才够白，脚才够小，腰才够细，头发才够长、够有金色，而每一个富有的自由民的妻子都竭力东施效颦，学淑女的样，争赶时髦，直到我们的淑女把自己打扮得像个镀金的洋娃娃，浑身上下缀满了奇形怪状的红宝石和鸽子蛋似的珍珠。如今，就连英国女王都依然认为在所有公众场合每一次都尽可能炫耀其家族的珠宝是她作为皇室女性角色的一个部分，尽管男性君主已逃脱了这种显富的责任，因为它已完全移交给了他们的妻子。

随着女人逐渐成为财富与等级的展览品而男人“以身作则，退居二线”，变得相对默默无闻的时候，她开始粉墨登场，成为西方艺术的核心典型。对于希腊人来说，男女的肉体有着人体的美感，并不一定意味着性，他们甚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偏爱青年男子的形体，认为它是最有力、比例最完美的东西。同样，罗马人在其流行的纪念碑式的艺术中对女性的描绘也不带任何偏见。文艺复兴时期，女性形体开始占上风，不仅是在 *madonna col bambino*^① 的主宰典型中作为母亲，而且也作为对她本人的一种美学研究。起初，裸体女性只敢在人物群像或亚当和夏娃的双连画中冒冒风险，但逐渐地，维纳斯占了优势，玛丽·玛格达莲^②不再是形容枯槁，憔悴消瘦，而是换上了一副适于结婚、欣喜若狂的模样，不知名的年轻女人画像开始出现，她们被选上画像只是因为长得漂亮，她们在画像上逐渐被脱去衣衫，重新命名为花神或春神。画家开始画他们自己的妻子、情妇和皇室的配偶，把她们画成肉感的美人，如果中意的话，就把她们的衣服脱光，但从不卸下她们的首饰。苏珊娜^③沐浴时还戴着手镯，而埃莱娜·富尔芒裹住轻裘，也舍不得放手。

绘画中发生在女人身上的事在诗歌中也发生了。她的美为人赞颂，用的是与她身边簇拥的财富有关的字眼：她发如金丝，额如象牙，唇如红宝石，牙如两排珍珠，胸脯如雪花石，隐隐可见

① 意大利语，怀抱婴儿的圣母玛丽亚，名画。——译注。

② 《圣经》中摩大拉的玛利亚，原为一罪恶淫荡之女子，后悔罪而得救。——译注。

③ 《圣经》故事中一女子名，两位老者趁其沐浴之机欲施暴行未遂，反诬其不贞，后事发被判死刑。——译注。

天青石色的血管，眸子黑如煤玉。①她是那样柔弱可爱，因此，为了强调，势必把她与玫瑰相比，诗人还怂恿她及时行乐，趁花容月貌尚未在枝头凋残，好好在做爱之时加以利用。②她成了消费的对象，其他种种意象把她比喻成樱桃和奶油之类的东西，唇甜如蜜，肤白如奶，乳房软如凝脂，乳尖硬如苹果。③有的人还在赞美中

① 如：

我情人发如金丝，
缠绕着我的心思，
她琥珀色的鬃发，
令我神情恍惚。
她额如象牙，下颌美丽，
诱我产生犯罪动机。
地面如星空，目如水晶，
明亮更甚于晨曦。

罗伯特·格林，《弗朗塞斯科的运气》

② 如：

当我欣赏着这朵玫瑰，
休息在你的面庞，
大自然中最美的玫瑰，
当我亲见精美的艺术，
装点了你肉体的每一处，
我不禁讶然，不知
你是玫瑰，还是玫瑰是你。

汤玛斯·洛奇，《威廉朗·比尔德》

③ 如：

她双颊像两只苹果，被阳光照射得粉红，
她双唇像樱桃，引得男人想咬，
她的双乳像一碗凝脂……

爱德蒙·斯宾塞，《喜歌》

思慕她的华服丽饰，她那比晨雾更为透明的薄麻纱，她那如游丝一样纤巧的花边，她喜欢把玩的华而不实的小玩意儿，以及她所赐予的小礼物。^①甚至现在我们还可找到恐怖小说中的男主角描绘他那时髦女郎的讲究衣装，吊儿郎当的帽子、精心挑选的小饰物和鞋子等的实例，尽管比喻不再一味沉溺于首饰和鲜花，但对于消费的强调一如既往。当胆小如鼠的女秘书把唇抹红，垂下长发，穿上镶边的衣服时，她立刻摇身一变，成了那种女性滞定型。

如今，人们不指望女人浑身上下穿金戴银地抛头露面，除非她是宝娜·迪·丽吉或杰基·奥纳西斯^②，或要如此抛头露面，也仅在盛大喜庆场合，人们要求于女人的是要看上去奢华时髦，衣着考究，而且同样的衣服不能出现两次。如果少数人的义务会因此而变得不那么繁琐，那么，它也已成为多数人的义务。女性滞定型的形象统领着一

① 如：

她的外衣由草坪制成，
衬里是粉红的丝绸，绣上了一颗颗金星，
她宽袖碧绿，与丛丛树林接壤……
她高筒靴镶嵌了银色的贝壳，
分叉的珊瑚脸红到膝部，
那儿有麻雀停息，以镂空的珍珠和黄金雕就，
这一幅奇异的景象全世界都想知道，
她的女侍常常让那些鸟儿喝饱糖水，
趁她走过之时，它们就从嗓子里发出啼鸣。

应该适当地指出，在这一段中，马洛把赫洛打扮起来，不过是为了衬托诸神爱慕的黎安德的自然之美，她被表现得几乎一丝不挂。作为滞定型的赫洛可以视为该诗的一个主题。

② 原为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之妻，亡夫后嫁给希腊船王奥纳西斯。——译注。

支仆人大军。她不仅配备了化妆品、内衣、胸衣、长筒袜、假发、假髻和理发师，还享有外衣、首饰和裘装。起到的效果是里三层，外三层，而这样做的花费也是很昂贵的。显赫的派头让位于合身、线条和式样。由于越来越多的女人竞相向上流社会看齐，因此必须振作竞争精神，这样，时装工业便可依赖于一个日益扩大的市场。穷人家的女人只好以次充好，以假代真，跟在后面学学样子，她们好容易赶上时髦，却又往往迟了一个季节，她们的化妆效果还很粗糙，老是错把俗不可耐的模仿品当成是符合高级物品线条、光泽和质地的东西。此事变得太复杂了，非得有专家处理才行。尽管你可以让那些身为滞定型的完人以自称终身忠实于她们的头发、肥皂和香水的榜样去鼓励那些在低级杂志中悉心研究她们生活的家庭主妇，她们还是得由专家和化妆师专门为之打扮，做头发和化妆。不幸的是，她们所炫耀的东西通常都是令人沮丧而非振奋人心的。

每一个女人只要还年轻漂亮，她心中就会怀有这样的梦想，希冀有一天会一蹴而就，登上社会的阶梯，以其天生丽质，使奢华的光泽黯然失色。尽管能施展这种绝技的人不多见，但一旦有之，便总是拿来在公众眼前亮相。年轻女性燃烧着希望、雄心和乐观主义精神，潜心钻研着《时式》、《新星》、《女王》及其他纸质光滑的杂志上刊登的最新式的时髦典型，在那儿，模特儿从好得不可置信的房地产、裘皮制品和首饰等的广告中被凝目注视。如今，当年流行式样的一致性严格地受着英国涌现的活跃的女服装设计的影响，她们把注意力指向职业女性，强调多样化，舒适，以及朴素大方、引人注目的效果。一张面孔流行一年，这种事情已不再有了：就连麻秆儿小姐也不得不收兵回营，去干她定量兜售个人容貌的行当，而虾子女郎大都在纽约干活儿。话说回来，时髦滞定型依然是至高无上。她不过是让自己有

了更多一些变化而已。

时髦滞定型是永恒女性。她是所有男人，以及所有女人追求的性对象。她不属于任何一性，因为她自己无性可言。她的价值只能从一点上得到证明，那就是看她能否激起他人的需要。她所必须贡献的就是她的存在。她不需要获得成就，因为她就是成就的酬报。她对于自己的道德个性决不用提供积极的证据，因为从她的可爱，以及她的消极被动就可以推断出她的美德。如果发现无权得到她的男人却偏偏跟她在一起，她是不会受到惩罚的，因为她在道德上处于中性。因此，惟一的问题是男性相争的问题。她很可能天真无邪地把男人逼得发狂甚至为她发动战争。她越能引起麻烦，她的本钱就越大，她激起的欲望越大，占有她也就越有意义。没有哪个男人会要一个其美色除他以外不为别人觉察的女郎，因此，男人欢迎的就是女性时髦滞定型，因为这使他们的鉴赏力纳入了最为凡人认可

健壮的黑种女人的神话正是美丽愚蠢的白种女人神话这枚铜币的反面。白种男人把白种女人变成了一个智力低下、身体柔弱纤巧的怪人，一个性感女郎，然后把她置于雕像的垫座之上，同时，他又将黑种女人变成一个身体强壮、自力更生的悍妇，并把她下放到他的厨房……白种男人把自己变成全能的行政长官，在决策机构中确立他的地位。

埃尔德里达·克利佛，《黑种太监的寓言·冰上之魂》，

1968年，第162页

的价值领域，尽管他们也许会因为它的某些方面与他们的恋物癖不相吻合而提出抗议。时髦滞定型有形形色色，大多数有恋物癖的人都能

在那儿找到市场。爱大腿的男人可以追随超短裙，爱乳房的男人可以鼓励女人穿透肉的罩衫并有低低的领口，尽管喜欢胖女人的男人想偷偷欣赏她们时也许会感到不便。对时髦滞定型的变化不是没有严格限制的，因为她的功能就是性的发泄对象，决不允许任何东西干扰这个功能。只要她实际上不去驾驶摩托，她就可以穿上皮衣，她也可以去穿橡皮制服，只要这样做并不表明她是一个熟练的潜水员或潜水运动员就行。她还可以跨坐在马上，一副温柔飘逸的样子，但她决不能俯身在马背上，屁股撅在空中。

她被塑造成男人的玩物，他的拨浪鼓。无论什么时候，不管有没有来由，只要他想玩儿，这拨浪鼓就得在他的耳朵边摇响。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

《为女权一辩》，1792年，第66页

由于她是消费能力的象征并且是主要的消费者，因此也是这个世界的商品的最有效的经销人。每次调查都表明，一位迷人女子的形象是最有效的广告手段。她不是跨坐在一辆新轿车的挡泥板上，就是浑身珠光宝气地钻进车内，或者是躺在一个男人的脚边摩挲他的新袜子，或者是以一种挑战的姿势举着汽油泵，或者是带着新洗发香波所给予的光彩以慢动作在林间空地舞蹈，无论她做什么，她的形象都卖得出去。我们文明中的女性崇拜狂鲜明地表现在她的脸上，表现在广告招贴板、电影银幕、电视、报章杂志、锡罐、包装、纸板箱、瓶子上，这一切都供奉给了统领一切的神祇：恋女癖。切莫以为她的统治必然伴随着妇女的统治，因为她并不等于妇女。她亮闪闪的双唇和平

滑的肤色，她视而不见的眼睛和无可挑剔的手指，她那一头飘拂髻曲、富有光泽的奇妙的头发，一切都反映出化妆、照明、对焦与印刷、修剪与合成等手段的毫无人性的胜利。她的睡态平静安闲，唇儿红而多汁，紧紧闭起，眼睛漆黑，仿佛刚经描画，假睫毛纤尘不染，曲曲卷起。即便在她用米色更浓的新香皂洗脸时，她的面部表情也宁静茫然，她化的妆也一尘不染，一如往常。倘使她偶尔显得蓬头垢面，心烦意乱，只要用一种新式洗面奶或一种香波，就会使她的面容奇异地发生改观，恢复平日的柔嫩光洁。原来，她是个洋娃娃：流泪、撅嘴或艳笑、奔跑或斜倚，她是个不折不扣的洋娃娃。她是个偶像，由一系列线条和块体组成，反映出心满意足却毫无活力的特征。

她的根本特质是被阉割的特质。她必须绝对年轻，肉体必须一毛不生，肌肤必须富于弹性，而且，她决不能有性器官，肌肉组织决不能破坏她肉体线条的平滑，尽管她也许会苗条得令人心疼或温暖得使人想一把搂住她。她的面部表情决不可流露出半点幽默、好奇或智慧，尽管它可以表现出近乎荒唐的傲慢，或以低垂的眼睑和赌气的嘴巴微弱地表现出心中暗燃的欲火（因为时髦滞定型的欲火往往等于无理性的屈从），或者更为常见的是，表现出活泼和快乐的蠢相。既然全世界都肯为这位人物的利益而不吝惜自身，她当然应该感到幸福，如果她不感到幸福，整个结构就会土崩瓦解。因此，凡是可以想象得出的每一个物体表面都少不了女人的形象，而且永远是那副笑模笑样。一只苹果馅饼可以招来幸福、温柔的一瞥，一台洗衣机可以逗得人开心地大笑，一盒便宜的巧克力可令人感动得产生快乐感激之情，一听可口可乐则可生出无法言喻的光彩，就连一种新型粘贴式绷带也会受到沾沾自喜的傻笑的致意。一个真正的女人当摄影师出现时，她会舔唇张嘴，露齿而笑：她必须喜滋滋地出席她丈夫的电影的首映

式，否则，他的成功便会有被人讥笑之虞。由于常赔笑脸而使得面部肌肉疼痛，这就是花花公子俱乐部女招待的职业病。

瓦莱丽最大的优点是谨慎

尽管她无一处不动人

嘴唇像草莓，暖烘烘

眼睛如冰霜，冷冰冰

好一个人中的顶尖儿

只不过说到做土豆

和大米布丁

那还远远不够

罗杰·麦克高夫，《谨慎》

抱怨又有什么用呢？也许我成功不了。也许我的笑容不美，牙齿不好，乳房难看，腿儿不长，臀部不丰满，声音不性感。也许我不知如何对付男人，增加我的市场价值，因而无法获得属于女性的奖赏。进而言之，也许我讨厌那种装模作样。我讨厌冒充永远年轻。我讨厌言行与我自己的智力、我自己的意志、我自己的性别不符。我讨厌透过一层假睫毛去看世界，使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金钱买来的毛发投下的阴影。我讨厌头上沉甸甸地压着一头死气沉沉的马鬃，脖子不能灵活自如地转动，既怕风，又怕雨，还怕跳舞跳得太猛而使犹如上漆的鬃发沾上汗珠。我讨厌化妆室。我讨厌对某个庸俗男子自高自大的见解假意表现出聚精会神、专心致志的态度。我讨厌别人看戏看电影，我也得跟着去，讨厌自己对两者都不能发表意见。我讨厌做一个易装

癖者。我决不做假女人。我就是女人，而不是阉人。

阿普里尔·艾什里从出生起就是个男子。所有关于基因、染色体、体内体外性器官的信息都证明了同一个事实。阿普里尔是一个男人。然而，他却渴望成为一个女人。他渴望成为女性滞定型，不是为了拥抱，而是为了存在。他需要柔软的纤维织物、珠宝、裘皮、化妆

给头发缀花，把胸脯袒露，双颊涂抹朱红，一脸冶艳妖相，脚穿时髦吊袜带，面带矫揉造作之色，打着种种勾魂摄魄的手势，厚颜无耻地卷着鬃发，缀着流苏，这就是如今她们的装扮，好像有谁给她们大开方便之门，其仪表富于权威，简直可以为人楷模，可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

世界会不会因为人类一代代的递减而荒芜，变得像大地一样，不如从前那么富饶？血液会不会因为男人被煽起情焰而去追逐肉欲便丧失其热度，阳光会不会也因此而掺进水分，不如从前那样热烈了呢？

亚历克斯·尼科尔斯，

《论婚姻和娶妻之道》，1615年，第143—152页

品，男人的爱和男人的保护。因此他阳痿了。他完全不能对女人产生幻想，尽管他并不怎么欢迎同性恋者向他献殷勤。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性变态或有易装癖，但却认为自己是个被残酷地转变为男性的女人。他先是想死，后来成了一个男扮女装的演员，最后在卡萨布兰卡找到了一位大夫，此人提出了一种较易接受的选择方案。得对他施行割术，把阴茎作为以外科手术切割的沟槽的内衬，这就是阴道。他不能生育，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妇女的属性。阿普里尔回到英国时，容光

焕发，大放异彩。由于施用了大剂量的荷尔蒙疗法，他的胡须被连根拔除，胸脯上有小小的乳房隆起：他在男扮女装当演员期间已蓄起长发，买了女人的衣服。他成了模特儿，开始扮他极为合格的女性滞定型，因为他优雅大方，富于肉感，衣着艳丽动人，而且爱上了他自己的形象。在一个注定倒霉的日子里，他嫁给了一位名叫亚瑟·科贝特的贵族爵位继承人，达到了女性梦境中的最高成就，然后和他一起到玛贝拉的一幢别墅去共同生活。这场婚姻从未达到圆满。阿普里尔不能做一个合格的女人，正如我们不能指望一个阉人能如此一样，但这毕竟与弱女子的缺乏阳气没有什么不同，她们不带欲望，而仅仅只带着婴儿被搂抱的快感和感情屈从于性欲，这就是她们最喜爱的酬报。只要女性滞定型依然是女性的定义，阿普里尔·艾什里就是女人，无论法律根据她的离婚案所作的决定是什么。^①她和我们大家一样，也是男女两性两极分化的牺牲品。丢脸的、无性的阿普里尔·艾什里是我们的姐妹，也是我们的象征。

① 大法官奥墨洛德审理的科贝特对科贝特（别名艾什里）一案（《法律报告》，1970年2月2日，遗嘱检验、离婚和海事处）。《世界新闻》，1970年2月8日；《星期日报》，1970年2月3日、8日、15日。

精 力

精力是人人受其驱使之力。运用不会使之丧失，而只会使其维持下去，因为它是心灵之力。一旦受到阻遏，它就会呈现种种反常的现象。正如驱使沿高速公路行驶的汽车的动力，当它遇到障碍，它就会转变成为一种摧毁性的力量并将其障碍源撞得粉碎。对于一般人来说，不难向他们指出，女人的这种摧毁性的力量很大，但很少有人看到，女人的毁灭性是一种创造力，由于经常遭受挫折而反伤自身。神经性疾病、痛苦的月经、违背意愿的怀孕、各种各样的意外事故，这一切都是女人精力伤及自身的证据。它还向外延伸，去破坏别人，特别是她们的丈夫和孩子的个性和成就。这并不是说凡是自己的亲戚，女人都必定愤恨之，而是说如果孩子对于女人是一种义务，婚姻对于女人是一种不可摆脱的桎梏，那么，女人的精力越旺盛，她们的烦恼和焦躁就越多，不仅把她们自己，也把受其赡养者撕为碎片。当孩子被错误地认为是女人惟一有意义的贡献，并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她们的创造力和一生的工作时，孩子和其母亲就会为此而受罪。

那种本可使灵肉焕发光彩，娇嫩的希望之花盛开的纯洁而生气勃勃的精神却变得苦涩不堪，通过异想天开或一厢情愿而发泄出来，结果阻碍了能力的发展，伤害了脾性；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上

升到大脑，在领悟力尚未达到均衡时便加以提高，结果产生了那种可怜的机巧，它使女性智力带上了一种很不光彩的特点，我很担心，只要女人仍旧是权力的奴隶，她们恐怕依然会有这种特点。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

《为女权一辩》，1792年，第378页

上述有关反常的女性精力的描述，其合理性明眼人一望而知，但要看出解决办法并不在于为成年妇女提供除家庭、孩子等之类的其他选择手段，却并不容易。成年妇女在表现其欲望和动机的

……只要生命沿着早期冲动的上行路线以不断扩大的环形延伸，我们就会感到幸福……

赫伯特·里德^①，

《天真和经验的编年史》，1904年，第55页

过程中已确定了一种反常模式，它应该使她适合被歪曲的母亲身份：即使允许她有其他选择，它也不会消失。以任何目标代替现有目标，其追求方式仍可能是“女性十足”的，亦即一味顺从，缺乏诚意，效率低下，反复无常的。大多数情况下，女人得不到真正的选择，以取代压抑人的义务和责任：她们大都会放弃工厂的非熟练工种或单调乏味的办公室工作，而宁愿到现代家庭中去干更为“自然”的单调乏味的家务事，因为女性通常所做的工作过度地损耗了她们的

^① 里德（1893—1968），英国作家，艺术评论家。——译注。

精力，以致她们以为若能以家务事作为替代，也颇值得一干。女人受了教育就等于得到了真正的选择，只要她所受到的是真正的教育，而受到真正的教育的女人，在当今实乃凤毛麟角。然而，当她们最初受到教育时，却并未立时产生一批超级女性。下面是我的一个同时代人对第一批女大学生的描述，大学教师可以从中看到一种熟悉的现象：

在课堂上，女生极为用心听讲，可谓模范，她们甚至还把听到的一切一丝不苟地记下来，带回到家里。她们总是占据着前排座位，因为她们早早地签到，又早早地到堂，常常到了很久才开始上课。但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她们对教授传阅的预习材料往往只是浮光掠影地瞟上一眼，有时甚至看都不看便传给自己的邻座，因为看得太久会妨碍她们记笔记。^①

这位偏见至深的观察者所注意到的一切的确是事实：姑娘们很用功，简直太用功了，但她们的功却用错了地方。她们急于讨好，急于记下老师告诉她们的一切，但老师发下的预习材料是授课的真正主题，她们对此却毫无兴趣。她们的精力全花费在如何遵守纪律、服从要求上，却并不去满足自己对所学科目的好奇心，因此，她们的大部分精力都错误地导向了毫无意义的刻苦用功。这个现象在女学生中依然十分普遍，她们在大学的人文科学专业中所占比例很大，因而主宰了教师的职业。这无疑是一种恶性循环的过程：在一个必须以人类的所有

^① 卡尔·福格特，《女性问题》，法文《人种学评论》，1888，3卷，第510—512页，原引自普罗斯和巴特尔斯（见前），1卷，第126页。

能力对未知事物进行持续不断的挑战的王国中，奴性十足的人利用奴性来教育奴性十足的人；教育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教人驯服的手段。因此，妇女在科学上鲜有成就，她们常给男人当实验助手，在他们的指导下工作，也就不足为奇了：它不过是我们在她们读大学的日子中所观察到的同一现象的继续。她们徒劳无益地滥用精力的模式在申请上大学时就已形成。绝大多数情况下，她们没有足够的动力推动自己进一步努力取得入学资格，而能够上大学的少数人也只是因为受了她们中学女老师的教导和压力而这么做，依然不知道上大学的真正意义何在，依然对发展自己的潜力不感兴趣，至多不过是希冀获得较好的学位和加入灰姑娘的教师行列的资格。按这种模式生活的女人谈不上称心如意。如果你发现她们中有许多人不是把职业生活看做权宜之计，就是把它当成达到婚姻目的间接手段，那是一点也不足为怪的。

一切反对妇女有职业的笼统理由都可理解为陈述这个基本情境的方式。它们似乎是带有偏见的判断，而只要它们举出的理由是性别而不是别的什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它们就是如此。不过，除非女权主义者承认人们所批评的关于妇女在企事业单位、学校、工会及科学界和人文科学领域所作所为的现象是确有其事，否则，她们肯定不会找到问题的症结，更不可能加以解决。是的，妇女能够获得的机会大大超过了她们想要利用的。是的，能够抓住机会不放的妇女也往往是以女性十足、百依百顺的方式这么做的。但必须明了，仅仅鼓励妇女采取她们并不具备的主动是不够的，正如责备她们不主动是毫无用处的一样。我们必须努力了解妇女的精力是如何从出生到青春期一直受到蓄意扭曲的，以致等到她们成熟以后，只剩下飘忽不定的机智和创造力。

在谈到精力时，我不得不使用诸如机智、专心、主动、雄心、欲

望、动机等字眼，这些字眼都有一种雄性意味，因为它们传达出的最基本的意义与女性不协调。人们常常错误地假定，甚至连女权主义者们都这样假定，性欲是那些的确想发展自己性格这些方面的女性的敌人，而这也许是诸如美国全国妇女组织这类运动中最使人误解的方面。使美国女学生愿望受到削弱而不愿把所受教育看得很重的缘故不是对她的性别，而是对她的消极性角色的过度强调。事实上，使女性精力发生反常扭曲现象的主要手段是拒不承认女性性欲，而以阴柔女气或天性状态取代之。因为无论我们接受什么样的人格精力理论，它都不能与性征决然分开。麦克道格尔^①称其为 *elan vital*（生命冲动），荣格和赖希^②称之为 *libido*（力必多），珍妮特^③称之为 *tension*（张力），海德称之为 *vigilance*（醒觉状态），弗卢格尔称之为 *orectic energy*（欲望力）。^④这些术语所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传统理论的一个错误是，它预先设想了一种资本主义的精力系统，把它作为一种必须小心谨慎地加以投资而一下子全部用完的材料。^⑤事实上，正如我们应该从物理学的能量^⑥概念所了解的那样，能量不灭，只不过是

任何一个人的性欲的程度和本质都延伸到他精神的巅峰。

尼采

① 麦克道格尔（1871—1938），英国心理学家。——译注。

② 赖希（1897—1957），奥地利/美国精神分析学家。——译注。

③ 珍妮特（1859—1947），法国女心理学家、神经病学家。——译注。

④ 参见 J·C·佛鲁吉尔《关于感觉和欲望的研究》（伦敦，1955）中《崇高化：其特性和条件》一文。

⑤ 麦卡利在其《人格心理学》一书中对这个传统观点进行了阐述（伦敦，1959），第7—9页。

⑥ 此处“能量”与“精力”在英文中同为一字，*energy*。——译注。

被转换或转向而已。弗洛伊德看到，是抑制利用了能量，而本来能量是可以通过创造性的行动得到表现的：女性所发生的情况是，她的精力由于性欲被否定而发生偏转，变成了持续不断的而最后是不可逆转的抑制系统。女学生把精力花费在做笔记、不迟到早退、上课听讲上，正如她们的男同学把精力花在钻研课题上一样；而在实验室，她们则把精力花在丢三落四、问蠢问题、手忙脚乱和大惊小怪上。男性精力也是扭曲变形的，但形式不一样，因此它变成了进攻性和竞争性。女性命中注定要被精力对自我的摧残弄得面目全非、衰弱不堪，因为她被剥夺了发展自我的天地和与外界的联系。

精力是惟一的生命，它来自肉体……精力是永恒的欢乐。

布莱克

正如从前的委婉说法“性关系”所昭示的那样，性行为本身就是探索的方式：从来劝诫女性所拒绝接受的东西，正是她对性欲探索的要素。人们不仅教导她在性接触当中不要接受这个要素，而且从婴儿时期起在她与人的一切接触当中（这之间的联系通过潜意识的方式才可理解）都不要接受这个要素，结果，等到她意识到她的性欲时，已形成的模式有足够的惯力抗拒新的欲望和好奇的形式。这就是女太监这个词所指的情况。传统的心理学理论其实不过是表述和合理地说明现状的另一种方式，在这个理论中，女性的消除性欲过程被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性欲的理论阐释为缺少性器官。尽管弗洛伊德的意图也许并不是要人们将他的公式看做自然法则的陈述，而只不过是视为以一

套崭新的、有价值而又令人启发的术语对偶然事实所做的清晰的描述，但他的确这么说过：

当然，如果我们能够给“男性”和“女性”的概念一个更确定的含义，我们也可以认为力必多必定具有男性，不管它出在男人还是女人身上，也不管它的对象是男人还是女人。^①

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女性特征的偶然性是条件作用的产物，那我们就必须证明女性和男性的两极分化是实际存在，但并非必然如此的。我们就必须摒弃一向矫揉造作、自相矛盾的确定的术语，而努力达到在不确定的术语中活动自如的境地。根据这个理由，我们可以而且必须摒弃女人气意味着没有力必多，因而不完整，低人一等，是对人类可能性的一种文化上的削弱的观念，而相信女性这个不确定的术语，因为它依然保留着女性力必多的可能性。为了了解女性如何被阉割，从而带上了女人气，我们必须对她从摇篮时期便遭受的各种压力做一番考察。

① 西·弗洛伊德，《性学三论》，全集之标准版（伦敦，1953），7卷，第219页。

婴 儿

当一个婴儿生下地，他有着惊人的力量，他可以直直地站立，灵活地转动脑袋，他的足趾屈伸自如，他的手有较强的握力。不过几个小时，他便丧失了这些能力，不得不重新费力地掌握最初具有的技能。如今，我们虽不再以襁褓给婴儿裹身，把他们变成可以由母亲随意处置的硬邦邦的雪茄形状，但我们对待婴儿的态度仍好像他是介乎布娃娃和伤残人之间的杂种。婴儿开始学步的努力很快就被保姆控制住了，她以铁一般的手抓住孩子的后脖颈和屁股，使之动弹不得。他虽不会被襁褓缚住，但他抱上床时仍是包得紧紧的。一般都知道这个过程对婴儿不大好，因为早产和体弱的婴儿都经受不了这样的折磨。它实际上是防止热量散失的最廉价而又最简便的方法：不知特殊情况下使用的婴儿温箱和顶置红外线加热器如何影响了婴儿的心灵构成，也不知婴儿对一俟身体足够强壮便被包上襁褓一事有何反应。如此考虑一番，也许不无裨益。

在整个动物界，每一只幼小的生命都需要持续不断地锻炼，人类应从中受到启发，与之相适应，使婴儿期在有益无害的嬉乐玩耍中度过，让手脚得到锻炼，而不必每时每刻服从理智的指挥，也不必时时处处都要保姆看护……婴孩，尤其是女婴，人们一刻也不让

她有掌握自己的机会，他就这样变得依赖于人——而依赖于人却被称为自然的状态。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
《为女权一辩》，1792年，第83—84页

母亲呻吟不止，父亲默默流泪，
我一跃而入危险的人世，
赤裸，尖叫，孤弱无助，
宛如云中匿身的魔鬼。

在我父亲的手中踢蹬，
真想摆脱襁褓的捆绑，
我被束缚得有气无力，
只好把母亲的奶头吮吸。^①

精力对于我们来说的确像凶神恶煞，因为我们的全部文化一心只想把它用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必须使儿童文明，这其中真正的意思是，必须把他一笔勾销。从最开始起，在任何有可能使大人交际不方便的地方或时间，都不许孩子欢叫和出声。新生儿有着巨大的好奇心和同样巨大的吸收信息的能力，但他却把这一切花在特地为他构置的环境中，其特点是各种声响尽皆减弱，室内色调枯燥

① 威廉·布莱克，《婴儿的忧伤》，《经验之歌》（《威廉·布莱克的诗歌和散文》，杰夫里·凯恩斯编，伦敦，1967，以后均称作《无与伦比之人》，第76页）。

乏味，只有母亲硕大无比、主宰一切的身影。一个人与婴儿的亲近会逐渐使他感到不可或缺，婴儿对这个人的强烈专注是我们这个社会公认为正常的性格发展要素。现在确实有一种很深的偏见，认为不能以他（单个还是多个）取代全能的母亲。布拉格的雅图斯拉夫·柯克大夫曾在一个很特殊而自由的环境中照料了一批婴儿，实验结果表明，这些婴儿八个月就能爬梯子，尽管他的研究雄辩地证明，由于儿童必须扮演他作为母亲的产儿、玩具和成就的三重角色，导致他对各种能力的获得受到了十倍乃至百倍的障碍，但他的结论仍会被一个强调母亲主宰是性格形成的先决条件的文化所忽视。^①人们非得将婴儿的注意力与外部现实隔绝，而转到互相利用的内向关系上来，结果构成了他未来的冲动模式。每一对夫妻的婚姻都重演了一次俄狄浦斯情结：无论那些在成长过程中对母亲和孩子的共生现象浑然不觉的孩子是否混居杂交，他们都不会在他们之间的关

婴儿并未向那些据信会使他们快乐的东西走去，如玩具；他们对童话也不感兴趣。要而言之，凡是他们能够凭自己的力量做出的行动，他们就要尽量使之独立于大人，清楚地表现出不要人帮助的愿望，除非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如此。他们干自己的事时显得十分平静，聚精会神，专心致志，有一种令人惊奇的安闲恬静。

玛丽亚·蒙特索利^②，

《Il Bambino in Famiglia》^③，1956年，第36页

① 《星期日报》，1969年10月19日。

② 蒙特索利（1870—1952），意大利著名女儿科医生、教育学家。——译注。

③ 意大利语，《家庭中的婴儿》。——译注。

系中表现出那种暗示着安稳感和永恒感的如痴如狂的行为。

“我没有名字：

我不过生下两天。”

我给你取个什么名呢？

“我很幸福，

快乐就是我的名字。”^①

新生儿意识不到他自己和他所看到的一切之间有任何差异。他最先意识到他的自我，是当他的某种愿望没有得到满足，由于沮丧和不安，他发现了他自己和母亲之间的差别。^②这样，自我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摒弃现实，对现实采取一种敌意的、焦虑的态度。自我内部的这种隔膜和局限感被我们的文化小心翼翼地培养起来，成为我们利己主义道德的基础，它之起作用不是因为理解并感觉到行为因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连续性而对公众的影响，而是因为以自恋的方式对自己强加了种种规定和限制。必须为孩子安装一个内部监测器，即他的良心，更恰当地说，是他的焦虑和罪感。这个过程可能在很早的时候便失败或转向错误的方向。我想思考和其他形式的紊乱很早就在孩子身上初露端倪，它们成了把一些孩子从大批毫无困难便能接受对自己的条件作用的孩子中分离隔绝开来的根本原因。天才儿童的这种麻烦的发生率

① 威廉·布莱克，《婴儿的欢乐》，《天真之歌》（《无与伦比之人》，第62页）。

② 有关这个原则的解释，见保罗·西尔德，《人体之形象和表象：关于心灵之建设性精力的研究》（伦敦，1935），第120—122页，和诺曼·O·布朗《相对于死亡的生命》（伦敦，1968），4部分，《自我与他者；那喀索斯》，（第46—57页）。

很高，这似乎表明在儿童精力的强度与控制它的效果之间，有着某种相互关系：因为这样的儿童居然表现出有能力的迹象，这本身就令人惊异。从前曾有这种情况，对心理失调的儿童进行训练，使之归于正常，并将他们留在特别机构中，如果他们不能适应，就将其作为先天性疾病状态来治疗。结果有一位天资很高而且勇气十足的女性敢于深入这些收容院，开展扭转这种条件作用过程的工作，使得这些孩子在一条不那么多灾多难的道路上重新起步。

显而易见，蒙特索利的方法十分成功，以致它们成为英国和欧洲大部分婴儿教育的基础，然而，她对儿童在学龄前关键几年中以及上学后在校外所受教养的颇有洞见的评论，其意义仍未被人理解。因此，本国的小学教育大大超前于其他形式的教育，以致在学校与家庭、初中和高中之间的关系上出现了新的危机。蒙特索利在开办弱智儿童能够自我管理的课堂时，创造了一种必定是独一无二的情境。在英国有一些大无畏的女教师，她们活跃在缺乏纪律的教室中，倾听孩子们站起来与组员们交流他们自己的探讨结果，但大多数女教师都太胆怯，不敢造成一种富有成果的混乱局面，大多数教室都太拥挤，不允许采用此法，而大多数学校又没有购书的资金和进行这种研究的其他财力。即便是在大学，我也发现到目前为止，要想办一个类似的由大家自发合作的研究实验室，是完全不可能的。蒙特索利讲述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如孩子们怎样向一个皇室来访者表达他们全体的敬意，又如有一个孩子听说意大利南部发生地震，便在一块厚纸板上写到“很抱歉，我太小了”，蒙特索利起初还以为他没有理解听到的话，直到他又加上一个从句，解释说他也愿意帮忙的，由此而写下了他平生第一句复合句。她教的孩子进步超过了同年龄组孩子的通常成绩，但我揣测，若对他们在适应一个不能使其自发与之合作的世界

时所碰到的问题进行跟踪调查，所得到的印象也许会更加令人沮丧。蒙特索利提出的基本设想虽然简单，但却十分彻底：

一切变态的根源，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事实，即儿童受到阻碍，不能在性格形成的年龄实现他的原始发展模式，而在这时，他潜在的能力本来应该通过实体化的过程而渐次发展起来……从而将行动的性格结合为一个整体。如果不能通过成人对儿童的代替或通过在他环境中活动动机的缺乏达到这个整体，会出现两种情况：心灵之力与运动必然互相分离地发展，结果产生一种“分裂的人”。既然在自然界，特别在能量方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自己创造自己或自己毁灭自己，这些能量由于不得不在天生便指定给它们的范围以外做功而发生了偏差……它们之所以发生偏差，主要是因为它们失去了目的，而只是在一片虚空、渺茫和混乱中做功。心灵本应通过运动的经验将自身巩固，此时却逃进了白日梦中。^①

我们的文化是激励这种逃进白日梦的行为的，因为它是我们称之为文明的自我发展局限的一个部分。尽管人们哀叹它的某些方面如物恋和手淫，总的来说，它被看做是抑制的一种必要，甚至愉快的伴随物。一切艺术理论都基于这样一个假定，艺术的特定功能就是对本来具有毁灭性或反社会性质的倾向加以无害的、白日梦式的表现。

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对儿童心灵力的抑制提出任何引证，它对女孩比对男孩更为适合，因为在到达某一个年龄时，男孩和女孩都是以

^① 玛丽亚·蒙特索利，《童年之秘密》（伦敦，1936），第191页。

同一方式对待的。尽管英国的教育家们拒不承认受小学教育的男孩和女孩之间有任何差异，但歧视相当早便开始了。有些女婴依然身着粉红而非蓝色的服装，并给穿上有皱边的、容易损坏的衣服，而且只要撕破和弄脏，就会受到惩罚。另一些女婴则烫了鬃发，扎上蝴蝶结，并被告知长得漂亮，是爸爸的好女儿等等。即便对那些身穿宽松连裤外衣，不讲究发型、鬃发和其他婴儿化妆品的小姑娘来说，一套奖惩鼓励系统也在很早就开始运行了。谁也不想培养一个连自己是什么性别都一无所知的孩子，而由于没有任何有关女性性征的其他概念，因此从最开始就几乎是觉察不出地灌输了各种形式的女子气的观念。婴儿很快便发现如何故作羞态，逗人喜爱，如何任意摆布她的爸爸。^①小男孩起初也会发现故作羞态的优点，但一旦他们的婴儿鬃发剃光，他们就会吓得再也不敢如此了，而小女孩儿利用她逗人喜爱的特点会受到赞扬和鼓励。她并不是直接被教会这样做的，而是通过经验学会的。当我们听见人们大声疾呼，反对在初中放性电影，认为会摧残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时，却听不到任何人对一个3岁女婴与人调情的可怕景象发出指责之声，想到这真感到奇怪。

对于小男孩，或迟或早会有这样一个时候到来，脐带终将割断，他与母亲的关系将变得比较疏远。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如母系氏族制很强的犹太族家庭那样，其结果就会是菲利浦·罗斯^②在他的《波特罗伊的怨诉》一书中为之叹息的那种情景：

① 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新导论演讲》中注意到这个现象（《全集》，20卷，第117页）。详细阐释女性狡猾的人还吹嘘这一点，如E·伊瑟·哈丁，《女人之道》（伦敦，1932），第7页，和玛丽·海德，《如何管理男人》（伦敦，1955），第6页。

② 罗斯（1933—），美国小说家。——译注。

妈妈，你究竟想把我变成什么，一个像罗纳德·尼姆金那样的傻蛋吗？你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以为我一生可以成为那种最奇妙的东西：老实听话的人吗？一个小绅士？对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什么期望不行，偏偏要这样！“亚历克斯，”我们离开韦卡希克餐车式饭店时，你说——别错怪我，我把饭全吃光了：夸奖毕竟是夸奖，不管什么样的夸奖，我都接受——“亚历克斯，”我扎着带领带夹的领带，身穿双色调“浪荡公子”式夹克，你对我说，“瞧你切肉的模样！瞧你吃烤土豆一丁点儿都不撒的样子！我真想亲你一下，我从没见过这么可爱的小绅士，餐巾那么可爱地摆在你的小膝头上。”水果蛋糕，妈妈。你看见的是小水果蛋糕——正好是训练计划意在制造的那种。当然哪！当然哪！秘密其实不是我没像罗纳德·尼姆金那样要死不活，而是不像星期六早上手拉手沿布卢明代尔大道散步的可爱的年轻男人。①

书中的犹太男孩始终未能逃脱他母亲的暴政，他的遭遇正是每一位受到所谓“正常”养育的女孩的遭遇。她是一个女同性恋。正如男同性恋，她一生都在为客人名单和蛋黄酱之类的东西烦恼不安，只是当她凭借神圣的母权行使同一种在她儿女七情六欲的基础上摧毁她的七情六欲的过程时，她才不是这样。

小男孩可以摆脱母亲的羁绊，他们最终想这样，也有人鼓励他们这样。小女孩却不行。一般同意，“女孩（比男孩）有教养”。这句话的真正含意是，若要达到预想的结果，就必须更铁面无情地监督并

① 菲利浦·罗斯，《波特罗伊的怨诉》（伦敦，1969），第125页。

抑制女孩。①随着母亲教女孩做家务（*mirabile dictu!*②）开始，她从很小就被引入了做奴仆的角色，如果她独行其是，她就会受到惩罚，这更加强了她对外部现实的畏缩感。当小男孩已经在拉帮结伙，在居住地区或探险或胡闹，小女孩却被关在家里，听讲居心不良的陌生人的故事。③尽管家庭是现存最危险的地方，但她的相对封闭状态却以保护为名而被证明为合理。大人教她要害怕和不信任外面的世界，却从不明言个中原因。众所周知，这种预警方式作为一种预备形式是行不通的。当小姑娘们被母亲批准出去跑差和旅行，性变态者们还不至于到对她们束手无策、不敢攻击的地步。一天晚上，一个小姑娘错过了公共汽车，从车站给母亲打了个电话，结果花掉了搭下趟车的六个便士，她母亲却叫她步行回家，因为她没有私车。这孩子吓得半死，哭哭啼啼地上了路，遇见一个满脸堆笑的陌生人上前搭话，把她诱拐之后强奸并活活掐死了。蒙昧无知的警报系统的最常见的结果是，当小女孩真的碰上一个有裸露癖的人，或偶然与一个陌生人聊天而后者对她做出奇怪之举，她们一般都过于害怕，有过重的负罪感，而且过于担心对父母产生的影响，因此根本不敢告诉他们。奸污幼女的模式中有一个起作用的因素，即小女孩儿自认为是受害者，甚至连鼓起勇气喊叫或逃走的力量都没有了。由于防止她们了解威胁自己的事物，她们因此不能进行合理的防范。最尖刻的讽刺是，那些奸污幼女犯本

① J·达德里·恰普曼，《女性的灵与肉》（纽约，1967），引用了奥斯卡·哈默斯坦（孙子）的歌词，“你可以跟儿子玩儿，但你得做女儿的父亲”（《狂欢宴会》，第19页）。

② 拉丁语，说也奇怪。——译注。

③ 参见安娜·安娜斯塔西，《差异心理学》（伦敦），和瓦尔特·伍德《儿童玩耍及其在教育中的地位》（伦敦，1913），第83—84页。

人也是同样一种拙劣的条件作用的产物。

当小男孩在家庭以外学习有关群体、组织，以及世界本性的知识时，小女孩们却待在家中，一声不响，不是玩儿洋娃娃，做梦幻想，就是帮母亲做事。在学校，她们花费精力克制自己，听话，默不作声，把凡是听到和做过的一切都用心记下。在家里，她们干着毫无意义的体力活儿，其中没有丝毫智力内容。因此，在她们身上，肉体 and 心智之间的差别比在她们的兄弟身上更大。如果肉体部分占上风，她们就宁愿干手工活儿，缝缝补补，炒菜做饭，遵循一种由别人设计的模式。设计师、一级厨师和裁缝都是男人。如果女人成为“知识分子”，她们便被剥夺了肉体，受到抑制，变得热烈认真，却又没有效率，仍旧像以往一样奴性十足。有一些女天才直接冲破了这种连锁反应，敢于直面人生，看破红尘，但大多数有创造力的女子即使在其最佳作品中也打下了徒劳和困惑的印记，弗吉尼亚·伍尔夫^①只在某种程度上看破了红尘，但这使她付出的代价太昂贵了。乔治·艾略特^②是少数几个挣脱了疯人拘束衣的女子之一。她俩之间的差别也许是心灵精力或智力的差别，或简单点说，是艾略特相貌平平，而伍尔夫优雅可爱。不管是什么情况，冲突的基础早在她们的婴儿期就已打下。

① 伍尔夫（1882—1941），英国著名女小说家。——译注。

② 乔治·艾略特（1819—1880），英国女小说家。——译注。

少女

如果我要暗示少女们不加斗争便全盘接受社会对她们的文化驯养，那我对她们就太不公平了。母亲强迫小姑娘爱干净、讲含蓄的压力有多大，小姑娘的反抗往往也就有多强烈。一个处于生长期的少女可能拒绝将房间保持干净，执意要与男孩子们混在一起，甚至到了非要加入一个男子小组，拿出一倍于男孩子的厉害劲头，必欲保住自己的组员地位的程度。她也许会丢掉她所有的手帕和发带，翻墙爬树，撕破自己的衬裤，并和最有本事的男孩子一起诅咒发誓、高视阔步。这种情况被人屈尊俯就地称之为渡过难关，但有证据表

一个少女的精神若没有被无所事事弄得萎靡不振，她的天真若没有被虚假的羞耻所玷污，她将永远是一个顽皮的孩子。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

《为女权一辩》，1792年，第87页

明，这种反抗现象一直持续多年，直到青春期给以决定性的粉碎一击。这个精力充沛的反抗者被贬称为**顽皮姑娘**，她的年龄可能在5岁到15岁之间。她也许并非总是个顽皮姑娘，或许因为她喜欢干净、

漂亮的小姑娘所得到的那种溺爱，或许因为她终于认识到按大人们宠爱的方式行事对她有利，或许是因为没人给她机会或鼓励她去发现她有多么旺盛的精力。总的来说，最早向洋娃娃制造商屈膝投降的是那些娇生惯养、喜欢听奉承话、有人送漂亮礼物的小姑娘。奖励的模式与日俱增：开始是糖果和洋娃娃的衣裳，跟着是衣服和鞋，偶尔还烫发、给眼睫毛上上色，最后是为了度周末、去郊游、上影院而穿的漂亮衣裳。

然而，即使小姑娘屈从于母亲和其他那些专事造就女人气的人的压力，她还是会受到种种与此冲突的影响。在学校，人们会对她的首饰癖和脂粉气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她会被要求每星期在固定的时间内做某种体育锻炼，哪怕她母亲写条子，申述各种身体不适、体弱多病的理由，也无济于事。要她负起责任，又要她参加集体活动，如果她的女性化过程进行得很顺利，她便会觉得这一切活动十分不讨人喜欢。她宁愿在操场一角与知心朋友闲聊，咯咯傻笑，而不愿打垒球，尽管垒球是男性运动的一种女性化形式。她不喜欢汗水淋漓，弄脏身子。尽管老师夸奖她有礼貌，又干净，但他们同时又哀叹她变得越来越迟钝，她甚至可以感觉到同班那些更有“男子气”，亦即更活跃的姑娘们的鄙夷。她可能会被骂做女里女气，是个胆小鬼、老师的宠物、多愁善感的家伙、偷偷摸摸的人。

如果妈妈的心肝宝贝到了学校便有麻烦，那么，在学校集体中成功而又活跃的积极分子一回家也没有好日子过。出了校门，就没有进行学校提供的集体活动和冒险的机会了。家务事似乎令人无法忍受，家庭纠纷会引起严重的焦虑，因此，不少老师发现，暑假一过，原来的好学生回到学校竟变得认不出来，这主要是家教磨炼的结果。她越长，便发现她的活动越受限制，天真无邪的努力完全被泯灭，因为

她“现在的年龄不适于做那种事”。有时，她感到好像拔苗助长，硬被人推进了一种可羞的成年女子状态，于是便不顾一切地反抗，甚至到了做出孩子气和破坏性的行为的地步。她可能会变得不可理喻地阴郁或笨拙，往往在青春期的到来使这类变化可以理解之前很早就这样了。据认为，这类变化中有很多与青春期有着内在联系，但实际上与之直接相关的是小姑娘为保留其精力所做的最后挣扎。小学只是把她当成一个人来培养，并不区别男女之间的界限。可以预期，她上初中时会有冲突产生，那时，她将发现，由于妇女反对在教育中把男性模式强加给少女，而她又屈从于这种观点，她在裁缝、家政学等学科方面有着并不令人羡慕的选择。具有尖刻讽刺意味的是，她被引入了一种以男性为主的教育形式之中，为了抵消这种影响，便在她的养生之道中添加了上述那些愚蠢的科目。穿着一身与男性相对应的滑稽可笑的制服，双手涂满墨水坐在那儿做手指蛋糕，她一定会产生一种好似变成人类文明的拳球，供人击打练习的感觉。

姑娘们有时希望自己变成男孩子——你可以看到男人所做
的事——他的工作妙不可言——还有什么比男人的工作更伟大呢？男
人——谁创造了男人？——是他母亲的培养——亚伯拉罕·林肯的
母亲——培养出未来总统的伟大职责——不知道任何孩子会成为什
么——没有比培养下一代更伟大的工作了——妻子可能会认为，丈
夫的工作比她的更伟大——她的工作单调乏味、令人厌倦——生意
也是如此——妇女的工作并不比男人的下贱——罗斯金^①关于妻子
说了什么——男人的成功有赖于妇女——他的健康取决于妻子的烹

① 罗斯金（1819—1900），英国作家。——译注。

调——一国之命运也许维系在一餐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好饭上——如
果男女都去做生意，生活就会失去很多光彩——女人造就了社交生
活——道德生活——使男人思考问题——家庭教育的价值——丹尼
尔·韦伯斯特^①的吃相——女人绣花一般织就了男人的生活——绣
花是为了美化生活——绣出了干净——微笑——温柔的话。

玛丽·伍德-艾伦，《少女须知》，1928年

(一字不漏地引用)

尚未到达情窦初开期的少女，无论她在头脑清醒的人眼中看来多么呆钝、多么懵懂，她都是一个热情奔放的人儿。她每时每刻遭遇的种种冲突吸收了她的大部分精力，但她仍留有足够的精力以激动兴奋的心情倾听冒险和成功的故事，不论男女英雄，一律加以认同。她的性欲不仅对她的这些反应至关重要，而且对她的生殖器上的实践也不可或缺。在小学，可以发现这种激动兴奋的兴趣以一种天真烂漫、直接公开，有时是相当带有肉感的形式表现出来。记得我有一次去参观曼彻斯特的一所小学，一大群姑娘和男孩热情地吻我，伸开膀子搂住我的脖颈，依偎着我的毛皮衣，争先恐后地向我提问题、塞礼物。我在澳大利亚教过十一二岁的学生，在那种班上可以产生特别强烈的气氛，以各种各样奇怪的方式表现出来，有时是迷恋和狂热的理想主义，有时是在操场上集体游戏时做出种种偏离常规的奇特实验。有时，他们可以在上演小剧、介绍计划、发明出识别同学生日或与校方作对的方法等方面创造出齐心协力、协调一致的奇迹。更经常的是，他们打不

^① 韦伯斯特 (1782—1852)，美国政治家、演说家。——译注。

起精神或互相争吵。最经常的是，校方出面干涉，不是因为课堂上过于喧哗，就是因为学校秩序有被破坏之虞。渐渐地，拥抱、实验和表现的范围被限制为服从、排斥的模式，在他们身上强加上所谓适应一类的东西。

值得注意的是，鉴于她们所遭受的冲突和无情的文明化过程，这些姑娘依然很好地保留了儿时的精力和爱情。正如心理学家们所愿意承认的那样，它的某些表现特别具有性欲感，尽管他们坚持认为青春期前的姑娘的性征是男性、阴蒂型的等等。^①因此，他们极端错误地把青春期对于马的典型爱好看成是反映了未成熟少女的阴茎嫉妒。骑在姑娘胯下的马被看做是一个奇大无比的阴茎。真是一派胡言！年轻女骑手所感到的不是马是她肉体自我的抛射，而是马是对她的驾驭起反应的另一个。她所感到的一种呼唤回声的强有力的爱情。骑马所要求的控制力既强大，又微妙，它几乎不可能软化成皮尔森医生之类理论家要人们相信的那种散漫的性行为。对于许多对女性角色开始有清晰了解的姑娘来说，骑马是她们可以利用自己强健的大腿夹持、刺激并控制的惟一机会。乔治·艾略特在《米德尔马契》一书中描写多萝西娅·布鲁克酷爱在荒野上骑马狂奔时，她是心中有数。那是她想做出英雄壮举、变得自由高贵的愿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教过的几个学校，那些互相传递情信并向我写热情奔放的情信的小姑娘，她们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这种热烈而纷乱的感情。由于清规戒律禁止她们表现这些强烈的感情，她们变得极为躁动不

^① 参见凯伦·霍尼，《女性心理学》（伦敦，1967），第40—42页，以及2章，《从女性逃逸》，随处可见。比较玛格丽特·米德《男性和女性》（伦敦，1949），第144页。

安，有时歇斯底里，有时又不顾一切，滑稽可笑。感情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表现出来，像强压住的笑声，所以很容易受人嘲弄和羞辱。大多数教师对“那种东西”的反应具有可怕的毁灭性。我甚至还亲眼目睹了老师当众朗诵一首孩子写的情诗，作为对她的惩罚，边朗诵边伴以冷笑和不赞同的手势，那位小女作者一动不动地站在旁边，感到铁一般的寒意钻进她的灵魂，巴不得下课的铃声赶快响起，她好逃进盥洗室中，让污浊的泪水流个痛快。无论一个老师的思想多么解放，她很早就发现，必须严格遵守禁止师生之间肉体接触的规定，因为从更广泛的意义上，以及学校的社会化职能来说，性活力的最后一朵火苗只可能有害无益，只可能导致堕落。这是教育状况中的一根隐隐作痛的神经，它将始终如此，而且必将始终如此，除非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整个性欲观。零敲碎打地加以克制只可能造成更大的痛苦。

把自己的热情导向同学的姑娘，其境遇比热爱自己老师的姑娘要好些。通常，人们把这种深情而持久的依恋解释为一个特别具有进攻性、性欲早熟的姑娘对另一个姑娘的引诱，或被称之为一种对母亲渴念的转换，因为母亲随着子女性欲愈加成熟，恋母情结式纠葛愈演愈烈而逐渐不再与之保持亲密，或干脆被称之为一种互相倾吐对性欲的好奇、互相交流被禁止的知识的欲望。^①承认形影不离的姑娘经常互相吸引，有高度的利他主义精神和合作精神，并常常具有真正的高尚情操，而且具有完全的性欲，尽管实际上并无性器官的接触，这是十分危险的。如果我们不是以傲慢轻视的态度，而是以爱情的名义美化

① 海伦·多伊奇，《女性的心理学》（伦敦，1946，1947），1卷，第7页、22页。多伊奇走得很远，甚至说对她那些无法控制的少女病人来说，更大的危险是，她们可能在无意识中挑起了男同伴的欲望，因为“她们没有性冲动，她们没有性满足，而由于没有欲望，她们感到安全”（42页）。

这种关系，我们便是在暗示一连串不能容许的反社会的必然结果。在她所产生的最强烈而又最崇高的感情中，学会掩饰这类感情，那是一件十分龌龊但却不可避免的事情。不管一个女孩爱抚另一个女孩时是多么天真无邪，她都不可能躲避那种必不可少的偷偷摸摸感，那是她从爱情诞生之日起便本能感到的。她逐渐学会了以常人的态度来看待她自己的感情，嘲笑她自己的感情并否认她自己的感情。损失之大，使她离那种三缄其口、反应浅薄的女里女气的模式越来越远。她从与另一人披肝沥胆、推心置腹，发展到令人兴奋愉快的幽会，而世人对此全不咎其过。记得小时候我曾与母亲吵过一架，当时她发现了我的学校情人写给我的一封信，这是一位少女，是她在我们一有空便去的一座黑暗的附属建筑物中弹奏贝多芬的奏鸣曲，从而使我认识了贝多芬，是她在顶呱呱的学校唱诗班上和我手拉手唱着帕莱斯特里纳^①和帕黑尔贝尔^②的和声，是她要我装乔治·桑，她装肖邦或者我装肖邦，她装乔治·桑，这位少女被青春期一笔勾销，结果到合唱队去唱《该死的美国佬》去了。母亲大声嚷嚷，说我不正常：为了平息她的怒气，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在《星期日副刊》上看到的话，说这是少年必经的一个同性恋阶段，我总归是要经过这个阶段的。接下去有好几周的时间，我为了那种以卑怯、骗人的方式而背叛我自己和我的爱情的行为受到了惩罚。经历了这种认识过程之后，还有什么宽恕可言呢？

① 帕莱斯特里纳（1525—1594），意大利著名作曲家。——译注。

② 帕黑尔贝尔（1653—1706），德国作曲家。——译注。

青春期

依然处于挣扎状态中的半大女孩受到 *coup de grâce*^① 之时，便是青春期到来之日。很难给青春期下一个定义，围绕它的大部分冲突只是很主观武断地与必然的心理变化联系在一起。正如通常的生理学被作为命运的借口，偶然性亦被描述为必然。就算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特洛布里恩群岛的岛民和那些不仅困扰我们社会以及我们所知的其他大部分社会的神经病所影响的类似种族对动荡不安之青春期历程作一番研究，其结果也不会是一般常识。事实上，我们所经常意识到的是，青春期是地狱。它是男孩子的地狱，也是女孩子的地狱，但对男孩子来说，它只不过是一件能否适应标志着性欲和生殖功能的肉体变化，以及能否适应生殖冲动上所遭受的挫折和由遗精与胡思乱想所引起的罪感和困惑的事情。对女孩子来说，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她最终不得不以消极被动和完全无性的柔女子姿态出现。她的阴毛刚刚出现，她就不得不学着将它剃除。有了月经，她不仅要隐忍其苦，还得佯装若无其事。由于对她实行了保护，不让她把自己的肉体看成是有性欲的，因此，无论她在精神上准备得多好，她都以为月经是对她完整肉体的一种可怕的凌辱。这是一个她将喝下自酿的苦酒的时候。她

① 法语，致命一击。——译注。

所有的矛盾冲突都伤及自身。如果她不能够在她的欲望和条件作用之间取得平衡，她就会崩溃，逃走，误入歧途，学习成绩开始不及格，并采取种种不仅有害于社会，也有害于自己的行为。

从弗洛伊德和多伊奇到霍尼^①和特曼^②，所有观察妇女心理学的人一致同意，少女的智力和其他方面的能力在青春期以及青春期之后有着明显的下降。^③她在学校本来超过男孩子的一点优势也丧失了。恰普曼博士认为，“妇女能够通过人生的这一阶段而依然保有类似情绪稳定之类的东西，那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然而，他这句话的意思不过又反映出他对女性的歧视罢了。^④大男子主义的观点认为，凡是从有破口的性器官处往外淌血的人理应是躁狂者。只要听一听青春期少女的自述，我们不必引证生物学的秘密手段，就可以找到大量引起矛盾冲突的原因。

我有一件烦恼的事情，但它使我太难为情，不敢请教我的母亲。我有时感到十分寂寞，只渴望找一个男朋友。我极想体验一种我从不了解的生活。我知道我不过13岁，谈这种事情还嫌太早，可我忍不住要这么做，每当我想到我还得等待那么久，我就堕入绝望之中。请别让我忘却这段欲望，因为无论我怎么想，也无法忘却它。大部分时间里，我的心思都在往这上面跑。帮帮我吧。^⑤

① 霍尼（1885—1962），美籍德国精神分析学家。——译注。

② 特曼（1877—1956），美国心理学家。——译注。

③ 多伊奇（见前），第136—137页。比较霍尼（见前），第100—101页，和路易斯·M·特曼，《关于天才的基因研究》（伦敦，1936），3卷，第93—94页。

④ J·达德里·恰普曼（见前），第69页。

⑤ 詹姆斯·亨敏，《青春期少女问题》（伦敦，1950），第93—94页。

又能给予什么样的帮助呢？写这篇祈文的人确信无疑，她需要另一种东西。她本来已经十分清楚，她所描绘的那种欲望其实是并不存在的。到她 15 岁时，她就会确信那东西不存在了。另一方面，这孩子的难题是适于解决的：

我是我们家中平淡无奇的简，一心想成个美人。当我上电影院，看见那些美丽的姑娘，想起自己如此貌不惊人，我差一点哭了起来。您能给我一点如何成为美人的提示吗？^①

这位少女的不安和羞愧是她的个性被不断销蚀的原因。她在靠乔装打扮、行白痴仪式的一生的边缘保持着平衡，充满了不祥的预感和失意，当她年轻之时，这种感觉可能会暂时减轻，而当那一个短暂的时期过去，它们便会以加倍的猛烈重新袭来。在青春期，自婴儿期也许就已存在的冲突的外在表现变得更为明显了——烦躁易怒，爱做噩梦，尿床，痴痴傻笑，撒谎，害羞，好哭，咬指甲，强迫性数数，爱揭疮疤，沉思默想，笨手笨脚，窘迫不安，遮遮掩掩。

少女团体通常仅限于在学校情境中，它是不能与那种作为少男青春期特征的强烈而又多形态的生殖器活动相比拟的。发育期中的少女受到鼓励，去使用她的女性魅力，扭捏作态，娇羞迷人，同时却忽视了这种讨好巴结行为能够派上用场的真正舞台。她强烈的欲望消解在消极被动的梦幻之中，而它们与性欲的联系实际上不是被冲淡，便是被模糊了。金赛^②的统计资料虽然表明，90% 的男性手淫，而女性只

① 亨敏（见前，第 130 页）。

② 阿尔弗雷德·金赛（1894—1956），美国动物学家，后专门研究人类性行为，他这方面的著作曾轰动一时。——译注。

有 62% 至少手淫过一次，但它对少男少女自体性欲行为的差异却反映得很不全面。^①在这个关键时期，少女是可以期望与男人开始交往的，交往的基础是她作为性欲对象的吸引力，但如果一旦考虑到她自己的性欲冲动，交往就会受到阻碍。在宽容社会兴旺发达的今天，这种局面已经引起了一些极度令人沮丧的反常现象。一个并不常见的情况是，一个想讨男孩子“欢心”或赞许的女孩子会允许男孩子对她极为放肆，自己却既不寻求什么，也不想获得什么。如少女同意为男孩子按摩，以使之达到性欲高潮，甚至让男孩子在匆忙的情况下，在有时是肮脏的地方或者是公共场合与她们性交，这其实是宽容社会反复向女性灌输消极被动思想的惯性力所造成的虽然出人意料但却常见的结果。在英国的小城镇，随便在哪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都可以看见一群群少女穿着她们标准形象的制服，站立街头，假装并不留意那一群群公开对她们嗤之以鼻的少男们。她们的敏感加上她们的乏味和不老实，使她们没有任何理由与她们的男同胞们发生真正的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女性的条件作用本应增加性欲对象的市场价值，结果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使之贬值到最低的限度。

当少女未能成功地应付性生活局面，正如她常常碰到的那样，她便求助于他人的引导，因为她自身不可能产生答案。詹姆斯·海明专门研究了一家周刊所收到的读者来信，他注意到少女的来信比少男的多一倍，而且大部分来信与男孩子的不同，几乎全是关于个人生活适应的问题。他认为原因有如下几点：

① A·C·金赛、W·B·波墨罗伊、C·E·马丁和 P·H·格巴德，《人类女性的性行为》（费城，1953），第 173 页。

两性间的差别原因何在尚不清楚。也许男孩子觉得，尽管妇女解放运动日益增长，但社会依然由男人主宰，因此比较容易适应。也许少女存在的问题少男却可以摆脱，因为父母对青春期的女儿比对青春期的儿子更为担忧。也许少女比少男更为现存的混淆不清的价值观念所困扰。也许少女较善于以文字表现自己，因而更愿意写下自己的个人问题。也许詹姆斯·苏梯博士所称的那种“我们对柔情的禁忌”使男孩子羞于与他人分担自己的问题，免得这会使他们显得太“软”。不管是何原因，对青春期问题所做的一切研究都表明，少女的适应问题比少男更多。^①

海明提及的所有原因都产生于这样一个根本原因：青春期少女迫不得已，必须接受太监的角色。她之寻求引导便是她抛弃自主的一个基本症状。她与她的兄弟相比，从来都是更加受制于管束和监督，而现在又要求她接受合乎规范的消极女性角色，继续进行她对自己的抑制。这是一个微妙的运转过程，鉴于自她婴儿期便已产生的种种压制因素，青春期作为一种断裂点出现便不足为怪了。

在分析患有神经病或性格障碍的女性时，经常发现这样两种情况：1. 尽管在所有病例中，起决定作用的冲突起源于童年早期，但性格的第一次变化则发生在青春期……2. 这类变化的发端是与月经相一致的。^②

① 亨敏（见前），第15页。

② 霍尼（见前），第234页。

凯伦·霍尼发表上述见解后，列举了在这类有神经病性格的人身上可以找到的几种主要的精神分裂现象——性罪感和性焦虑，担心自己达不到女性理想的恐惧，深度的戒备心理，疑心和逆反心理。在考虑她自己的观察结果时，霍尼发现，她必须否定她自己早先持有的某些弗洛伊德式的观点，从而冒发表异端邪说之险。传统观点认为，青春期造成的恶果使得少女个人不能接受她自然、合适的性角色，亦即被误称为女性的阴柔女性。霍尼所发现的是，产生这些变态现象的是阴柔女性本身，尽管她几乎没有勇气以如此多的文字说出这番话来。未了，她以一句试探性的忠告结束了她的论文，即最好“教育儿童勇敢坚忍，而不是使他们充满恐惧”^①。不过，即使是这样一句勉强的结语，也还是从那些因此深受折磨的人肩头卸下了因不能适应阴柔女子角色而产生的内疚的重负。

然而，如果女人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任由一贯正确的先生利用，勇敢和坚忍又有何用呢？当少女发现她在幽会的情况下被人看重的素质正是学校教育所要贬低的东西时，她必须拿定主意，非此即彼，但无论这样还是那样，都是有害无益。接受使自己成为性诱惑物的属性，这是件令人痛苦不堪而又望而生畏的事情。当她等着电话铃响，学着表面上不显得过于急切，装得若无其事一般，少女其实是在运用一种自我克制手段，这种手段很可能会变得过于极端。只是在十分难得的场合，她才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并非绝对需要这类克制的情形之中。那些否认女性性欲存在的理论家们应该像我一样，也多看一些流行音乐会，殊不知成千上万介乎 12 至 16 岁的少女对音乐和男子裸露癖的刺激表现得何等狂热。在音乐界，男明星的胯间常饱满地隆起，女孩子则常常将身下的坐垫弄湿，这种事情是很普遍的。这种狂热、

^① 霍尼（见前），第 244 页。

歇斯底里的现象是与它的不常见有着直接联系的。所起到的变形作用与被放逐的巴克坎忒斯^①将彭透斯^②撕成碎片时所做的完全一样。

有一个小妞叫内蒂霞
她给青春期幻想中
用纸板刻成的英雄
写了一封封最惊人的信
借鸿雁传书，邀人之宠幸
一个爱写信的好色之徒
她是大众色情文学中
无可争议的少女女王

罗杰·麦克高夫^③，《S. W. A. L. K. 》

青年妇女性欲和精力的强度和浓度并非总是受到像弗洛伊德之流那样激烈的否定。女人从17世纪少女使用的幻想满足法中也许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少女们玩儿一种她们称之为揉“蕨粉面包”的放纵的游戏，她们站在牌桌上，收拢双膝，双手尽量高地把外套撩起，臀部摆

① 酒神巴克科斯的女祭司，不穿衣服，身披兽皮，披长发，手执鲜花或花束。——译注。

② 阿高厄的儿子，继卡德摩斯之后做底比斯王。在一次酒神节活动中，阿高厄在疯狂中误认他是野兽，伙同巴克坎忒斯把他杀死。——译注。

③ 麦克高夫（1337—），英国诗人。——译注。

来摆去，好像在用屁股和面，一面做，一面念念有词地说：

夫人生病上了床，
我揉面包揉得忙，
又用头来又用脚，
就像这样揉面包。

我觉得（奥布里^①原话如此）这里面并无别的含意，不过反映了青春少女爱嬉闹逗笑的个性——*rigdas prurigine vulvae*^②。

我们虽不再同意那种关于适婚处女欲火炽烈的观点，但它若以洛莉塔^③综合征的苍白无力的形式出现时，我们则会表示认可。我们虽不相信所谓的萎黄病，但我们的确承认，青春期是一种产生于无机源的自然疾病，这跟前面一样，是同样武断的推测。通过青春期的痛苦，我们应该看到，条件作用的结果是摧残了女性的人格，创造了柔女子气。

为了确保自己是“男人”，男人必须保证女子明白无误地是“女人”，与“男人”相对，也就是说，女子必须表现得像个同性恋。

瓦勒丽·索拉纳斯，《SCUM^④宣言》，第50页

① 奥布里（1626—1697），英国古文物研究家，上述引文引自《异教与犹太教遗稿》，即为后人编辑注解的他的原作。——译注。

② 拉丁文，奇痒难忍的阴道，暗指对性欲极感兴趣。——译注。

③ 洛莉塔是美国小说家纳博科夫同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与其后有变态的“爱情”关系。——译注。

④ 英文“灭男团”的缩写。——译注。

心理欺骗

妇女由于条件限制作用而摒弃了独立自主，转而寻求他人引导。它之经常被人详细阐释，应该成为我们关于女性概念的综合性质的一个先验证据。求助于心理分析医生慈父般指导的女性人数就足以表明同一事实。柔女子的处境中所存的持续不断的压力不能掩饰，只能加以解释，因此，在解释的时候，传统心理学像斯特林堡^①的《父亲》一剧中船长所做的那样，武断地认为，妇女所受的条件作用不适于她们的生物学功能，即抚养孩子，在家中做辅助性工作。^②从心理学家那儿寻求学术性指导的女人也许会真的发现，有些比较令人烦恼的冲突会因此而减轻，尽管这本身还是一个可疑的结论。事实上她发现，她所为之愤怒的条件正好是由数据和理论所构成的一个庞大结构所认可的，对此，她除了适应别无他途，因为不可能有任何改变的希望。除此而外，她还需要一个精神病学家向她解释观察者偏见的功能，以及心理学

① 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剧作家。——译注。

②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父亲》，第2幕，第7场。尽管船长老婆因迷信和对他工作不理解而很明显地对他不好，他依然认为，从前曾经有一个时候，那时“男人只要娶了一个老婆”，就可以享受“肉欲之爱”，而不是一种业务关系。

固有的保守性。^①就女人而言，精神病学是一个大骗局：易于轻信的人之所以寻求指导，是因为她感到不幸福、忧虑和困惑，而心理学劝她到她自己身上找原因。人比现状容易改变，后者在心理学家的乐观主义哲学中代表着更高的价值。如果其他一切手段都行不通，氯普马噻、电休克疗法、催眠术和其他“理疗”方式将支持社会的主张。心理学家稳不住世界，所以他们只好稳住女人。事实上，他们连这一点也办不到：艾森克所做的一项研究（1952）表明，在用精神分析疗法治病的病人中，44%的病人有所好转，接受其他疗法（药物，电休克等）的人中64%有所好转，而完全未接受任何治疗的病人中有72%有了好转。其后由巴伦和里尔利、伯尔京、卡特赖特、伏格尔和特鲁阿等提交的报告证明了这些否定的结果。

关于精神分析的权威和人格理论，就叙述到这儿。对于接受关于自己和自己的问题的精神分析描述的女人来说，存在着一些特别的危险，这些危险比人格偏见对公众中另一半人的影响要大得多。

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之父。精神分析学没有母亲。但他并非惟一的创始人，继他之后的理论结构既对他的体系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做了巩固。也许最好的办法是把它看做一种玄学，但通常它却被尊崇为一门科学。弗洛伊德本人也哀叹自己不能了解女人，而且他对女人的看法越往后越谦卑。研究弗洛伊德关于妇女的最佳方法也许是伊安·苏蒂博士所采取的那种，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弗洛伊德本人。^②弗洛伊德妇女理论的基石是一种男子的

① 内奥米·维斯坦，《作为科学法则的 Kinder（儿童）、Kuche（厨房）和 Kirche（教堂）：心理学重构女性》，《动机》，1969年3月—4月，第78—85页。

② 伊安·苏蒂，《爱与恨的起源》（伦敦，1935），第221页。

信念，即女人是被阉割的男人。该理论假定，女人也认为自己因此而被剥夺了权利，她的大部分动机成因不是源自企图假装事情并非如此，而这正是那种沉溺于阴蒂性欲的不成熟女性的典型特征，就是源自企图以生孩子来弥补这种缺陷。归根结蒂，这个论点只是一个同义反复，它的意义不可能延伸到字面之外，因此既不可能加以论证，也不可能驳倒。欧内斯特·琼斯本人也是一个虔诚的弗洛伊德信徒，他开始怀疑基本假设可能有问题，因为他不厌其烦地观察了女性儿童的性行为：

有一种不健康的怀疑在增长，以为男性精神分析家受了错误指引，才对目前研究的问题持有一种过度的以阳物为中心的看法，而女性性器官的重要性相应的受到轻视。^①

不幸的是，这种怀疑一定依然是不健康的，因为它并未发展壮大成为一种新理论。精神分析学者们无视证据，仍然继续相信生殖创伤。信仰毕竟并非取决于证据。弗洛伊德的图解表明，小女孩的发育与小男孩的适成平行，但并产生了一种复杂情况，即小女孩发现她失去了她的阴茎。她婴儿期的性征基本上属男性，有着重要的限定：

众所周知，男性和女性特征之间的明显差异直到青春期才确立。从这时起，这个差异比任何其他差异对人类生命的形成都更

① 欧内斯特·琼斯，《女性性欲的早期发育》，原载《心理分析论文集》（伦敦，1948），第438页。

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诚然，男性和女性气质在童年就已经很容易辨认了。对性欲抑制物（如羞耻、厌恶、怜悯等）的发展在小女孩身上比小男孩发生得早，而且受到的阻力也小，性压抑的倾向总的来说似乎更大，而当性欲的合成本能出现时，她们宁愿采取被动的形式。不过，性欲区的自体性欲活动对于两性来说都是相同的，正因为两者一致，因此不可能区分诸如青春期后出现的两性间差异。就性行为的自体性欲和手淫表现来看，我们不妨这样认为，小女孩的性行为具有完全的男性特征。^①

这肯定是胡说八道。关于异同的概念毫无意义。所谓人格以神秘的方式自我调节，达致压抑的说法也同样不富于教益。所产生的强烈印象不过是。弗洛伊德认为所有的力必多全都是男性力必多。关于他的语言学，我们学到了一点东西，但对其涉及的现实，我们却一无所获。

男女两性的二元性其实不过是以生殖术语传达的主动性与被动性的二元性，而主动性与被动性代表着处于相互交战状态的爱神与死神不稳定的结合。因此，弗洛伊德认为男性具有进攻性而女性是受虐狂。^②

我们若想在创造力和毁灭力之间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关系，我们就必须摒弃那种两极性。在只有男性虐待狂和女性受虐狂的环境中，在

① 西·弗洛伊德，《性学三论》，第219页。

② 诺曼·O·布朗，《相对于死亡的生命》（见前），第121页。

一个只有进攻者和牺牲品的宇宙中，我们是无法生存的。弗洛伊德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但他却没有将这一见识与他关于女性的种种特征的推断结合起来。

人类对自然力的控制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借助它可以毫不费力地互相消灭对方直到最后一个人。他们深知这一点，他们目前的不安、不幸以及焦虑的心情皆源于此。现在可以期望的是，两个“天神”之一的不朽的爱神将努力与他同样不朽的对手一起，来显示他自己的力量。^①

早在广岛被原子弹袭击和百万死亡概念发明的很久以前，弗洛伊德便写下了这段话。他并未建议爱神可以采用一种方法来充实自己的力量，那就是重新赋予妇女以性欲，使她们效忠爱神。他和他的信徒没有这样，而是不厌其详地阐述女性受虐狂的概念，认为它是与生俱来、命中注定的。

女人若拒绝接受她的性角色，忽视她阴道流血、应该生儿女的启示，她将永远陷入阴茎嫉妒的进攻性的婴儿状态而不能自拔。她性生活上也许会很活跃，但她的反应仍是男性的，依恋于她的阴蒂，而不是发自她那能兼容并蓄的孔洞：阴道。成熟女子的受虐狂源自她甘愿忍受性欲强烈男子的进攻的欲望，这个欲望只受她保护性的自恋所控制，它使她强迫人接受道德、美学和肉体的条件。在成熟和交配之间那段必要的间隔期，她以消极的幻想表达她的性欲，仅在怀孕时才达到圆满，因为孩子代表着她失

^① 西·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作品全集》（见前），第144页。

去的生殖器和她的成功，幻想逐渐消失了，受虐狂和自恋为投入保护和使孩子社会化的精力所取代。这可是对现存机制的一个相当干净的描述，它甚至对女理论家也显得十分诱人，她们不敢以她们的主观经验与貌似客观事实的东西相抗衡。而且，它还很有道德的分量。知道自己所有的性高潮皆发自阴蒂的女人是会为背上不成熟和有阴茎嫉妒的坏名声而感到羞耻的。追求积极目标的女人按定义来说是不适合她真正的角色的，而且很可能稚气十足。

少女由于放弃了她的幻想，所以她所发展起来的本质上健康的能动性、社交精力和聪明才智常常破坏了她的感情生活，妨碍她能成为完完全全的女性，以及后来成为母亲。妇女经常陷入形式幼稚的感情生活纠葛之中，而她们的智力和活动却发展得相当好，这是个很有趣的事实，但仍需加以解释。看来，从幻想生活发展到完全成熟的女性，这是一个心理上的成功，但它却可能因理智化过程而受到抑制。^①

不难看出，海伦·多伊奇把什么摆在优先地位上了。如果智力有碍于女性化过程，它就不能存在。她的精神分析学理论无法为她提供一个解决她那有趣的学术难题的答案，因为答案在活跃的、有才智的妇女生存的社会环境中。若要建议说，将为人妇者和当教师的老处女都不应该发明补偿性的活动，因为她们都未参与生儿育女，那就会把整个计划打乱，好像推翻了一整车苹果似的。所举两例，

^① 多伊奇，《女性心理学》，1卷，第101页。

即柔女性和假男性，都代表着阉割。就连多伊奇后来也重新考虑了她关于女性受虐狂的基本理论，并提出了勉强站得住脚的论点，认为它“不能仅与解剖生理学特点中内在的因素联系起来，而必须解释为它受到了文化情结或受虐狂女子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的重大制约”。但她却从未清楚地看到，她自己就是同一种文化情结所产生的现象，虽为维护它而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却是以牺牲妇女为代价的。

尽管多伊奇自命有高度的智力，但她本人却深深地爱着女性滞定型。她描绘了一幅奇特的女人画像，把她作为理想的生活伴侣。

……如果她们在很大的程度上拥有女性的直觉素质，她们就会成为男人的理想合作者，并能常常使她们的男人产生灵感，而她们自己也只有扮演这个角色时才感到最为幸福。她们似乎很容易受人影响，并力图使自己适应她们的伴侣和了解他们。她们是配偶中最可爱、最不具进攻性的人，而且她们想继续扮演这个角色，她们并不想坚持自己的权利——恰恰相反。她们从各方面来说都较容易掌握——只要有人爱她们。她们的性欲很容易唤起，极少出现性冷淡，但正是在那片性欲的田野上，她们规定了自恋的条件，而且必须绝对加以满足。她们要求爱情并强烈地要求放弃她们自己活跃的倾向。

如果在某方面有天赋，她们便保存着独创的和多产的能力，但并不加入竞争的斗争。她们总是心甘情愿放弃自己的成就而不感到有所牺牲，她们为了伴侣的成就而欢欣鼓舞，这也常常是她们激励的功劳。当参与外向型活动时，她们极其需要他人支持，但在与她们内心生活，亦即内向型活动有关的感觉和思维方面，

她们却是绝对独立的。她们的认同能力表现出的并非是内心的贫困，而是内心的财富。^①

这充其量不过是为公认女性形象绘制的一份蓝图，作为一份蓝图，它所代表的只是一个人为的不可企及的理想。这样的女性不可能是人，因为她根本不可能照自己的条件存在。她的意义是靠她身边的男人所赋予，一个她绝对依赖的男人。作为对她放弃、合作、适应和认同的回报，她被吻抱，被欲求，被掌握，被影响，有时还会求之而不得。这交易对男人来说并不好，因为她根本不下工夫去刺激他，使他产生兴趣，因此他也不能指望被她掌握，受她影响。其实只要鼻上长个肉赘，这个结构就会整个儿推翻，因为多伊奇老是不能将可爱的这类字眼从她开的处方单上除掉。既然这可爱的人儿无力给人以热烈的爱情和欲望，她又有何权利要求得到二者呢？她是个爱虚荣、纠缠不休、奴颜媚骨的讨人嫌的人。没有比这种不懈的自我牺牲景象更令人寒心的事情了。对于一个不知羞的19岁的浪丫头，这种女人帮男人达到了成功的顶峰，是肯定要被她忘恩负义的丈夫抛弃的，她生来就要受这种苦。这也是为精神分析“学”——一锅没有被常识之光照亮的道德主义和幻想的大杂烩——所叙述的一种标准。最近的精神分析学并未对多伊奇的愚蠢偏见提出有效的质询：布鲁诺·贝特尔海姆^②的论点认为，“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正如妇女想成为好的科学家或工程师，她们首先想

① 多伊奇（见前），第151页。

② 贝特尔海姆（1903—），奥地利心理学家。——译注。

见其《妇女和科学职业》，《关于科学和工程领域中的美国妇女 MIT 研讨会》，1965。

成为男人的伴侣和母亲”。

埃利克·埃利克森^①发明了一个疯狂的概念，所谓女人肉体设计中的一个内部空间，即女人大脑中有一个空洞，其中含有抚养孩子的义务。最近的有约瑟夫·莱因戈德，他在1964年重新阐述了《父亲》一剧中疯船长的观点。

当女人长大成人而不畏惧她们的生物学功能，也未受到女权主义教义的颠覆，而是以一种完满感和利他主义精神进入母亲的状态，我们将达到在一个安稳的世界中过上美好生活的目的。^②

以乐观主义精神和浪漫感情进入婚姻和生儿育女阶段的女人最喜欢大张声势她们的失望，她们的孩子也因母亲对他们着魔的兴趣而深受其苦。生物学并没有以生儿育女来补偿忽视其他一切形式的完满和成功的意思，也从没有将它作为一种如现在这样耗时而又不自然的过程的意思。我们社会最深重的弊病之一是暴君式的培养方式。女权主义者怀着一个乐观的希望，希望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夫妇治疗小组关于阴道高潮是神话的结论已经一劳永逸地打垮了弗洛伊德的幻象，因为他们证实了妇女的性高潮全都产生于阴蒂。但是，如果这些理论家如此论证也并不为过，即凡经

① 埃利克森（1902—），德国出生的美国心理分析学家，主张用心理分析去研究历史。——译注。

埃利克森，《内在和外在空间：关于女性的沉思》，《德达勒斯》，1964，93期，第582—606页。

② 约瑟夫·莱因戈尔德，《害怕做女人》（纽约，1964）。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夫妇试验的女人全都是不正确的条件作用的幼稚产物，而且他们取样调查的所有性高潮都是阴蒂高潮这一事实也并未证明阴道高潮是不存在的，不能存在的或不应存在的，说到底，这一切都归结到一个同样的事实：弗洛伊德体系将现状描述为 19 世纪中产阶级的一种必要之物。事实与根本属于价值体系的东西是毫无关联的。如果我们将我们最强大的价值观放在外部现实之中，我们就可以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作为自我抑制过程中的累赘摒弃，而依赖于我们自己的观察和我们自己对我们环境所做的实验结果。弗洛伊德的构想不仅武断，而且不能作为一种生活模式。无论我们如何想，我们都不可能生下要达到弗洛伊德所理解的那种心灵健康条件所必需的所有孩子。如果女人真像马克·吐温建议的那样，一天到晚挺着大肚子，赤着脚，那她们的人数一定会锐减。

关于妇女的作用，诸位心理学之“父”还有其他的论述，从荣格的晦涩难懂的文字，到根据观察猿猴在丛林战场上同居而获得的有关人类正常状态的观念。人类学家如玛格丽特·米德^①则试图根据她对原始群落的观察，认可她的有关性欲的学术理论，因此，尽管她看上去很激进，她却捍卫消极女性的观念。她的立场与克拉夫特-埃平^②的如出一辙，后者对女人的看法是：

如果她智力发育正常，教养良好，她的性欲便不强。如果不

① 米德（1901—1978），美国人类学家，曾到萨摩亚研究岛上原始文化。——译注。

② 克拉夫特-埃平（1840—1902），德国精神病学家。——译注。

是这样，整个世界就会变成一座妓院，婚姻和家庭成为不可能之事。诚然，规避女人的男人和主动寻求男人的女人是不正常的……但性欲在女人的意识比在男人的中占有大得多的地盘，而且是持续而非间断的。^①

弗洛伊德如果九泉有知，是会教他如何根据以前的观察来解释他以后的观察的。妇女的确有性欲，如果它与正常的智力健康和能将其摧毁的良好教养有着密切关系，那就让我们摒弃教养，试一试不正常的智力发育吧。如果婚姻和家庭必须取决于妇女的被阉割，那就让婚姻和家庭改变或消失吧。选择办法并非是妓院，因为妓院的存在有赖于婚姻与家庭。如果我们想摆脱性幻想、对爱情的强烈需要以及各种着魔的恋爱形式的桎梏，我们就必须恢复我们力必多的正常功能。只有这时，女人才能够爱。如今，不朽的爱神被囚禁在施虐—受虐狂交织而成的罗网之中，如果我们要搭救他并拯救世界，我们就必须砸碎

① J·克拉夫特-埃平，《性心理变态》（伦敦，1893），第13页，比较玛格丽特·米德（见上），第209—210页：

人类的女性通过儿童时期的长期教育，学会了看重各种奖励并害怕各种惩罚，而且发现，她的接受性——尽管也许保留有轻度的周期性——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调节。虽然接受性要求于她的少得多——仅仅只要求她全部的身体软一点，放松一点，而并不要求她像男性那样有具体的敏捷和持续的欲望——她可以学会适应一种简单的屈从性，同时以一千种方式考虑如何取胜，如何保有情人或丈夫，把当前的情绪与明日的情绪平衡起来，把她的接受性与整个关系的模式结合起来。似乎毫无疑问的是，一个男人如果为了同此刻并不欲求的女人交媾而学会各种刺激具体性欲的机械方式，那他所加于自己本性的暴力就比只需接受一个男性，同时也在其他很多方面同意这个男性，但并不给予这个男性积极欲望的女性更多。

锁链。多伊奇以她热情洋溢、夸夸其谈的词句所描写的不是下面这种情况又是什么呢？

共生结合的消极形式亦即柔顺服从或……受虐狂的形式。受虐狂者使自己成为另一个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人引导他，保护他，是他的生命和他的氧气，他因此而逃脱了那种不可忍受的隔膜和分离感。人若有人屈服于己，他的力量就会膨胀，无论他是人还是神，他是一切，我则什么都不是，除了是他的一个部分之外。作为一个部分，我是伟大、力量、确定的一个组成部分。受虐狂者不必有自己的主张，不必冒任何风险，他从不寂寞——但他却不独立，他不完整，他先天不足……摒弃自己的完整性，使自己成为他人工具或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的人；他不需要参与生产活动来解决生活问题。^①

心理学在将受虐狂的角色作为合适的角色推销给女人的同时，强化了自她出生以来便一直在继续的幼稚化过程。她的痛苦并非因为她不能长大成人，进入成熟的女性阶段，而是因为她与妨碍她以自己的力量工作和生活的东西在做抗争。从她出生之日起，她就承受着一种逼迫她返回子宫的压力，从她的第一刻起，她便在摇篮中裹进了她最后一件疯子拘束衣中。返回子宫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死亡。以荆棘束缚住女人欢乐和欲望的压力就是将要摧毁世界的压力。如果半个世界都要成为死亡的人质，那么爱神在毁灭一切的武器面前是肯定要打败仗的。军备竞赛和冷战不是男性竞争和侵略

① 埃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伦敦，1969），第20页。——原注。

性向计算机操纵的机构的非人性领域中延续的表现又是什么呢？女人若想停止为最后的大屠杀输送炮灰，就必须将男人从他们自己搞两极分化的变态行为之中拯救出来。这场斗争也许会漫长，甚至比投降更为痛苦。它将是一场黑暗中的战斗，因为无论我们科学还是别的自夸的知识都不可能描述可能的替代方法。这场战斗值得为之一战吗？

原材料

关于条件作用对发育中的女人的影响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论点，但怀疑女人因其性征而具有先天的智力缺陷的看法也许依然存在。鉴于观察者在参与检验受怀疑或被假定的倾向时所持有的偏见，因此若发现精神中有着是“证据确凿”的性差别，那也是不足为奇的。引人注目的事实是，这种差别从未被人确证。有关精神中的性的系统研究已经进行了五十多年。例如，据知性激素的确可以进入

我全面观察过女人的奥秘，
请看她们的构成是何等稀奇，
她们虽属另一个性别，
和我们总体上却毫无二致。
有些探索者极其严谨，
发现女即为男，不过是从外翻到里，
男人只消环顾四周也不难看出，
若从里翻到外，男即为女。

《亚里士多德作品四部集》，1822年，第16页

大脑，但这个生理学的事实与智力或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虽然被假

定，但却未被确定。据认为，女性大脑的重量相对较轻，表明她们智力较低，尽管也有人指出，女性的大脑相对于肉体总重还是较重的。无论如何，脑重量是无关宏旨的，因为一旦发现女性大脑运转起来优于男性，马上就有人承认了这一点。若要视前脑垂体为智力的中心，那就必须指出，女人的脑前部比男人更发达。因此，那种统计我们不妨忽略不计。人类对大脑的了解非全面，我们对它的生理学和功能知之甚少，是不能推断有关它操作运转的事实。

更合乎逻辑的方法不是试图根据生理学推导出行为，而是根据对行为的观察确定行为模式。这样做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对在正常生活中经受不断的混乱的条件作用的受试者进行实验，这种实验是无法控制的。不受条件制约的受试者根本不存在，受条件限制的又参差不齐。如果这类实验的确揭示了女性的智力低人一等，我们可以视其为不足以信，但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未反映出这种情况。

1966年，埃琳诺·玛科比在她的《性差别的发展》一书中收集了五十年的实验结果，其涵盖范围极其广泛，而且条目分得很细。那些与认知能力有关的部分尤其引人入胜。据盖塞尔及其他人（1940）和特曼（1925）认为，女孩子会说话早于男孩。对语言能力发展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女孩子进步速度比男孩子快，尽管在需要胆量，不能害羞的情况下，如在班上发言，尤其是在较大的年龄组中，男孩子做得比女孩子好。女孩子的词汇量似乎更大，尽管这之间的差别并不十分明显。女孩子更擅长于语法和拼写，尽管对推理能力的测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结果。阅读能力测验显示了同样的模式。对诸如计算、数学推理、空间认识、抽象推理、集数的分解和重新组合、永恒速动、手工、机械和科学的技巧等非口语的认知能力也都做过测验，并未出

现明显的差别模式，除了女孩子的这一点点优势，她们的这个优点也许与她们的文化同化过程，她们与成人待在一起的时间更多，性情较不好动，更听话更老实有关。在智商测验中，11个没有差别，有3个是显示女性优越的差别，3个显示男性优越的差别。鉴于被测试的能力的性质是无定形的，而且测验情况本身也具有主观臆断的特征，我们因此不能根据这种证据便对女性精神做出任何假设，除了认为大脑之性还有待于证实以外。^①

在创造力和在学校拿高分之间的测验情况中，存在着一种根本的混乱状态。路易斯·特曼对天才的研究主要是对一组有天赋的儿童的经历做跟踪调查，但他由于对天才的概念认识有限，因此受到很大阻碍。有一个叫莎拉的姑娘受到特曼的高度评价，他列举了下面这首诗，作为她具有极高天赋的证明：

处 女

少女款款而行，她的傲气
屈服于羞涩或艺术；她心灵的耳语
仅通过颊上那朵捉摸不定的玫瑰花
而吐露。她的全部生命中川流着
一种幸福天真的意识
和青春，因短暂而更为甜蜜。

渴望生活，却又害怕

^① 埃琳诺·玛科比，《性差别的发展》（伦敦，1967），随处可见，特别是《性差别研究之分类综述》，第323—351页。

被生活的浊流吞没，她不教自会
懂得她之为人的道理，
把她的命运细细品味，又一再加以推迟。①

这首拙劣的辞藻华丽的诗没有闪耀出一丝真正的智慧之光。它所承袭的传统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丢脸地灭亡了。这种雕虫小技之所反映出的无非是小莎拉很能模仿而已。不过，试验者们确实可以辨认出某些倾向，这些倾向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少女逐渐被她的男性对手超过，最后到学校毕业还不能达到较好的读写能力标准，或取得参加工作的资格时，她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尽管试验者的大脑对引导和教育二者混淆不清，他们还是能够观察到一种倾向，它很能解释最终使少女上当受骗的是什么东西。

即便男人有受过较好的教育之优点，他也不要因自己比女人聪明而自视过高，正如她双手缚住之时，是不应吹嘘自己有胆量打人的。

玛丽·阿斯特台尔，《为女性一辩》，1721年，第18页

对男女两性来说，被动性、依赖性较强的儿童在各种智力作业中倾向于表现不佳，而独立性较好的儿童则会干得出色……②

“不愿接受权威”的儿童在各种作业中都做得很好，那些抵制

① 路易斯·M·特曼，《关于天才的基因研究》（见前），第294页。

② 玛科比，《性差别的发展》，第35页。

“强迫一致的压力”的孩子也能做得同样好。

在学龄前对自己的女儿不那么娇生惯养的母亲，她们女儿的成绩一般都比较优秀……

相比较而言，对女孩子来说，智商发展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似乎是能够相对摆脱母亲的束缚——自由地漫游和探索。

同上，第 36 页、第 37 页

女人不能产生伟大的艺术作品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都可以用上述这段话加以解释。只要小姑娘能够摆脱或摒弃对她的条件作用，她就可以在那些被称做创造性的智力活动中超群出众，但最终她会屈服于她的条件作用，或者冲突会变得如此咄咄逼人，以致妨碍了她的高度效率。玛科比并未看到性欲的发展如何对少女的表现有着如此有害影响的原因，尽管她早先曾引用了麦金伦对抑制和智力之间关系的看法。

麦金伦认为，抑制对思维过程有一种广义的影响，干扰了个人原有经验的贯通性。用麦金伦自己的话来说，把抑制作为防御机制使用的个体是不可能“很流利地进行扫描思维”的。麦金伦有证据表明，创造力事实上与抑制的不存在有关（如通过性格评价测验所显示的那样），巴伦则报告说，独创性与“对冲动和感情的灵敏反应”有关。^①

① 玛科比（见前），第 44 页。

综上所述，很明显，两性之间无所谓谁优谁劣，而只有能力和性格上的特定差别。这些差别主要是文化因素和其他经验因素的结果……所有的心理特征都互相重合，因此我们需要将男人和女人看成个体，而非群体。

安娜·安娜斯塔西，

《差动心理学》，1958年，第497—498页

当然，麦金伦的观点有助于解释年轻女性接管其父母和长辈所演示的抑制过程并代表自己继续这个过程时希望是如何逐渐消失的原因。不可能证明她的原材料比制造男性天才的原材料有任何低劣之处，根据我们的观察，女孩子若想证明这一点，必须进行公开的智力反叛。

妇女力量

就那些对妇女是否适合承担某些责任和工作的问題提出挑战的人而言，专门设计的测验却不能反映出男女之间在智力上的特定的性差别，这是无关宏旨的。他们认为，测验反映的问题与其说是男女两性的问题，不如说是测验者和测验方式的问题。利维斯博士^①认为，他可以根据文章风格判定作者是男是女，哪怕女人所写的一切不过是对某个男人辉煌成就的拙劣模仿。不管怎么说，弗吉尼亚·伍尔夫^②除了是女人外并没有什么错。可以争论的是，这些试验的形成是专门为了抵消对性的条件作用的影响，而现实世界中的现实的女人则不断受到条件限制。无论我们怎么调整我们对她们基本能力的理论观点，都无法改变她们成就的性本质。男人抱怨说，他们对付不了女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女人争论，因为女人最后总是要靠卑鄙手段占上风的。多么“像一个女人”呀，他们叹息道，大家也都一致表示同意。检测出大脑中存在性，这不仅是像利维斯博士到诺曼·梅勒^③这类最负盛

① 利维斯（1895—1978），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译注。

② 伍尔夫（1882—1941），见前。——译注。

③ 梅勒（1923—），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译注。

名的文学权威的特权，而且它还延伸到最低的文盲层次——小学生含糊地骂着，“臭妞”。^①由于人们如此认真地相信这个差异，因此也可以在生活中碰到的。作为一种确信无疑的事实，它成了一种行为动机和引起这种现象本身的持续的原因。不能用理性的手段将它搁

女人倾向于使她们的感情行使她们既存在就要为之服务的功能，因此她们的精神比男人更健全。

艾什利·蒙塔古，

《妇女天生的优越》，1954年，第54页

置一边。当然，没有理由非要女人以逻辑来束缚自己：否则我们也许会倒行逆施地决定利用大脑的卵巢理论。^②

关于女性灵魂理论最完整的论述之一见于《性与性格》一书，这是奥托·威林杰，一个少年写的一本有着惊人的严谨和责任感的书，该书出版没几年，他便自杀身亡了。他那才华横溢而又神经过敏的一生可以看做是对双性状态最终结果的一个图解。由于瓦解了人性，并在相互冲突的两个部分之间筑起了边界，威林杰注定要走向变态、内疚和早夭。他首先将女人认同为肉体，继而又认同为无意识的性欲，最后认同为消极被动的兽欲。作为一个

① 见玛丽·埃尔曼，《关于妇女的思考》（伦敦，1969），随处可见。梅勒解释他的长篇小说的概念说，那就是大母狗，并在《食人生番与基督徒》（伦敦，1969，第132页）的《女神的一些儿女》这一篇中，许多女人都不能说能得到她的一页。

② 这个用语取自辛西亚·奥兹克的《舞蹈之狗的亡故》，《动机》，1969，3月—4月。

有理性的男人，他谴责这样一种兽性的要素。“谁只要真正深刻地思考过女人，就不会对她们有很高的评价。男人不是鄙视女人，就是从不认真地考虑她们。”^①

他与弗洛伊德不仅相似，而且有更多共同之处，他认为女人本性就是阉人。因为他高度重视阴茎，所以他以为女人也和他一样：

生活中一个绝对裸体的女人给人一种欠缺什么的印象，这种欠缺感与美很不协调……^②

女人喜欢的素质是性欲发达的标志，她不喜欢的则是智力较高的素质。女人从本质上来说是阳具崇拜者……^③

威林杰将两性状态通盘考虑之后发现，由于存在着天渊之别，男人不可能和女人进行真正的感情交流，只能共同分享一种高度妥协的虚伪。瓦勒丽·索拉纳斯就为女人做了同样的操练，她发现男人对女人的一切都垂涎三尺，从她们的手中乞求贬黜和女性化。^④作为报复，她枪击安迪·瓦霍尔^⑤的胸部，杀死了他。威林杰更诚实，他对自己下手而且成功了。正如索拉纳斯因男人表现的样子和他们没有达到滞定型的标准而鄙视他们，威林杰也鄙视女人，因为她们的形象消极且带兽性，还因为她们并非真正如此。她们的矫揉造作是她们需要

① 奥托·威林杰，《性与性格》（伦敦，1906），第236页。

② 同上，第241页。

③ 同上，第250页。

④ 瓦勒丽·索拉纳斯，《SCUM宣言》（纽约，1968），第73页。

⑤ 瓦霍尔（1930—），美国画家，60年代大众艺术运动领导人。——译注。

利用迫切的性情境而造成的，因此产生了使她们全部行动都具有的那种双重性和说谎癖的特点。因为女人过的是一种附庸的生活，她无须为她的行为负任何道德责任：因为她没有任何责任，所以她也沒有道德和自我。因为缺乏自我和女性应付裕如的各种角色，她们没有本体，这一点从她们甘愿放弃自己的名字上不难推测。女人在她生活中的任何时期都不真诚。^①

可以毫不客气地讲，威林杰所描述的是他所见所闻的身边的女性行为。他没有看到，妇女总有一天会强烈要求摆脱这些畸形的东西。就他所见，女人就像那个样子，他并不知道究竟谁先谁后，她们的条件还是性格。他假定性格在后，因为他无法以其他任何方式来解释她们的条件。

两性之间的政治和公民平等暗示着道德平等。它暗示着这个骇人听闻的逻辑结果，即女人的道德以后将跟体面的、虔信基督的维多利亚时期的男人一样——至多是这样。当然，这就意味着基督教道德观的全面崩溃。

罗伯特·布里福特^②，《罪与性》，
1931年，第132页

威林杰发现的所有道德缺陷在维多利亚社会中全都以美德的伪装

^① 威林杰（见前），第274页。许多观察家都提出这一论断，即善于欺骗是女性心灵的第二性征，其中还包括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这样的女权主义者，她认为这是女性人格降低之后的基本后果，以及B·L·哈钦斯，《女性问题的两个方面》（伦敦，1913），《少女是用极为不诚实的理想培养起来的》（第30页）。

^② 布里福特（1876—1948），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译注。

出现。威林杰的优点在于他正确地描述了它们。不过，他关于自我、本体、逻辑和道德的概念全都形成于对这同一讨厌的现状的观察，今日的妇女也许会发现，威林杰称作缺点的东西也许正是她们需要提倡的自由。例如：

对于女人，思想和感情是一回事，而对男人来说，这两者是相互对立的。女人的智力经验与 henids^①（无差别的知觉）一样多，而在男人身上，这些东西一律经过了一种澄清过程。^②

“Definitio est negatio”^③。我们不妨论证，澄清即歪曲：你若想知道某一特定情况下发生了什么事，你最好是去问某个观察事物发生的全过程并将其记在脑中的人，而不仅仅是采取推断澄清方法。让男人的思想和感情处于相互对立的状态，这太可悲了！T·S·艾略特^④认为，17世纪经历了感觉力的分解，因此智力不再是感情强烈程度的直接标志，反而有损于它。使男性主宰的西方文化的其余部分衰弱无力的过程莫非已先女人而去？若要重视这一颇富吸引力的可能性，那就必须意识到，受教育的女性大都直接为

① 这是威林杰杜撰的一个词，意指一般事物，某物。——译注。

② 威林杰（见前），第100页。有关妇女看问题跟男人不同，比男人更加主观等等假定，尽管经过试验也无法表明这些假定有任何道理，却被一些处理女性问题的心理学家信以为真了。多伊奇喜欢沉溺在大加赞赏妇女具有主观和直觉的观察力的价值观，认为这是对男性客观和心灵侵略性的一种补偿。

③ 拉丁语，定义即否定。——译注。

④ T·S·艾略特（1888—1965），英国著名诗人。——译注。

下边的话出自《玄学派诗人》，《文选》（伦敦，1958），第287—288页。

男性学院文化所吸收，从而丧失了她们对事物的观察能力。据安东林·阿托德^①说，甚至连这一点本来也会先安娜伊斯·宁^②而消亡的：

我带了很多，有男人也有女人，来看这幅美妙的油画，但我亲眼看见艺术的感情像爱情一样使一个人颤动，这还是第一次。你的感觉在颤抖，而我意识到，精神和肉体在你身上可怕地结合在一起，因为只有这纯洁的圣歌才可能在你的有机体中刮起一场如此强大的风暴。然而，在普天下的婚姻中，君临肉体、主宰肉体的是精神，它终将以各种方式主宰它。我觉得，在你身上有一个综合万物的世界在渴望新生，如果它能找到它自己的降妖伏魔之人的话。^③

简直是胡说八道。我们不妨寄希望于这位荒诞派戏剧的发明家，但愿他能看到完整统一的感觉现象，并花上一个篇幅来证明精神的主宰，直至暗示她需要降妖伏魔的地步！阿托德的摩尼教妨碍了他的视线，使他没有看到，该画的刺激首先是肉感的。所发生的情况不过是，它只是从精神到肉体对一个可感知的、可理解的刺激物发生反应。该画是一个刺激物，而她的反应同样是综合的。

如果女人能够使她们的经验保持其原始的未分类前的形式，她们也许就会摆脱特定思维的巨大局限，A·N·怀特海^④在他的《思想

① 阿托德（1896—1948），法国剧评家，荒诞派戏剧创始人之一。——译注。

② 安娜伊斯·宁（1903—1977），美籍法裔女作家。——译注。

③ 安东林·阿托德，《致安娜伊斯·宁的信》，由玛丽·比奇翻译，原载《国际时报》，16期，1933年6月14日或15日的信。

④ 怀特海（1861—1947），见前。——译注。

之冒险》一书中便指出了这一点：

在对思想进行研究时，必须牢牢记住，固执地要求头脑清晰产生于感伤的感觉，它就像一重雾霭，笼罩了事实的复杂性。不顾一切地要求清晰，其根源就在于完全迷信人类智力的活动方式。我们的推理为了寻找前提而去捞救命稻草，为了作演绎而去乘游丝飘浮。^①

男女两性思维上的这一功能性差别可以从一个很平庸的角度轻而易举地加以论证：我们只需要想一想父亲嘲笑母亲在一个注有“西米”字样的盒子里装盐或经常为人称道的女性直觉就行了，这种直觉其实不过是一种善于观察行为的细枝末节，善于形成一种不能以演绎推理法加以检验的经验结论的能力。既然大部分信息都不能以论证的形式通过印刷文字传播，而只能通过从视觉到听觉的各种非口语媒介吸收，因此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清晰和辩论的优点不过是认识事物的选择方式，而非惟一或主要的方式。计算机对大部分纵向思维的接管使人们愈加强调人类思维的创造性倾向。上一个十年中对政治热情的突然高涨，这在以尚未显出差别的形式吸收了其大部分教育的那一代人中尤为显著，正好说明了思想与感情

① 该引文出自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体就是讯息》（伦敦，1967），一说是A·N·怀特海的话，以及一本题为《思想之冒险》的书。我记得这话不是在《思想之冒险》的书里看到的，但它的确抓住了怀特海说过的一句话的核心，如《思想之组织》（伦敦，1917）一书中《对某些科学思想的解剖》，第134—190页，随处可见，或《科学与现代世界》（剑桥，1927）一书，第五章，《浪漫的反应》（第93—118页），随处可见，或《思想之冒险》（剑桥，1933），第150—151页、173页、184页—185页。

的大规模重新结合。既然如此，任何这样独特的女性精神都可能成为一种优点。

不幸的是，我自己的论点也存在着不够重视逻辑，也没有逻辑力量的毛病，这毕竟是对笛卡尔式教育的一种惩罚。关于特权就叙述到这儿。这儿是我本人，一个黑鬼，不会跳林迪双人舞，也不会唱布鲁斯歌曲！如今，教育本身也在变化，因此创造性思维并未随着反复不断的智力训练而退化，因为现在的教育不是把它当做目的，而只是当做到其他目的的手段。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变化的主要结果似乎是孩子们不愿学习科学，但科学本身终将成为一种完全的研究对象。

不过，威林杰还有更为严峻的指责：

女人根本不懂人必须根据原则行动的道理：由于她没有连续性，她体会不出对她自己的思维过程进行逻辑佐证的必要……她可以被认为是“逻辑上神志不清的”。^①

诚然，女人常常拒绝进行逻辑论证。在许多情况中，她们根本就不知道怎样进行逻辑论证，男人只要略施小技，施展一点浮夸的诡辩术，就可以使女人头晕目眩。在某些情况下，合理化的思索尚未开始，她们就会被吓坏，感到心烦意乱。同样，在大多数情况下，逻辑不过是对某一类似逻辑的目标进行合理化思维的过程。女人是知道这一点的，就连她们之中教育水平最高的人也知道，与男人争论不过是一种伪装的现实政治。这并非一场智力竞赛，灵活者有权获胜，取得

^① 威林杰（见前），第149页。

奖品，而是一场意志的较量。要求进行合乎逻辑的论述的规则与此毫不相干，正如昆士伯雷规则^①与酒后斗殴毫无关联一样。对男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个错误观念，头脑清醒的女性是予以驳斥的。男人的逻辑只能对付简单的问题：女人由于处于被动状态，不得不进行观察和做出反应，而不是采取主动，因此比男人更能意识到事物的复杂性。男人为了主宰而被迫抑制他们的易动感情。女人稚气化也可能有一个优点，按老子的话来说，也就是她们可以成为“一条渠道，把全世界都吸引过来”，这样她们“就不会同永恒的美德分开”，并“可以重返婴儿的状态”。^②如果女人真的处于婴儿状态，而不是经我们削弱的那种婴儿状态，原来似乎可能实现的事情就可能更接近于实现了。当叔本华把女人的状态描述为道德上的婴儿状态，他不仅反映出他对女人的偏见，而且还反映出他对婴儿的偏见。女人由于不能认真对待逻辑，因此对她们的道德观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弗洛伊德对威林杰的文本做了如下的诠释：

我无法规避这样一个想法（尽管我把它笔之于纸还犹豫再三），对于女人来说，她们的正常道德水准与男人不同。她们的超我与我们要求于男人的迥异，没有那么不屈不挠，那么不具人情味，那么独立于它的情感根基。每一个时代的批评家所一致抨击的女人的性格特征——如她们的正义感不如男人，她们没有男人那样容易适应生活的艰苦要求，她们的判断更经常地受感情的

① 即1867年由第八任昆士伯雷伯爵肖尔托—道格拉斯主持制定的拳击比赛规则。——译注。

② 李约瑟（英译名为J·尼德汉姆），《中国科学与文明》（剑桥，1954），2卷，第58页。

支配或敌意的左右——皆起因于对她们超我形成的限制……我们不要因为女权主义者的否定，就偏离这种结论，她们急于想迫使我们把两性看成是在地位和价值上完全平等的。①

这种迂回曲折的说法真叫可怕。两性之间在地位和价值上究竟是平等还是不平等呢？地位是什么？价值又是什么？他许诺在非具体的实体即超我中，要以非具体的限制来解释女性性格中非具体的缺陷；如果生理学是非要不可的，弗洛伊德便渴望发明一种大脑的生理学。如果纳粹德国军官的判断力不是那样不正常地与情感发生隔离，料想他们当年也不会那么干脆地执行命令。说女人不如男人那样坚忍克欲，这算什么批评？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禁欲主义的价值观似乎已经熬过了头。如果男性“公正”拒绝给妇女以道德责任感，谑称其为天使，同时却又以鄙视的态度对待她们，那么，很有可能，她们对恶魔般的超我和男人幻觉般的道德会做出她们自己的结论。信仰新教的欧洲无视上天的慈悲，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无法企及的完整的道德目标，无助的良心被要为一切行为永久地负全责而压弯了腰，尽管人类行为的特征是一知半解和意志薄弱。弗洛伊德在他自己的社区看到了结果，但是他无法假定出一种对罪感和神经病的取代办法。这种宗教主要依靠的是自我继续进行抑制的能力。妇女也许不善于维持自我惩罚机制的循环，但这也可能是一种优点，因为它幻想较少，而不是相反。

① 西·弗洛伊德，《两性之间解剖学特征的一些精神差异》，全集，19卷，第257—258页。

真正的女人身上相当缺乏各种情况下的那种本体感，因为即使她的记忆力特别好，也是没有连续性的……女人如果回顾她们早年的生活，是永远也无法理解自己的。①

我的同事纳坦·莱蒂斯博士对文学进行了一番考察之后下结论道，所谓“本体”这个词没有什么别的用处，只能作为一件奇装异服，用以掩饰含混不清、模棱两可、同义反复、缺乏临床数据，以及不善解释。

罗伯特·斯托勒，《性与性别》，1968年，X页

根据威林杰的证据，自我是人为的，由任何特定时间内存在的自我的记忆所构成。他极度厌恶地评论道，如果你问一个女人有关她自己的事情，她会理解为你是指她的身体。她并不试图以坚持自己优点和自己行为的形象来表明自己。男人对本体有一种时间的概念，而这是可以伪造的，女人则有一种简单的空间概念。“你到地方了”，大野洋子②在她的展览会上送人的白扣子说。这毕竟显得很重要。也许女人就像儿童，依然保留着某种能与外部现实自由自在地联系的能力。威林杰似乎也作如是观。“绝对的女性没有自我。”③

人类自我的原始行为是一个否定的行为——不肯接受现实，

① 威林杰（见前），第146页。

② 大野洋子为英国著名摇滚歌星列依的妻子。——译注。

③ 威林杰（见前），第186页。

特别是孩子与母体分离的事实……这种否定的态度发展成为对自我的否定（抑制）和对环境的否定（进攻）。①

什么发展！如果女人没有自我，如果她们没有与周围世界的分离感，没有压抑感和退化感，那该有多好！如果人人没有进攻性而只有无限的同情心，又何必需要什么公正呢！当然，我是在利用心理学的大师们，以这种方式断章取义，曲解他们的语意，但他们的话除此而外还能有什么别的用处呢？我们不能允许他们去给必然之物下定义，否则，变化就不可能发生。怀特海和尼德厄姆渴望出现一种新的知识，它能够纠正纯智力的疯狂，它是“一门基于性爱的现实感而非对现实采取居高临下的进攻性态度的科学”。②如果智慧不一定不能与一种较低级的自我感相协调，那么，仁慈按其象征的定义来说似乎就应取决于这样一种分离感的侵蚀程度：基督教最伟大的神话即具有象征意义的肉体的神话。

治愈即是使人完整，为使人恢复健康；使人重新成为一个整体，使之统一或重新统一，这便是爱神在起作用。爱神是使人联合或统一的本能，而死神则是使人分离或割裂的本能。③

威林杰对爱神的厌恶和对死神的效忠使他更为充分地阐述了妇女的广泛包容性。如果相信他的话，我们就会以为我们已经得救了：

① 诺曼·O·布朗（见前），第145页。

② 同上，第276页。

③ 诺曼·O·布朗，《爱的肉体》，第80页。

这种与人类保持连贯的感觉是女人的一种性特征，它通过想抚摸、想与她怜悯的对象保持接触的欲望而反映出来。她表现温情的方式是一种动物式的接触感。它明显地反映出缺乏那种将真正人格区别开来的清晰界限。^①

可怜的威林杰在向死亡尽忠的最后一次行动中终于完全使自己孤立了。在孤独感已经成为人口过于拥挤的大都市中危害最烈的疾病的这个时代，个人主义的不道德是显而易见的。家庭各自为政、单门独户地居住在狭小空间的状态，其结果是使我们的城市面目全非，并且造成了无穷无尽的流通和同居的问题。尽管对人们施加了压力，想制造出一种没有共同感的苟同性，以此来抵消隔膜感，但却徒劳无益。在世界上大多数大城市中，在街上散步都很危险。妇女对人种的浩瀚的感情很少得到表现的机会，它在有组织的慈善工作中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在那儿，她的善于抚慰的天才沦为象征性的装腔作势。威林杰对动物式接触的深恶痛绝在北方人种中依然十分普遍。普通英国人即便在地铁中跟自己的兄弟撞个满怀，也要拼命假装他是独自一人。精神分析学在所有学科中接触最为亲密，近于淫荡，但它并不能因任何肉体的接触而变得神圣。近来，在附庸风雅的市郊的礼拜堂开设了一些特别课程，以便男女可以通过抚摸来使自己感到放心。但对威林杰来说，已经太迟了。

主客观之间也许分裂得还不够；科学领域——完全在自我之外——与意识领域——由自我对自我的全部存在所确定——之间的

^① 威林杰（见前），第198页。

冲突会不会站不住脚呢？如果现实的分析失败，生物学将会在对心理数学类型进行理想的分析中，在斯宾诺莎式的智力活动中找到方法吗？价值观和符号意义难道不会成为决定只能为新的“理解”方式所沟通的有机体的内在因素吗？

莫里斯·梅洛-庞蒂^①，《行为的结构》，第10页

想使整个世界重新变得完整的那种智力压力还来自诸如老子这样的神秘主义者，怀特海、尼德厄姆和梅洛-庞蒂这样的科学家，而同样出色的思索也来自于诺曼·O·布朗、赫伯特·马库塞^②，以及博尔豪斯^③。他们的话并非专门针对妇女而言，因为他们一致认为，男女两性的两极分化是男人异化的根本原因，但他们谁都不愿意摒弃这样一个观念，即他们的话特别针对鼓励妇女承担拯救人类这项工作而发的。也许我对他们高度缜密的论点的处理过于残忍，但在权威面前表现得毕恭毕敬，对改变事物的面目从未起到很大作用。为了创立一种新的神话，必须掠夺所有的资料，让记入了各种思想的情境成为锤炼它们的熔炉。批评妇女的人所指出的大多数缺点其实不过是她们受到较为含蓄、较为有效的种种文化适应类型保护的结果，而这些正是社会所慷慨给予其男性领导的东西。他们的优点不过是愚昧无知。

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不一定非要那么显而易见，才能对个人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发挥强大而具组织力的影响。古老但且

① 梅洛-庞蒂（1908—1961），法国哲学家、文学家、现象学主要代表人。——译注。

② 马库塞（1898？—），德国出生的美国社会思想家。——译注。

③ 博尔豪斯（1899—），阿根廷文学家。——译注。

管用的思想，就像古老但且管用的城市，终将使周围的一切事物发生两极分化。一切的组织形式皆基于此，所有的事物均可参照之。可以在它的外围做一些小小的变动，但绝不可能彻底改变其整体结构，而且也很难将组织的中心改换到另一个位置。^①

面对这个问题，爱德华·德·波诺^②发明了一系列发展他称之为横向思维能力的练习。横向思维可以产生思想，进行发明创造，而不是对具体问题提出可以论证的解决办法。这种解题方式不会使你在考试中因方式得高分，但它却是正确的。它不可能由计算机照搬，因为计算机只知依样画葫芦，按程序办事。事实上，横向思维是一种单向思维，类似儿童的思维方式。一个女人可以自称具有儿童的某些能力，无论其多么有限，多么无害，仅仅只是因为从未有人鼓励她学会思维的种种方式并发展训练有素的智力。只要教育仍是以引导为主，愚昧无知在这些方面就仍将占知识的上风，现在该是妇女大胆无畏地将其付诸实现的时候了。

目前流行的对女性灵魂批评的观点可以在男性为了抑制他们自己智力活动的某些能力而进行的斗争中找到最好的解释。妇女拥有丰富的才能，而这些才能正是文明的男人想在自己身上加以压制的东西，正如儿童和未开化的人所做的那样。这样一种批评观只在这种程度上才有价值，即它揭示了对理想人格的严格限制，也就是说，男人对女

① 爱德华·德·波诺，《横向思维的运用》（伦敦，1967），第31页。比较A·N·怀特海的《数学导论》（伦敦，1911），第138页，以及威廉·詹姆士德《哲学中的一些问题》，10章。

② 波诺（1933—），生于马耳他的物理学家。——译注。

人的批评不过暴露出对他自己的批评而已。我们文化中的男人树立了一种不可企及的正直标准，结果使得他们自己无能为力，寸步难行：妇女则得不到这种机会来自欺欺人。自人类文明诞生之日起，妇女就被斥为是不光明正大、喜欢口是心非，因此她们从来都没法假装她们的假面根本不是假面。这个例子不大站得住脚，但也许它的确意味着妇女一向都比男人更接近现实：看起来，它好像正是对她们被剥夺了理想主义的补偿。

· 一滴泪珠是一个智力之物，
一声叹息是天使之王手中的剑戟，
烈士痛苦而悲哀的呻吟
是一支利箭，从全能上帝的弓下飞出。

布莱克，《耶路撒冷》

如果妇女将解放理解为接受男性的角色，那我们就真的完蛋了。如果妇女不能与盲目的男性倾向相抗衡，这个气势汹汹的社会就会不断升级，走向疯狂的极端。谁将捍卫受人鄙视的诸如同情、移情、天真和肉感这类动物式的能力呢？又有什么能使我们免遭威林杰之厄运呢？大多数在男人的世界中获得了权力地位的女人凭借的都是男性的手段，这与女性的伪装并非不一致。她们依然在利用两性之间那种虐待和受虐狂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们惟一的选择就是要么做锤子，要么做铁砧”^①。万达为了使她对格雷格的折

① 列奥波德·冯·萨谢-马索克，《穿皮衣的维纳斯》，第160页。

磨更为刺激而穿上了女里女气的装束，正如卡塞尔太太去训斥工人，骂他们是罪犯和社会上不负责任的分子时，一定要看上去迷人一样。妇女必须发展一种真正的妇女力量，连穿有皱边的女式扎口短衬裤的全能的长官也无法战胜之。

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当人类获得了有意识的注意力和理智的思维能力时，他们会因过于迷恋这些新的工具而忘乎所以，就像受了催眠术的小鸡，尖嘴老是循着一条粉笔线走一样。我们的全部感受性跟这样一些部分功能打成一片，以致我们失去了从内心感受大自然的能力，更有甚者，我们失去了感受我们自己与世界天衣无缝地结合为一体的能力。我们的行动哲学变成了唯意志论和宿命论的替代手段，因为我们没有无始无终之结的整合感，没有其行动和我们行动的本体感。

A·E·瓦茨，《自然，男人和女人》，1958年，第12页

妇女力量意味着妇女自主，这又意味着要把这个大搞家长式作风的社会的累赘之物统统扔掉。妇女必须有范围和空间来发明一种能使她出类拔萃的道德观和一种不使她仅囿于精神残废地位的心理學。这样的犯罪行为也许会受到可怕的惩罚，因为她必须在无人引导下在黑暗中摸索。也许开始这样做时她好像是以一种痛苦替换了另一种痛苦，一种神经病取代了另一种神经病。但最后她也许可以宣称她做出的抉择是决定性的，因为它是道德行动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她本人也许永远不能亲眼看见最终目标的实现，因为社会的结构并不可能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全部展开，但她可以宣称这是她的信念并在其中找

到希望的所在。

世界的伟大的更新也许就在于此，即男人和女人摆脱了一切虚伪的感情和厌恶之后，将再度互相寻求，不是作为对立面，而是作为兄弟姐妹，作为邻居，并终将作为人结合在一起。^①

① 瑞纳·马丽亚·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诗人），《致一位青年诗人的信》，第23页。

工 作

在英国，妇女占总劳动大军的38%，这意味着16至64岁的妇女中有一半在家庭以外工作。^①从事行政、技术和文书工作的女性每周平均工资低于12英镑，但从事同样工作的男性每周工资平均为28英镑。从事体力劳动的男工平均每周20英镑，而女工仅为10英镑。不过，就算实行了同工同酬，也不会像妇女希望的那样，使这些数字发生太大的变化。女性雇佣劳动的模式遵循的是她在职业工作之外所扮演角色的程序：她在男性更为重要的工作中几乎永远处于辅助地位，永远起陪衬作用。1967年在制造业中工作的女性有250万人，其中75万人被劳工部描述为半熟练工，而做行政、技术和文书工作的70万女性中，可以肯定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做最后一项工作。在制造业工作的绝大多数男性都是熟练工或正接受训练，准备成为熟练工。只有三个行业的熟练女工人数超过男性，即制农业、制鞋业和陶瓷业。英国的900万女性雇员中，仅有2%的人从事行政管理工作，5%的人从事脑力劳动。工会的成员中也仅有200万女工。三倍于男生的女生15岁就离开中学，但只有三分之一的女中学生和四分之一的女大学生达

^① 除非另外说明，否则，本节中的统计数据均取自《年度统计数据摘要》，105期，1968年。

到 A 级。我们社会中 18 岁的女孩子中有四分之三的人根本没有受过任何专门训练或高等教育。^①因此而出现了一种毫无生气、不受重视的女性劳动大军的模式，它被视为一种临时性的工作，虽然驯顺，但却不可靠。有工作的女性中一半以上是已婚妇女，因此人们断定家庭是她们的主要兴趣所在，家庭以外的工作不过是捞取一点外快，她们没有雄心壮志。总的说来，这种论断是正确的，但却侵害了另一半不得不靠自己维持生计的妇女的机会。尽管也有女性和男性做完全相同的工作，但她们的比率要低 2% 到 5%，其实即便纠正这种不公，对缓解广大女工的窘境依然无济于事。

1969 年是英国妇女获得选举权的五十周年，也许因为这个事实不言自明的重要性，英国职工大会理事会的年会上响彻了女代表们所作的激动人心的发言，该年会还决心深入进行争取同工同酬的斗争，甚至到了公开支持女工罢工，代表女工罢工的地步。当时的首相指出，如此增加工资，其预算的费用是国力无法担负的，它只能逐年递增，而他的内阁也绞尽脑汁，企图寻找一种新的提高生产率的政策，以应付这种局面。妇女潜在的骚动性早在达根汉姆的福特汽车制造厂女工罢工时就可以感觉得到^②，巴巴拉·卡斯尔^③对付这次罢工采取了令人恶心的权宜之计，就是同女工们一起喝茶，交心谈心。女工们很懂礼貌，没有指出卡斯尔太太的 8 500 英镑薪水本来会和其他内阁成员的一样多，要不是下

① 《高等教育的证据——E 卷第一部分：总理在罗宾斯爵士的主持下所指定的委员会接收到的书面和口头证据》（伦敦，1963），第 1552—1553 页。

② 福特厂的罢工主要是车间工人代表柔丝·波兰德努力的结果，其结果之一就是形成了全国联合行动战役委员会，最为得力的左翼妇女集团。

③ 卡斯尔（1911—），英国工党女政治家。——译注。

院餐厅的女工赚的钱比作同样工作的男工少 30 先令的话，也没人指出，英国职工大会理事会总部工作的女职员收入比男职员少。该理事会一年前曾否决了一项旨在调查妇女就业地位和就业机会的委托书，而乔伊斯·巴特勒太太的非内阁成员的下院议员所提交的成立性别歧视委员会的法案也因“时间不够”而未能在下院通过。

职工大会理事会会议渴望就此立法，但其天真的信心在对局势持较为超然态度的分析家那儿却得不到反应。他们看到，同工同酬也许可能意味着，如果妇女得不到工资较廉的有利条件，也许根本不可能受雇于人，她们的工作也许会越来越被局限在半熟练工种和非熟练工种的范畴内。^①进行招聘时打破男女分工界限的意义是为了最终将歧视赶入地下，以便妇女可以申请参加不是根据性别划定，而是她们没有机会获得的工作。可悲的是，歧视与偏见并不是一立法就可以销声匿迹的。可以肯定，法律不可能产生训练有素和对本职工作怀着建设性兴趣的女性。总的说来，妇女们自己对这个问题也不感兴趣。她们之所以没有加入工会，或者即使加入了工会，也不能积极参与工会活动，部分原因是因为受制于家庭的要求，而英国职工大会是承认有这种要求的，它力求对妇女采取保护措施，使之不致被迫加班加点和上夜班。妇女争辩说，男人能忍受不便，

妇女对国家领导机构的影响甚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妇女自身的惰性造成的……妇女不仅不想在政治领导层中占有一席地位，

^① 雨果·杨，《同什么同酬？》，和文森特·汉娜，《多平等才算平等？》，原载《星期日泰晤士报》，1970年2月1日。

而且她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对男人为使妇女靠边站显得合乎情理而发明的一套辩护系统持接受态度。奇怪的是，在这方面，她们有时似乎比男人更不肯妥协，更反对女权主义者。

毛里斯·杜维杰，《妇女的政治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5年，第126页

她们也同样能够忍受，但男人却不愿让他们自己享有家庭主妇在家不计报酬的劳动的权利受到损害。^①甚至有人提出应设立托儿所，由工厂的管理部门和工会共同经办。性与儿童的介入使这些论点添上了一种琐屑无聊的色彩：事实上，面临既要组织雇员子女，又要组织雇员本人等种种问题的雇主，也许会因此而更加倾向于歧视，尽管全国性的争取妇女平等权利联合行动运动在1969年5月18日组织了女工群众大会，但吸引的人数不过一千，这就更使人在思考之余不能不冷静下来。^②因此，每当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就会以提高喧闹之声来弥补她们人数上的不足，结果从她们的同性那儿招来了冷嘲热讽和阴谋破坏。讲到这儿，人们就会想起勇敢的丽莲·比罗卡夫人：由于她的宣传鼓动，冬天被派往北海冰冷刺骨的大风中的哈尔拖网渔船的船员才获得了国家烈士的称号。她那端庄、气愤的面庞使全国各大报纸为之增色，而她通俗易懂的讲话好似令人激愤的檄文，终于迫使政府为她的男同胞们采取了行动。可如今，比罗卡夫人却无人雇用，最侮辱人的是，

① 雪莱·恩蒂克纳普在《世界新闻》（1969年9月7日）中解释了男性工会会员为何反对他们对女工工作小时失去控制的原因。

② 《泰晤士报》，1969年5月19日。

哈尔拖网渔船官员协会的秘书斯基帕·洛里·奥利佛竟代表女性讲出了下面这番话：

根据协会中某些成员的妻子们的要求，我特在此申明，比罗卡夫人的行动并未改善公众对渔人妻子形象的看法。那些丈夫在三条船中丧生的女人们对此说得最少，这正是令我们钦佩的一点。在我看来，组成妇女委员会、为男人斗争的想法是绝对可笑的。^①

英国政府准备认可国际劳工组织协定的第一百一十和一百一十一条，它们涉及妇女的工作机会平等、报酬平等的问题。首相找借口说，之所以原来未做到这点，是因为政府知道该协定未能满足它自己提出的条件，所以不能予以认可。陷入这种蛋生鸡还是鸡生蛋的因果不清的情况中，还有什么可说呢？好像这还不够激起人们的愤怒似的，连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也不大可能被人接受，因为它要求**同等价值的工作给予同等报酬**：我们的统治者立刻抓住了共同市场决议案中的这个漏洞，因为它规定**妇女只有做相同的工作才能获得同样的报酬**，这意味着只消把妇女工作的名称稍加改动，就可以使不平等的报酬合理化了。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一想起便令人感到特别沮丧的一点就是，虽有妇女在一些工会获得了相同的报酬，但那是男人发给她们的。1969年召开的英国职工大会主旨是男女同工同酬，但与会代表中仅有51名妇女，男性却超过了1200人。同时，银行女职员的工资增长最高限额止于每年800英镑，而男职员的却可达到1100英

^① 《黑矮子》中有报道，1969年1月10日。

镑：三十个女性中差不多没有一个女性可以拿到一个普通男人同样多的工资。当公共汽车公司增员成为问题时，他们便打着同工同酬的幌子诱使女性来当售票员，但她们不能成为司机、修理厂经理或巡视员；一旦实行单人单车制，她们就会被解雇，或拿低工资在餐厅工作。然而，目前仍需要3 000名司机。只要威尔逊^①先生认为，如果由高薪工人付账，女工就能得到同男工一样的报酬，那么，他就掌握了激发男性偏执狂的最拿手的办法，妇女在家劳而无获、在工厂所获甚微的局面就会持续下去。他关于逐步让妇女同工同酬的决定将在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教你们学做针线活儿，织毛线以及诸如此类的工作，这并非出于对你们手工活儿的内在价值的考虑，因为这个内在价值是微不足道的，而是为了帮助你提高对手工活儿的判断能力，并指导他人实行之。另一个主要目的是使你们能够以某种尚可忍受的令人愉快的方式，度过你们必须在家熬过的许多寂寞的时光。

格雷戈里，《一位父亲留给女儿的遗产》，

1809年，第59页

在谈到拿钱干活儿的女性时，我还没谈到占英国女性最大多数的家庭妇女：她们共有1 600万。家庭妇女干活儿是完全没有报酬的，尽管1964年通过的萨姆斯克尔女士的婚姻财产议案规定家庭妇女有权保留家务费用的一半。这样的法规只对富人有利，它

① 指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译注。

当然不可能迫使丈夫交出超过家庭实际所需费用一倍的钱。能够实际上挣钱并从家务开支中有所积蓄的家庭妇女人数一定相当之小。事实上，凡是保护被遗弃妻子的离婚法规都有着相同的奇怪特征，它实际上只适用于富裕阶层，但他们似乎只占极少数，如果工业界的男人女士的平均工资是可供参照的标准的话。不富裕的人除了保持婚姻外别无选择，因为他们的妻子毫无经济自主可言，只能保持同居状态。保守党的“妇女必须享有公平分配”这个文件几乎没有任何用处，不能适用于大多数家庭主妇，尽管保守党第四十一届妇女年会的3 000名衣冠楚楚的到会代表也许会认为它很有魅力。^①同样，家庭法（改革）议案也只适用于很小一

家庭主妇提供的闲暇……不仅仅只是无所事事或消极怠惰的表现。它几乎总是以工作、家务事或社交礼节的伪装出现，一经分析就可以证明，除了表明她并不忙于，也不必忙于任何有报酬的或有很大用处的事以外，它很少有或根本没有任何更进一步的目的……装点房屋，打扫庭院所取得的这些效果很对她们的口味，这种口味是在有关操守、礼节的清规戒律的指导下形成的，它只要求妇女做这些浪费精力的展示……

索斯坦因·维布伦，《有闲阶级的理论》，

1899年，第81—82页

部分人，而有关毁约，恢复夫妇同居关系，以及被这个法律废止的引

^① 《泰晤士报》，1969年5月21日。

诱和诱奸行为等的诉讼却已经变得好像是一个时代错误而不常见到了。婚姻财产议案本意是想使家庭妇女们能够要求对夫妻双方组织的家庭或经营的事业中所投入的钱进行清算和赔偿，但其结果却使离婚更加成为富人的特权。法律委员会一直在就前妻向后妻索取损害费的可能性进行调查。同样，从确凿的事实来看，即便是后妻也很少有人付得起这笔赔偿费。如果此类诉讼真的变得稀松平常，婚姻可能会比以前更肮脏。最有可能的是，后妻一旦被提出起诉，她就会要求丈夫为她付账，而这实际上无异于提供赡养费。正如国家实行不了同工同酬，它也不可能救妇女于婚姻的经济封建制度中。如果国家能够建立一种防止妇女不受遗弃的保险制度，那么，星期日报纸就会把此举看做是政府对不道德行为的制裁。总之，尽管对英国的中等收入团体课以重税，但上述这种计划在经济上是行不通的。家庭主妇必然要做整个制度的经济牺牲品，因为生活费用和实际收入之间的不平衡必须靠她们来抵消，而同时她们又没有任何独立或运动的自由进行补偿。

大不列颠有半数以上的家庭主妇也在她们的家庭之外工作。其中有些是职业妇女，她们把大部分的收入花在家务女佣、汽车、养老金和税收上。例如，一个中等规模学校已婚女校长的年收入为1900英镑，其中1010英镑交税，110英镑付养老金，200英镑请家佣，300英镑用于汽车，75英镑为杂费开支，如买衣物、书籍等，这样，她的净收入仅为205英镑。一位女医生发现，她家女佣赚的钱比她还多。国内税收官对这些妇女很坏，拒绝同她们讨论其丈夫的所得税申报书。^①如果国家无力把已婚妇女看做独立的个人而向她们征税，国

^① 《泰晤士报》，1969年6月4日。

家也浪费不起职业妇女的劳动力。职业女性中占绝大多数者是教师，然而，国家花大钱培养她们之后不过六年，她们之中就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仍在干本职工作。那些丈夫无力资助其继续工作的女医生们同样也不能幸免。

婚后还继续挣扎着干本职工作的职业妇女为数甚少，英国大多数劳动家庭妇女都会嘲笑她们的那种想法，认为家务女佣对于她们继续为自己的职业作贡献是必不可少的，尽管显而易见的是，教师或医生都不可能担负得起疲劳所可能导致的效率低下的责任。如果我们想一想，超过半数以上的女工在职业外的工作比在职业内更辛苦，那么，付给企业界女工较低的报酬，从某种被歪曲的意义上讲，甚至可以认为是合理合法的。对许多妇女来说，在机器旁边坐下，不管那是打字机还是电动缝纫机，跟她们为了服侍一个年轻的家庭而不懈地耗用的全部体力和精力相比，不啻是一次休息。一个不得为自己家庭上街购物、算账结账的女秘书，她的中餐时间是她一天中最紧张的时刻。1969年7月，劳动家庭主妇游行到埃平市政厅，抗议将日间托儿所费从2镑10先令涨到6—7镑，因为这意味着，许多受过专业训练的保育员和教师将不再认为继续工作是可行的了。1970年的教师罢教表明，教师必不可少的功能就是为劳动母亲照看婴孩。许多劳动妇女必须靠不付报酬的亲戚为其干活儿才能去上班。还有其他许多妇女对自己既能料理好家务，又能在工作中顶着干而感到自豪，被人屈尊俯就地冠以“工作奇迹”的称号，成为某种非官方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①我本人对劳动妇女的生活有着切身体会，其中有些令人沮丧

^① 见波琳·品得，《工作的奇迹》，PEP大张印刷纸512日。布里顿太太在1969年是一个有四个孩子的学校老师。

到极点。我从前曾在一个学校教书，那儿的教师大多是已婚妇女，教员办公室的谈话严格地限制在她们所采用的避孕法的成败，她们为了安稳地操持家务、养育孩子而采取的种种权宜之计，以及一旦丈夫地位上去，能够把妻子闲养在家里，她们就要立刻放弃工作的热切愿望等等话题之内。还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位给电视导演当私人助手的劳动妇女在磁带录音过程中突然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原因很简单，因为她受到的压力超过了她所能忍受的程度。

妇女工作具有辅助性质，这几乎举世皆然。在家中，她得使丈夫的日子好过一些，并帮他树立起他作为养家糊口者的信心，这是家庭以外妇女工作占次要地位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尚未加以评估。据认为，妻子赚的钱一般少于丈夫，倘若妻子比丈夫成功，人们便会对丈夫表示怜悯。甚至在工作单位，妇女也必须服侍男人。那位私人助手之所以会突然大放悲声，原因之一是因为她的老板要求过于严苛，过于恃强凌弱，而她又过于怕犯错误。带有最明显的女仆式的工作一般都是由秘书来做的，她们的部分职责是保护老板的自我，甚至为他们文过饰非。阿尔弗雷德·马克斯秘书局发现，年收入超过1 000英镑的秘书中，有80%的人随时准备跑堂听差，74%的人愿意为老板和其妻上街购物，而73%的人不反对用谎言来保护自己的老板，使其免遭上司的麻烦。^①《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有一篇东西是答复上述文章的，其中有对百里挑一的姑娘，完美无缺的私人秘书提出的几条要求，其重要性按倒序排列：

^① 阿尔弗雷德·马克斯秘书局的调查结果于1969年7月19日发表（《星期日泰晤士报》，1969年7月20日）。

1. 身上必须经常使用除臭剂——你并非千里挑一而不必使用除臭剂。
2. 要学会如何泡茶和煮咖啡。
3. 不要把办公室的电话号码留给母亲、男朋友、丈夫或婶婶。
4. 不要在化妆室里抹口红，装眼睫毛，涂蔻丹或更换长筒袜。
5. 不要把坏消息放在收到的信上。
6. 要永远保持容颜美丽，但不能打扮得挑逗刺激。^①

秘书就是老板的地位象征，就像他的妻子：她的本职工作越是局限在他的要求范围内，她的价值就越高。一个身兼接线员、书记员和接待员三任的秘书可谓是一个经济实惠的典型：私人秘书好比是一件定做的时髦的赛马装。只消朝任何一份日报的任命栏上溜一眼，你就会洞悉一个完美无缺的商界侍僧的品质：女秘书必须“迷人，性情文静，有组织能力，活泼聪明，善于待人接物，工作效率高，衣着讲究，十分伶俐。”这种邀宠的口吻有时甚至可以达到令人不可置信的地步：

不，不，不要饭桶，经理要的是智商好、效率高，有可能的话甚至是长相漂亮的女秘书。

我准备前往毛里求斯，到我的未婚夫那儿去。我的老板，一个五月花小咨询集团的主席，为我的离开而感到惋惜。你认为你

^① 《星期日泰晤士报》，1969年7月27日。

可以成为他欣赏的那种私人秘书吗？公司秘书十分后悔不该让他的鸟飞得太高。有谁愿意证明她是不可替换的呢？^①

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对年龄都提出了要求，由于想得到迷人的女秘书和效率高的女秘书，两种愿望发生了冲突，有时还会产生有趣的结果。不过，谁也不想要成熟的女性做秘书，因为她得维持子女关系。30岁就好像到了顶。如果一位私人女秘书想使老板觉得缺了她就不行，那她就得心甘情愿地更加低声下气，更加奴颜婢膝。

一个好的秘书必须尽可能以各种方式全心全意地服务于一个惟一的目的：一切为她的老板着想……她忠心耿耿，恭恭顺顺，办事认真真……她支持老板的一切行动，从不在他面前谈其他工作人员的事，而且在她与客户打交道时总是为他说好话……

她还必须“会巧妙地阿谀逢迎”，并且“会装蒜”。她的目的就是要成为“一件必不可少的优雅好看的办公用具”。^②为什么一个女人要为了一个仆人的工资而这样忠心耿耿地替一个男人效劳呢？她实际上不是增加了他的赚钱能力同时又掩饰了他的缺点错误吗？既然她一定也十分懂行，为什么她就不能向往他的工作呢？为什么要求中不教她如何去奉承她上司的上司，巧妙地破坏自己上司的形象，从而让客户热烈地希望同她而不是她的老板打交道呢？答案就在男人的共济会纲领之中：如果一个姑娘暴露了秘密，表明她的老板是个无能的傻

① 《泰晤士报》，1969年4月7日，分类广告。

② 玛丽·海德（见前），第91页、96页、102页。

瓜，那么，很可能遭到解雇的是她，而不是她的老板，然而，由于她会耍花招，天天都设下骗局（尽管有必要就欺骗地拥护他，没必要就不做），她实际上还可能会得到她应得的奖赏。不知有多少公司实际上是由秘书操纵的，作此推想倒颇具诱惑力。倘若全国的女秘书进行总罢工，那一定会产生很有意思的结果。在较低层次的秘书工作中，一个有趣的现象表明，妇女解放运动正在开辟自己的道路。1969年6月15日，城市事务委员会主席哈罗德·奎特曼先生写信给《泰晤士报》抱怨说，“毫无疑问，目前受过正规训练的秘书人员十分紧缺，没人愿意填补办公室的永久空缺”，而与此同时，许多代理机构“可以在一接到通知的情况下便立即提供临时工作人员”。可怜的奎特曼。^①如果一个女人没有任何升迁的希望，她自然就不会有任何动力，何必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呢。不如到处尝试一下要好得多，把新老板考验一番，撩拨一番，反正他们也没机会在这些不可靠的助手头上作威作福。普莉西娜·克里门森对《衬裙》杂志描述了她自己的办法：

她一年工作七到八个月，更换二十到三十个不同的工作。在这几个月中，她边攒钱边作计划，时机一成熟，她便打点行装，远走高飞，要划船就去斯堪的纳维亚，要滑雪便去瑞士……

“当我处在运动之中，我就变了个人，”她解释道。“我以前有趣得多，对别人也更感兴趣……”

从代理机构的激增中足可看出其在调度部署临时劳动力方面

^① 《衬裙》，1969年6月28日。

是何等成功。凡是对工作感到厌倦的姑娘，在坐地铁回家的路上，都会受到不断奉承讨好的骚扰，向她游说只要她敢于离开打字间，到临时劳动市场的冒险世界里闯一闯，她就会挣更多的钱，而且还有休假。作为报复，可能的用人单位也被迫以提供年轻的工作人员舒适的工作环境、富有魅力的工作地点、与有趣的人们交往结识的机会等等许诺来欺蒙哄骗，同时还审慎地掺上一些讨好奉承之词。然而，如今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青年妇女却不为所动。奎特曼先生及其同伙不可能声称他们没有提出这个要求，但他们却会坚持解释说，目前的困境是由于青年妇女的反复无常造成的，他们没有看到，他们所提供的待遇根本就不公平。据说一些雇主孤注一掷，转而求助于已婚妇女了，因为她们的家庭责任感有希望使她们比青年妇女更可靠。至少她们不会为了滑雪或划船而匆匆离去。但她们却一门心思扑在家里。妇女总会以某种方式赢得这场斗争的。当然目前还有倒退的现象：据报道，美国的妇女依然在靠女性魅力操纵她们的男同胞，也就是利用欺骗调情的方式，而不是采取挑战的手段。女秘书的这种偷偷摸摸的调情已经够肮脏了，但临时工却似乎找到了一种使人印象更深、更高尚的讨价还价的方式。如果老板想挽留临时女秘书，他就得给予物质刺激。总有一天，除了他本人的工作以外，其他的一切都不可能满足她们。企业界应该好好利用一下那些具有不同办公组织经验的少女的技能，但偏见、狭隘和男性不肯接受批评的现象准保他们办不到这一点。不幸的是，伦敦的速记员们所享有的机会无法扩展到其他城镇，那儿的文秘人员依然被束缚得不能动弹，薪水不高，而且住在“家里”。

妇女工作模式中最令人气馁的现象是护士的困境。自从佛罗伦

斯·南丁格尔^①部署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有钱妇女做慈善工作，从此首开护理制度的滥觞，直到今天，有钱的妇女仍以同样的方式为红十字会、牛津赈济饥荒委员会等机构工作。这个工业没有发展起来的失败表明，当今有64万妇女在为一份勉强刚够糊口的工资操劳，干着需要技能、主动精神和“奉献精神”的重要工作。护理和教书长期以来一直是最流行的女性职业，老实讲，几乎可以说是惟一的女性职业，然而，尽管十年中申请教师职业培训的人翻了一番还不止，但护士培训却仅仅多吸引了6000人，只增加了四分之一。与此同时，在过去二十年中，病员人数翻了一番，留在医院的病人情况更为严重，因为家庭护理的政策正在看好。一个受训护士第一年的年薪为390英镑（减去扣除额后仅余240英镑），第二年为450英镑，第三年为480英镑。精神病科的护士每年收入多100英镑。当护士每年能多收入30英镑时，住院费马上跟着也上涨了，结果增加的那部分工资立刻就被抵消了。奥平顿医院的护士召开了一个公众大会，警告她们所服务的社区说，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不能像应该的那样同病人交谈。病人的亲友担心时，我们也没时间和他们谈。我们几乎没有时间表现得人道或和善。”这之后，病房护士长埃尔莎·法利尔将此事反映到了《泰晤士报》。^②

护理工作引以为荣的情感上的满足也与裁员发生了冲突。护士们发现，她们不得不干一些诸如擦洗地板之类的非技术工作，因为就连家佣都不会像她们这些专业人员那样任人欺负。同时，精密的治疗方法还要求护士有更好的教育培养：药物预防法的危险意味着，一个处

① 南丁格尔（1820—1910），英国护士，现代护理制度创始人。——译注。

② 《泰晤士报》，1969年5月22日。

于疲劳中的护士很可能会成为杀人犯。事实上，只有三分之一的护士能够达到三个〇级以上，另有三分之一还不到两个〇级，这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最低级别，因为她们都通过了总护理委员会考试。三分之一的受训护士接受培训时中途辍学，但给人的感觉是，没人对这种浪费感到遗憾，因为她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廉价劳动力。即便一个护士果真完成了培训，她的情况也不会有明显的改观：她不过系一条颜色不同的皮带，熬下去而已。更有甚者，护士一上班就要被自己陈旧的制服约束起来，仿佛进入修道院似的与世隔绝，下班后还要受到种种淫荡、干涉隐私的规定的限制。哪怕护士长对她们的行为再霸道专横，她们也得忍气吞声，她对她们毫无敬意，却要求她们绝对服从。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就是病人，但在那些疲劳不堪、心怀怨气、备受折磨的护士手中吃苦头的也是病人。1969年5月，这种荒唐可笑的局面突然之间为英国公众所了解，维尔护士长领导的护士联合会走上街头，但即便这时，护士长的铁腕依然可见，她命令护士不得穿工作服游行，护士们居然服从了命令。自从那时以来，迎合低级趣味的报纸便一直骂维尔护士长是个私人护士，专为病人做广告，但她不过是在做任何有一技之长、有主动精神的人有权做的事情。事实上，维尔护士长手下只有300名支持者：通常的看法认为，她是要蓄意破坏护士这个职业的公众形象，因此，这似乎劝阻了大部分护士参加骚动。受过专门训练的护士不能形成一个团结的集体：作为一门专业，她们还细分为健康巡视员、手术室护士、精神病护士、病房护士、地区护士、护士长，以及国家注册护士。她们并非全部隶属于皇家护理学院。在专门协商解决报酬和条件问题的惠特利理事会^①中，有十二个独立的组织

① 又名劳资问题协商会议，英国的一个组织名称。——译注。

分别代表护士，而在1969年5月，正当惠特利理事会准备给护士每年48英镑的津贴，以补贴其伙食费，取代不公平的吃饭付钱的规定（很快就收了税），1200名医院电工却为了每天增加一个先令而毫不迟疑地举行了罢工，为的是与外面的劳工保持一致。到这儿意思就很清楚了。护士可以成为因工作不可或缺而被迫接受令人屈辱的报酬的牺牲品，这一点正是对我们社会的控诉，它明明知道她们不愿意抛弃病人和要死的人，却逼着她们这么去干。难道她们一定要等到病人和要死的人为她们举行罢工不成？看起来，大学教师的困境似乎非要等到学生以罢课和拒绝成为合格学生的方式来支持他们时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也许病人应该拒绝恢复健康？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国家都剥削了护士和教师的服务对象，为的是压迫护士和教师。必须找到新的对策。最近调资26%，听起来似乎很可观，但我们只要仔细想一下这26%是什么东西的26%就行了：对于护士们将为这笔上调的工资而被迫付出的代价，我们将拭目以待。

护士是有专长的奴仆，正因如此，也可归于占主导地位的女性职业形式。这一整幅图画中还可以添上女售货员、女招待、女清洁工、女包装工和茶房女招待。打杂的活儿与妇女形象联系得如此紧密，维也纳还发生了一起好笑的案件，一个名叫阿罗伊斯·瓦尔肯的人想找个工作赚点钱，给养老金上添点收入，他不得不男扮女装，去找一份打杂女工的差事。后来，当他脱去伪装，上女厕所时，他被逮捕了，并受到来此调查厕所失窃案的警察的讯问。^①即便在妇女主要从事的行业中，重要的职位也是由男人占据，谁听说过女领班或旅馆女经理的说法呢？服装业的裁剪师和设计师大多都是

^① 《人民》，1969年5月11日。

男的。武装力量中的妇女分队并不是名符其实的士兵，而是替男人办事的助手和其他类型的女侍。就连女性雇员中最令人垂涎的空中小姐也不过是被美化的女招待，而且常常要受男乘务员的管制。利用女性做廉价劳动力的最令人震惊的例子莫过于那些外包工，她们曾一度成为《世界新闻》上一次丑闻中的主题。从表面上看，这类妇女必须到地方当局登记，但实际上，《世界新闻》发现这条规定并没有被人遵守，价格和收入董事会在进行全面调查时也发现了这一点。在涉及有可能雇用外包工的工业的六十个工会中，仅有一个工会制定了与她们有关的规定。斯凯格尼斯超级泡沫有限公司以每条5便士的价格把围裙包给他人加工。布罗克鞭炮厂把卷纸筒、糊纸盒的活计包给家庭妇女干，1先令12打。那些做了12打海绵袋却仅赚2先令的妇女，她们看到它们在商店的零售价为2先令6便士的时候恐怕会很满意吧。说得更具体一些，孔威·斯图亚特曾将圆珠笔包给大脑性麻痹患者中心、精神病院、监狱、拘留所和少年罪犯教养院，以及家庭妇女们去装配，把它换上圆珠笔芯，旋上笔帽，再把笔尖安在笔的另一端，然后装成6枝一盒，每12打赚8到9便士（根据笔的具体情况而定）。波拉德太太5小时可安装12打塑料船，却仅赚8先令，她天真地回答《世界新闻》的记者说：“我把这看成一种业余爱好，可以填补我的空闲时间……我喜欢干这个活儿。”从事这项工作的妇女还能很熟练地加工很多其他的东西，雇用她们的人在照明、取暖和安全措施方面一个子儿也不花，她们也不能要求得到任何赔偿费或加班费，她们的人数不得而知。据信，仅在服装业就至少以这样的方式雇用了15000名妇女。制造厂商以日本和香港的竞争为例证明他们的手段是合理的：一个外包工实际上是个盎格

鲁-撒克逊式的苦力。^①

那些想找到替代辅助性工作的少女们往往梦想当演员来作为出路。左右我们这个世纪的少数几个女人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女演员，如果《星期日泰晤士报》足以为凭的话。国家青年剧院的导演迈克尔·克罗夫特告诫少女们不要寻求这种替代方法。他指出，在新上演的剧中，每5个男角仅配2个女角。从这个行业总的情况来看，永远有五分之四的失业，而失业中的大多数都是妇女。然而，青年剧院只有两百个职位提供，在4150名求职者中，女孩子人数占三分之二。^②对于想利用自己美貌的少女，当模特儿似乎也是一条出路，但即便在接受了仪表举止和使用化妆品的训练之后，心比天高的模特儿还是得搜集一大批好照片，然后到各家代理机构去兜售。^③最成功的模特儿都是靠摄影师扶植起来的，除了几个引人注目的例外，男人主宰着摄影这个行业。一个正在工作的模特儿会发现，工作结束要过好几个月她才能拿到报酬，无论她的代理机构如何勤奋地为她集资。更经常的是，她会发现自己无事可干，只好为了保持收支平衡，去干一些低贱的、权宜之计的活儿。为性感女郎杂志做裸体模特儿报酬很高，但所受到的侮辱几乎令人无法忍受。《小棚屋》杂志^④的鲍伯·古希奥尼吹嘘说，他让手下的女孩子全都吃了春药，结果胸脯挺了起来，屁股也大了，把她们送到摩洛哥的丹吉尔去晒一身黧黑，给她们镶牙冠，去黑痣，为她们制装，做头发，修剪洗染指甲，一切费用均包在杂志身上，在她们拍照期间，一周内

① 《世界新闻》，1969年4月20日和4月27日。

② 《每日镜报》，1969年7月7日。

③ 苏吉·蒙克斯，《怎样做模特儿》（伦敦，1969）。

④ 原名为penthouse，美国一家著名的色情杂志。——译注。

每天可付酬金 200 英镑。^①为了劝说她们摆姿势，老板采用了恭维加杜松子酒的办法。理想点的，会接到片约和继续当模特儿的聘请。不理想的那就糟了，痣去了，牙齿也扳正了，一身晒得黧黑，胸脯臀部都鼓胀起来，可还得为了繁重的苛捐杂税和进一步的形象投资而赔上成千的英镑。

女性娱乐演员都加入了工会，不管她们是舞蹈演员、歌唱演员还是脱衣舞演员，可这项工作却难办得很，无论工会做多少工作，都不可能保证她们有稳定的工作或正常的演出。^②在这些“行业”中受雇主鉴定的那些少女们有的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要讲，当然其中大多数是不足凭信的，但从我自己来讲，我就有那种自己不愿忍受的屈辱经历。最近，我应一套著名电视系列节目制作人之邀——我想他是邀的我吧——前去见他，他却偷偷摸摸地给了我一个湿漉漉的吻，还在我乳房上摸了一把，以此来显示他的权力，可即便他想，也绝不可能从在同一节目中露面的任何男人那儿要求到这种特权。从此，凡是提供的工作，我都指示我的经纪人加以拒绝，但大多数姑娘是没办法办到这一点的。不过，也许冒险一搏比下贱地当牛作马对灵魂更好：一个女孩若认为自己确有表演天才，那她除了一试之外别无选择。她们之中大部分人最后都在身后找了一个丈夫，以便“休息”的时候有人养活她们。德鲁雷巷和法国喜剧院的女主角同时也是名妓，从那时起，娱乐业一直就和行妓业同穿一条裤子。不少妓女，不管她自称为应召女郎也好，舞女也好，贱婊子的也好，都以为她们是在利用男

① 《伟大的裸体繁荣》，《人民》，1969年6月1日。

② 脱衣舞女好像不属于她们的工会，而且也不敢加入工会，因为劳工中有大量的工贼存在。一般收入为跳一次脱衣舞6先令，每周跳50次脱衣舞，条件很差。（《人民》，1970年2月22日。）

性，只要她们能保持情感独立性，也许还可以这么认为，但老鸨的角色，淫业的老板，他们的地位实在太巩固了，无法使我们想象妓女们找到了一种自我调节的生活方式。西方社会的鸨头是休·海夫纳，他发明了只供观赏妓女的妓院，但那依然是妓院。每一只小兔子都是一个酒吧女。作为替代护士或外包工的手段，戴兔耳、夹兔尾巴当女招待的工作并无明显优势。女演员过于经常地利用自己作为性欲对象的迷人风采，因此她的境遇也跟上面差不多。她在寻求保护、不受性利用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看管人比老板更为霸道。她也许任何时候都不会像现在这样成为别人的一件有价值的财产，就连她的真正的天才也在把她当成性欲对象的大肆招徕宣传中被遮暗了。至今当大多数人得知玛丽莲·梦露是一个伟大的女演员时，他们都感到吃惊，这对玛丽莲来说太可怜了，这也是为什么她已不在人世的原因之一。

对于如此的剥削利用，应该有，也一定有取代的办法。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敢说我已找到了一个。目前，我的确和男子同工同酬，我在与男人的竞争中得到了优先的任用，随着事态的自然进程，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得到提升。不过，我得承认我很惭愧，我目前在学术上获得的荣誉是我并未特别下苦功便得到的。作为地方大学的一名女讲师，我还得容忍教授妻子们的奇怪举动，不过要忽视她们还是比较容易的。一个男人要想得到我目前的任命必须获得更惊人的学术成就，也许我也得那么做，但目前我无法证明这一点。也许假如我是男人的话，剑桥会给我提供一个研究员的职位。不过，对于一般求学的青春期少女来说，她的机会也许要少一些，因为伴随着女性的青春，会失去进取精神和干劲。有一种偏见认为，搞学术的女性都有点神经过敏，这一点如果不在理论上，至少是在实际生活经验中得到了证明，但如果一个少女觉得她会成功，那她就没有理由不应该成功。

在其他学校教书至今仍是一门为聪颖女孩所青睐的职业，但正如教师们会很快指出，却又钝于采取行动的那样，这是一种难熬的、劳而无功的生涯。从事这门女性主宰的职业的男人们觉得生活条件和工资让人无法忍受，而且主要由女性成员组成的全国教师联合会太无生气，麻木不仁，因此他们建立了全国男教师协会，以采取战斗行动，改善他们的境遇。全国教师联合会终于也跟了上来，以他们为领导，摒弃了平等的骗局，在1969—1970年间的冬季发起了一连串罢工。不消说，这个联合会的所有发言人都是男性——44名执行成员中仅有4名妇女。

学医的女孩如果刻苦用功，可成为合格的医生——但事实是，女病人更喜欢男医生，男病人也是一样。一个女孩也可以成为合格的建筑师和工程师，如果她能使雇主对她另眼相看，她或许会获得成功。但有证据表明，学电气工程或无线电发报的妇女却找不到工作。^①女化学家和科学家可以获得诺贝尔奖，如果她们搞研究的话，但她们不大可能成为职业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在追逐所有这些不讲性别的学术成就的过程中，女孩子面临着一个无情的敌人——她的家庭。她与家人不断地顶嘴，家人哀叹她失去了作为姑娘所能享受的乐趣，穿花衣服和约会的机会，以及一结婚就会把培训所学的东西丢了等等，这一切令人厌倦的无聊的废话，天天都在消磨她的抵抗意志。男孩子可以免除家务事的压力，她却不行，除非她到离家很远的地方上大学，但这种权宜之计也可能会遭到父母反对。男人对女人的举止如此影响着

① 可参见瓦勒里·斯特林格的案子，她是一名合格的电气工程师，但却找不到工作（《人民》，1970年1月25日），以及达拉斯·布拉德肖的案子，她是无线电操作员，与海员的偏见发生冲突，因为海员认为女人出海会带来霉运。

一个姑娘的感情幸福，以致她很可能因感情的投入而破坏她的学业进取机会。根据本人在大学当教师的亲身经历，我可以证明情感投入对正在学习中的妇女所产生的不良影响。男人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寻欢作乐，想干也可以，不干也行；可没有男人的注意，女孩子就会感到受冷落，干任何事情如果不全力投入进去，她们就会产生被轻视之感，只要这种情况保持不变，她们就很可能成为学业中的受害者。女孩子很少有才智过人者，在绝大多数令人沮丧的情况中，都是男人偷偷地抢了头功。一个女孩子若想在专业方面享受与男人均等的机会，那她就不能只求与之保持均等，而必须完全超过他们，因为她得克服最初对她持有的偏见。如果她觉得她还必须同时保持她的女人特征，欲望的冲突可能还会产生根本的结果。

然而，女人还是有着成功的故事的，在描绘了这样一幅令人灰心的图画之后，该讲一讲这些故事了。爱莎·拉德罗蒂在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专业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牛津大学，牛津大学职位任命委员会向她提供了通常由女性干的教书工作。她拒绝接受这个工作，以及IBM和其他管理咨询公司提供的工作，而到普鲁登修咨询公司的投资研究部当了一名分析员。在那儿工作一年半后，她又到一家加拿大的投资银行工作，为投资经理当助手。现在，她已是英国城堡单位信托财团的证券投资经理，负责四百万英镑以上的投资项目的日常工作。依希贝尔·韦伯斯特小姐在道家诊所当了十二年的拔毛师，后来为她自己发明的一种名叫“一喷就掉”的喷雾拔毛器取得了专利。詹妮弗·菲利普斯卖掉了自己创作的喜剧系列《只对我眨眼》。图妮·威德罗是商业航空公司雇用的第一位女飞行员。诺娜·洛斯罗太太最初在卡姆登镇当女仆，凭着她的三寸不烂之舌找到了一个巡回监工的工作，专为她的公司找清洁工作并预算成本，接着成为英国最大的工业

清洁公司阿克米公司的一名经理，最后当上了多功能服务有限公司的主席。玛戈·纽兰兹太太是托马斯·德·拉·鲁国际公司的第一位女董事。玛杰丽·赫斯特太太是一个女百万富翁，并且是英国最大的秘书代理机构布鲁克街办公局的联席主席。维丽特·柯林斯为英国货物远销海外而创办了她自己的产品示范员和女推销员的公司，名为吉尔斯联合会，并且成为专门举办这类商品展销会的代理机构和商号的总公司的一名董事。服装业也有着许许多多精明强干、富于创造精神的女人，如玛丽·奎安特、多萝茜·泰奥兰、西比尔·泽尔克、吉娜·弗拉蒂尼、罗莎琳·耶胡达、玛丽昂·菲奥勒和莎莉·图芬、菲奥娜·布朗恩（光谱公司）、珍妮特·莱尔（安娜卡特公司）、艾丽丝·波罗克、李·本德，以及令人敬畏的比巴。妇女还在一个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那就是新闻工作和一般写作。我们这个时代成就卓著的女记者和女作家的数字实在太多，她们的名声也实在太太，无须我在此一一列举。在电视界，妇女也曾大显身手，尽管目前有一种倾向，欲以男性来取代 BBC 电视台时事专栏负责人格雷丝·温德汉姆·戈尔迪、凯瑟琳·多佛（全景专栏的节目主持人），以及玛丽·萨默维尔（学校广播负责人）。女播音员已经被男的排挤掉了，就连女节目主持人也没能登上管理的阶梯，但伊冯·利特尔伍德仍旧在主持轻松的娱乐节目，帕迪·福伊主持音乐，玛格丽特·道格拉斯主持时事，麦吉·达尔主持芭蕾。自林奈特·德·瓦洛伊斯夫人^①在塞德勒之井剧院上任之后，女戏剧演出人便有了公开的机会，琼·利特尔伍德是我们时代最有影响的戏剧界的名人之一。劳埃德协会 1970 年 2 月一宣布可以接受女性，就收到了 40 份申请，当证券交易所仍在就

^① 瓦洛伊斯夫人（1890—），英国著名的舞蹈编导。——译注。

是否接纳妇女进入经纪人席争论不休之时，自 1962 年以来一直是候选人的穆丽尔·伯利小姐正等着决定下达，使她可以成为合股人，或开办她自己的经纪行。第一位女法官已经得到任命。^①

女人怀抱的目标越高，她在她自己选定的环境中越显得与众不同，她似乎就越有可能获得成功。社会最重视的价值是创造力，无论是设计大规模消费品，做广告，写小说，还是创办服务于当前需要的各种形式的组织机构。英国的贸易主要依赖于思想和专业技能的输出，而男人并不能垄断这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与女性也并非水火不相容，因为就连玛丽·奎安特都让敬慕她的丈夫把她的阴毛剃成了一个心形，如果这就是你所喜爱的话。我最喜欢的一个女性成功的故事是帕美娜·波特太太的故事，她拥有自己的轿车运输车，每周驾驶一千五百英里，驾驶室里还带了三个马屁精陪伴。责任在妇女身上，她在争夺职业的竞赛中，不仅要比得上男人，而且要超过他们。这样一种刺激终将有益无害。

① 这些名字都是任意选择的。报纸的商业栏目每天都向那些新来的有权力的女性致意。

爱 情

理 想

如果据说是爱情化身的上帝存活在男人的想象中，那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他。无疑，他们的想象中有着一一种神圣的爱情，尽管不可能在实际生活中找到一个范例。“上帝就是爱”，这个说法在充满仇恨的场合像吠陀经文一样不断被人重复，因为它似乎是一种生活的法则。没有爱，就不会有世界。如果一切都是死神而没有爱神，那就什么生命也不可能产生。欲望是一切运动的原因，而运动是一切生命的特征。宇宙是一个过程，它的方式就是变化。无论我们把它称之为赫拉克里特之舞、球体音乐，或质子与中子永无休止的双人舞，我们的各国文化都有一个关于创造性往复运动的概念，它由欲望推动，又受到死亡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抑制。各种公式法可以在任何时候接近有关它的知识，因为力图为了能够进行理性思维的大脑而对这种原动力加以控制并使之定形的规律必须永无穷尽地予以公式化。能量、创造、运动与和谐、发展等等，这一切都是在爱的佑护下，在爱神的领地上发生的。死神跋涉其后，它把房内收拾好，封疆划界，图谋一统天下。在混乱无序的状态中，人类依然相爱，尽管时时产生想限制爱和利用爱的冲动。爱情劝使他们宣誓，建造房屋并最终将他们的激情转向义务。

当神秘主义者说上帝就是爱，或当阿莱斯特·克劳利^①说“爱情就是法律”之时，他们所指的爱并非女人的命运。其实，不少柏拉图主义者都认为，女人根本不会爱，因为她们在肉体上，智力上，社会地位上，甚至容貌上都逊于男人。在弱者和强者之间是不可能有爱情的，因为弱者不可能把爱情从私利中解放出来，无论它是追求安稳还是争名逐利，而且由于低人一等，他们也理解不了强者身上值得爱的那些才能。另一方面，由于强者不可能以对一个弱者的爱而降低自己，因此，他的感情总是带有纡尊降贵的色彩，或者带有心理变态和自我鄙薄的特征。爱情的合适对象是与一个人旗鼓相当的另一人，因为爱情的精髓就是相互爱慕，劣等的东西不可能产生出比自身更伟大的东西来。男人一看见他自己的形象，便认了出来，并且由于恰当而又无可非议的虚荣心对之产生了爱情。这种爱情是基于理解、信任和共同结合之上的。各个共同体，从最小乃至最高的团体，都是由爱情所形成的。^②它是可行的社会结构的惟一基础，因为它反映了共同的利益。社会是建立在爱情之上的，但国家并非如此，因为国家是一群

① 克劳利（1875—1947），臭名昭著的英国巫师，曾出版过几本这方面的书和几本诗集。——译注。

② 在文艺复兴时期，有关柏拉图爱情观念的简单陈述到处传播，成为老生常谈。在取自《欢宴》和其他对话的基本论点上，又添加了西塞罗和普卢塔克的颂词和赫拉克利特斯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很多地方都能找到这些混合物的精髓，从《Cortigiano》和德·拉·普里毛戴伊的《Academie》这类礼仪书，到为了新识字一族消费而写的那一类摘句簿和道德说教书，如汤玛斯·伊利约特爵士的《The Boke of the Governour》（1531）31节，《The Booke of Friendship of Marcus Tullius Cicero》（1550），约翰·查尔顿的《The Casket of Jewels》（1571），鲍德温的《论道德哲学》（1550），博登汉姆的《Politeuphuia》（1597）和罗伯特·阿洛伊特的《小世界的智力剧院》（1599）。也许最通俗易懂而且文笔也最优雅的是培根的《论友谊》。

具有不同，甚至不可调和的共同利益的少数派别的集合体。正如一个想控制住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的兄弟姐妹的父亲一样，国家也必须使互相争斗的集团之间产生和谐，但凭借的不是爱情，而是外在的纪律。男人对与之迥然不同的人的感觉是迷恋和兴趣，一旦新奇感消失，这两种东西也会消失，接着便会感到性格不合。我们社会中受缚于男人的那些女子气的女人目前就处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刻意把自己塑造成使男人着迷的与众不同的样子，结果只是与众不同而已，孤立无援地生活在一个感到无聊、抵触情绪很强的人的房里。

从生命产生的最早时刻起，人类的爱情就与自恋紧密相连。一个把他自己和外部世界视为相同之物的婴儿会爱上一切东西，直到他学会了害怕受害为止。^①因此，如果你把他扔进海里，他是会游泳的，他在母亲的子宫尚未变得过于限制人的时候，也曾在里面浮游来着。婴儿接受现实，因为他没有自我。

那位主持我出世的安琪儿说：

“小东西，你一身都是欢乐和快活，
你去爱吧，不必靠世上的任何东西。”^②

即便在他的自我形成期间，他也必须学会根据他与别人和别人与他之间的关系来理解自己。他的自尊心所受的伤害越大，他对同伴的看法就越低，而他的自尊心越膨胀，他就越期望从朋友那儿得到更多

① 席尔德（见前），第120页。比较诺曼·O·布朗，《相对于死亡的生命》（见前），第50—51页。

② 威廉·布莱克，手稿之诗，约1810年（《无与伦比之人》，第124页）。比较萨蒂（见上），第30—31页。

的东西。这种关系一向为人理解，但并非总是引起适当的重视。当亚当在伊甸园中看见夏娃时，他便爱上了她，因为她是由他自己形成的，她的骨骼来自他的骨骼，她比为供他享乐而创造的任何动物都更像他。他对她产生的欲望是一种爱恋他自己这类人的行为。这种扩散的自恋一向被认为是爱情的基础，不同的是，在男女关系中，人们断定男人的热情是因为女人身上迥然不同的东西而产生的，因此，这种种差别被夸大了，直到男人与不同种族、不同信念、不同肤色的其他男人的共同性，比与生活在他们自己环境中的女人更多为止。男人的兄弟情谊的原则就是这种自恋性的原则，因为产生这种爱情的理由一向都断定，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只有当外星人治好了男人的近视，也只有当男人意识到，他与爱斯基摩人、孟加拉乞丐和同性恋黑人比他与X太阳系上有智力的生命形式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时，男人的兄弟情谊才可能成为现实。不过，我们不欲将爱情的名字给予有着共同兴趣的人之间的关系，如足球运动员和音乐家，特别当他们都是同一性别时，更其如此。不用爱情来描述此种关系，我们就可以忽略肉体的表示和行为而不计。如果丹尼斯·罗在足球场上拥抱诺比·斯代尔斯，我们可以容忍此举，因为这不是爱情。如果肯尼·巴勒尔在舞台上向阿尔伯特·金送去一个飞吻，我们便可以庆幸自己学会了如何接受飞吻。丈夫夜夜都去酒馆，他妻子可不会对自己说，他爱朋友甚于爱她，尽管她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内心忿忿不平，觉得这是不忠行为。

关于适婚年龄的人是否能够和睦相处的争论，乃是产生于对平等相爱原则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理解，但是，不难看到，在爱好、书籍和电影等上的共同兴趣并不能弥补男女之间在其他方面所保持的巨大鸿沟。我们可能会感到震惊地注意到这样一些劝告，它要女孩子学会男

孩子的爱好，装着对他们喜欢的东西发生兴趣，从而引诱他们上钩。无论如何，男人真正的爱始终围绕与他地位相等的男同伴转，尽管性欲也许是他的女人享有的天赋特权。男性的结合可从 *similes inter pares*^① 之间这个简单的原则中找到解释，那也就是爱情。另一方面，女性由于被阉割而将感情集中在她的男同伴身上，面对她的同类也无能为力。由于她全部的爱都导向寻找安稳感，不是寻找她的后代，就是寻找她残废而恐惧的自我，她不可能指望在她的同类中找到爱情，她知道她们虚弱而不合适。女人不可能爱，因为自恋方面的缺陷，她们在看到同类时并不感到欢乐。事实上，她们爱使用化妆品和遮饰物，这最好不过地说明了女性的不稳定在破坏自然和合适的自恋中所起的作用，这类诡计女人没有一个意识不到的。那些令人作呕地吹嘘自己如何热爱自己同类的女人（女同性恋除外，因为她们必须发明她们自己的理想爱情），她们通常都与这种爱情保持着莫名其妙的关系，亲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却又不忠，不可靠，充满了紧张，无论这种关系多么紧密，又多么持久。

我们可以说男人有兄弟情谊，还可以伪称女人有姐妹情谊，但我们知道这是办不到的。根据民间传说，女人只要聚在一起就会讲她们小团体中一个缺席成员的坏话，她们还会继续这样干下去，因为她们太清楚一旦她们不在就会产生的后果。本来这是当玩笑话说的，但正如有关婆婆的玩笑话，它是以严峻的事实为根据的。女人并不匆匆赶去地方酒馆：她们不会像男人那样寻找种种借口，如搜集钱币，会老校友，或半心半意的体育活动，为的是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在女人聚会的夜晚，她们毫无表情地袖手旁观，看着她们的男人互相拥抱，瞎

① 拉丁文，势均力敌的同性。——译注。

胡闹，在一旁互相评论说，他们都是些长不大的孩子。她们对伙伴之间的爱情一无所知。她们不可能以这种轻松自然、天真无邪的方式相爱，因为她们不可能自爱。我们坐在靠墙的桌边所亲眼看到的，实际上是一群戴了假面的奴仆，为了避免被人看出破绽，她们打扮起来，身穿象征地位的外部标志，围裙脱掉了，身上洒了香水，明明只感到疲倦，却要装出一副悠然自得，轻松自如的模样。对于她们之中的任何人，整个晚上只可能发生一桩事，那就是要么她迫使丈夫对她大献殷勤，要么亲眼看到别人对她如此，而以这种方式来破坏在她身边发生的风流韵事。假若男人不把他们的女人抛弃给她们自己的团体，谈话还是在男人与男人之间进行，还带着一种女性味儿。开的玩笑是男人的玩笑，活动以及关于活动的奇闻轶事也只属于男人。如果从同性恋关系中榨出来的性欲不是完全排他地集中在她身上，一个女人便会认为她有理由抱怨了。谁也不会抱怨说，她有性无爱，而他有爱无性。只有这样才对头，任何其他的样子都会让人恶心的。

希望并非人类心中惟一永恒的东西。爱情也在那儿时时露面，不邀自来。对于同类自发产生的仁慈感情仍然不时使我们变得高尚美好——这并不表现在涉及以安稳感和谄媚奉承作奖赏的关系上，而表现在当义务和强迫不在考虑之列时，会出现信心和合作的不同寻常的事件上。这种奇特的自由爱情的例子刊登在《人民》杂志的通信栏上：

十八年前，我和丈夫搬进了我们的第一座房子。两周后，我们的邻居搬到了隔壁。我们觉得他们待人相当冷淡，他们反过来也对我们不大感兴趣。

但是，多年来，我们一直为他们搬到我们隔壁住的那一天而

祝福。我们分享了幸福的时光。他们是我们女儿的教母和教父。当事情变得最糟的时候，他们总是来到身边给予帮助。

如今，他们给了我们最好的赞美。我丈夫最近换了工作，我们不得不搬到二百英里以外的地方去。这次分手真叫人难舍难离。我邻居的丈夫没有说再见，而是也换了工作，他们也跟我们一起搬了家。

尽管我们现在不再是邻居，但我们之间只隔着五分钟的路程。这种友谊真正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①

这种非凡的情况的确罕见，因为家庭关系本身就有一种反对这种家庭外感情的倾向。每当一个男人对一个陌生人吐露心曲，他都要重申爱情会联合全人类的话。诚然，他是在以语言吐露他的心曲，但同时他又受到鼓励，期望别人产生兴趣和同情，而他通常都能得到这两者。听他谈话的人感到不能把自己的标准强加在他的知己的行为之上，他第一次体会到了另一个男人的感情。以这种方式传递的并非总是忧伤和淫思，有时也会传递出欢乐和骄傲。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卡车司机跟我讲他的妻子，说她如何性感，如何聪明，如何疼人，又如何美丽。他给我看一张他妻子的照片，我惭愧得羞红了脸，因为我以为会看到一个像模子里倒出来的人儿，没想到看到的女人以时髦的标准衡量，是个相貌平平，穿着差劲的胖子。读小说、看戏、看电影，这其中有一半的意义是要运用我们对同类的同情能力，它常常淹没在实际社会存在中的五花八门的控制和强迫中。就这一次，我们不再鄙视卡米尔或嫉妒茱丽叶，我们甚至会理解弑君或奸母的行为。这

① 《人民》，1969年11月12日。

就是爱情。

伙伴之爱是基于互相理解以及互相交流之上的。爱情教会我们说话，而死亡堵住我们的嘴巴。所有的文学，无论多么具有谩骂性质，都是一种爱情之举，而所有形式的电子交流都证实了理解的可能性。它们环绕全球的实际能力至今尚未被完全理解。在统计学家、政治家和其他职业愤世嫉俗者以及专门制造死亡的人的争论范围之外，一个尼日利亚比夫拉地区儿童的眼中有着一种明确无误的启示。不过，当电子传播媒介满足我们对同类的爱的同时，我们的生活环境却以近亲的血缘关系来代替激情。

如果我们能够举出一种可以达到的理想爱情，它可能会类似马斯洛描述的那种只存在于自我实现的人格之间的关系。这也许是一种相当危险的均势：当然，秩序和文明的力量会直接产生反作用，从而限制自我实现的可能性。马斯洛把他的理想人格描绘成对现实具有更好的感知力——赫伯特·里德^①所称的天真之眼，就像那不力图掘弃现实的孩童的眼睛。他们与现象世界的关系不受他们个人想利用或被它们利用的需要制约，而是由一种想要观察并理解它的愿望所统治。他们没有厌恶，未知的东西不会使他们受惊吓。他们没有戒心，也不会矫饰。惟一值得后悔的原因是懒惰，发脾气，伤害别人感情，偏见，嫉妒和艳羡。他们的行为纯出自然，但符合自主的道德准则。他们的思维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因此，他们除了日常关心的事情以外，常常有一种从事某种事业之感。他们的反应指向现在而不是怀旧或期望。尽管他们并不因负罪感、恐惧或其他强迫形式而信教，但宗教的体验，按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就是那种浩瀚的感觉，

^① 里德（1893—1968），英国诗人、批评家。——译注。

对他们来说比对那些传统信教者更容易获得。自我实现中的根本因素是独立，对文化适应的抵制。这里面有一种潜在的危險，那就是过度

他的话宣布为“自私”赐福，这种健康有益的自私源自一个强大的灵魂——源自一个强大的灵魂，属于它的是高级肉体，美丽，成功，使人耳目一新，它的周围的一切都成了一面镜子——柔软的、循循善诱的肉体，那个舞者，他的比喻和缩影就是自我欣赏的灵魂。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的独立或绝对的怪癖。不过，这种人更能够给予爱情，如果罗杰斯关于爱情的一番话可以相信的话，他说，“我们爱一个人只能爱到不受他威胁为止”。我们的自我实现的人也许可以自称，他能够爱所有的人，因为他不会受到任何人的威胁。当然，环境会限制他爱一切人的可能性，但如果这种人一生只愿过一夫一妻的生活，那这肯定只会是侥幸。对于那些只想受人主宰，被人利用，或确立任何其他形式的强制性共生关系的人，他可能是个不能令人称心如意的伴侣。由于自我实现的人比其他的人少得多，因此一般来说，自我实现者都找不到良伴。马斯洛对自我实现者的性行为曾有一段颇为出人意料的评论：

我发现健康者的爱情还有一种特点，他们没有将男女的角色和个性明确地区分开来。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断定女性被动，男性主动，无论在性交、爱情或任何事情上，都是这样。这种人非常确信他们的男性或女性，因此他们并不在乎承担异性角

色的某些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可以成为既被动又主动的情人……常见的二分法常以自我实现的方式得到解决，以这个方式为例，这种二分法之所以显得正确，只是因为人们还不够健康。^①

马斯洛所表现的不过是一种偏见，它偏袒的是某种人格结构，这无非是试图在爱欲与文明之间达成妥协的又一种方式，不过，我们都参与了这种在起作用的妥协过程。马斯洛的话至少指出了一种可供我们行动的方向，而不仅仅是对精神分析学如果达到目标之后人格会成为什么样的理论进行描述，直到目前为止，精神分析学甚至还没有对等待中的世界宣布它的目标或证明它的合理，“让我们的灵魂回到我们的肉体，让我们自己回到我们自身，由此克服人类自我异化的情境”^②。

马斯洛在列举自我实现的人格时，曾包括了一些女人，这颇令人吃惊，但却是事实。但这毕竟是可以预见的，即使我关于女人适应文化的论点是正确的。在某些方面，阴柔气十足的女性滞定型的作用过于明显，对许多女人来说完全不可企及，因此很容易遭到抵制。你需要很大的勇气和独立精神，才能决定设计你自己而非社会回报给你的形象，不过，你越往前走，事情就会越容易。当然，一个决定走自己路的女人会发现她的心理条件作用根深蒂固，但她至少可以辨认出它的作用并主动加以抵抗，而男人

① A·H·马斯洛，《动机和性格》（纽约，1954），第208—246页。引文引自第245—246页。

② 诺曼·O·布朗，《相对于死亡的生命》（见前），第144页。

则会发现他正受着更巧妙的欺骗。一个决定不要任何条件就当情妇的女人可能会发现，由于她抗拒企图“驯服”她的努力的程度太高，她的关系会相对较容易地破裂，她的朋友们所持的看法通常会在男方一边，因为他做事公平，他爱她，等等。她同别人的滥交产生于她经常不断的性欲要求，柔情蜜意和对人们的兴趣，这通常不会跟强迫性滥交或不能不答应别人的要求区别开来，尽管它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同的。她的爱情常常会受到她对之最温柔的人的贬低，她的自尊心也许会受到很多直接的攻击。这类压力不可能完全不发生效力。即便一个女人不因它们而抑制自己的行为，她也会发现自己在以某种别的方式反抗，本来想表现得自然点，却不料怒气冲冲，等等诸如此类的事。她也许会限制自己只以写作来捍卫滥交关系，甚至可能著书立说，论述女人。（哼。）

为了爱情的缘故，女人必须摒弃我们社会提供给她们的角色。作为性功能衰萎、不稳定、劣等的生物，她们绝不可能以慷慨的方式去爱。柏拉图式爱情的理想，即将爱欲视为宇宙间具有稳定一切、创造一切并使一切达到和谐的力量，在莎士比亚的抽象诗《凤凰与乌龟》中用英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爱情本是成双作对，
它却只有一根精髓，
分明是两，却无界限，
爱情中没有数字存在。

心虽相离，并无阻绝，
乌龟和它的女王之间，

亦不见距离和空间之隔：
只有一个非凡的奇观。

尽管该诗描绘的是凤凰和乌龟之间的共同葬礼，但它并非祈求寡妇为殉夫而自焚。它陈述并赞美了和谐、融和、水乳交融的概念，既非牺牲，亦非湮灭，怀特海^①就是从老子的著作中学会珍视这种坚不可摧的知识的。

财产于是感到惊奇，
自我竟然并不相异，
单一自然的双重名字，
既不叫二，也不叫一。

只见分裂合为一体，
理智也感到惊讶不已，
双方自身一无所获，
朴素之物则完美结合。^②

同等地位的人之间的爱情是共同的精神，美和真的统一。凤凰和乌龟并不一定在一起同居，因为它们是同情的原则，它并不取决于亲昵。作为一种千变万化的存在的形象，凤凰不断地在它自己的灰烬中

① 怀特海（1861—1947），见前。——译注。

② 威廉·莎士比亚，《凤凰与乌龟》（《莎士比亚全集》，W·J·克雷格编，牛津，1959），第1135页。

获得新生。凤凰和乌龟的爱情不是一对共同结合的夫妇终身的黏合，而是一种爱情的原则，它在自恋的自我与世界（这自我也是世界的一个部分）的关系当中不断得到肯定。它不是靠性的主宰把自我消灭在另一个本体中的幻想，因为它是一种理解的精神状态。

灵性，我是指那种具有强大而崇高特性的纯洁，带有必然从中产生的一切新鲜和尚未尝试过的力量——尚未出现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它的不存在是男女之间兴趣各异的自然结果，他们主要是因为激情的吸引而走到一起，如果不是这一点，他们将会像两极一样分开。^①

事实上，男人和女人爱的方式是迥然不同的，我们以这个术语所描述的大部分行为都离仁慈太远，都太具有反社会性，因此必须把它理解为有害于爱情的本质。我们的生活方式中死亡比爱欲更多，因为自私自利、欺骗利用、迷幻与沉溺在我们身上占据的地位比性欲冲动、欢乐、慷慨和自发性的行为更大。

^① S·E·盖伊，《永恒形式的女性》（伦敦，1879），第4页。

利他主义

“爱情不为自娱，
对自己也不关心，
它却予人以舒适，
在地狱中把天堂筑成。”

在牛马的践踏之下，
唱出这块小泥巴的歌声……^①

我已经讨论了爱情，把它看做是一种对自我信任的主张，一种要把自己的同类包含进来的自恋的延伸，其中的几种情况都已加以考虑。然而，我们却被告知，“谁的爱情都不能胜过为朋友献身的人”。我们上小学时就鼓励我们为了给予他人而节制自己。我们不吃糖果，把省下的便士放进一个正面画着黑人小孩的红黄相间的盒子里，用作布道，也就是假如我们虔信宗教的话。我们那时对爱的理解是，它是以放弃自我来达到否定，它是在谦卑、忍耐和自我克制中忘却自我。就连最虔诚的女孩子的行为中也表现出这种做法本质的自私自利性，

^① 威廉·布莱克，《泥巴和卵石》，《经验之歌》（《无与伦比之人》，第66页）。

我们之中不少人对此都是一目了然的，因为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上帝的眼中赢得恩典。每一次这样的行动都得奉献给上帝，否则，天堂的存款就不会记在我们的账上。然而，它却是一个诱人的主意。它助长了我们的受虐狂倾向并与湮灭的幻想连在了一起。那时，我们被告知，当危险迫在眉睫，母亲会用自己的身体俯在孩子的身上，这就是爱情，当猎人出现，母鸭会把幼鸭从窝边引开，这就是爱情。这是崇高、本能和女性的天性。我们的母亲都有这种爱情，否则，她们就不会忍受把我们带到人世间来的痛苦和疾病。谁都不能说出母亲为孩子所做的牺牲有多伟大，特别是为我们这些在当时还不能受到免费教育的人。每一个母亲都是一个圣人。当然，十戒中的一条戒律就是爱邻居如爱自己，但修女们的激情却为爱邻居甚于自己的景象所激起。

利他主义的理想也许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但不幸它却是一个空想。我们不可能从自身获得解放，我们也不可能无视我们自己的动机而行动，除非我们是母鸭，像本能的动物，传宗接代的奴仆一样行事。当时，我们这些只知接受的孩子知道，我们母亲的自我牺牲精神主要存在于我们的心中。人们不断地告诫我们要对生命的赐予感激不尽。我们不得不对生命的赐予感激不尽，只差没有赎罪，因为我们再怎么希望对之表示感激也嫌不够，尽管我们并不十分清楚为什么非得有人首先替我们献身不可。修女们指出，第一条戒律是爱上帝，紧接着的戒律就是爱我们的父母，因为她们是在 *in loco parentis*^①，只为上帝和她们的邻居而活着，我们也必须对此感激不尽。但孩子是讲求实际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母亲用自我牺牲精神来敲诈我们，即便

① 拉丁语，处在父母的位置上。——译注。

我们并不知道，如果她们没有生养我们，她们也许会成为伟大的歌剧明星或城中最受人们仰慕的人。在我们犟脾气发作的时刻，我们会指出，我们并没有要她们生我们，甚至也没要求去上学费昂贵的学校。我们知道，她们对我们所做的一切，一定有她们自己的动机。父母自我牺牲这个概念并不使我们充满感激，而使我们充满困惑和内疚。我们想要他们幸福，他们却感到悲伤失意，但这却是我们的错。波特罗伊^①的母亲哭声是所有母亲的哭声，除非她绝对抛弃殉道者的角色。当我们使母亲忧心而挨打挨骂，我们便力图指出，我们并没有要她们如此琐碎地过问我们做的事。当我们的学校成绩报告单招来非难和责备，我们就知道，这种牺牲精神究竟是为了讨谁的欢心。在感情的交易中，难道我们就没有任何机会成为债主吗？就修女来说，我们可以相当确信，她们在放弃世俗生活，把一生献给上帝和我们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她们极想得到的东西，尤其没有为我们这些她们并不认识的人这样做。

男孩子对父母的动机可能保持相对的独立和讽刺态度，小女孩则不然，她们会如法炮制。她们对自身的概念如此混淆不清，她们被父母一手培养起来的依赖性如此强大，以致很早的时候她们就实行起自我牺牲精神来。当她们英勇地放弃了其他一切兴趣而全力以赴地使她们的男人幸福之时，她们依然是在抵偿她们被生下来的原罪。不过，真正的自我牺牲的动机的感觉是以某种方式与它的官方意识形态共存的。公共关系专家称护士是世界上最值得一干的工作，以此来吸引少女，然而这正是最艰苦、报酬最低的工作。满足之感产生于行善的感

① 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长篇小说《波特罗伊的怨诉》中的主人公。——译注。

觉。护士感觉良好不仅是因为她们帮人解除了痛苦，也是因为她们并不为此而得到很大回报，因此，她们是永恒的感情债主。公立医院的任何病人都可以告诉你，这种利用女性受虐狂的行为实际上意味着什么。任何只要尝过通宵在痛苦中辗转反侧而不愿打铃去喊过度劳累而带责备神情的夜班护士那种滋味的人都可以告诉你。

在性关系中，这种把利他主义与爱情混为一谈的做法颠倒了绝大多数人的心态。自我牺牲是女人们玩儿的大部分婚姻游戏的主题，从最粗糙（“我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给了你”）到最含蓄（“我跟他上过床，也是为了让他在提拔你”）的，莫不如此。对于做出这么大牺牲的自我，期望的报答便是安全感，既然报答是期望得到的，那么，严格说来，它就完全不能称之为自我牺牲。实际上这只是一种交易，在这场交易中，女性永远是贷方。当然，男人也有这么做的，他们解释说，他们之所以做不了令人兴奋的工作或不敢冒不安全之险，是因为他们要负起养活老婆和/或孩子的责任，但事情并非总是这样，然而，很难想象一种完全没有女性自我牺牲因素的男女关系。只要女人仍旧非要为别人活着，靠男人活着，那她们就得累死累活使自己变得不可缺少，而这是一种全日制的工作，一般都被错误地称之为利他主义。严格地说，利他主义是一种荒谬的东西。女人的自我牺牲是跟她们除了这种牺牲就提供不了任何东西的无能成正比的。她们牺牲的是她们从未有过的东西：自我。一个被抛弃的女人哭喊着：“我干了什么，值得他这么对待我？”一句话就立刻暴露出她一直奉行的错误的情感经济政策。对大多数男人来说，他们只是在吵架时才会发现，他们的女人对他们的投降是多么虚伪，又是多么的不情愿。显而易见，欺骗性的利他主义并非女人的专利，但只要女人还靠男人过活，而男人无论娶妻与否仍旧过同样的生活，那种利他主义在女性的动机中就

比在男性的动机中更重要。阿莱斯特·克劳利所定的那条“做你想做的”戒律常常为人误解，它其实是警告你不要欺骗自己，以为可以随心所欲，而是要你对你所做的一切向你自己负责。谁若真正地为自己选定了一条道路，那就不能把这个责任推到另一个人的身上。女人的利他主义不过是女人把虚伪转化成了行动。它是女性自恋行为缺陷的又一个功能。

利己主义

但小溪中的一颗卵石
唱出了这样的韵律：

“爱情一味自娱，
要对方只为它自己，
别人不舒服，它才乐意，
在天堂里造一个地狱。”^①

如果利他主义是一种空想，这并不意味着一切爱的行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自私的。我所指出的那种作为爱的基础的自恋行为并非一种利己主义的现象，因为那只是个性中有意识的，自我意识的一个部分，而是整个个性的一种功能。爱情中的利己主义不是一人对其同类中另一人的爱，而是存在于两人之间的一种假定的统一体，它必须得到保护和加强，不让人们把它社会化。如果一个人只爱另一个人，而对其他的同伴漠然置之，他的爱就不是爱，而是一种共生的依恋，或一种扩大的利己主义。^②弗洛伊德设想，性欲是排他的，因为嫉妒似乎是它的一个不可分

① 威廉·布莱克，《泥巴和卵石》，《经验之歌》（《无与伦比之人》，第66页）。

② 埃里希·弗洛姆（见前），第38页。

割的部分，我们也能看到，几乎人人抱着世上最善良的愿望想控制性欲利己主义时都会遇到重重困难，而大部分群婚实验正是因为这些困难而归于失败。男人对女人的嫉妒有很明显的自私在里头，但与女人的嫉妒有显著不同。一个女人可以成为一个男人利己主义的延伸，就像他的马或汽车。她可以被人偷去，但过错不在占有者，而在小偷身上。因此，当男人对那些与他们妻子跳舞或对她们频递秋波的男人使用暴力时，他们是想以此来恢复他们受损害的形象。在我们社会中，激起男人嫉妒心的并不是通常那种认为女人是不分青红皂白滥交的假定，而是那种认为她们对性关系持默许态度的假定。男人好像经常跟别的女人的女人调情，其实这并不是渴望得到那女人，而是渴望撩拨那男人，斗鸡综合征便由此产生，甚至在 20 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中，它也普遍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对于某些人，爱情关系的定义是嫉妒的排他主义。“我只喜欢待在她身边。我并不特别想和她搞。可我只要看见她和别人在一起，我就感到不舒服。”^① 这种激情的话语全都是否定的。“我什么人都不要，我只要你；你是我惟一爱过的女人。”这可以看作是对无可争辩的占有的充分辩词。因为情人没有他的心上人就不能活下去，所以哪怕她违背意愿也得守着他。经常被认作爱情的就是这个东西。只要心上人还厮守在身边，她就会受到慷慨大度的对待，而一旦她离去，她便成了憎恨和报复的对象。意大利的报纸上登载了一条令人毛骨悚然的新闻，它实际上总结了上述那种共生现象的含义。密欧·卡勒里把玛丽娅·特雷莎·诺瓦娜从皮埃蒙特区阿斯蒂她的父母家偷走之后，把她藏在一间谁都不知道的地下室里。他给她提供食物和 fumetti^②，她在空余

① 《蜜》，1969 年 8 月，《她不爱我了》。

② 意大利语，连环画。——译注。

时间便写日记，描写她等待情人来到身边的日子。一天，他在一次交通事故中溺水而亡。由于谁都不知道他的爱巢，他那不幸的人质渐渐窒息而死，浓妆艳抹地躺在狭窄的床上等着他的到来。她的确是没他就不能活下去了。①

“你是否感到，没有他就活不下去？”“如果你明天失去他，你会不会感到，生活不再有任何意义，你不会再对任何人产生同样的感情呢？”对这两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有一位感情用事的当代律师认为足可以证明女人坠入了情网，真正坠入了情网。②如果男人认为女人的忠诚是支撑他们自我的必要后盾，并把戴绿帽子看成是奇耻大辱，甚至在英国他们都这么看，那女人就得做好思想准备，容忍不忠，因为她们太需要实际的安全感，而非表面的安全感。她们忍受着嫉妒的折磨，因为她们被遗弃的情景吓坏了，她们老觉得这种事似乎太可能发生了。没有一个男人料到自己会被抛弃，直到他面对自己正被人戴上绿帽子或妻子离他而去的事实。

那庞然大物耸立着，充满妒意，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伸出它所有的肢体，在爱情与嫉妒的永恒折磨中，一次又一次地被洛斯③从阿尔比翁悬崖峭壁的海岸边赶走，把耶路撒冷的自由爱情拽入阴曹地府的奴役中，为的是让它们出生在贞洁的竞争中和欺诈的女儿利雅④和拉杰⑤之间不共戴天的仇恨中，

① 《周末》，1969年10月8—14日。

② 玛丽·海德（见前），第70页。

③ 海神波塞冬和安菲特里忒的儿子。——译注。

④ 圣经中雅各的原配。——译注。

⑤ 圣经中雅各的爱妻。——译注。

带着争斗、嫉妒、憎恶、复仇和致命的谋杀的种种形象直到它们拒绝把自由赐予男性，而不像在以色列的国土那儿，每一位女性都乐意把自己的童贞交给丈夫。

布莱克，《耶路撒冷》，第6—15页，插图69

正如孔登·麦肯齐^①让他笔下的《非凡的女人》人物之一所说的那样：

伏尔泰曾说，任何男人都不能想象，为什么任何女人都想跟除他以外的任何人睡觉。我觉得，他本来还可以说，到了一定的年纪，任何男人都不大清楚，他的女人跟他睡觉后是否还想跟他睡觉。但从女人跟一个男人睡觉的第一刻起，她就老在想，他想跟另一个女人睡觉。

男人嫉妒是因为他的自尊心，女人嫉妒则是因为她缺乏自尊心。有一次，一个小伙子要我和他同居，当我问他有没有占有欲，他却向我保证说，他会好好跟我做爱，使我不可能再想要别的任何人。正是这样一种傲慢的态度使得男人无法忍受实际的背叛行为：对女人来说这却完全不可能，因为她们以为她们无法控制她们男同胞的性欲，也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女性的不安稳感。女人被丈夫当做物体一样欣赏，而且是一件滞定型的物体，她对此实在太清楚了，因此，当丈夫对晚饭桌边另一位客人袒露的胸脯垂涎三尺的时候，

① 麦肯齐（1883—1972），英国小说家。——译注。

下面引文见其《非凡的女人》（伦敦，1967），第107页。

她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他不这么干，特别是当她又难过又害怕地想到，按滞定型的标准来看，那暴露的胸脯样子长得比她的好时，就更是如此了。当然，不少女人都能够控制住男伴的性欲，而最容易的一个办法就是对他们采取某种变态的性行为并使之上瘾。我还记得曾有一个女人对我吹嘘说，她床上有一种东西是我没有的，因此，我们的一个共同的朋友爱她肯定会胜于爱我。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她床上的那个东西指的是她愿意挨打、愿意受辱的一种欲望，这就逼得我们的那位共同的朋友不得不反复再现他一直怀疑自己所具有的一种倾向，从而使他感到极度不幸。女人乐于以上瘾来取代为了肉体享乐而自发的结合，因为这能使她和男人关系更紧密。妻子同意穿皮衣或橡皮制服，打丈夫，在丈夫头上屙屎屙尿，或按丈夫的要求干干那，在英国这样的例子有成百上千，因为这种强迫性的活动可以给她们带来安全感。

女人也许会为自己辩解说，这种自轻自贱的做法是利他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其实很明显，它骨子里是利己主义，就像其他形式的女性利他主义一样。当被抛弃的女人跟在她们东躲西藏的男人之后，泪流满面地哭喊着“你不能这样对待我”时，她们暴露出，她们以慷慨大度的名义所奉献的一切其实是一笔冒充交易的组成部分，在这笔交易中，她们有权坐地分赃。这种利己主义爱情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自杀的企图，而且男女双方都这么干。我们的社会怂恿人们以上瘾来取代自生自发的享乐，而且特别鼓励女人养成依赖人的习惯，以此来限制她们男伴喜欢云游四方的倾向和其他形式的不稳定因素。但当大众道家们鼓励妻子利用丈夫的负罪感巩固婚姻共生基础的手段，来间接对付他的不忠行为时，他们却允许丈夫有相当大的监督和限制权力，就其妻子来说，甚至对明显是天真无邪的活动也是这样。几乎任

何一家妇女杂志都会提供这类机制的例证。下面以写给《妇女》杂志“伊芙琳·霍姆”的一封读者来信为例：

一年前的一次聚会直到现在依然是我和妻子之间一提起便会引起火山爆发的话题。

那次聚会一周之后，跟我妻子跳过舞的一位男客人趁我上班的时候去看了她。不管青红皂白，我便找到他家里去了，他妻子笑着说，她丈夫不过是出于友好罢了。我自己的妻子大发雷霆，说我应该信任她，如果不的话，下一次谁来她就跟谁跳上床，让我真正地着急。

我坚持说，双方只要一结婚，就不能接见这样的人。我应该坚持这么做，还是照我妻子那样办理呢？

这个可怜的人花了整整一年的工夫考虑这个问题。白天有个男人来看了他的妻子，他居然想了一整年。老实讲，他太不把他妻子当人了，竟然为此事去找那个男人的妻子，结果被她耻笑，笑他不忠，笑他不安稳，笑他放肆。不过，他的妻子没有显示出很深的爱，她把他吓唬了一番，没去计较原则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婚姻，社会的基础！但伊芙琳·霍姆并没有摒弃他的道德观。她认可了他对他妻子朋友所作的基本推测，并以爱情的名义来美化他们夫妻的关系。

你并不欣赏你妻子的举动，因此请不要照此办理——但你一定要扪心自问，她为什么会欢迎另一个男人的殷勤。我毫不怀疑他去看你妻子只是一般社交礼节，但你妻子很明显是喜欢这种恭

维的。

你经常告诉她你爱她吗？如果不的话，那就从现在开始吧，因为她需要你打消她的顾虑。你还要多替她着想，她目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你处在她的位置会感到厌倦吗？你需要其他的精神活动或兴趣吗？也许你的妻子也需要这些，如果她要幸福、忠诚地过下去的话。^①

有学问、爱看书的人也许会嘲笑这种观点，把它看成具有某种文明的典型特征而一笑置之，但这样就忽视了一个事实，“Evelyn Home”（即伊芙琳·霍姆，Home 是英语“家”的意思——译注）这个名字散发着家庭生活的气味，她所持的那种道德态度是经计算机证明可以为绝大多数女读者所接受的。

凡是可以使人坠入情网的爱情都是排他的，其他的一切爱情，包括对这类爱情果实的爱情，都会引起嫉妒。由此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对公婆或岳母的憎恨，这从另一方面举例说明了只有一对夫妇的家庭是如何背离更大的社会结构的。它本身就是恋母情结的重复，又在子女身上再现了恋母情结，结果，家庭成了阿特柔斯^②的战场，所有的人都被擒在网里，所有人的肉都被一块块割下来，慢慢死去。情人们只为彼此活着，对外面的世界则像死了一样。一个死人可以成为很好的雇员，他死去的妻子完全被人忘却地坐在红砖陵墓中等着丈夫回家，好继续他们那祭神杀性的游戏——抱吻也好，奚落也好，拳脚相向也

① 致伊芙琳·霍姆的信，《妇女》，1969年5月3日，64卷，1664期。

② 希腊神话中珀罗普斯和希波达弥亚之子，堤厄斯忒斯、克律西波斯、特洛普和庇透斯的兄弟。他竟用堤厄斯忒斯儿子的肉做成肴饗，送给他以示和好，使众神惊讶不已。——译注。

好，关系都不大，因为每个男人都会杀死他的爱物，正如奥斯卡·王尔德^①以典型的不负责任的口吻所说。用来使小孩子处于洋娃娃和残疾人同一水准的手段，在婚姻爱情中也派上了用场，为的是把这个利己主义的家庭单位封锁起来。像婴儿一样讲话，甚至到了叫丈夫“爸爸”、“爹爹”，称妻子“妈妈”、“母亲”的地步，男女双方都像“婴孩”一样，可以恰当地说，这使他们的谈话维持在一个愚蠢的水平上。

即便在厌恶像婴儿那样讲话的情侣间，一些在情感上意义重大的小物件和小仪式的日积月累，也是爱情共同的利己主义的一个部分。饰品、座位、滑稽可笑的话、游戏、礼物等等，这一切都像护身符一样挂在周围，以抵御外部世界的入侵。女人的利己主义在这方面比男人更彻底，因为女人认为，无视她们的玩具和仪式就是心肠最冷酷的表现。把一件爱物送人，或用昵称叫另一个人的名字，这都是情事终结的表示，是不可原谅的。许多 *égoïsme à deux*^② 的权宜之计最终都会导致情侣分手，因为在纽带看不见的地方，纽带的断掉也是看不见的（如果你不把你的博爱像章给我，那就不可能把它还回去）。

利己主义的爱情有一个最令人寒心的表现，那就是男女双方都想为彼此感到骄傲的欲望。大多数男人都欲求得到那种可以向别的男孩子炫耀、为别的男人所渴望的女人，尽管这些女人很明显地只屈从于她们占有者的欲望。妻子和别的男人调情，丈夫感到愤怒，这主要是因为，得到一个漂亮可爱、称心如意的妻子所

① 王尔德（1854—1900），英国剧作家、小说家。——译注。

② 法语，双方都是利己主义。——译注。

把她还给她的父母，这会是我的耻辱：我要用她的头发做我的头罩，把她的骨头研成粉末。我决不放她走，但我要娶另一个人。

苏门答腊巴塔克的一位失望的新郎

感受到的荣耀被她与主子在一起时并不幸福满意的感觉冲得烟消云散。有很多青少年歌曲哀叹美女易变心，渴望得到别人偷不去的纸娃娃，就是这种利己主义普遍存在的一个明证。当一个男人钟情于他梦寐以求的姑娘，他最迫切的一个愿望，就是把她带给他的朋友们看，女人却不那么热心，因为她们已经准备好忽视她们自己交的所有熟人而去认识她们男伴的熟人。只有当一个女人成为某个团体的成员，这个团体会宣布某些男人简直太黏糊糊了，太多愁善感，太没劲，根本不能跟他们一起出去玩儿，又没有任何能够证明他们本质可爱，内心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或其他之类的东西来抵消社会舆论所引起的这种不安感，只有在这时，女人对男人的态度中才会出现平行的利己主义。一个女人可以用选中一个事业成功、风度翩翩的男子的方法向她的姐妹们表示她自己的价值。这也许是自然选择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求爱游戏的一开始就发挥作用，而且是一种健康的利己主义，如果在这方面做出判断的价值标准不是那么人为，那么商业化，那么浅薄的话。我有一个熟人曾告诉我他为什么稀里糊涂地爱上了他的女秘书，甚至到了完全破坏自己婚姻的地步，他解释说，他的女秘书过去有过一些著名的情人，当嬉皮士流行时曾经是个嬉皮士，而当海特艾什伯里不适于住的时候便搬了出去。她有一双修长的腿，一头金色的长发，以及一个时髦的身段，她对麻醉药物很内行，

她是被黑尔利^①和凯西^②引入门的：他怎么能不爱她呢？他妻子十年前曾是个时髦的抢手货，可现在却不行了（部分原因是嫁给了他），因此他随潮流而动，这对大家都好。女人也喜欢在她们选中的男伴反射的光辉中自得其乐了。跟一个著名的搞艺术的人结婚而对他的成就漠不关心，那是胡说八道：人人都想得到承认和奖赏；如果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待成就，如果人们考虑的不是如何俘获别人的爱情，而是如何爱别人，世界也许会更美好。“我得到了他”，这在爱情关系中完全是句废话，正如“我失去了他”一样。如果我们能够停止那种只考虑俘获的思维方式，我们就不用害怕俘虏锁链的解除和我们美色的消退，男人也不会害怕被超过或被小视。丽莲·海尔曼^③一生爱恋达西尔·哈默特^④，他去世后她依然如此。她对他的爱并没有妨碍她对别人的爱，当他不要的时候她也没有强加于他，甚至用虚伪的话语赞美他时也没有降低他的身份或诋毁他。他临终前，她在他身边帮助他。爱情可以呈现出千姿百态，如果我们有关和想象力，把它从我们奄奄一息的消费文化的滞定型中拯救出来，上面那个奇妙、遥远的爱情故事只不过是说明这个问题的例证之一。

（我现在对浪漫爱情的性质仍像我18岁时那样知之甚少，但我的确了解持久兴趣的深深快乐，想知道另一个人怎么想，想干

① 黑尔利（1920—），原为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后因提倡服用迷幻剂而被判十年徒刑。——译注。

② 凯西（1935—），美国黑色幽默作家。——译注。

③ 海尔曼（1905—），美国女作家。——译注。

④ 哈默特（1894—1961），美国侦探小说家。——译注。

什么，不想干什么的激动心情，已经耍了的和还没耍的花招，岁月把细线拧成的粗绳，在我的情况下，它仍旧在那儿，死去之后很久，仍松松地垂在那儿。)

就这样他和我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四年。那一段时光并非全都是轻松自在的，实际上有一段还很糟糕，但那是在我们许多年前便走到一起，吃过那么多苦，稍微得到一些恢复之后所经历的一种无法言喻的享受。有时候，我常常对我们身上那种讲得不充分或很少讲到的一面感到不满，隐隐感到死亡相距不远了，我想在身后留下点什么。一天，我说，“我们干得不错，是吗？”

他说：“不错这个词对我来说太大了点。我们干吗不说，‘我们比大多数人做得好些呢？’”^①

利己主义的爱情即便乔装打扮成利他主义的爱情，它的标志也是对“我要我的爱人幸福甚于我要他和我在一起吗”这个问题的否定回答。我们一发现自己在努力使自己成为必不可少的人，在我们的心上人身上拼凑一种脆弱的模式，就应该知道，我们的爱情已经具有社会所认可的那种利己主义的形式。无论哪一位妻子，只要她煞费苦心地把自已打扮得漂漂亮亮，为丈夫做最合口味的饭菜，以牺牲他的现实感的代价来建立他的骄傲和自信心，要做他最亲密的朋友，事实上也是他惟一的朋友，鼓励他不理睬社会舆论而只到她的怀抱中寻找慰藉，那她就是在用钢箍把她的伴侣捆在身上，这钢箍终将把他俩勒死。每当一个女人听到丈夫讲老笑话的时候便强装

① 丽莲·海尔曼，《一个不成熟的女人》（伦敦，1969），第278页。

笑脸，那她就是在背叛他。男人如若看着他的女人说“没你我可怎么办呀”，这男人已经毁了。他的女人大获全胜，但却为此付出了极大代价。为了助长那种相互依赖的共生状态，夫妻双方过多地牺牲了最开始使他们变得可爱的那种东西，以致他们两人合起来都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人。

迷 恋

处于爱情之中，正如处于痛苦，处于震惊，处于麻烦之中。

由此可见，爱情是一种状态，大抵是一种暂时的状态吧，一种脱离常轨的状态。

这种状态的外部表现是失眠，心神不定，没有胃口，异常欣喜和意志消沉交替出现，同时还有闪闪发亮的眼睛（如人在发烧时）和骚动不安。

心神不定会导导致把东西放错地方，产生困惑，丢三落四和不负责任的现象，它的主要原因就是过度的迷恋爱情的对象，哪怕这个爱情的对象只是在某一个场合从遥远的距离看到过一次。尽管很可能对这个爱情的对象实际上几乎一无所知，被诊断为“处于恋爱状态”的这个人的头脑中也会完全萦绕着有关它的想法。着魔的一方把属于它的一切特质都视为美好，不管这对象是否在任何程度上具有这些特征。由此而产生的期望是任何人都不能满足的。被看中的对象在与着迷一方的自我的关系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作用，后者认定他或她是其合适的或惟一的人。就男性来说，这种想法可能会鼓励他在追求爱情的对象或赶走竞争对手的过程中采取一定程度的直接进攻行为。就女性来讲，不会产生进攻性的行为，结果更可能是郁郁沉思，脾气莫名其妙地坏了起来，老要求助于电话和跟其他女人闲聊爱情对象的

事，甚至做出一些明显会招致别人讨厌和嘲弄的举动来，以便吸引爱情对象对自己的注意。

从前，据信这种情况会从第一次与对象接触之时就强烈地折磨着个人：

有谁的爱不是产生于一见钟情？^①

然而，这种折磨的突发性和强烈性似乎一直具有不正当形式的特征；自从迷恋成为婚姻的基础，还发现了一些更为缓慢渐进的状态。据推测，这个病的起因是由爱情对象眼中射来的具有感染力的一瞥引起的，通常比喻为丘比特之箭，一箭击中了注视者的心脏，在它上面留下一个疼痛不已、难以愈合的伤口。在更为极端的毁灭一切的激情的例子中，甚至还杜撰了更牵强附会的虚假原因。如菲德拉^②竟然相信是维纳斯在专门折磨她：

C'en'est plus qu'une ardeur dans mes veines cachée；

C'est Vénus toute entière a sa proie attachée. ^③

这种意象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燃烧的形象，暗示出欲望的炽烈和灰心的焦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推测，任何想控制这种局面的努

① 英国16世纪诗人克里斯托弗·马洛，《英雄与尼安德》，第178页。

② 希腊神话中忒修斯的妻子，因迷恋希波托斯遭拒而自缢身亡。——译注。

③ 法语：我血管中只隐藏着炽热的欲望/那是维纳斯俘获了我的征象。——译注。

吉恩·拉辛，《费德拉》，1幕，3场，第151—152页。

力，无论是躲避引起它的爱情对象，还是试图用意志来控制激情，都只会产生积焰成火的效果，其结果是使它越燃越旺，最后腾起比以前更猛烈的火焰。“爱情会找到一种表达方式。爱情对锁匠一笑置之。”因此，“坠人情网”是一种可怕的不幸，它不可避免地会以毫无理性的激情打破任何稳定的状态并导致做出自我牺牲。拉辛用了一个法语的同义词来描述爱情，说它既是一种邪恶，又是一种疾病，把它称之为 un mal^①。认为爱情是一种疾病或至少是一种犹如疾病一样随意而具破坏性的东西的观念尚存在于相思病这类术语和陈腐的大众文学的比喻中。

有一些生命力最久的流行歌曲的主题直接采用了传统的比喻。如今在豪华宾馆中为喝茶的人消烦解忧，在阒静的疗养胜地专供饮矿泉水的大厅中用音乐助兴装置播放的音乐，它根据的依然是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的主题。歌词也许不如曲调那样为人熟知，尤其是欧文·柏林之流讨厌这些歌词被人们引用，当然，这可以理解，但是，很少有喝茶或洗温泉的人不会跟着曲调哼两句月亮和六月之类歌词的。这些“经典作品”犹如15、17世纪意大利文学艺术家的狂放的诗歌一样，充满了心儿怦怦跳动、耀眼的星光、被心脏这个激情的熔炉中冒出的烟火熏得睁不开眼睛等等描写。情侣们充满希望，如果不是样子可怜巴巴的话，直接倒入，而不是滑入也不是被推入一个温暖的怀抱中。他们感到非常奇妙，但很舒服，好像是受着一种愉快痛苦的折磨，又似乎感到一只天鹅绒手套的按摩。他们叹息着，忧伤着，一遍遍地晕眩过去，或许他们并不这样，但他们就爱直勾勾地凝视心上人的眼睛。

① 法语，一种疾病。——译注。

当一个百无聊赖的家庭主妇为了消磨她那更无聊的家务事而吟诵某支浅薄的爱情歌曲中本来是会很快被人忘却的歌词时，那一定是最具讽刺意味了。她们之中有多少人会停下来仔细思索一下“一切恋爱的人都是盲目的”这个事实的真正后果呢？她们又能把多少罪过推到“内心的某种情愫”这句话上呢？人们不禁要问，当你的心不再燃烧着火焰，不再仁慈地使你闭目塞听，看不见你的处境的平庸的现实时，你还会唱什么歌呢？（当然，这种情况是没有歌来反映的。）

还有一种歌利用反讽的手法拒不承认歌唱者是在恋爱，因为他并未叹息、忧伤或晕眩。罗密欧对一个他并不认识的女人表达他习俗化的激情，而那女人对他的殷勤献媚完全置之不理，我们难道离这种情况很遥远吗？

爱是一股升腾着叹息的青烟，
净化时，那是情侣眼中燃烧的火焰，
烦恼时，那是情侣泪水滋养的大海，
还能是别的什么吗？一种最审慎的疯狂，
一种呛人的胆汁，一种回味无穷的蜜糖。^①

这种态度是一种极为始终如一地看待奸情的方式，它作为配偶双方的合适态度存在于描绘“恋爱”状态的意象中。例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依然认为，爱是盲目的，正如在宫廷爱情传统中，丘比特被表现为眼睛是蒙起来的。不过，一般都认为这种盲目只是用来

① 威廉·莎士比亚，《罗密欧和朱丽叶》，第1幕，第1场，第2段，196—200（《莎士比亚全集》，见前，第766页）。

表示情人拒绝以任何现实的方式去看他的心上人，特别是拒绝发现自己的错误。

意志和理性对这种躁狂症无能为力，这在常用的词汇中得到了承认，如“疯狂地”、“狂热地”、“癫狂地”、“神魂颠倒地”陷入爱情之中，倘若说谁文雅地、可靠地或明智地沉浸在爱情之中，那除非是一种矛盾修辞手段。关于这个疾病的自我免疫的倾向，目前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人一生只可能真正爱一次，有的认为第二次更好，另有一些人认为第一次的感情是惟一真正的感情，还有些人认为他们可以每周乃至每天都堕入爱河。

性欲是刹那间的瘙痒，
爱情决不会放你走掉。①

这个疾病的一个根本特质就是它不可救药，这意味着在恋爱中的年轻人必须因为太年轻或太不相配而隔离开来的情况下，惟一的方法就是不承认他们受到了这种折磨。因此，比方说，必须以爱情不可能发生在这么年轻的人身上的理由来证明这种“爱情”是假的……

我还记得（在我那乏味得无法言喻的少年时期）纳特·金·科尔^②唱了一首独占流行歌曲排行榜首的平淡无奇却又令人心碎的歌，唱的是一对男女被敌人包围起来，极力告诉他们，说他们太年轻，不可能 reallee bee in luv^③，因为爱情不过是他们听说的一个名词（就像

① 金斯利·艾米斯，《一个永远固定的马克》，《性爱诗》，威廉·科尔编（纽约，1963），第444页。

② 科尔（1919—1965），美国歌手和爵士乐钢琴师。——译注。

③ 模仿年轻人说话的口吻，是不规范的英语，意为“真正地相爱”。——译注。

他们知道的所有概念一样)。这些令人扫兴的家伙的论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他们想用经验来验证爱情这个观念的真理，那也许他们就得上去爱。无论这个论点多么站不住脚，这首歌中所得出的他们的爱不会随时光的推移而消逝的相反结论似乎并没有给以切中要害的驳斥。

正如爱情不可能以实例来证明其存在，它也不可能以实例来证明其真伪。否定它在某一特定情况下的存在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你不能驳斥这种否定，尽管正如那首歌中暗示的那样，它很可能产生一种遭到世人迫害的不朽青春爱情的假象，一种奥卡辛和尼科莱特^①式的幻想，它的持续存在只是为了反驳批评家。

对这种情况的诊断方法有多种多样。从外部角度观察的人做出判断，一般根据的是对焦虑、注意力和效率的损害，或以好奇或沉思方式对爱情对象所表现出的一种不适当的迷恋等的观察。不过，必须注意的是，爱做这类观察的人在发觉风流韵事中能得到好处，因为从中可以获得窥淫癖的乐趣，往往还会促使这类情形发生。“世上所有的人都爱情人。”患者可以把自己诊断为已经患上了这种病，因为当他期待爱情的对象，或当爱情的对象出现或没有按预期的那样出现时，他都会产生强烈的反应。他的精神还会受着一种被爱者无所不在的形象的折磨，无论是在梦中，在吃饭，或在谈论完全不相干的事时，它都存在。如果这爱情得不到回报，那些症状要么逐渐消失，要么转到一个新的对象身上，或愈演愈烈，直到让人痛不欲生。上述哪一种情况最可能发生，这主要要看患者对他所忍受的痛苦态度如何。受虐狂

① 奥卡辛和尼科莱特系 13 世纪初的一首法国叙事诗中的人物，奥为一伯爵之子，与改信基督教的尼相爱，终结良缘。——译注。

的程度越高，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实际促成一桩事情的疑虑越大，他就会越心甘情愿地忍受孤独和痛苦。对此毫无觉察的爱情对象不得不为他自己一手造成的情况来承担责任的压力，还可能因此而被人指责为心肠冷酷或玩弄一个好人的感情。如果情人对爱情对象施以某种暴行，借此对它的冷酷行为进行报复，他会发现立法者将特别慎重地对待这件事，他们给那些处于“恋爱中”的人一种特殊地位，尤其当爱情对象被认为是不相配时，就更其如此。如果他的激情被拒绝了这种特权，那么，就有理由不给它以“爱情”的地位而只把它归于复仇的欲望或诸如此类的范围。

一般认为，女人不适合达到这种迷恋的状态，除非男人的诱惑使然。不幸的是，把恋爱的状态作为一种称心如意，乃至尽善尽美的人类体验的描绘是那样强大有力，以致少女似乎比少男在它的痛苦中花费的时间多得多。不过，关于少女会对男子求爱和爱情的感染力起反应的大众意象依然维持着上述那个社会性的假设。经验的酸性试验就是那力量惊人的亲吻。“这是我的初吻，它使我如此疯狂和销魂。这么久我一直疯狂地爱着马克，现在好了，有了这一个吻，我就知道他也爱我！”^①

爱是疯狂地爱着某人（哦，啊，我为哈里而发狂！）唇与唇相贴，舌头与舌头相触，那奇异的效果会产生疯狂和销魂的感觉。不过，在上述所引的例子中，那种爱情是一种假象，尽管它的症状与真的一模一样：贝特西刚刚被马克吻过，“学校最好的体育健将，城里最有钱的男孩子！哎呀呀，我真幸运。”但她还有一个名叫休的更好的朋友，是她隔壁的男孩，他提醒她要小心马克，小心他放荡不羁、

^① 《甜心》，2卷，57号，1960年12月，《亲吻可能不真心》。

目中无人的生活方式。在第二次相会时，休鼓起勇气，向她吐露了爱情并把贝特西搂进怀里……“他的吻使我心儿狂跳不止，一种无名的感觉席卷而来……使我仿佛腾云驾雾……”看起来，这就是真正的东西了，因此，结论告诉我们，“我犯了一个错误，把两者做了一个比较！爱情并非总是它看起来的那个样子，亲吻中也可能掺假。”^①

两次亲吻引起的两种感觉并没有真正的区别。两次描述所用的词语都更适合于用过麻醉剂之后生物体所具有的那种不正常的体验——心儿狂跳，两耳轰鸣，以及双脚如踩棉中。事实上，爱情也是一种药物，它使大众神话中的性欲读起来津津有味。没有爱情的性欲被认为是一种赤裸裸的动物排泄行为，有了爱情，性欲就变得使人欣喜若狂，使人超越。显而易见，这是要使爱情在影响外皮层性欲反应时行使一种自我暗示功能，也许它起到了这种作用。事实仍然是，贝特西只能从某种政治立场来区别看待那两次亲吻：实际上对贝特西来说，更可取的是嫁给她自己阶级的人，如果公开把这个策略说出来，而不是用含糊其辞地比较两个相同的亲吻这种方式来加以掩饰，那谁也不会表示反对。在两种情况下，有关的词语更适合于幻觉而非结婚的动机，强调的侧重面在利己主义的反应，而根本不在沉溺于这种所谓亲吻之中男女双方的交流上。

根据对真正爱情的诊断，上述这种鱼目混珠的现象典型地代表了一切文学。情感的偏见反对使爱情屈从于任何理性或任性的控制，而无法无天的激情则会招致深深的怀疑。一般而言，如上例所示，最般配的婚姻必定会转化成最称心如意的婚姻。真爱和假爱两者都是欲望和幻想的混合物，它们之间的真正区别是，真爱引向婚姻。如果它能

^① 《甜心》，2卷，57号，1960年12月，《亲吻可能不真心》。

够达到这点，兴奋程度的显著降低即便不被承认，也会被容忍。通奸和私通现在仍比婚姻更刺激，但我们的文化所极力维持的却正好相反。我们实际上受制于这种观念，即这种躁狂症是婚姻的根本先决条件……难道坠入爱河之前便结婚是一种罪过吗？这句话写在为泰勒·考德威尔^①的书《让爱情最后来到》所作的旗帜式广告上。^②自相矛盾的是，爱情不分婚姻和艳遇，一律加以认可。“爱情征服一切。”

爱情的非理性在那些档次很低的小说中得到了多情的赞美，它描写的女人总是放弃冰冷的事业和雄心而投入丈夫急切求爱的温暖怀抱中。能力很强的事业型女人 X 面对资历较浅的进货员 Y 的求爱，坚持数月不肯松口，直到他行为变得冷淡，她嫉妒起来，或者他出了事，她和他一起坐在救护车上。毕竟“爱情召唤时——谁能抵挡得住呢？”^③

爱情在这儿不是被比作一种必要的人体功能（请比较：大自然召唤！^④），就是被比作一个被召唤去尽某桩愉快的义务的人，这又是一种幸存下来的古老的比喻形式。不过，这类故事中的危机目的是为了向茫然无知、忍受爱情痛苦的人透露，她实际上也沉浸在爱河中，正如麻风病患者把滚烫的开水倒在自己麻木的脚上也会发现的那样。做某种这样的试验是允许的，甚至还应该作为药方开给那些怀疑自己是否真正掉进了爱河的人。“不经过现实考验的爱情不是真正的爱情。”尝试分居在证明一种迷恋是否持久时可能会很有用。一些顺势疗法专家还设计了病人必须自己使用的意见征询表，这至多也只是个

① 考德威尔（1900—）：出生在美国的美国作家。——译注。

② 引文引自阿尔伯特·艾利斯，《性的民俗学》（纽约，1961），第209页。

③ 引自《甜心》（见前），《爱情召唤时》。

④ 在英语里，这表示有要大（小）便的感觉。——译注。

不怎么可靠的办法。可能提出的问题范围很广，从“假如他离开你，你还能够忍受着活下去吗？”到“你觉得他口臭吗？”等等，什么都有。更常见的一个办法是向单恋者提供忠告，如果谁理解这个术语，它可有着不吉祥的含义呢，告诉他们爱情不是什么，而不是指导他们爱是什么。

爱情不仅仅是激动或稍纵即逝的快感。它不是逃避孤独或无聊，也不是一种为了实际的便利或共同的利益而做的一种安逸的调整。它不是一厢情愿，也不可能仅凭愿望或意志就使双方沟通情感。

按照这个经验公式行事的少年情人如果感到困惑，那是情有可原的。毫无疑问，不少诗人和别的人都曾燃起过单相思的情焰，因此，要在爱情中建立平等那是相当不可能的。在快感消逝之前，是不可能知道它是否正在消逝的，而如果它不是一种对孤独和无聊的逃避，不是一种共同的安逸的安排，那把它视为一种迫切需要的东西似乎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同一位作者所做的积极的描述，其令人气馁之处并不亚于前者：

爱情是很多东西。它是小孩子对关怀和疼爱所做的满意的反应，它也是大孩子充满感情的好奇心。它是青少年的顽皮戏耍和他们浪漫的想象力的驰骋。它还是成熟婚姻中认真而成熟的忠诚……

爱情是微妙的，难以捉摸的，而且它首先是自然生发的。它结合了共同的责任感和关心，在诚实、诚心和自然的基础上茁壮

成长。最开始它不过仅仅“发生”而已，但要坚持下去，繁荣起来，它还需要具有奉献敞开的心扉和灵魂的全部能力^①。

这是一个男人试图抵制把恋爱作为婚姻基础的危险的神话而做的努力，但它不能令人信服。这种含糊其辞但却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观点从未激起过一首爱情诗。幻觉剂式的恋爱经验的诱惑使世界成为一个美丽的地方，使你眼中只看见星星，使你产生腾云驾雾之感，把丘比特的神箭射中你的胸脯，这样一种诱惑是不会被这种糟糕的散文削弱半分的。这魔幻般的躁狂症依然像一种强大的冲动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他非常爱她吗”，第二任妻子这样打听她已故去的情敌。“他曾经疯狂地爱她”，对一个杀死了不忠妻子的男人，人们这样评说，于是，陪审团建议宽大处理。“我知道他是杀人犯，可我爱他”，跟死囚犯结婚的女人这么说。爱，爱，爱——所有这些关于爱的可怜的哀诉，以感伤的神话的姿态出现，掩盖了利己主义，淫欲，受虐狂，离奇的幻想，一腔自我造成的混乱不堪的痛苦和欢乐，在凝固的求爱的手势中，在亲吻、约会和求偶中，在恭维和争吵中，在使它的荒凉背景显得鲜明生动的这一切事物中，它掩盖、蒙蔽了最本质的人格。“我们并非生来就要互相进行偶像崇拜的，可求爱的全部倾向就是十足的偶像崇拜。”^②现在的年轻人求爱也许不再像17世纪的女权主义者玛丽·阿斯特尔形容的那样过分讲究，奴颜婢膝，但爱情神秘的疯狂依然制造出同样虚假的光环，寄予了同样的期望，一俟新妻子变得能够“平心静气地考虑她的处境”时，这些期望便烟消云散。20

① 《幽会指南大全》，阿特·安格（新泽西，1960），第89页。

② 玛丽·阿斯特尔，《为女性一辩》（伦敦，1721），第55页。

世纪有一位女权主义者即泰-格雷斯·艾特金森，以更粗鲁的方式说了一句类似的话，“爱情是受害者对强奸犯的回答”。^①

并非所有的爱都可以这样描述理解，但使得那些伟大的风流韵事中的女主人公神经系统发出震颤的令人作呕的迷恋就是这种东西，无论在廉价的、登载“浪漫故事”的滑稽报纸上，还是在描写热情求爱的精装小说中，全都是如此。女人必须从恋爱这种廉价的思想意识中认识到一个根本的观念，那就是让人走出非理性的自我毁灭的一步。这种迷恋与爱情毫无关系，因为爱情不是晕眩、占有或狂躁，而是“一种认知行为，是理解人格核心的惟一方式”。^②

① 泰-格雷斯·艾特金森，《反抗》，引文引自厄玛·克兹发表于《星期日泰晤士报杂志》（1969年9月14日）上的一篇文章。

② 摘自O·席瓦茨，《性心理学》（伦敦，1957），第20页。

浪 漫

每一个少女都梦想着恋爱，这也许不再是事实了。也许普及文化革命对性道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强有力地都市黑人布鲁斯的性精神气质融入了年轻人自己创造的文化之中，从而取代了感伤的情调。也许年轻姑娘们已经用实际的性战斗取代了我在少年时代无疑为之钟情的那种恍恍惚惚的白日梦。但是，这一切不过是也许而已。彼得·曼博士在设菲尔德大学所做的研究表明，25岁到45岁之间的女性，特别是家庭主妇和从事秘书工作的人，都是浪漫故事的贪婪读者。有的人每年购书多达80本。这个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①近在1969年8月，《妇女周刊》上还在呐喊说，浪漫故事依然有生命力，“因其虚构而著称。”

尽管有各种各样新的自由，“今日青年”中的绝大多数人依然像他们以前的一代代人，做着同样的梦，觉得生活同样富于冒险性，欣赏同样的最高的价值观。

……那天晚上在草坪上，凯兹就好像在为一个维多利亚时期

^① 米尔斯与布恩出版公司出版商曾要求彼得·曼对该公司的读者进行分析并将他的报告装订成册，题为《浪漫小说：关于阅读习惯的调查》（1969）。

的爱情故事中的插图做模特儿一样。她洁白的连衣裙用某种薄膜似的材料做成，上面高齐脖子，下面拖曳到她黑色的缎子鞋面上。她腰间扎着一根黑天鹅绒的丝带，戴着一串老式的金项链，上挂一只保藏纪念品的贵重金属小盒，黑油油的头发从中间分开……“她要去参加她的第一次舞会，”她妈妈告诉我……“她欣喜若狂。”

……每有一个悲哀的女儿在某个灯光黯淡的迪斯科舞厅中抽大麻，就有成千上万个凯兹“欣喜若狂”地穿着她们的礼服去参加第一次正式舞会。^①

显而易见，这就是浪漫故事。写这种东西的男作家往往强调适合浪漫情调的衣衫，这正是这类传奇的特征。舞会就是大弥撒，凯兹将以华丽的姿态出现在舞会上，引人求爱和崇拜。她的年轻男人将被弄得神魂颠倒，穿着他那灰斜纹布的夜礼服，跌跌撞撞地跟在她身后，紧紧拉着她的冷手，搂着她的纤腰，把她无可奈何地搂在怀里在舞池中旋转。他会恭维她长得很美，舞跳得好，并感谢她使他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每年都有初入社交界的女子身穿处女般洁白的服饰出来，对女王、市长、主教或无论什么人行屈膝礼，低垂眼睑，按正规的模式行事。小伙子彬彬有礼地邀请跳舞，姑娘也大大方方地接受，或者找借口加以谢绝，希望会有更好的人来邀她。她们的花花公子本应该向她们献花才是。但每一位姑娘都希望会发生某种比按预期程序进行的社交活动更刺激、更浪漫的事。也许某位相貌堂堂的英俊男

^① 《妇女周刊》，1969年7月2日。

子会比别人挨得更近一些，甚至嗅一嗅她们头发的香味。也许晚饭之后，他们一起到平台上散步，他会被她无限美丽的眸子的光辉所眩惑而屏息静气。她的心儿会激烈地跳动，她的双颊会泛起可爱的红晕。他会讲一些妙不可言的话，温柔热烈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她可能被一把搂进他老练有力的怀抱中。性的程度不超过一个亲吻，没有粗俗下流的乱摸乱抱，只有强健的双膀围抱住她，保护她不受世界的粗野侵袭，只有温暖的双唇贴在她的唇上，使奇异无比的刺激感传遍她的周身。

在浪漫的世界中，爱情产生之前是不会有亲吻的，除非是恶人的吻，但他们只能暂时地欺骗天真的少女，因为全能的真正情人会很快地来搭救这些少女。初吻理想地标志着销魂、心与心的交换，以及接踵而至的婚姻。否则，它就是骗人的吻。尽管这一切粗糙而荒谬，但它却是成百上千个题为《甜心》、《浪漫的秘密》等连环漫画的主要神话。当然，亲吻造成的那种状态实际上是自我造成的，因为只有很少人的嘴唇能够赋予产生触电和服用迷幻剂般效果的才能。许多跟自己的女友凑合着过的青年男子最初都为她的欣喜若狂和兴高采烈而惊奇，结果却发现自己背上了一个不想要的强烈关系的累赘，它很勉强，又没有性欲。

当它发生时，它会妙不可言，难以忘怀，十分美好，就像咪咪和罗多尔夫初次邂逅时吟唱绝妙的咏叹调一样。也许他们不会立刻相爱，但却会感到一种柔情与日俱增，直到有一天，哇，那令人惊异的亲吻！男人接下去要做的便是在各种场合不断地表现出柔情、尊敬、恭维和敏感，配以骑士风度和豪侠的言行。浪漫故事中的男主角知道如何对付女人。鲜花、小礼物、情书，或许赞美她眸子和秀发的诗歌，洒满月光的平台上伴着烛光和低音弦乐进餐。丝毫不草率从

事，不与肉体沾边。某种粗重的喘息声。灼烫的双唇紧贴在她那薄薄的紧身胸衣上。亲热的情话对着她浓密的头发呢喃。“事虽小，意义重大。”她最爱吃的巧克力，他对她的昵称，记得她的生日、周年纪念，傻乎乎的游戏。然后是那些愚蠢的事情使他回忆起她，她用的香水，她的围巾，她的带褶边的内衣裤和可笑的绣花手帕，她膝上的小猫。神秘、魔术、香槟、庆典、柔情、激动、爱慕、崇敬——女人对这些东西总嫌不够。大多数男人对女人的这个白日梦的世界一无所知，因为他们不受这种文学和这种浪漫主义商业的影响。不管是为了淫欲、爱情或贪婪，凡研究这种行为并成了爱在女人堆中厮混的男人一般都会令其他男人害怕和讨厌，把他们当做吃软饭的人，甚至看成同性恋。男美容师和理发师专门研究他们顾客的癖好，有意与她们调情，说她们想听的话，并暗示说她们本应过得比现在这种不堪忍受的当老妈子的肮脏生活要好。

如果《甜心》和其他有着幻觉般爱情比喻的同类出版物是美国货，那么，一个很不幸的事实是，它们在英国有着广泛的发行量。还有一些拙劣的周刊，如《蜜娜贝尔》、《瓦伦丁》、《罗密欧》，以及发行量最大的《杰基》，销售量每周超过一百万份，读者对象是10至16岁之间的少女，该杂志提出了英国式的浪漫理想。里面刊出的少女大腿更好看，人更时髦，裙子小，发型野，眼圈乌黑，她们多半会力避那种过时的幻觉剂般的亲吻。那些属于摄政时期的纨绔子弟^①后裔的男子英俊得不得了，个头稍嫌矮小，但个个都矫健活泼，酷毙了，最擅长翘起花岗岩般坚硬的下巴，直勾勾地盯着那些令人为之动

① 指乔治埃特·海耶（英国作家，1902—1974年）所著《摄政时期的纨绔子弟》一书。——译注。

心的女性的闪闪发光的眼睛。非同寻常之处是它突出地强调了物恋对象。浪漫故事似乎完全以物为转移，如唱片、书、小摆设，以及在一个情况下在旁观者眼中看来几乎像超现实似的公园长椅。凯特和哈里是一对恋人。他们坐在公园的一张长椅上，做如下的对话：

“啊，凯特，我爱你胜过世上的一切。”

“而我爱你胜过全宇宙的一切，亲爱的。”

这条长椅在他们的关系中变得极为重要，当市政会决定把它搬走时，凯特冲进哈里在市政厅的办公室，要他和她一起坐在那条长椅上静坐示威。哈里这么做了，直到他的老板市检察官告诉他，他要再坚持下去就会丢掉饭碗。他让步了，留下凯特一人去捍卫她的长椅。她认为这正好说明他对她爱得不深。但搬椅子的人中有一位显然是个情种，因为他有着花岗石般坚硬的下巴和拜伦式的头发，他在她身边坐了下来。“我们要为你拯救这条长椅，为了过去和未来的所有情侣。”最后一张画面上，我们的女主角泪水模糊了眼睛，她闪着晶莹的泪花凝视着他，她那婴儿一般撅着的嘴唇离他那粗犷的腭部仅隔一根头发丝之遥。“可是你会白白地丢掉你的工作。你……你真的认为我们可以打败他们吗？”她说。“我知道我们可以打败他们。”他回答说，“只要人们好好地去努力，好好地去爱，他们就什么都能办到。让我们努力吧……”^① 这就是目的，至少可以这么说。

浪漫故事中的情人是一个作风专横的男人，很明显，他至少在一个方面，通常好几个方面都优于他的心上人，年纪比她大，社会地

^① 《蜜娜贝尔》，1969年11月8日，《星期六静坐示威》。

位和成就比她高，或者比她聪明、能干。他很有权威，但他对他的淑女十分关心，并以一种显然是父亲的方式对之加以爱护和引导。他可能严厉、孤僻，甚至令人生畏，但是浪漫故事中的女主角仅凭着端庄和美丽的力量以及她们服饰的魅力就足以令他神魂颠倒。在他过去对女人的屡次征服中，他碰到的危险可不止一点，他对女人有一种隐秘的痛苦感或鄙夷。胸中郁积的欲火就烧到面上来了，但因他的柔情和他对女主角感情需要的全能的_{理解}而减弱。这种角色的原型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就是很浪漫的，因为他们之中最早的几位也许就是罗彻斯特^①、希思克利夫^②、达西先生^③和拜伦勋爵^④。不过，奥斯汀和勃朗特的感觉与卡洛琳·兰姆女士的感觉力相比则黯然失色。乔治埃特·海耶以十分自觉的方式探索拜伦式英雄性生活成功的现象时，创造了塑料时代的原型沃斯勋爵，即摄政时期的花花公子。他是浪漫小说中大部分男主人公多少类似的那种滞定型人物的一个优秀的实例，无论他们是30年代冒险故事中描绘的那些有着大学生幽默感、冲劲十足的年轻人，他们会为朝气蓬勃的女主人公的勇气而表示祝贺（从概念上讲这最具平等主义的意味），还是柯佩图阿王和乞丐女仆。

他是时髦男人的化身。他头戴海狸皮帽，黑油油的鬃发小心翼翼地梳成一种乱糟糟的样子，他那经过浆洗的平纹细布围巾叠成一连串漂亮的皱褶，托住他的下巴，他那身灰斜纹布的骑装上披着的斗篷不少于十五件，还有一行双排的银扣子。塔文纳小姐

① 《简·爱》中的男主人公。——译注。

② 《呼啸山庄》中的男主人公。——译注。

③ 《傲慢与偏见》中的男主人公。——译注。

④ 英国18世纪浪漫主义大诗人。——译注。

不得不承认他长得很英俊，但发现他的脸型很难不让人讨厌。他看上去一副妄自尊大的模样，他从厌世的眼睑下讽刺地打量着她，这是她见过的最冷酷的眼睛，从中看不出任何感情，只有厌倦。他的鼻梁太直，不合她的口味。他的嘴形状非常好看，很坚毅，但嘴唇却太薄。她觉得他好像冷笑了一声……

最糟糕的莫过于他那副懒洋洋的样子。他没兴致，对巧妙地躲避了一场事故和轻便双轮马车所处的困境他都不感兴趣。他驾驭马车的技术娴熟自如，他那双似乎漫不经心地握着马缰的优雅的戴着手套的手一定有着意想不到的力量。可是，凭着上帝的名义，他干吗非要这样装模作样，打扮得像个花花公子似的呢？^①

像这样的人做的事是不可能过时的。他有那样的厌世的眼睑！那样的贵族相貌和贵族的不屑一顾的神态，正是这一点首次为查尔德·哈罗德^②打开了上流社会之门，还有那种令人兴奋、使人感到威胁的意想不到的力量！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他主要是靠他那身无可挑剔的服装而存在的——花花公子布鲁默尔便是他的一个朋友——但当他面对这一番景象：

她更想有一头黑发，她觉得她那头金色的卷发没有吸引力。幸好她的眉毛和睫毛是黑色的，而她那双蓝得惊人（像个蜡制的洋娃娃似的，她有一次曾鄙夷地告诉她的兄弟）的眼睛传达出一

① 乔治埃特·海耶，《摄政时期的花花公子》（伦敦，1968），第15页。

② 拜伦《查尔德·哈罗德游记》中的主人公。——译注。

种直率和火焰般的感情，使她的脸蛋非常具有个性。第一眼之下，可能会把她看成一个德累斯顿出品的瓷器小妞，但再看之下，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现她眼中闪耀的智慧，和沿着她嘴唇曲线所展露的明显的果断神情。^①

当然，她的智慧和果断始终幸运地留在她的眼睛和嘴唇的曲线上，但它们却为她对沃斯勋爵所做的淘气行为提供了一个借口，由于一个精心策划的错误，他成了她的年轻保护人，这是所有富于刺激的关系中最富于刺激的。他看见她穿着这一身迷人的服饰——“一件法国麻纱料的素色圆长袍，沿着领口饰有一圈扇贝状的花边，以及一件里子棉布做的、斜纹图案的紧身披风。一顶前撑型柳条阔边女帽，上面饰着一根条纹天鹅绒丝带……”^②——她站在最妥当的位置上，把凉鞋里的一块小石子倒出来，同时不得不把穿长筒袜的脚藏在裙子底下，他把她一把揽进怀里，抛进双轮轻便马车中（这时两人都还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他接着“从她抵抗不住的紧握的手中夺过了凉鞋，冷静地托着准备穿在她的脚上。”跟着，为了进一步挑逗她，看她那迷人的气愤的样子，他吻了她一下。按这样一种征服的速度，这部长篇恐怕只要二十页就够了，如果不是她的保护人沃斯太讲原则而不肯向她求爱的话。在他严厉而羞怯的帮助下，她成了社交忙季的美女，人人都向她求爱，但她不爱任何人（除了他以外）。她有一年8万英镑的年金，这是一类求婚者的动机，而淫欲则是其他人的动机，最引人注目的人当推威尔士王子，

① 乔治埃特·海耶（见前），第5页。

② 同上。

他的大献殷勤使她如此反感，以致她晕死过去，由她老爷气十足的父亲般的情人把她救醒并抬回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对她的爱情是没有贪婪或私心的（他富有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坚定不移而又深沉强大。他一直在保护她，尽管大部分时间她并未意识到这点，直到她到了法定年龄，这时，他目光向下，朝她脸上凝视片刻之后，便一把将她揽进怀中。乔治埃特·海耶有一种谨慎从事，或者也许是假装正经的特色，这妨碍她以写作来探索性高潮的问题；另一方面，芭芭娜·卡特兰德^①却过分地描写了男女拥吻的比喻，因此她反映的浪漫小说最为关心的本质事物要比其他人多得多。在《爱之翼》中，她把爱情的兴趣一分为二，书中那位40岁的色鬼纳文斯卡勋爵对娇小的阿曼达的可爱的肉体垂涎三尺，并将他可恶至极的殷勤强加在她身上……

他把她抱得更紧了，他的唇紧锁在她的唇上，仿佛虎钳（原文如此）。她感到他胸中的激情升腾而起，好似邪恶的火焰，突然，他把她抱在怀里举了起来。

“阿曼达！”他声音沙哑地说，“真见鬼！我们干吗还等呢？”他抱着她往房间一角的一个大沙发走去，她一面挣扎，拼尽全力反抗着，一面却已明白，她太小，太无用了，她的反抗只会使他更为激动。

“阿曼达！阿曼达！”

他的厚嘴唇吻着她的眼睛，她的双颊，她的脖颈。她感到他

① 卡特兰德（1904—），英国浪漫小说女作家。——译注。
下边引文见其《爱之翼》（伦敦，1968），第152页。

正把她放倒在沙发上，同时她却徒劳无益地抵抗着，想重新站起来，这么做时她就已经明白，她已相当没气力了。她听见她晨衣上的披肩式三角薄围巾在他的手中被撕破。

这位完全无能为力的女主角是故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她对被人强暴无能为力（当一个可成为上议院议员的贵族激情升腾之时，她这样一个弱不禁风的东西怎敢踢他呢），她对另一个男性施与的更为惬意的性征服也无能为力，这位男主人公将保护她，使她不受他自己的兽欲和人间罪恶和愚行的伤害。

她转身面对房门，这时，彼得·哈维突然一只膝头着地，在她身边跪了下来。她一边惊讶地看着他，他一边把她白色平纹细布长袍的边缘撩起来，并用嘴唇触了一下。

“阿曼达，”他说，“这就是一个男人，任何男人，应该接近你的方式。任何人——尤其是纳文斯卡——都只配吻你的裙边。你能记住这一点吗？”^①

这就是你应该嫁的那种男人。双膝跪在地上，吻她沾满泥点的裙边，还依然是她的道德教师。卡特兰德小姐对愉悦刺激的鉴赏力大大超过了海耶，而海耶对历史色彩的研究则大大超过了卡特兰德。经过一连串荒谬绝伦的蓄意安排，两位情人在妓院的一间卧室里相遇，他在那儿正准备搭救她。阿曼达在一个更为适宜的场景中吐露了她的爱情。

^① 卡特兰德（见前），第47页。

“阿曼达，你把这事搞得使我无法忍受，”彼得说，他说话的声音好像喉管被人扼住似的。

“可你并不要我呀，”她说。

“总有一天我要你为这事向我赔礼道歉的，”他说，“正如总有一天，我要吻你一直到你求饶。到那时——祈求上帝，这一天快快到来——你可要小心，我的小爱人。”

他捉住她的双手，举到唇边。他没吻她的手背，却把它们转了过来。她感到他在吻她的掌心，带着一种崇敬的心情，同时还有一种饥饿的欲望，这使得她激动起来，直到她突然欣喜若狂得全身战栗不已。^①

他们实际上还没有接吻，因为彼得说过，“如果你的唇接触了我的，那么出了什么事我可不负责任。”老实讲，如果仅仅吻手就能产生性高潮，那么，实际的接吻就可能引起癫痫症了。她正在神坛边重复那将把她与纳文斯卡永久结合的誓言，这时，她的情人揭露了他的奸贼的真实面目，与他决斗，并占据了她身边的位置。

她感到爱情油然而生，宛如烈焰。她感到一阵兴奋和狂喜传遍周身，使她全身战栗不已，因为她知道再过几秒钟，她将会成为他的妻子并永远属于他。^②

这两本书都是我在超级市场买来的，共花了3先令6便士，但不

① 卡特兰德（见前），第137页。

② 同上，第191页。

能说这是随意的选择，因为从我充满白日梦的青少年时代，我就记得这两个名字，海耶和卡特兰德小姐。说实在的，我在一次大学辩论会上还真的碰见过缀着一身瀑布般的海蓝宝石的卡特兰德小姐呢，辩论会上的论题是《做一个可爱善良的小姐并嫁给聪明人》，卡特兰德小姐当然是站在肯定一方，好像人可以善良而不必聪明似的！如今，她似乎已经干起了情感咨询专家和以蜂蜜作为主要配料的春药的供应商的行当，她还可以向人证明她女儿嫁给了贵族是多么的成功。如果妇女解放运动想要取得任何成功，妇女就得对付百万美元的卡特兰德工业这种现象。我那天买的第三本书是特价书，书名叫《爱心》，被称为“描写澳大利亚内地生活的又一伟大的浪漫故事”。浪漫故事中所有已经使用过的道具那儿应有尽有。在虚构格兰特·贾维斯这个人物时，露茜·沃尔克采用了牧羊场的封建家长式统治的背景。她笔下的男主人公不仅十分富有，而且直接统治着一个由白种和相对幼稚以及黑种和绝对幼稚的忠心耿耿的仆人所组成的社会。

为了使故事中的各要素紧密结合，使之产生最强烈的感情刺激效果，露茜·沃尔克设计了一个极为复杂而又不可能发生的情节，要说出它的梗概，那几乎跟虚构整个故事一样要花同样多的时间。我们只需要知道一点，那就是伊丽莎白·希顿扮作格兰特·贾维斯的未婚妻，保护他不受那些心怀鬼胎的女人的算计，她们为了联姻和野心的动机而欲求得到他。她们水性杨花，精力充沛，而且冶艳无比，但她只有英国人的肤色和纯洁，她作为这座比封建采邑更糟的庄园的女主人，在行使她的职能时，还玩弄一种模仿女皇的伎俩。她过于稳重，以致她在牧羊场度过的第一个夜里，身穿背带长衬衣，睡在炉边的地上，格兰特的身体为她遮挡寒冷的一边，当这场危机过去时，她竟感到极度痛苦。当格兰特大白天去卧室看她时，尽管她并不是独自一人，但

她“无论如何”也克制不住，“脸上偷偷地泛起一层泄露真情的红晕”。她很感激的是，“早餐盘子放在膝上……一种象征性的盾牌”。^①从体格上讲，格兰特作为父亲和男性生殖器的象征，长得十分匀称，“英俊至极”，“闪着寒光的灰蓝色眼睛”，配上他那根高鼻子和硬下巴，“给人一种无情……和冷漠的感觉”。^②她在书中的一切努力都花在如何赢得他的赞许上，在安静的时刻，当她不教孩子或洗英国国旗（真的！）时，她便陷入沉思，想着他那坚硬的阳刚之美，并沉溺在受虐狂的幻想中。

然而，当她看见格兰特凭栏远眺，遥望原野，膀子上露出那道细白色的伤疤，她不禁感到，尽管他有权有势，财大气粗，他却是个孤独的人。但伊丽莎白不知道他隔膜的原因是他个人生活中的悲剧，还是他的巨大财富引起的。如果他请求她继续待下去，她不会跟他为难的。她有一种奇怪的、强迫性的愿望，想要服侍他。^③

所有的浪漫小说都着力描写衣服。每做一次性挑逗，都要以衣物作为诱饵，沃尔克小姐的描写中所显露的足恋倾向则又向随意性进了一步。^④该书的封塔那版已经再版了四次，而这位女作者至少还写了十一本书。当格兰特·贾维斯在科伦坡登船与回伦敦的伊丽莎白会合时，故事达到了兴奋的点。

① 露茜·沃尔克，《爱心》（伦敦，1969），第226页。

② 露茜·沃尔克，《爱心》（伦敦，1969），第32页。

③ 露茜·沃尔克（见前），第171页。

④ 同上，第53页、85—86页、91页、112页、191页、207页、228页。

她知道他是真实的，因为他衣服上的粗花呢蹭得她的鼻子发疼，而当他把她紧接在怀里几乎把她压碎时，她可以感到他膀子的巨大力量……

令人不可置信的事情已经发生。世界上有一个人越过了一座座大陆，飞过了好几个大洋，为的是得到她……伊丽莎白·希顿，打字员……

他的头垂下来，他的唇挨着了她的唇。很长一段时间里，伊丽莎白的口中一直有着一种天堂的味道。^①

这就是女人为她们自己选中的英雄。为他发明的性格其实是那些对束缚自己的锁链依然珍惜的女人发明的。男人常说，女人就爱弄种，其实，使女人着迷的是那些似乎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成功男人，她们渴望把自己对自己的责任交给一个用它来为她们谋福利的男人手里。这种人并不存在，但被性幻想弄得目光迷乱的少女们却很容易在他们并不存在的地方辨认出他们。开车门、对付领班、挑选礼物，以及挣钱等等，这一切都常常被视为浪漫风情的造詣：为了寻找浪漫的爱情，许多女人不惜牺牲她们自己对她们冠军的道德评判。不少家庭主妇一听到夏緬·比格斯的故事便会激动不已，而一个火车抢劫犯的妻子或她的幽灵在把她的故事讲给朝来夜去的女佣听时，知道某种相对肮脏和混乱的生活中哪些方面应该细讲，哪些方面又应该加以强调。^②比格斯的大个子，他的膂力和大胆都不断被人们一再传诵，还有他在法庭和拘留所中的厚颜无耻，他对金钱傲慢不屑的态度，以及

① 露茜·沃尔克（见前），第253—254页。

② 在《星期日镜报》上系列刊出，1969年10月26日—11月16日。

他的床上功夫。就连一次通奸也进行得从容不迫。

尽管浪漫故事从本质上来讲是替代性的，但幻想的能力歪曲了实际的行为。传统观念认为，男人应该比他的女人强壮，年龄大，这种观念的力量可不能说是过甚其词。某一个大个子男人，就说他身高6英尺6英寸吧^①，长得腰圆膀粗，把我紧紧搂在他的粗花呢衣上，向下凝视我的眼睛，并将天堂的滋味或滚烫灼人的激情留在我切盼的唇上，我都不敢自诩完全从这样一种梦境中解放出来了。我曾经整整嫁给了他三个星期。女为悦己者容，这种模糊的观念只可理解为，女人打扮是为了造成一种印象，她们认为，这种印象相当于穿白平纹细布的阿曼达在彼得·哈维身上造成的那种倾城倾国的效果。舞厅交际舞是社会对女性逆来顺受的神话的大规模投降，男伴前进，女伴后退，在纯洁的拥抱中随波逐流，她们的脸紧挨着男伴的脸，但实际上又未接触。这种舞蹈至多早不过海耶笔下的《摄政时期的花花公子》，可以把它看做是表现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因为贵族的舞蹈形式非常正规，而下层社会则让女人扮演独立的角色，可以做较大或较小的发挥。在民间舞蹈或土风舞中，我还未听说过有男人取代女人自主地位的事。中产阶级女性最爱看的表演莫过于芭蕾舞了，因为它具体地表现了所有的浪漫滞定型，尽管女舞蹈演员的独舞要求有巨大的感染力和训练有素，但她的每一次跳跃都要像一片树叶或一堆天鹅绒毛，显得仿佛是被举起似的。哪怕是在一般的社交层次上，成功的交际舞也体现了同样的矛盾。女舞伴必须对身体动作进行控制，好使自己显得好像轻如鸿毛似的被人引导着在舞池中旋转。

然而，浪漫神话最重要的作用表现在求爱的情境中。除非小伙子

① 约合公制两米多一点儿。——译注。

有意识地利用女性的多情善感，否则，他们对以浪漫标准衡量的接吻的意义几乎一无所知。对他们来说，接吻只是刚开了个头，是走向亲密无间的第一步，而对少女来说，接吻是爱情的顶峰，只能在高潮处展示。少女并不真的相信这一点，她也不理解小伙子对此的态度。青少年的拥抱中经常缺少强烈的崇敬感，尽管较为成熟的男人可以装出来，而且装得几乎连自己都意识不到。就连表现最好的青少年也会接吻拥抱，尽管《瓦伦丁》、《蜜娜贝尔》或《甜心》中没人这么做，但哪怕一位少女承认这个事实，她还是会渴望爱情和浪漫，把两者看成可能发生在她身上但她自己却不能促使产生的事情。顺从的冲动往往阻碍了想把合度的规矩强加在当时的情况上的冲动，一个在自己乳臭未干的情人唇上低声吐露心曲的少女经常是在以一种对真正发生的事情膨胀的感觉引诱她自己。她的给予同时比他要求的多，又比他要求的少。当小伙子违反了情感的礼仪，一般会出现令人困惑的场面，而这种场面正好证明了浪漫的幻想作用。这种角色十分简单，因此，比较玩世不恭的年轻人会有意地伪装：真正的新手很快就会知道，写得最棒的地方总是欲望受到压抑但却克制不住的地方，这只要一点粗重的呼吸和意味深长的一瞥就可以传达出来。你看卡特兰德的这句话怎么样，“如果我吻了你，那么出了什么事我可不负责任”？这种对话简直可以用作炸药。尽管卡特兰德和海耶假装正经地一味描写脸红，强调要删除任何有关不那么强烈，不那么正派的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暗示，她们实际上却在为诱奸的人——不是情人，而是诱奸的人——铺平道路。然而，她们使英俊的男人工作好做的同时，却在相貌平平的男性的路上设置了更多的障碍。尽管浪漫的男性并非总是一种滞定型，如那种毫无个性、消极被动的女性，但他也有一些必不可少的品质。他举止从不粗鲁，尽管他也许会目空一切，甚至会出言不

逊，他从不紧张不安，反复无常，或卑躬屈膝，低声下气，而且他永远长得好看。在那种部落般的青少年情境中，总有一些男孩是少女不愿与之出去的，他们不是长得太一般，就是太乡里乡气，或者过于迫切，因此不为人接受。实际生活中的放荡行为往往不是由这类不够资格的人造成的。

风景布置、服装、物体等等，这一切都证明了性的仪式化，而性正是浪漫爱情的本质特征。正如圣餐不是真正的饭食，不能消饥解渴，上帝之吻所代表的交流实际上也不能给人带来快乐。卡特兰德所用的吻裙边和百合花的意象泄露了一个秘密的事实，即我们涉及的是一种性宗教。要求得到的东西是忠诚，而非爱情。对于某些女人，这些仪式甚至在婚姻生活中也是必要的，因为它们可以使得性欲为人接受。如果没有这类仪式，性交便会成为又一种家务事，而某种诸如此类的魅力需要往往比纯粹的性交易更接近妻子不情愿的实质。人们总想把性交发展成一种重要的场合，这种愿望与那种女性反应较慢的说法有着一种奇特的关系，因为不少女人在性交中寻求的并不是肉欲的发泄，而是精神的亢奋，正如婚礼中所应允的肉体崇拜一样。女人的某些性欲要求实际上是对举行双方在一起的性典礼的要求，男人对此畏缩不前，因为他们把这误解为是对他们阳刚之气的要求。

我哀诉着想哄劝他。他说我是个“慕男狂”。我会像故事中我在圣勒米爱你那样爱你……他让步了，我却感到绝望。

我开始摆出一种芭蕾舞姿，一腿独立，一腿后伸，两手前后平伸。我的全部希望都在我的手里。轻浮的，轻巧的，轻飘飘的，冒险的，简单的，复杂的，劝诱的，惊人的，骗人的，犹豫的，精确的，有节奏的，无止境的，含蓄的，活跃的，缓慢的，

拖沓的，诚心诚意的。你喜欢这个吗，这长长的绕着你乳头的东西？有一只燕子从温暖的南方飞回来了，加百列，它扑腾着翅膀从你的大腿往下飞到你的足踝，你听它在你肉体轮廓上的声音。漫不经心地，孜孜不倦地，十分注意地，带着好奇心，小心谨慎地移动着，我在我情人的肉体上追寻着圣勒米的名字。我还写下了那位老妇人在市场关门时捡起凋谢花朵的事。我把长长的一段关于忍冬花的段落绕在他的臀部，他的腕部，他的耳朵上。我缓缓的荷花小溪注入他的血液之中，但这并没有使加百列入睡。他的肩胛悸动了一下，那是我力量的象征。舞厅似的凉亭，露天下煎烤的土豆，他的腋下，他的腹股沟。在我爱情的混沌中弯腰曲背，我的手沿着他的腿部轮廓滑动，我像婴儿一样在我丈夫的足踵处吸食。亲爱的老师，你给了我勇气，我倾听着林中空地的声音：他的肩膀，我围着它嬉戏。我的指头和指甲泄露了天机，那是被一朵云彩恫吓的一个弱不禁风的月亮，一个正在遭屠杀的落日，一只幻影鸟的鸣啭和水滴。那时我们在做一次沉重的散步。啊，上帝，我从他的膝头一直写到腹股沟，我写得多么好呀。啊，上帝，这就是我的宗教。①

在维奥莱特·勒杜克的作品中，粗俗是一种力量。这儿，廉价的浪漫与所谓浪漫主义的高级多样化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泛神论的爱情仪式。遵循着男女结合的浪漫观念，《私生女》踏上了去她丈夫那无助的肉体上自私的情感旅程。可以想象得出，任何男人都会对这种矫揉造作的风格感到深深的厌恶，渴望干这种事时干脆肮脏下流，直

① 维奥莱特·勒杜克，《私生女》（伦敦，1967），第341—342页。

截了当，干脆生气勃勃，而不是表现出那样一种神经衰弱的需要。女性不肯容忍某些明显是特定和机械的性行为，而反过来又很能容忍某些变态行为，其根本原因是这种虚荣和忠诚的混合物的某种低级翻版在起作用，因为她们总是穿着仪式的衣装。利用恭维奉承，可以在性欲上获得很大成功，因为这是一种变相的祈祷。崇拜女性裸体的行为就连性格最外露的情人也不会忽视，而大部分吻抱实际上是对宗教仪式的遵守，更不用说某些最放荡的女人都要求对“我爱你”这句话做宗教仪式般的重复。性杂志中反复出现的术语把性高潮描述为“最高”感受，这是浪漫主义的又一种表现，它还反映出性交中的一种神秘杀戮行为的观念。

和大部分少女一样，我也一直朦胧地渴望我的“白马王子”来到身边，以他的魔力之吻把我唤醒。可是，在经历了初吻和许多次接吻之后而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时，我深深地感到失望。只是到了很久以后，我经历了一次令人高度满意的性高潮，我才突然领悟了童话故事的真正含义和它所叙述的魔力之吻的性质。^①

作为一个玩世不恭的年轻的性改革者，我常常提出，浪漫故事中的神秘之吻应该理解为性高潮才更为合适，但我现在认为这是错误的。对性欲的浪漫主义的看法是，性高潮意味着吻，而并非反之亦然。受童话故事限定的大脑将这类现象转换成了流行庸俗文化的术语。任何曾经手淫过的男孩，无论是在滑稽剧中朝棒球手套干这

^① 选自《女性的性反应》（伦敦，1965），第61页。

种事，还是在一张干净的白纸上手淫，都不会用这种愚蠢的方式描写高潮。玛克辛·戴维斯在下面这段叙述中并未看出她自己散文中的浮夸风格。

一位少女也许已经刻苦地研读了婚姻指南并试图吸收客观公允、对人负责的人们所提供的教诲。但倘若她从未接吻，爱抚，手淫或梦幻到产生高潮的地步，那她就压根儿也不了解最高感受会是一种什么样子。①

我一向对 D·H·劳伦斯在描写实际性体验时表现出的同样的特质感到困惑。他在描写笔下主人公实际正在干的事情时表现出莫名其妙的不情愿，又将这种不情愿的态度与最膨胀的宇宙性高潮的意象结合在一起。这距下面更为熟悉的东西仅隔一步之遥：

缓慢地，极为缓慢地，且带着一种妙不可言的脉脉温情，他的唇找到了她的。只不过一刹那间，他们的嘴相触了，一片花瓣挨着了另一片花瓣……他的嘴再一次寻找着她的，那情景就好像整个世界从他们身边扫荡开去，他俩单独地处在云巅之上，太阳的灿烂光辉之中，周围有一种神圣的东西。②

它的全部童话故事的宗教要素都可在下面这段话中找到：

① 玛克辛·戴维斯，《女人的性责任》（伦敦，1957），第91页。

② 卡特兰德（见前），第62页。

她在他的下面好像昏厥了过去，而他俯身其上，也似乎昏厥了过去。这对他们俩都好像是一种完美的死去，同时又是一种最不能忍受的进入生存的行为，奇妙而充实的直接满足之感，压倒一切的感觉，从最深邃的生命力的源泉中喷涌而出，人类肉体最黑暗、最深邃、最陌生的生命源泉，在阳具的后部和底部。^①

这种浪漫主义与伊丽莎白·希顿用早餐盘保护自己膝头的那种浪漫主义如出一辙，这种观念认为，阴茎是一注强大的清泉，在某种神秘的力量推动下，会短暂地奔涌而出。不过，我还不大清楚它错在什么地方，直到我注意到城市布鲁斯的性意象，这种意象似乎避开了性先知的全部假装正经和虚伪的神秘主义。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美国涌现出了一批能够热烈而清晰地谈论性欲的作家的原因。然而，还不能把海明威归于他们之列，因为在他笔下性高潮一般发生在大地移动之时，而表现得较好的似乎依然是更老的传统。

劳伦斯和海明威的假装正经、刺激和“诗意”使他们归于性浪漫主义作家的传统，即便他们的货色的销售对象是更精通文学的读者。他们的词汇量比卡特兰德大，但刺激挑逗的结构是相同的，假如我们把性交而不是接吻看成故事结尾的话。作为一种性生活方式的指示，它们同样容易引起误导。尽管进行了适当的延宕处理，女性角色依然经历着神秘地从一种欣喜若狂的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的过程。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劳伦斯和海明威都被人指责为患有阳痿。尽管妇女的性角色正在被人承认，女性浪漫爱情的受虐狂倾向正在变得复杂化和强化，但它们从本质上讲仍然是相同的。如今，人们期望妇女能

^① D·H·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伦敦，1968），第354页。

够享受性欲，但并不希望她们离开资产阶级庙堂的监禁。不仅如此，性欲反而被作为宗教仪式的一个部分引入了这个庙堂，一种男人赐予的神秘体验，正如上帝赐予阿维拉的特蕾莎的那种狂喜。

一个女人最幸福之事莫过于有人向她求爱。这时，她是她所见一切的主宰，也是众目注视的目标，直到那一切节日中最盛大的节日，她顺着教堂的甬道仪态大方地走来，宛如一个洁白的梦幻，像她手中的白兰花一样可爱，半透明地挽在她父亲男子气十足的膀子上，准备亲手交给她的崭新的代理父亲。假如她聪明伶俐，假如她丈夫有时间和财力，她会要求一生被人求爱下去，更可能的是，她会发现，婚姻并不罗曼蒂克，丈夫常常忘记生日和周年纪念，而且很少说恭维话，又老是马马虎虎，敷衍了事。没人讨好献媚，没人使她感到有人要她。她意识到丈夫的感受能力中性欲的成分多于个人的成分，至少她

女人从婴儿时期开始，就有人以她们的母亲为例教育她们。告诉她们稍微具备一点有关人类弱点的知识，适当地说教狡猾、温柔的性格，“表面上的”温驯，以及谨慎地注意养成一种孩子气的分寸感，这样就会为她们获得男人的保护……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为女权一辩》

1792年，第33页

感觉如此，因为他太不在意她作为一个娇羞的新娘所建立的那一套仪式了。在求偶期间，她的关系全是魅力（作为去玻璃山过牢狱生活的前奏是很迷人的），因为她只是在被带出去吃喝、约会或庆祝什么的时候才和丈夫碰面，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只谈她本人和她的爱情。

如果她对从前那种阿谀逢迎的需要变得不可遏制了，她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浪漫爱情曾经是向她敞开的一次冒险，而现在它已经结束。婚姻是故事的结尾。妇女杂志谆谆告诫她不要让浪漫从婚姻中死去。她极力不“放松自己”，保持青春容颜，姣好相貌，极力不去每天问丈夫是不是爱她，希望他早上把她一人留在家里面度过整个白天时给她的吻不那么机械。或迟或早，她会把那种求爱看成一种诱奸，她会为此而责怪丈夫，但事实上这诱奸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当她嘴唇仿佛通电，整夜不眠地躺在床上想他，大脑中爱情的那种样子似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她看到，她那时是一个傻乎乎的浪漫少女。如今她发现，婚姻是件难办的事。她的浪漫主义成了逃避主义，如果还没有真的成为逃避主义的话。她用一些浪漫的小东西来款待自己，如香水之类，这甚至连她的丈夫都没注意到。浪漫现在成了她私人的梦。

菲丽丝——一场发生在夏天的风流艳事将永存下去。

伦瑟丽克小姐就是一场风流艳事。它真正是最浪漫的新式香水，如果你不试试，你将永远也不会知道你失去了什么。

阿夸·曼达，就这两个词，就会改变你的一生。

既然她非得靠逢迎自己过活，市场上便充斥了各种产品，供她用来拥抱自己。

从散发丁香气息的桑给巴尔……到缅甸的晨露……全世界，更多的少女在使用力士香皂。美丽的少女，美丽的容貌。力士香

皂泡沫，你瞧，特别的浓艳，它含有精制的天然油脂……更为柔软，能使你的皮肤保持自然的洁润。加入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行列吧……

染发剂的广告总是着眼于女人的逃避主义，一个崭新的、疯狂的你会产生，新的可能性将会出现。就连你用来洗澡的护肤素也可能成为一种浪漫的仪式：

新露护肤素将给你的洗澡带来阿尔卑斯山的魅力。宛如一朵鲜花，在晨露下新开。新鲜，可爱，准备迎接新的一天。你每次用新露洗澡，就会产生各种感觉……只要两满瓶盖这种芳香碧绿的香精，你就会懒洋洋地飘向充满鲜花和新鲜空气的自然界。^①

但至高无上的冒险经历依然是坠入爱河。尽管那种言语无法形容的激动已经过去，女人依然坚持要重新体验。这是她们真正想听的惟一故事。曾有一次我看见一位年轻妻子和她丈夫在威尼斯的一条游艇上，据我估计，这女人结婚顶多不过几个月，她正专心致志地看一本摄影浪漫小说，而她丈夫徒劳地想和她闲聊并拥抱她。就在那样的时刻，白日梦也比现实更吸引人。妇女杂志不断地重复同样的故事，变换背景，虚构出越来越奇异的综合场景，以为根本的情节增色，然而，坠入爱河，接吻，吐露爱情和接踵而至的婚姻，这都是情节的主干。其他的故事则涉及附属的主题，如通奸、欺骗和失望，或思乡，但家庭的浪漫神话始终是柔女子文化的中心。

① 从1969—1970年冬天的广告宣传战开始。

性宗教是超级唬人的鸦片。一家妇女杂志收到的一封特别天真的读者来信使这一点显得尤为清楚。

你们想过没有，现代的发明是怎样在毁灭浪漫情调？如今再没必要让她为他缝补他那牢不可破的尼龙短袜或为他熨烫他那随洗随干的衬衣。哪个男人会去拾掉在地上的纸手帕或推超载的小手推车呢？如今已没必要扶一个穿超短裙的少女上公共汽车，而她的煤气打火机总是一打就着。^①

浪漫故事鼓励的是乏味的苦干，肉体的无能和卖淫（因为打火机那段描述可能会使妓女比任何人都更不安）。如果里比拉的S·A小姐是正确的，那么，浪漫故事一定气数已尽。不过，还没有足够的迹象表明这一点，否则我会把它作为乐观的理由。现在的女式服装比紧缩时期要浪漫得多，如果超短裙增加了灵活性，那么，假发和假睫毛以及穿着这种超短裙时所表现的那种假端庄又限制了灵活性的发挥。就连像《骨肉皮》这种枯燥乏味、完全纪实性的书也以格兰特来体现基本的浪漫滞定型，这位专横霸道的情人取代了凯蒂的其他一切性交。他告诉凯蒂什么时候可以找他，来了后能待多久，并命令她铺床，不加反对地按他的其他一切要求行事，而她就爱这一点。^②她说服自己相信，这就是他装出来的爱情，就像与沃斯勋爵和格兰特·贾维斯的一样，全书在充满希望的音调上结束，她等着他从美国回来，继续把她使唤得团团转。该书以经验为基础，它的逼真常常令人感到

① 《女人对女人》，《妇女》，1969年7月19日。

② 詹尼·费边和乔尼·拜恩，《骨肉皮》（伦敦，1969）。

沉闷不堪，但格兰特的性格却是对人物原型真正无意识的歪曲。如果要开展妇女解放运动，开发潜在的真正的女性爱情源，就必须反对这种毫无结果的自欺欺人现象。在女性市场上惟一能够超过浪漫垃圾销量的文学形式是赤裸裸的色情文学。卡特兰德及其同伙的刺激欲望的无聊文字满足的是一种想象的需要，但其伪善限制了这种满足，使它只能从暗示中得到：你若绕过暗示，就会使整个过程短路。我和我的小朋友互相交换《真正的忏悔》，因为我们好色而好奇。如果你把《家庭主妇手册》^①随便乱丢，也许你的女儿就永远也不会盲目轻信地去看卡特兰德或海耶的书了。

^① 雷·安东尼，《家庭主妇手册》（图森，1960；纽约，1962）。

男性幻想之对象

两性的儿童都爱看冒险故事。年纪小些的孩子看的是既有男主角，也有女主角的双性兼有的冒险故事。稍大些的孩子则看只描写男孩或女孩英雄行为的故事。故事的逼真性意味着，专写少女故事的作家不可能完全排除男性人物，但他们确实完全排除了性或爱的兴趣，不让青春期前的读者接触。对男孩子来说，要排除性，就必须排除所有的女性人物。对我们大家读八年级时看根据布里格斯故事改编的电影时所产生的厌恶感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时作为对约会男女的一种让步，电影中表现了爱情的兴趣。青春期结束了少女狂热的白日梦，例如，她们会幻想自己是电影中的庞妮，去搭救水牛比尔·科迪上校，从石头上蹦跳着跨过一条河流，跳到一个印第安人的弓箭手脑袋瓜上，可是再过两个画面，她们又从鳄鱼的大嘴中把那弓箭手一把抢出，同时，青春期又把少女引入了浪漫故事中幼稚化女主角的消极被动的兴奋中。^①对于即将进入成人期的男孩，冒险故事中的主要幻想只不过扩大了范围，把女人作为功绩写了进来：性被看做一种新的本领或危险。由于新奇是冒险故事的一种本质特征，因此我们可以期望性的兴趣在种族上、肉体上，或社会上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但欲望

^① 《皮勒罗皮》，194期，1969年10月14日，《一个名叫波妮的少女》。

满足的模式很简单，而且似乎分为两种，大悍妇^①和毒处女。

大悍妇是致人致命的女性，她是全能的男主角的劲敌，供他在她身上和体内运用他的力量。她欲望强烈，贪得无厌，狡猾而不老实，而且总是比别人超前两步。男主角要么把她带在身边，像驯狮人一样噤使她向敌人发起进攻，要么就得在她手里拼命搏斗。

……无条件的投降是她惟一的生肉。如果绅士走了，大悍妇毕竟还是要计算损失的。一个理想的大悍妇对任何敢于从她那儿获取肉体知识的人都会坚决地消灭之。^②

梅勒对黛博拉·科格林·曼加拉维迪·克利做了细心的结构处理，以便以一种单一的表现形式尽可能多地体现出这类人物的特征。梅勒对她的描写并非不偏不倚，他的叙述者依然在沉沉的美国梦中喃喃低语，该书的力量来自外科大夫和他的伤口之间的那种张力。斯蒂芬·罗加克所逃避的正是那种作为功绩的致命的性倾向，那种使人际无法交流的不知疲倦的自我证明，那种两性之间虽属想象但却真正是互相残杀的搏斗，但他的逃避使得该书无以为继。当代性神话中没有选择的余地，除非我们注意嬉皮士的那种陶然自得的尖细的声音。关于黛博拉的最重要的一个事实，乃是首先提到的那个方面：由于梅勒的神经错乱的比喻，使得关于斯皮拉勒和弗莱明的女人是昂贵的、时髦的、富有的、最上流的等等描述显得黯然失色。书中的上下文和有克制的叙述应该暴露出它的拙劣伎俩，尽管像凯特·米勒特这样的女

① 即 bitch，又有“母狗”之意。——译注。

② 诺曼·梅勒，《美国梦》（伦敦，1966），第16页。

权主义者坚持认为梅勒是个白痴。①

我1946年11月见到了杰克·肯尼迪。当时我俩都是战斗英雄，刚刚被选入国会。一天夜晚，我们一起出去，各会各的女友，结果那天晚上对我来说很不错。我诱奸了一个就连大得像里兹豪华饭店的金刚石都会使之厌倦的姑娘。②

这个思想必是说，罗加克是一个全美英雄，他只在格蕾丝·克利和杰奎琳-李-布维尔的小圈子中活动，他的阴茎从各方面来说都很有趣，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③写都写不出来的。战争和性的意象纠缠不清，混为一谈。敌人是个同性恋，必须齐腰以下炸成肉酱，痛苦是干净的痛苦，好的痛苦，好的干净的毁灭的证据，没有腐烂，因为生命就是从腐烂中诞生的。子宫发出腐烂的气息，因为生命的源泉对没有生育的罗加克来说是绝望，他本人的大脑就是一座军工厂。黛博拉不仅是战争，而且是游戏。

……在她的全盛时期，她臭名昭彰，有一长串花花公子供她挑选：最高级的政客、赛车手、企业界巨头，她还公平地分享了西方世界地位较有保证的花花公子，她曾经引我进入了橄榄球联合会。④

① 凯特·米勒特，《性政治：米勒、梅勒和热内》，《新美国评论》，7期，1969年8月。

② 梅勒（见前），第9页。

③ 菲茨杰拉德（1896—1940），美国作家。——译注。

④ 梅勒（见前），第23页。

这种人的肉体特征跟惊险文学中富裕的母老虎所具有的一样。芭芭娜·卡特兰德和乔治埃特·海耶是不会认出那种只一闪就把男英雄炸得粉碎的身体柔巧、胸脯丰满、个子高大、发式惊人的女恶棍的。梅勒虽不像别人那么做作，但这些特征是典型的。

她是个娟秀的女人，黛博拉，她个儿可大呢。她穿高跟鞋至少要比我高一英寸。她长着一大堆浓密的黑发和一对惊人的绿眼睛……她有一根爱尔兰人的大鼻子和一张阔嘴，这张嘴会变化出各种形状，但她的肤色是她可以自诩为美的地方，因为她的皮肤白如凝脂，双颊点染着两朵玫瑰……^①

我们离这些长着斜眼睛和云彩般翻卷的头发的有弹性的奇异女人相去并不太远，她们踮着脚尖在惊险滑稽连环画中徘徊，冷不防向男主人公扑去，利爪伸出准备大开杀戒。她们的嘴巴很大，弯曲着闪闪发光，像阿拉伯人的短弯刀，她们的肩膀和大腿的肌肉组织令人不可置信，乳房像手榴弹，腰间束着钢皮带，窄得就像希腊克里特岛的公牛舞蹈者束的一样。^②伊恩·弗莱明设计了会开车、骑马或射击的女人。^③黛博拉是最令人刺激的那种能干的女性，一个杀手。

……她是个技艺超群的猎手。她曾跟第一任丈夫一起到非洲

① 梅勒（见前），第25页。

② 如恩玛在《恩玛在地球上散步!》，《陌生的故事》，1卷，156期，1967年5月；女恶棍海德娜在《美国船长》，黑寡妇在《奇妙船长》，神秘的命运三女神之女王卡妮拉对雷神发出威胁。

③ 如《女王陛下的特务机关》一片中的特蕾茜·维森佐。

进行狩猎远征，并亲手杀死了一头离她喉咙十英尺远向她冲击的受伤的狮子，她只用两发子弹便射中了一头阿拉斯加熊的心脏（温彻斯特牌手枪 30/06）……她经常从臀部发射，就像伸出指头一样干净利落。①

黛博拉的部落是一群中气足，乳房大，臀部小，大腿犹如舞蹈家的反女英雄，她们的命运如何呢？在自我意识不那么强的神话中，她们屈服于男主角如铁似钢的阴茎下，被他野兽的力量一打击，便露水般的柔软和驯服，即便像普西·加罗②这样的恨男人的人都是这样。下面是泰格·曼如何征服索妮娅·伍特科的：

她的嘴滚烫而湿润，充满了要求如此迫切的情欲，使它本身成了一根导火索，一次又一次地引爆。她的嘴贴在我的嘴上融化了，那是一根吹管，几乎就要尖叫了，除非把它堵上，她的全部肉体仿佛变成了一只有感情的章鱼，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求，当它短暂地获得满足之时，它几乎心满意足地堕入一种接近死亡本身的放松状态。

可我不肯让她有半点放松。她要，她便得到了。她想看看老虎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她得去发现了。她知道犬牙的深度和被吸收的感觉，因为她在一种可怖的饥饿的色欲中只是一个女人，而在那令人惊心动魄的阳光中，她第一次明白了作为一个女人生活的滋味。③

① 梅勒（见前），第 39 页。

② 这个名字的中文意思是“多阴门”。——译注。

③ 米基·斯皮拉勒，《血腥的朝阳》（伦敦，1967），第 74 页。

冒险的性欲无非是采用烟火燃放术、炸药、野兽、深海潜水、骑烈马等等。最理想的性伴侣是有希望跟人痛快地厮打成一堆的人，她怀抱的仇恨越深也就越好。显然，从斯皮拉勒引文中的意象来看，大悍妇的适当命运就是死亡，或是性欲高潮狂热和湮没的隐喻性死亡，或是实际的死亡，梅勒笔下的男主角就是用扼住喉咙的方法使他野性十足的妻子致死的。她要，她便得到了。

她微笑着，像一个挤奶女工，然后漂浮着去了。在那片灿烂的东方风景中，我的肩头感到她手指失落的触摸，把某种微弱但却根深蒂固的憎恶的脉冲射进新的恩典中。我睁开眼睛，我感到疲倦，一种十分光荣的疲倦，我的肌肤似乎焕然一新。我从12岁起从未感到这么舒服过。在这一刹那，生活中如果有任何东西不能使人感到快乐，那似乎是不可想象的。^①

杀死你的女人就像杀死一头熊或传说中的妖怪：成年男性从对性欲的主宰下面偷偷地溜了出来，逃避了上瘾的状态。它再一次成为男人的世界。如果一个国家用斯巴达式的努力、游戏和清洁的生活方式来隔离、教育男子，这个国家的文化肯定要反映出上述那种要素，然而，只要想一想它在男女之间未成文的日常普通交易中会产生何种影响，那是令人触目惊心的。迈克·哈默的维尔达就是一个大悍妇，但她（有点下贱地）为她的主人奔忙并为他杀戮，把猎物带回家里放在他的脚边。她得到的报酬就是哈默避免和她发生性关系：表面上看，这是为了把奖赏留在将来某个时候给她，那时，就连哈默也会接

^① 梅勒（见前），第36页。

受家庭的驯化，但实际上，与维尔达性交将意味着她的毁灭。爱看性电影的人常会因詹姆斯·邦德携带的一批阴茎似的武器而哈哈大笑，他们能领会导演的那个笑话，说是每一个小装置都是又一种形式的阴茎，但倘若他们曾经思索过，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即阴茎已经成为一种武器，他们也许就不会笑得那么厉害了。

阴茎武器带有进攻性地应用在大悍妇身上，而在毒处女那儿，它却是用来防御的。《美国梦》中的毒处女名字起得恰如其分，叫切莉^①。她纯洁无瑕，实际上，她像她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是个处女：

我跟你达到了高潮。我以前从来达不到……从来没有过。用别的方式，那是有过。可是，斯蒂芬，当一个男人在我里面，当一个男人直接在我里面，我是从未有过的。^②

能与毒处女第一次爱上，那就像危险的攻城一样。切莉被有威胁的人物包围起来，这些人大都是夜总会里的地头蛇，他们坐在她周围，听她在乡村酒店的地下室中唱歌，这些黑鬼、声名狼藉的职业拳手、侦探和泼皮，一个个都被罗加克在脑子里用子弹击毙了。她的公寓在她之前由她姐姐住，后者由于邪恶的男超人夏戈·马丁而遭杀害。罗加克和她在那儿度过的宝贵时刻受到了那个黑巫师即将回来的威胁。他从外表上看是个歌唱家，可他是怎样一个歌唱家哟！“……他完蛋的时候，你容光焕发，耳朵觉得舒服，你被一个冠军主宰。”^③

① 英文为 Cherry，即樱桃，又有处女膜的意思。——译注。

② 梅勒（见前），第168页。

③ 梅勒（见前），第172页。

其他常来找这位女士的骑士全都逃之夭夭，只有罗加克一人顶住了，他什么都没带，只靠他的大鸡巴便挡住了那个手拿弹簧折刀的黑鬼。当然他赢了。由于他，毒处女怀了孕，肚子圆溜溜的，准备进入神圣的母亲行列，只不过最后一个邪恶的家伙把她用乱棍打死。男性浪漫主义的最终解决方式是，每个男人都把他爱慕的东西杀死，无论她是《告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或是古希腊的土瓮，“要求她完美无缺的张力”意味着她非死不可^①，使男主角伟大恋人的地位不会受到挑战。这种模式依然陈腐不堪：男主角不能结婚。性的成就是征服，而不是同居和互相忍让。

冒险性经历的特征在现实生活中究竟达到何种程度，或者说它们被注入现实生活中的程度，因为它们是一个男人专心致志的事业中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可以根据那个专事虚构故事的约翰·菲利普·伦丁所幻想出来的大量倾泻物来判断。他的那本名叫《女人》的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本自传，其真实性得到了经 R·E·L·马斯特斯签名的内容介绍的证实。第一章描绘了一个最受喜爱的男性白日梦，即女性魅力的现金价值。无论她们嫁给阔佬，在高级俱乐部当舞女，当“模特儿”，或干脆当站街女，据信女人所有的时间都在赚钱发财。伦丁的功劳在于他能免费地得到其他男人得花钱买，而且花大钱才能买到的东西。当然，他可不是一个皮条客，靠为妓女的享乐卖力气而讨生计。他是个情人，符合行家里手的期望。丈夫都是付钱的主顾，或更简洁地说，都是傻瓜蛋。作为一个老爱占人家便宜的人，伦丁总是处于危险之中，他的女人全都有着毒处女的兴奋和大悍妇的放荡本领。按他自己的标准衡量，他最伟大的恋情是与佛罗伦斯，老板的妻

^① 梅勒（见前），第 102 页。

子，它所遵循的是我们在男性文学中发现的古典性行为的模式。第一眼就可以看见闪光照亮，而诸种症状都是典型症状。

当我被短路电流火花击中的时候，它产生的冲击力也没有我看见佛罗伦斯那样强大。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血液在血管中飞快地奔涌，仿佛我发了热病，我的气管和主动脉之间挤进了一块什么东西。我的胃部顺着电梯井在往下降，好像我在为我的生命担忧。我感到睾丸在抖动，好像它自个儿知道，这个女人会使它行动起来。^①

佛罗伦斯的巨大情欲和戴绿帽子的粗鲁的丈夫有几个“男侍”保护他的利益这个事实，很妙地更加深了一次秘密通奸行为的风险。最后，伦丁被人开车送走了。由于她普遍地可人心意，别的很多男人都爱上了她，这是男子幻想的首要条件，因为这种英雄行动得有其他男人欢呼才行。佛罗伦斯设法说服丈夫的男侍开车送她去见伦丁，他俩在汽车的后座上激情澎湃地重逢了。当几个男侍也要她施予类似的恩惠并对她进行讹诈时，她便匆匆赶往墨西哥，在那儿嫁给了另一个傻瓜蛋，当然是个百万富翁喽。她离开他，坐飞机又去了一个野蛮的保护人，她的恶毒的母亲那儿。当她发现她得了癌症，又回到她的第一个阔佬丈夫身边时，她作为伦丁惟一情妇的地位便得到了保证：“不知怎么，自有人告诉我说她死了，我就知道，没有她，我的生活永远也不会完整。”^②

① 约翰·菲利普·兰伦，《女人》（伦敦，1968），第60—61页。

② 伦丁（见前），第101页。

对我们这个时代太多的男人来说，爱情意味着能跟一个有诱惑力的女人睡觉，这女人身上恰当地赋予了正确分布的曲线和便利，而且通过婚姻制度为这女人取得了永久的扣押权。

艾什利·蒙塔古，《女人天生的优越》，

1954年，第54页

这种关于完整生活的代用观念对于男性的恋爱观是不可或缺的。男人并不希望找一个女儿，这跟女人不同，因为女人希望找一个新父亲；他们也不希望找一个母亲；他们只希望找一个能“解答一切”的女人，这女人“可以满足我对理解、伙伴情谊和刺激的需要”。这个要求从根本上反映了男人对欲望（需要）、刺激、伙伴情谊和理解的接受力的一种膨胀的观念。男人是有天赋的：他的伴侣必须配得上他，或者能够适应他。幻想中令人兴奋的女人是那种能使人产生欲望，并能使人一看见她，使房中所有凝视她的男人一看见她便能释放男性潜力的女人。这个幻想有一个方面几乎在男人的一个行为中无一例外地得到反映，那就是当有人看见他们与别的男人垂涎的女人在一起时，会使他们无比快乐。从詹姆斯·琼斯^①在《到寡妇制造者那儿去》一书中发明的极端手段中可以看出，那种快感可能会发展到何种地步，它透露了拉基·维登蒂的极为动人之处和格兰特搂住她时她所感受到的安全感。她在拒绝裸浴会之后，一直等到别人和她丈夫都出了水，这时：

拉基突然站起身，走进水中。她俯身半爬半划地游了一小段

^① 琼斯（1921—1977），美国小说家。——译注。

距离，全身都浸在水里，只露出脑袋……突然，她立了起来，手臂举过头顶，摆了一个古典芭蕾舞姿势。她衣服已经脱去，此时浑身一丝不挂。看那情景就好像水慢慢地从她身上倾泻下来，她整个儿是一副放浪形骸的样子，可爱的雪白的乳房和瘦削溜圆的屁股使其他更清瘦的女孩子显得呆板，好像失去了性征似的。她的双臂仍然举着，站在尚不及膝深的水里，她直接向她们玩了一连串古典的 ballonné fouetté^①，一种真正的 pas de bourré^②，动作都很优美。这个动作……使人产生完全把大腿劈叉处张开的印象，她一定是有意这么做的。岸边出现了一阵寂静……香槟酒色的头发尚未打湿，随着她的舞动像白金一样在地四周闪动。^③

难怪格兰特会迷上这妞了，尤其是她在做爱时还有一种体育家的风雅，能够把双腿举起，放在脑后。能够需要这样的女人，那确乎是某种奖赏了。为了把事情说得更清楚些，拉基·维登蒂把她自己描绘成是个专搞作家的人，她与之恋爱的男人是个作家，因此，她继续呆在他的身边可以增加他的职业声望。用梅勒的话来说，是她把他引入了橄榄球联合会。只要女人的这些模式还在向我们挑战，我们就要对

还有谁有我这样的丈夫呢？他迷上了我，因为我是个腿儿修长的浅黑型女人。可现在，结婚六年之后，他想换换口味，渴望有个大乳房的金发女郎。他并没有私奔，也没有不忠行为。倒是我换了

① 法语，单足趾尖旋转单腿跳跃。——译注。

② 法语，奥弗涅舞。——译注。

③ 琼斯，《到寡妇制造者那儿去》（伦敦，1969），第282页。

口味，如今做了一个长长的丝线假金发，还弄了个扩胸器每天进行锻炼。——V·拉德布鲁克。埃塞克斯郡。又及：假如我赚了一个畿尼，我会用它来为他买一个“流行歌手”假发！

《衬裙》杂志，1969年11月15日

付那种迎合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白日梦的低级色情文学，由于性能力和白日梦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文学有一种硬性干预实际性行为的倾向。女人可能会因浪漫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而产生性冷淡，但男人也会惧怕家庭生活造成的缺乏兴奋的状态。

没有你我活不下去，
也许这就是生活，
而生活就在那儿，
就在柜子的后面。①

① 艾米莉·狄金森的诗，由M·D·布雷恩奇和A·L·汉普森合编（伦敦，1933），第131页。

中产阶级的爱情与婚姻之神话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为我们的文化所诅咒的，而没有爱情的生活则是不可思议的。始终未出嫁的女人一定已经错过了机会，在战争中失去了她的男伴，或因犹豫不决而坐失良机。男人则不知何故总也没找到合适的姑娘。不言自明，所有已婚的夫妻都彼此相爱。人们常常对这些人表示同情，如国王和女王，因为他们不可能完全按

掌管男人的艺术得从出生那一天学起。经验积累多了，就会容易些。有些女人具有一种天生的本领，但绝大多数女人都得靠不断探索才能掌握诀窍。有的甚至抱憾终生。它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人体的曲线分布、发达的本能和像猫一样高度的狡猾。

玛丽·海德，《怎样调教男人》

1955年，第6页

丘比特之箭的导引行事，尽管同时人们也默认，就连皇室也有成双作对恋爱的。在常人的想象中，修女都是爱情不得意的女人，而事业心强的女人为了弥补她们情场上的失败，在这片泪水盈盈的溪谷中找到了人类最深的幸福。不过，人们并非总是这么看，即使这个

标准化的观念说服我们相信事情一定是这样的。只消提起丘比特之箭就应该使我们想起，不久以前还盛行着一种迥然不同的爱情观念，它不仅与婚前求爱无关，而且对婚姻相当有害。即使是在婚后爱情这个观念的短暂流行期间，看法也并非总是一样的：16世纪的许多捍卫为爱情而结婚观念的人士，如果知道他们的理想如今已带上了多少浪漫主义和情欲，是会大为震惊的。一些基本的推断逐渐发生了变化，

我今年39岁，自我们十五年前结婚以来，我就一直遭受我丈夫的肉体惩罚。我俩都把惩罚这件事看成一种正常的过程。直到最近，我们在《论坛》上看到几封信，这才意识到，有些人对打自己伴侣的屁股怀有内疚情结。

我们的想法相当简单。我丈夫碰巧认为，在婚姻中，丈夫应该是老板。我同意他的看法，并承认做错了事就应该受罚。我俩都认为，一个男人要惩罚他女人干的错事，最简便，最有效而又最自然的方法是打她的屁股，或用鞭子抽她，不过，不能太重，当然更不能野蛮。

《论坛》读者来信，第二卷，第3期

从而模糊了恋爱到结婚这个发展过程的痕迹，而关于它早期阶段的人口统计资料又很难弄到。我们以应有的谦卑态度承认这一切不确定的事物，就可以开始进行思辨性的探索了。

在封建文学中，浪漫爱情从本质上讲是反社会的，鼓励通奸的，但现在指出这一点已属陈腐之言。德·鲁基蒙之流的论述是广为人知的，至少其主旨是这样。^①“优雅的爱情”这个术语已经成了历史批

^① 邓尼斯·德·鲁基蒙，《西方世界的爱情》，比较C·S·路易斯，《爱情的寓言》。

评主义用滥了的陈词。圭尼维尔^①和依瑟尔特的故事是当时统治阶级少数文化的产物，当农奴和自由民听人以歌唱或民间故事的形式转述它们时，他们想必曾感到惊奇。它们是封建环境的产物，在那种环境下，一个贵族的妻子只有在她当武士的丈夫待在家时才算妻子（这种情况即便幸运也很少），否则，她便统治着一批男人，他们之中许多人年纪轻、欲望强，结果是，他们对不可企及之人想入非非起来，但却不敢有所表示。她利用他们的奴性，由此发端了骑士品质，她也许利用他们满足了自己的肉欲，也许没有。对她的丈夫，她百依百顺，并把肉体献给他，作为他的采邑。维多利亚时期的学者对《好哇，处女膜》这类小册子中关于婚后爱情的描述发出惊呼^②，同时又向清教改革者喝彩，称赞他们把第一丝“清风吹进了（婚姻理论的）牛棚中”^③。14世纪那本题为《好哇，处女膜》的小册子的僧侣似的作者在对处女们讲话时说，如果她们真的喜欢看拉丁文书籍，为书稿做色彩装饰，刺绣（不是椅子套和客用毛巾，而是珍贵的衣物和魔术般的挂毯，它们如今已属欧洲各大博物馆珍藏的最优秀的艺术品），写诗和作曲，那她们就应该去修道院的纯女性社会中生活，在那儿，不会有兵营的喧闹和野蛮包围她们，不用去进行危险的生育，忍受丈夫粗鲁的拥抱，因为丈夫太习惯于跟不信教的俘虏和军妓纠缠，而意识不到她们的情感需要和性欲要求。他虽未明言，但我们可以推断，他的意思是说，教会执事和修女的爱比年轻扈从的迷恋和未满足的欲望之无穷尽的恶化更有可能使人感到满足，而后者正是普罗旺斯吟游诗人创作

① 圭尼维尔是传说中不列颠国王亚瑟之妻。——译注。

② 《欢呼处女时代》，O·科凯恩编，早期英语文本学会出版物，19期（1866），第28—39页。

③ C·L·鲍威尔，《英国国内关系1487—1653》（哥伦比亚，1927），第126页。

的全部动力。拉伯雷把中世纪人文主义者的性幻想和智力调整结合在他在锡勒姆的那座快活的世俗的修道院中。^①拉特雷·泰勒把这个时期列为一个 *matrist* 时期，无论他的这个分类多么可疑，事实是，女人对中世纪文明的特征有巨大影响，而且，考虑到凡属非昙花一现的文化都是少数人的文化，女人的这个影响似乎就更大。^②也许颇有意义的是，为中世纪文化做出有价值贡献的女人中，大多数人要么是信教的，要么是在婚姻中或婚后过独身生活的，如希尔达、伊迪丝女王、成为圣徒的玛格丽特、她的女儿玛蒂尔达和玛丽，以及玛格丽特·波伏女士。

封建城堡中的情种是年轻的扈从，他一般要到 21 岁才够资格从军以获得土地占有权。他那不蓄胡须的青春美貌常常被描绘成女气十足，因为他一头长发，身穿绣花衣服，吹拉弹唱，样样皆会，而且还会跳舞、写诗。因此，一个被人从母亲乳房上抢走，先当童仆后当扈从的小伙子，渴望得到他主人妻子的青睐，这是不可避免的。青春肉体的迫切需要保证他会受性欲痛苦的煎熬，而他自然而然地把它归因于他心爱的女士形象。这是一种驯顺的，泪水盈盈的，奴性十足的心态。一旦他到达法定年龄，开始了解战场上的宽容机会，他那种强迫性的感觉便会多一些智力，少一些直觉，他的男子气多了起来，女人气少了下去，而且也许不再那样迷恋性欲。这种情况充满了危险。主人的妻子往往在年龄和性情上更接近她的陪臣，他从身体上来说当然要比她那粗鲁的陌生人般的丈夫有魅力得多。假如她失宠，使她的继承人的合法地位遭受损害，

① 拉伯雷，《伽尔刚蒂亚及其儿子邦太葛吕哀的生活、英雄壮举和言论的五卷本》（伦敦，1653），50—58 章。

② 戈登·拉特雷·泰勒，《历史中的性》（伦敦，1965），第 138 页。

那惟一的结果便是灾难。离婚是不可能的，通奸要以死论罪，不管是丈夫判的 *crime passionel*^①，还是法律判的刑。公众则试图以外化的方式来驱除这种深深的恐惧。讲述倒霉的恋爱故事是用来警戒世人的。爱情是枯萎病、祸根、伤痛、死亡、瘟疫。性欲本身被放逐了，除了为生育子息的欲望以外。贞洁皮带及其伴随的恐怖时时在提醒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积累起来的强大压力。肉体、灵魂二分法是中世纪思维的特征，它的作用在于保护现状。侍女和乡下佬被人毫不留情地堕落了，而对庄园女主人的恋情却被捧到了准宗教热情的高度。描写奸情的文学就像描写性迷恋、恋物癖和性变态的现代故事一样，表现了一连串替代性的窥视，它所窥探的地区充满了危险，只有神经病才肯进入。每一个年轻的教堂执事都从他的牧师那儿学会了什么叫爱情：

在你眼前，这东西是多么邪恶，整个儿又是多么疯狂：恋爱，脸变得苍白，瘦削，哭泣，奉承，不要脸地委身于一个臭烘烘、腐烂的臭婊子，整夜在她的窗边目瞪口呆地凝望，歌唱，宁愿被引诱上钩，俯首帖耳，看她的眼色行事，不敢有半点违抗，听任一个愚昧无知的女人摆布你，责骂你，和你吵架，对你毫不客气，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你服从她，你又心甘情愿地听命于一个女王，好让她嘲笑你，打击你，弄伤你，糟践你。请问，在这一切行为之中，哪儿有男人的名字？你的鸟儿到哪去了？你那为最美丽崇高的事物而创造的灵魂到哪去了？^②

① 法语，激情重罪。——译注。

② 伊拉斯莫斯（1466？—1536，荷兰学者，文艺复兴领导人之一），《两个拉丁人对话》。

但他越是努力留意他们的教诲，越是努力厌恶爱情，他就越有可能于不知不觉中被另一个男人贞洁妻子的明亮警视所击倒，这种情况曾于一个命定的日子发生在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①的身上。其对欧洲文学的影响持续了五百多年。彼特拉克不仅是个天才，而且十分精明，清楚地了解他的恋情的性质。他设法把它融入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之中，并以绝对清醒和细致的过程使之理想化。劳娜成为所有爱情和全部知识的女调解人，而上帝本人则是这爱情和知识的惟一赐予者。她的死使这个过程变得容易些。劳娜是月桂女，黄玉和貂皮，白鹿和玛多娜，她的爱情是他最伟大的十字架，也是他最伟大的赐福。他毕生诚心诚意地背负着它，从而得到了拯救。彼特拉克几乎在他的每一首商籁诗中，都使欢乐和痛苦、灵魂和肉体达到了和谐一致，但他的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却没有他那样的智慧，也没有他那样幸运。也许只有但丁与他的彼亚特丽丝达到了同样的动态平衡，他有意识地在《炼狱篇》和《天堂篇》中当她接管维吉尔并把他引向极乐的幻境时为之进行了表现。对才能次之的人，彼特拉克主义成了一种经过提炼的奸情肉欲。彼特拉克主义存活下来的一个因素是，彼特拉克当时并未生活在封建的环境中。劳娜不是他主人的妻子，而是一个地位与他同等的公民的妻子，一个官僚政体而非僧侣结构的城邦的公民。他设法赤手空拳地将优雅的爱情从城堡转换到都市社区，他所采用的形式使之能够超越商业社会和中央集权政府的发展而幸存下来。

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僧侣式的、教条式的宗教也渐趋瓦解。中世纪天主教的权力基于独身牧师的孝顺地位上。教会的教令不断地提倡禁欲，它不仅要求牧师而且鼓励夫妻节制性欲。教会对婚姻中、领

① 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人。——译注。

圣餐前，基督降临节、四旬斋、祈祷日和斋戒日等节日期间的性交所做的种种禁令，以及它指示牧师们在忏悔室中必须提出的下流问题，要叙述这一切尽管令人震惊，但却会令人厌倦。婚姻是一种生境，它的地位低于僧人宣誓的独身，幼稚处女的守身如玉和寡妇的禁欲。再婚在天主教的仪式中是不准给予祝福的。据认为，一个牧师玩一百个妓女也比娶一个妻子好。神秘主义者和圣徒由于其生活中的地位而被迫结婚的，如忏悔者爱德华，就要宣誓婚后必须禁欲。婚姻的次要地位成为16世纪宗教改革的一个主要问题。马丁·路德，这个信奉奥古斯丁教义的男修士，还没有在维滕贝格的教堂门上把他的九十五篇论文贴好，就给自己娶了一个妻子。

要了解宗教改革运动，也许最好的方式是将其与它所发生的那些北方国家的封建制度的衰落联系在一起。在英国，它的进程似乎相当清楚地反映了下层阶级价值观对上层阶级文化的影响。穷人结婚不是为了改朝换代的理由，他们也不想利用结婚离开他们自己的社会，去与他们的贵族结盟。城堡里发生的事情从来都没有建立在村舍通行的做法的基础之上，除非一个封建领主决定为自己找一个超级仆人，如耐心的格丽塞尔达这个故事中发生的那样，故事是薄伽丘在13世纪讲的，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又被人大肆渲染。^①这个关于一个封建领主娶了一个农家姑娘的故事之所以在文艺复兴时期风靡全欧，也许反映

① 这个故事出现在《十日谈》中，而且不是第一次出现，并且一出现就被彼特拉克作为一个主题采用了，他用拉丁文对其进行了处理。之后，又有几个法文译本出现，到16世纪蔚为大观，冒出了一大批民谣、诗歌和剧本，如《佩贤特·格丽塞尔达古老、真实而令人钦佩的历史》（1619），《佩贤特·格丽塞尔达愉悦而又甜美的历史》（1630），H·切特尔，T·德罗尼和T·霍顿合著《佩贤特·格丽塞尔达令人愉悦的喜剧》（1603），以及《佩贤特·格丽塞尔达最愉悦的民谣……伴随着新新娘晨曲》（T·德罗尼，1600和1640）。

了不被人们觉察，正在非正式进行中的一种对婚姻的反思。格丽塞尔达从她的茅舍中出走，做了这位老爷恭顺而任劳任怨的妻子。即使当他新娶了一个年轻的贵族妻子，她也不肯减少半分奴性，还欢迎她来，为她打扮去参加婚礼，结果使领主回心转意。他当然宣称说他在考验她。这个故事反映了下层阶级道德观对统治阶级趋于淡化而具神经质的性行为的总体影响效果，尽管是通过一面歪曲的镜子来反映的。在男耕女织的时代，崇拜女性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关于可爱的英格兰的婚姻和嫁女的种种怀旧的，或许是虚构的描述都异口同声地赞扬在关系紧密的农业社会中肩并肩一起干活儿，一块长大的年轻人。一个小伙子从他自己村里的合适的姑娘中选择对象，双方的父母都钟爱地加以指导，在采五月花和采坚果时经大人允许的欢宴上，又都溺爱地注视着他们，继续着一种互相交换信物和偷吻的长久的求爱过程，直到家里有地方安顿他的新娘，需要一个新的帮手做黄油和奶酪、挤奶、酿酒、侍弄小羊和小鸡、纺纱织布等等为止。家政方面的书籍列举了他找的妻子所应具有的品质——健康、有力气、有生育力、对人好、脾气好，同时还要会做家务事。^①他对她相敬如宾，如果两人都身强力壮，他们互相之间就会有肉体需要。浪漫爱情的迷恋简直与此毫不相干。只要他们在年龄和社会地位上相仿（这个条件得到了嫁妆和寡妇所得产的保证），就不会有任何障碍，除了教会对姻

① 如《著者首先写作的……家政书》，费茨赫伯特……安诺·多米尼，1568，对开本，36，封底。一个女人的十条特点是：

一要欢快可人；二要洁身自好；三要额头开阔；四要臀部肥大；五要少言寡语；六要容易让人一跳即上；七要能走远路；八要男人压着还能伸展自如；九要嘴巴永远忙个不停；十要咬住缰绳不放。

亲关系任意制定的令人生厌的法律以外，这只有靠特许才能豁免，因为到了16世纪，一个村中几乎所有的成员都因血亲关系或想象出来的流言蜚语的联系而被取消了资格，不能结婚，而那种流言飞语的联系是行了浸礼教的教父教母所造成的精神上的关系。

这幅和平安宁的图画颇像目前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区和西西里岛依然存在的那种扩大的封建家族制中的求爱情境，可是到了16世纪，它就被圈地运动的影响、教会强制增加的税收和城市中心的兴起打破了。由于迁移范围的扩大，特别是青年人的流动性的增加，也使已知社区之外的通婚的可能性增加了。土地使用权方面发生的变化逐渐意味着，一个年轻人必须等到父母去世，让他掌管属于他自己的那一小部分遗产之后才能结婚。到17世纪，英国确立了一种新的模式，订婚与晚婚相结合，随后是同居。彼得·拉斯勒特发现，根据教区记录簿记载，婚礼之后紧接着便是洗礼仪式，同时，30岁结婚按平均生命期的观点看，应算作迟暮婚。^①教会早已丧失了对教区的控制，它自己的法庭也难以处理它那有关姻亲关系和亲属关系的不切实际的法律的结果。没有胜任的牧师执教的教区实在太多了，按习惯法同居的人越来越多。宗教改革者们开始杜撰一种新的婚姻观，使它既符合公众精神，又具神性，而且神圣到一开始就得到天堂中的上帝赞美的地步。它被捧作生活的最高水平，以及获得公民和成人地位的条件。由于会读书写字的人数的增加和印刷术的降临，给理论和文学范例开拓了新的天地。关于求爱和结婚的第一批故事进入了书写的形式，这时又印刷成文，供新生的、初通文墨的人们阅读。其中大部分东西都带有说教性质，讲的全是如何结婚，为何结婚的道理，有的是劝诫性

^① 彼得·拉斯勒特，《我们失去的世界》（伦敦，1965）。

的，有的是消遣性的，有的则是直截了当的辩论。民谣出现了，内容都是关于适婚年龄的姑娘的说教性的故事，很可能取材于古老的求爱歌，如《琼说得出她母牛的名字》。

任何少女，只要是面貌姣好，身体健康，而且性格温和的，都有可能被人热烈地求爱，但爱情总要从属于是否合适，是否有利的严肃考虑。^①她的丈夫决不能年纪太大，样子太难看，性格太冷酷，或是当过嫖客。她的出嫁不是卑鄙地为了钱，因为民谣中歌颂的英雄和他们的倾慕者都一致强烈地谴责贵族阶层把自己的孩子当种马一样处理的做法。另一方面，除非一个般配的新郎以适当的方式上前求婚，少女一般是不能从父亲家中嫁出去的。她同意好生待他，尊敬他并且高高兴兴地按他的意志行床第之事，但尚无迹象表明，她期望她的生活会因爱情而得到升华。她按别人看她的方式来看待自己，一个适于交配的性动物，她的丈夫也以同样的方式被选取。在她结婚的那天，她的伴郎和伴娘会把她喊醒，她穿上最好的晨衣，头发中插上迷迭香，也许还戴一顶麦穗编成的花冠，随着人们列队到村里的教堂去，在那儿，她会保证得到丈夫的保护并分享他的财富。上帝的赐福会让她早生贵子，并免除莫名的恐惧和嫉妒。欢宴一直要持续一整天，这对年轻夫妇却迫不及待地想离群独处，因为婚礼一般都在仲夏时节举行，而那时的太阳不到11点是不会落山的，要到太阳落山后，才会有人送他们去上床睡觉，然后把他们单独留下。

① 约翰·甘平，《关于装模作样的两本书》：

杰克和琼他俩心恶不坏，
快快活活，又相亲相爱……

根据 16 世纪的民俗学家的说法，这就是当时所发生的情况。虽然情况常常并非如此，不过，它也证明了这个国家对法庭的吹嘘是有道理的，因为它说，只有它了解基于互相熟悉、父母包办之上的“真正爱情”的秘密。^①但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彼特拉克恋情的遗产，成了一种越来越容易了解的观念，并对年轻人的情感产生了影响，因为他们的大脑早已由于晚婚制度强加于人的禁欲而点燃了欲火。中、小学校长，传道士和改革者们对淫书、淫剧的流行大为恼火，悲叹不已，散文作品叙说着骑士制度的长长的故事，尽管它已降格为冒险故事，诗歌歌唱着奸情和性挑逗的快感，戏剧张扬着青少年相互迷恋和秘密通婚的形象。由于 16 世纪初期花柳病的侵入，许多事情复杂化了，寻找未受传染的女人的青年男子骑着马在乡间东奔西跑，背诵着塞拉菲罗、马里诺^②和安纳克里翁^③等人的诗歌片断，向有财产的乡下姑娘求爱，这种行为以伟大的彼特拉克的名义被证明是合理的，尽管很少英国人看过他的作品。^④伊丽莎白时期的出版界雷鸣般地轰响着对专事引诱乡下傻丫头的邪货们的谴责。伊丽莎白^⑤和玛丽^⑥两人都颁布了最严厉的法令，专门对付那些迷惑乡下姑娘，引诱她们结婚，把嫁妆挥霍净尽，然后将她们抛弃的年轻人。教会当局要求看男女双方教区张贴的结婚预告，但经常的情况是，不是结婚预告看错了

① 尼科拉斯·布勒顿，《法庭和乡村》（1618），《尼科拉斯·布勒顿的诗歌和散文作品》，A·B·格罗萨特编（伦敦，1879），2 卷。

② 马里诺（1569—1620），意大利诗人。——译注。

③ 安纳克里翁（572？—488？），希腊抒情诗人。——译注。

④ 诸如此类的人还有《蠢人船》中的巴克莱，《学校校长》中的阿散姆，《机智的可怜》中的洛奇。

⑤ 伊丽莎白一世（1553—1603，1558—1603 在位）。——译注。

⑥ 玛丽一世（1516—1558，在位期间 1553—1558）。——译注。

地方，就是根本不看。宗教骚动使局面更加混乱。没有专职牧师的教区，只好靠未受教育或训练的牧师来为孩子取得合法地位。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有那种可以使婚姻无效的荒谬绝伦、密如蛛网的法律，直到被一个对之感兴趣、情况更了解的政党行使为止。也许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曾经吃过对涉及婚姻和继承权等问题的基督教法规困惑不解，以及16世纪官方宗教所发生的变化知之甚少的苦头。也许创造出完美婚姻神话的是曾遭到玛丽一世迫害，又对伊丽莎白一世拒绝认可教士与民通婚而感到失望的搞宗教改革的牧师吧，但改变大众文化的是少数人，而这个变化当时的确正在发生。

到16世纪末，爱情与婚姻已被确立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核心家庭当然是典型的城市家庭，总人口中占比例很大的一部分人现在都居住在城市，就连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也在赶三口之家的潮流。不过，它当时仍旧是一个正待展开的论点，尚未成为逃避现实主义者的主题。城市从乡村得到了启示，因为在乡间，婚姻意味着宽容和同居几室，冬比夏长，匮乏多于富足。人们尚未采取把结婚作为故事的结尾的灾难性步骤，也未产生一种结婚“从此生活便幸福美满”的看法。莎士比亚是把婚姻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和通向灵魂拯救之途的一个最重要的辩护士。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将排他性爱情和同居的理想的好处归功于莎士比亚，这尚待证明，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在他新奇的喜剧中，对清除浪漫、仪式、变态和迷恋等垃圾的关心程度，不亚于他想使每篇故事的结尾都幸福快乐的程度，一旦我们察觉到这个原则在起作用，他剧本中的许多难点便迎刃而解了。易装癖是人们经常讨论的一个有关莎士比亚的主题，但很少把它看成一种启示和一种能偶尔产生心理快感的成规。朱莉娅（在《维罗纳的二绅士》中）和维奥娜（在《第十二夜》中）两人都是有易装癖的女主角，与观

众的关系十分紧密，她们与生活在典礼和想象中的另一个层次的彼特拉克式偶像西尔维娅和奥莉维娅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些女神在剧情发展过程中，由于她们自己耍的计谋人情味过浓而招致贬值，甚至在西尔维娅那方面，也由于有人企图强奸她而使她掉价。女扮男装的姑娘要凭借更加煞费苦心的手段才能赢得她们爱慕的男人，因为她们不能用假做和卖弄风情办到这一点，她们只能服侍别人，而不能要求别人服侍，作为贴身男仆，她们必须看到她们情人最不英雄的一面。在《皆大欢喜》中，罗莎琳找到了一种方法，使奥兰多放弃了他那种模仿意大利人的轻浮的装腔作势的动作，不再用歪诗去破坏树的形象。一个在胜利之日对他好言相待的陌生女人的一见钟情，却成了一个没有性征的男孩子的亲密之情，那女人教他有关女人和时光的知识，她在教他了解自身的角色的同时，也发现了她自己的角色，从而跃过了女人气质和受监护状态的重重限制。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当罗密欧偷听到朱丽叶表白爱情时，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因此无论她多么想，她也不能去细想礼节了。由于他们的爱情不为那个不健全的社会认可，他们被毁灭了；莎士比亚描写的爱情总是带有社会性，而无浪漫情调，因为它并不试图把自己与社会、家庭和合法的权力分离开来。在《仲夏夜之梦》中，迷恋被表现为一种幻觉和一种疯狂，结果被公共的习俗所驱除。《威尼斯商人》中的波霞穿上律师的长衫，为她丈夫的朋友和恩人安东尼奥辩护时，只不过向巴沙尼奥说明了他在铅制首饰盒真正找到的东西的价值，因此，可以认为她的爱情把男性社会结合了起来，而不是将它分裂。

如果要在女子气十足的女人和悍妇之间做出选择的话，莎士比亚一般是同情悍妇的。他悲剧中的女人全都是女子气十足的——就连麦

克佩斯夫人亦复如此（她常被人误解为泼妇），尤其是格特鲁德^①，她毫无道德意识，孤立无援，骄奢淫逸，以及她的年轻的翻版，幼稚的奥菲莉娅^②，贪婪的两个姐姐高奈莉尔和瑞根^③，以及与她们对着干的有勇气概的公主科德莉亚^④，她不愿以假笑去迎合父亲毫无理智的欲望。苔斯德蒙娜^⑤命中注定是个阴柔女子，但她意识到了这一点，临终前才明白她是何等令奥瑟罗失望的。只有克莉奥佩特拉^⑥一人有足够的主动精神和欲望，称得上是女中豪杰。

在称得上是人的女人和算不上是人的女人之间的那种对立还不仅仅停留在喜剧女人和悲剧女人之间的模糊对照上。还有更多鲜明的例子说明，女人是可以赢得爱情的，如《终成眷属》中的海伦娜，她追求她的丈夫从随军妓院一直追到结婚和荣誉，也有女人由于迟钝和愚蠢而失去爱情的，如克瑞西达^⑦。在《驯悍记》中，莎士比亚对两种人进行了对比，为的是介绍一种婚姻理论，他通过直截了当地评价最后一幕中的两种求爱方式而论证了这种理论。凯特^⑧是个为自己在世上求生存的女人，而在这个世界上，她只是个诱饵，一个身价不如她姐姐高，她只是为求偶者而设下的圈套，因此，她主动退出，成了一个难以驾驭的骂大街的泼妇。比昂卡^⑨学会了女人的欺诈手段和伪

① 莎剧《哈姆莱特》中的丹麦女王。——译注。

② 莎剧《哈姆莱特》中波罗涅斯的女儿。——译注。

③④ 三人均为莎剧《李尔王》中李尔王的三个女儿。——译注。

⑤ 莎剧《奥瑟罗》中的女主人公。——译注。

⑥ 莎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的女主人公。——译注。

⑦ 莎剧《特罗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的女主人公。——译注。

⑧ 莎剧《驯悍记》中的女主人公。——译注。

⑨ 这二人均为莎剧《驯悍记》中的两位主要角色。凯特是悍妇，后为佩特鲁奇奥之妻。比昂卡是凯特的姐姐。——译注。

装的温柔，因此能赢得更丰厚的红利：她打着虚假的幌子为她自己求婚，在一场可能导致她毁灭的危险游戏中，随意摆布她父亲和她的几位求爱者。凯特以不同的方式来自寻毁灭，但她有着非同寻常的好运，因为她找到了佩特鲁奇奥^①，这人有足够的男子气概，知道他要什么，又怎么得到它。他要她的精神和她的活力，因为他要一个值得养的老婆。他驯服她就像驯养一只鹰或一匹烈马，而她以强烈的性爱和赤胆忠心来回报他。卢森提奥^②发出了由衷的呐喊，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一生都在被女人利用。在更大的城市聚居区中，有更多的性竞争活动，女孩子们很早就学会了通过使用化妆品和其他形式的性展览来增加她们的机会，她们暴露自己的胸脯，在臀部下面垫东西使之肥大。她们的母亲监督着整个过程，教自己的女儿学会性交易的艺术。如果最坏的事情发生，同一个欲望强烈的年轻的花花公子的胡闹眼看就要使一桩有利可图的婚事受到不合时宜的生育的威胁，母亲就会亲自张罗为女儿做人流，或者赶快为她找一个多少有点财产的傻瓜草草结婚了事。由于当时的法律规定，学徒不到合同的长期条款结束便不能结婚，那种情况下的压力就更大了：许多最后熬到当了师傅，可以结婚的手艺人往往挑选了一个水灵灵的小东西，结果却发现他只不过是吃某个士兵或学徒丢弃的残羹剩饭。城里的家庭主妇中有很多人无所事事，但她们不像城市集居发展得较早的其他国家的女人，并没有专人在左右服侍、监督，或限制在家中，而是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外面走动并和熟人打招呼。

① 这二人均为莎剧《驯悍记》中的两位主要角色。凯特是悍妇，后为佩特鲁奇奥之妻。比昂卡是凯特的姐姐。——译注。

② 莎剧《驯悍记》中的人物。——译注。

法国和英国滑稽剧的主题一般都是那种干活儿卖力、怕老婆，却于不知不觉中被戴上绿帽子的丈夫，他们的妻子是不会为他们烧火做饭，料理家务的。①可怜巴巴的丈夫心里想道，她似乎除他以外见到任何男人都会燃起欲火，她唠唠叨叨，一呼二诈，为的是搞到漂亮衣服去吸引陌生人，她的第一次怀孕意味着她的身体会从此变坏，而且会认为自己将会体弱多病，一蹶不振。显而易见，这幅阴暗的画面是过甚其词，但其中已经表现出中产阶级婚姻的特点：妻子是主要消费者，是炫耀丈夫财富的陈列品——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自我陶醉而且知情不报。她是被当做性对象因为优于他人而被选中的，因此，缠绵迷恋的意象变得更加适宜于她了。这个阶级对于从上层阶级描写奸

这些伦敦妞儿又肥又壮，
可干活儿并不在行，
你不付她们几个子儿，
就别想和她们来往。

她们头发髻髻，下巴双双，
连呼出的气都发香，
她们的屁股上有梅毒的滋味，
就欢迎你们去品尝。

给我一个丰满的乡下姑娘，
直接来自母牛的身旁，

① 英、法两种文字中都有并都证明了那种原型的一出滑稽戏是《约汉，约汉和他老婆泰布》。

那热劲儿会叫青草烧着，
哎呀呀，我可要感谢你帮忙。

她肤色鲜嫩，像六月的玫瑰，
脾气好得像鸽子，
她会奏一首小曲，为她的情郎，
慷慨地把爱情赐予。

英国民歌，约 1719 年

情的浪漫故事与反映农民结婚的朴素的故事互相冲突中产生的那种表现消遣型婚姻的流行文学接触得最多。只要文学依然将婚姻的本质特征保留在视线以内，爱情与婚姻的故事就会始终充满活力，意义含糊而富于智慧，但真正的爱情很快就成为一个流行的字眼：乡下人用它来表示，他们纯真的结合可以使双方相濡以沫，共同分担艰苦的生活，而宗教改革者则从圣经上寻章摘句，给它平添上另一层意义，“享受你的青春之妻，愿她的胸脯永远使你欢愉”。婚姻中的性快感是神圣的，不过，婚姻也用来表示对好色的一种补救，因为一个好妻子是会在婚姻中帮助丈夫控制情欲并采取节制性欲的措施的，这在哺育期尤其如此。毫无节制的放纵行为被认为会引起疾病、不育、厌恶和产下畸形儿。由于这个原因，当一个女人不顾自己良好的判断力而下嫁于人，那是会被认为特别可恶的。^①人们最初的看法是，如果

^① 玛丽·格雷长大时太靠近皇室，令她自己都感到很不舒服，当她为了她自己的安全而跟一个没有教养，而且个儿奇大无比的男看门人凯思结婚时，这场丑闻闹得很大。（斯特莱普，《基督教改革运动编年史》，1735，2卷，第208页。）

你娶的女人是你曾经与之发生过“性爱关系”，在她脚前匍匐流泪过，并对她奉献过讨好献媚诗歌的，那将是一个错误。莎士比亚在他《错误的喜剧》中，通过对卢霞娜和艾德里亚娜两人的描绘，论述了被求爱的女人所得到的允诺和成为妻子后实际上可期望得到的东西之间的不一致的现象。神圣的情妇在婚后不过几小时内便降格成了一个妻子：女神将发现她自己成了被人雇用的超级女仆。

尽管有来自宗教改革家、聪明的诗人和戏剧家，以及有产父母极力想控制婚姻行为等方面的反向压力，爱情和婚姻的主题还是流行起来，最后以洁白的婚礼这种媚俗形式而告终。要解释这个现象，部分的原因可在关于彼特拉克主义在新教时期英国所发生的情况的故事中找到。16世纪90年代的英国商籁体组诗不是毫不掩饰地表现男女奸情，如菲利浦·西德尼爵士^①的商籁诗，就是完全地抒发敬意，如丹尼尔^②对彭布罗克伯爵夫人^③所表现出的矫揉造作的激情。魏阿特^④以剧体和方言翻译了彼特拉克的作品，尽管他不能从中排除一种地道的、肉体的张力特征，但他一刻也未停止与这种不相干的淫荡作斗争。西德尼没有做这种努力。他与佩内洛普·里奇成功的性关系载于他的诗中。^⑤在一个把婚姻作为神圣条件而为之征战并深刻意识到贵族阶级在半个世

① 西德尼（1554—1586），英国诗人。——译注。

② 丹尼尔（1562—1619），英国诗人。——译注。

③ 即西德尼的妹妹。——译注。

④ 魏阿特（1503？—1542），英国诗人。——译注。

⑤ 菲利浦·西德尼爵士，《阿斯特罗菲尔和斯苔拉》，特别是商籁诗24首、36首、41首、52首、72首、81首、82首。比较塞缪尔·丹尼尔的《德莉娅》和汤马斯·怀亚特的《埃格顿手稿中的诗》。

纪丑闻之后种种大相径庭的做法的社会中，同一文学层次上对这种放肆行为的反应出现得并不缓慢。清教徒积极鼓动人们对私通行为进行更严厉的惩罚，而有些恶少则将一身白纱、立于教堂门口的景象看做是本领和威望的标志。对16世纪90年代优雅文学中男女通奸成分的反应，可以在喜诗中找到，因为喜诗是作为公共关系的工作为婚姻而写的。斯宾塞^①的喜诗是喜诗中写得最好的，而且实际上也是第一批，因为在他之前的喜诗主要是用拉丁文写作的，而且淫秽下流。他在喜诗中结合了各种乡村婚礼庆典的回忆和所罗门之歌的意象，并注入了一种对智慧美的柏拉图式的崇拜。其结果是诗歌的胜利，尽管使其达到高潮的商籁体组诗却是个失败。采用彼特拉克的方式描写斯宾塞十分合乎体统的求爱过程中的有条不紊的步骤，这简直就是一个错误，但人们仍在继续犯这个错误。彼特拉克式情人的苦恼和迷恋是在他合法的订婚人要脾气或任性的时候人为地刺激起来的：合法的求婚者因为女方父亲皱眉表示反对而不自然地激动得发疯。^②威廉·哈宾顿的一首题为《卡斯塔娜》^③的沉闷的商籁体组诗步了彼特拉克式婚礼新模式的后尘，这一点雄辩地证明，男女通奸比通婚给人提供了更多的灵感。在将婚姻确定为浪漫爱情的 non plus ultra^④方面，剧作家比诗人更成功，但一旦结婚便永远幸福这个神话的真正根源是被人发明出来供无所事事的妻子打发无聊时日的艺术形式，亦

① 斯宾塞（1552?—1599），英国诗人。——译注。

② 埃德蒙·斯宾塞，《小爱神和新婚喜歌》，发表于1595年。

③ 威廉·哈宾顿的《卡斯塔纳》匿名发表于1634年，其中第一部分涉及求爱，第二部分涉及婚姻。

④ 拉丁文，顶峰。——译注。

即言情小说。

里查德森^①的《帕美拉》首开言情小说之滥觞，但为了它自己的生存，它还得汲取其他养料。印刷术的发明意味着文学不再是贵族阶级独享的特权，都铎王朝时期的教育由于新教急于让所有的人都能看懂《圣经》而受到支持，从而使倾销各种形式的消遣文学的市场发展起来，其中不少都把婚姻当做冒险来处理。有进取精神的自由民的女儿从同样的书中既学会了浪漫，又学到了如何使用刀叉，如何在公共场合避免放屁的本领。把婚姻作为获得成就的观念第一次出现在故事中，如讲给鞋匠们听的关于地位低下的皮匠如何诱拐公主的故事。^②渐渐地，诸如《弗莱辛菲尔德的美丽女仆》之类关于贞洁的平民如何赢得贵族之心的典型故事也发展起来。^③纳徐^④、笛福^⑤以及其他流浪汉小说作家的作品不适合女士阅读。摩尔·弗兰德斯^⑥和范尼·希尔这种女主角对女性来说并不合适。《帕美拉》中的考验模式也是《金传奇》^⑦中的模式，书中圣洁的处女粉碎了魔鬼和它在人间的帮凶一次又一次的阴谋，把她们自己作为未受玷污的配偶奉献给

① 里查德森（1689—1761），英国小说家。——译注。

② 如汤玛斯·德罗尼，《一门温文尔雅的手艺，一篇有着许多令人心悦的论文》（伦敦，1637）。第五章中叙述道，“皇帝美丽的女儿厄淑拉与克利斯平相爱，穿着鞋子来到皇宫，最后，两人在瞎子修道士的主持下秘密成婚。”

③ 弗莱辛菲尔德的美女成了罗伯特·格林《修道士培根和修道士班盖》（1592）中次要情节的主题。

④ 纳徐（1567—1601），英国诗人。——译注。

⑤ 笛福（1660？—1731），英国小说家。——译注。

⑥ 系笛福同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译注。

⑦ 《金传奇》是13世纪热那亚的主教亚格布斯·德·佛拉金根据饮宴日历搜集圣人的故事编撰而成的。这是最早印刷的书本之一，凡是有印刷机的地方，都一版接一版地不断印行，它是最早的国际畅销书。

了天堂中的基督本人。帕美拉的神圣的配偶是乡绅，天堂则是一年几千英镑。里查德森继续写他的故事，但如果要使故事与性幻想的结构相适应，那么它的合适结尾应是进入婚姻生活和难以想象的至福状态。里查德森的追随者没有试图去描写无法描写的情景。大批量生产小说的工业一直由公共图书馆维持到我们这个时代，它依靠的类别主要是所谓的浪漫故事，爱情与婚姻消遣文学这类为广大家庭妇女贪婪消费的东西。目前，廉价的平装书、电影、妇女杂志、爱情连环画和摄影浪漫小说正在争夺它的市场。一家妇女杂志向吉莲·弗里曼约稿写一篇故事，它以下列条件规定了她的主要情节：

故事中的姑娘应该是一个秘书……她的男朋友必须比她社会地位高——他可以是老板的儿子，广告部经理、大学生或军人……或者年轻医生。故事必须有幸福的结局，不能提到任何宗教或种族问题，做爱仅限于接吻。^①

这个神话的传播范围依然像从前一样广，尽管有人大声争辩说，社会对性的纵容态度已经使它大伤元气。它与大多数人实际发生的情况之间的关系无从证明，但这个事实本身并未对它作为神话的统治地位产生任何影响。这个神话一向依赖的就是一个百万里挑一的男人的富有、英俊、可爱和体贴。如今有够多的女人时刻准备向人吹嘘她们找到了一个百万里挑一的男人，并说服其他的女人相信，她们没能找

当一个小伙子邀你出去吃晚饭，你很可能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非

① 吉莲·弗里曼，《发育不良的文学》（伦敦，1969），第50—51页。

常非常特殊的人。晚宴式的约会意味着，他并不在乎把满满一皮包钱花在你身上——更重要的是，他不在乎花去大量时间坐在你桌子对面，啥事也不干而只是吃呀，谈的。它还意味着，他还期望在他跟着你和领班走向桌边时，你可以使他引以为豪。

《幽会指南大全》，1960年，第115页

到一个足够富有，足够英俊，足够有才，又足够体贴的情人，正好说明她们的价值不高，或吸引力不大。目前，本国有一半以上的家庭妇女从事家庭以外的劳动，因为她们的丈夫赚的钱不够她们和子女过上像样的生活。还有更多的女人知道，自己的丈夫大腹便便，个子矮小，行动不敏捷，睡觉爱打鼾，或身上有气味，或爱把衣服到处乱扔。占人口比例很高的一部分人在婚姻的拥抱中并未找到幸福感，而大多数人都抱怨说她们的丈夫老爱忘记一些重要的小事。然而，这个神话还是没有失去其神话的效力。倘若它与神话的标准发生了偏差，也可以用别的例子加以解释，如某种可原谅的情形，政府，高额税收，做案牍工作，生病，或者也许是个别人犯的一次简单的错误或一次失败。大部分循着这个神话指引的方向而行的女人都要做出信念不移的表示，相信尽管每日生活都很困难，她们依然幸福，而且不顾与此明显矛盾的事实，反复强调这一点，因为表现出失望就等于承认失败，浪费努力。她们从未想到去这个神话本身寻找不幸的根源。

下层阶级的妇女一直在从事艰苦的劳动，无论是当佣人、工厂帮手、女缝工，还是她们自己家里的仆人，可以料想，那个中产阶级的神话不会在她们大脑里产生同样强烈的影响。但可悲的事实是，大多数工人阶级家庭都在遵循一种“进步”和“自我改善”的模式，

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在很多情况下，妻子的工作被当成权宜之计，只是用来捐献给家里买房子或布置房子，具有无限权力的丈夫总是盼着她能回来待在家里生孩子的那一天快快到来。尽管他们并不能完全办到这一点，但他们还是认为，那个妈妈应该回家照料爸爸和孩子。在极端的情况下，一个丈夫甚至会厌恶看到自己的妻子擦地板，认为这是对他男性浪漫主义的侮辱。经常的情况是，妻子的工作不过为他提供了必要的财产或房屋抵押，使他能够一劳永逸地进入中产阶级，那个神话就安安稳稳、不受威胁地躲在它的后面。

婚礼是中产阶级神话的主要仪式，它的功能是宣布配偶双方正式进入中产阶级的地位。这才是攒钱结婚的真正意义。年轻夫妇煞费苦心树立起一个安逸生活的形象，在接下去的岁月中，他们被迫要保持这个形象。关于举行婚礼费用的决定可能还没有选择在哪一家商店购物重要。家庭攀附的地位越高，他们在新娘送礼会、厨房茶会以及诸如此类的会上得到的赠品就越多。只要在城里最昂贵的商店中出示购物单，就可以使夫妻及双方家庭嵌入高消费阶层，结果是大买卖和皆大欢喜。哈罗兹^①向新娘保证，她只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找到新郎，其余的我们来做”。有些商店一见报纸上登出了姑娘订婚的

……当通过男人的社会和经济组织，她变得必须仰人鼻息过活，当结果是使男人开始挑肥拣瘦起来时……女人不得不为了生活而充满魅力。她不仅采用女性与生俱来的消极艺术，而且还得以男人在求婚期送给她的装饰物来闪闪发光，而男人之所以能施舍那些东西，不过是因为他们靠职业活动获得的优越地位使然。在欲使

^① 英国伦敦最昂贵豪华的百货商店。——译注。

自己变得迷人的新的刺激推动下，同时自己库存的魅力中又添加了装饰物，女人便对求婚采取了一种近乎进攻性的态度……

W·I·托马斯，《性与社会》，

1907年，第235页

消息，便以邀请她们到本店购物来骚扰她们。伦敦有家商店每年靠这项生意营业额高达200万至300万英镑，而它主要靠的就是利用新娘的母亲。较昂贵的商店一般可指望从一对夫妻的购物单中捞到约500英镑的营业额，但最昂贵的商店却气馁地发现，只有一半客人在他们的商店买婚礼用品。^①真正的模式已经确定，那就是，所有这些壮观的消费都是由新娘一手发起并主持的，正如新娘的晨衣和珠宝首饰以及女宾的装束也会确立整个家族的时髦，也正如她的女友会根据她在第一次宣布订婚时所炫耀的钻石大小来衡量她是否在婚姻赌注中成功。这个高消费的因素自始至终被电影、戏剧和书籍关于婚姻的形象维持着，因为在它们的描绘中，每个家庭都是温暖如春，窗明几净，每一个妻子都是身材苗条，举止优雅，而每一个丈夫都是功成名就。

据说不少男人的妻子都不能达到满意的性高潮，这其实不足为怪。鉴于人们已经提到振荡器，我何不再进一言，电池启动式振荡器不必做成阴茎状，因为一旦被你的孩子发现，就很难“掩饰”过去。我们有一种标准的皮肤科，它的确太棒了。我敢断言，任何

^① 《星期日泰晤士报》，1969年8月3日，《从婚姻中捞钱》。

人在他的妻子用这个东西逗弄了阴蒂之后，都不会再说她达不到极乐的高潮了。

R·W（柴郡），《论坛》，第二卷，8号

这个神话不费吹灰之力便渗透了一切，就像人们想赢得全部赌注的几乎无望的希望一样。任何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看一篇百万富翁之妻故事的衣衫破旧、过度劳累的女性都可能会这样梦想：她有“三个孩子，一个厨师兼管家，一个保姆，两个清洁工，两个园丁，一辆劳斯莱斯牌轿车，一辆菲亚特，一辆面包车，一架直升机，一幢位于柴郡的乡间宅第，一套位于伦敦贝尔格莱维亚区^①的公寓”，“我的丈夫给我从古西商店买了一只带链条的可爱的小鳄鱼皮包，它跟大部分东西配起来都好看。当然，我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他还送了我一件马克斯韦尔·克罗夫特设计的暗棕色的貂皮大衣，舒服得简直就可以住在里面……我的各种睡衣当然是从福特兰姆商店买来的喽。我压根儿不晓得花了多少钱，有时候丈夫买睡衣送我，真使我心花怒放……丈夫还特别会挑选珠宝首饰礼物”。^②假如这位看《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嫉妒的小女人突然引起联想，看见那位实业家的秘书提醒他说，今天是他的结婚周年纪念日，接着在午餐时间溜出去，手拿一张支票去捡珠宝店营业部主任挑选的一件东西，那整个戏就没了。爱情一遇困境就似乎要灭亡或进入地下，因此，故事中的那位勇敢的妻子说，“我知道他爱我，他话不多，再说我们早就过了那种吻呀、搂的时候。但他决不会做任何有伤

① 伦敦富人住宅区。——译注。

② 《星期日泰晤士报》，1969年6月15日，《先给你自己抓一个百万富翁再说》。

大家都知道，男人会本能地期待女人对他责罚。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感情，它产生于母子关系。对我丈夫一再要求受罚的愿望，我是很愿意与他合作的，这不仅是为了性行为的需要，也因为我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其他的方式得到了大量回报。

我发现，我丈夫几乎有一种几乎不可满足的欲望，处处想讨我的喜欢，不仅在性生活上，而且在家中的一切事务上都是这样。他把家里的活儿都包了下来，买东西呀，洗衣呀，熨衣呀，等等。我只要提一下，说我想要个新柜子，烤箱需要擦了，房间需要装饰了，他很快就会把这些事情办好。现在我正鼓励他对烹调术产生兴趣。

我相信我的丈夫并非不正常，这是被我自己的经历和其他人的婚姻所证明了的。我敢肯定地说，如果妻子问丈夫愿不愿意挨棍子打，十个丈夫中有九个会说愿意。

L·B·太太（埃塞克斯郡），

《论坛》，第二卷，3号

我或孩子的事情。”要想象爱情幸存在一幢玫瑰绕门的别墅或柴郡的一幢乡间宅第中，那儿有一个厨师兼管家、一个保姆、两个园丁和两个清洁工，那儿，女主人永远香气宜人，美丽漂亮，穿着从福特兰姆商店买来的好看的衣服，幸福地憩息在得意洋洋的丈夫爱情的怀抱中，要想象出这一切，那是很容易的。

然而，这并不真实，从来都不真实，而且肯定永远也不会真实。

家 庭

母鸭、公鸭和所有的小鸭娃。家庭，这个由父亲主宰和赡养，母亲哺乳和养育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似乎是自然秩序中所固有的。在大猩猩妈妈产仔和喂奶期间，大猩猩爸爸会为她站岗放哨，保护她不受荒野中的危险袭击。即使荒野中没有危险，亚当和夏娃也在分别耕田织布，他们的父亲上帝也会陪着他们在晨昏中散步，如果他们听话的话。他们不听话时，就被撵出了伊甸园，开始过起了他们自己的家庭生活。他们的子孙像亲兄弟姐妹那样好斗，于是谋杀降临到世上。在伪经的某个地方，潜伏着丽丽思^①，那个毁灭一切的女人，她给人以爱情和放荡，威胁着家庭的结构。亚当的孙辈们与肉欲的女儿结为伴侣。《旧约全书》中父系家庭起源的神话十分含糊不清：父亲是个报复心很重的人，母亲是他的奴仆，兄弟们则犯下了原罪，为了父爱而谋杀他，与此同时，妓女在家庭的牢笼外频频招手示意。但现代基督教就是从这个源泉中发展出它自己的核心家庭的范例，并认为它在自然法则中得到了反映。国家的结构反映了这样一个自然原理，尽管人们天真地认为它充其量不过是家庭的集合体：国王或总统是一个巨大家庭中慈祥但公正的父亲。教会也承认只有一个首脑，即代理上帝本

^① 亚述的一个魔鬼，吸血鬼。——译注。

人的人。男人是灵魂，女人是肉体；男人是大脑，女人是心脏；男人是意志，女人是热情。男孩子从父亲那儿学习男性的角色，女孩子则从母亲那儿学女性的角色。这似乎简单清楚，不可改变。父亲为他赡养的人负责，他拥有财产，并将他和他的名字传给他的大儿子。这样，从长者到最穷的奴仆的控制链便完整无缺了。

然而，看起来如此本质、如此必然的东西却完全是个偶然。父系家庭依靠的是父权通过女人免费赐予男人的礼物。父权并非一种固有的关系：它不可能被证明，除非通过否定的方式。就是再警惕也无法绝对保证任何男人是他儿子的父亲。

现代的家庭是建立在对妻子进行公开或隐蔽的奴役基础之上的……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阶级，妻子则代表着无产阶级。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的起源》，

1943年，第79页

难道这活儿的一半非得女人来做，

就没办法让男人做另一半？我们都是婊子养的……^①

当需要继承财产和确定合法地位时，那就绝对要对女人戒备森严，只许她们待在一个地方，让她们天生的好奇心和运动及表现力的迫切要求尽可能处于发育不良的状态。穷兵黩武的贵族去打仗时在他们妻子身上系上的贞洁带就是这场徒劳无益的挣扎的外在象征，是

^① 摘自莎士比亚的《辛白林》。——原注。

妄想腹部设立一道路障的企图。如今，女人要求得到信任，并对父权表现出慷慨的自信，履行她们签订的契约，为的是得到保护，有衣穿，有房住，作为对保证子息有永久合法地位的回报。

当一个年轻人把他的新娘安顿在一间独门独户的居室中，家庭就算建立了起来，但它实际上设计得并不好，不能行使保证父权的功能。一天大部分时间中，妻子都被单独留在家里，无人陪伴：她要求得到的信任程度相应就更高了。现代家庭既无仆人又无亲戚来保护丈夫的利益，然而，它却显得自然而合适，就像在它之前的所有父系形式的逻辑结果一样。事实上，单一的婚姻家庭，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又称之为核心家庭，可能是曾经发展起来的最短命的家庭制度。封建时期的家庭被称为血统家庭：一家之主是家中年纪最大的男性，他统领着一群儿子和儿媳以及孙子孙女。家务事按家中女性的地位分工：未出嫁的女儿洗衣、织布、纺线，有孕在身的儿媳管生孩子，年纪大些的儿媳管孩子的养育和训练并负责做饭，年纪最大的妻子则监管全部工作的顺利进行。那种使城郊红砖小屋中的家庭生活如此神经过敏的与世隔绝现象当时并不存在。摩擦还是有的，但它没有机会发展成那种与世隔绝的配偶双方一对一、引起强烈内心痛苦的对立。在家庭讨论会上，可以公开地向家庭问题挑战，而长者的决定总是受到尊重的。作为同居动机的浪漫爱情几乎没有重要性。一个男人只要想，就可以跟一个适合他家庭需要的女人生孩子。失望、怨恨和厌倦不如现在那样有活动范围。从这种制度中受益的儿童，以及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等一些地区的人如今仍这样生活。总有人有时间回答问题，讲故事，传授新的技巧或钓鱼，哪怕这人不过是祖父或一个未婚的叔叔和婶婶。孩子一学会走路，就要负起小小的责任——照料母鸡或鸽笼，带孩子或小羊羔。大人在厨房谈话时并不把他们送到黑房子

里睡觉，而是让他们呆在一边听大人讲话，学点东西，直到他们在某人的怀抱中睡着为止。这时才轻手轻脚地为他们脱衣，把他们送上床，而不吵醒他们。家庭中不大可能有代沟现象，因为一个家庭代表了所有年龄的成员。我在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小村子里住的时候，就亲眼看见一个这样的家庭勇敢地抱成一团，尽管家中一贫如洗，大部分男人都不在家，而在德国工作，他们的孩子却是我观察过的孩子中最幸福，最不忸怩害羞，也最不易激怒的。由于左邻右舍都有亲属关系，因此集居在一起的居民有着很强的凝聚力。这种集体生活方式的要求创造了始终为人尊敬的强大的礼仪。当时要不是那些有亲属关系的家庭互相交换多余的物品，使我们生活过得充裕，我们早就饿死了，因为那时 *latifondiste*^① 在自由市场上的食品要价太高，我们根本买不起。

血亲家庭可以提供一种凝聚力的源泉，但这对国家的控制却是有害的，因为它难以动摇，而且它最忠诚的对象是它自己。如果运用这个原则来对抗权力机构，它就可能成为黑手党臭名昭著的 *famiglia*^②。家庭荣誉的仪式有种种反社会的 *vendetta* 和 *omertà*^③ 的表现，但直到家庭和地区性的共同体受到政治权力威胁时才变得意义重大。美国解放者很快就看到了西西里岛黑手党组织的重要性，但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他们力求利用的那种凝聚力本身就与时代相左，在经济上也行不通。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影响改变了人们的拓居模式并要求具有流动性

① 意大利语，大地主。——译注。

② 意大利语，氏族。——译注。

③ 意大利语，惩罚报复和保密禁条。——译注。

的劳动力，这加速了血亲家庭的衰败，它在西欧的全面衰落大约发生在16世纪前的某个时期。土地使用权的变化，地方权力的衰微，政府的中央集权制，圈地运动，以及货币地租的发展，这一切都对核心家庭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但核心家庭萎缩到目前这种残缺不全的社区生活，那还只是最近的事。当工作社区里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大家庭中服务，当未婚子女住在家里，当儿女经常被送到其他人家干活时，家庭便维持着一种有机的状态，而且易受外来影响。夫妻不可能过多地沉溺于有关他们关系的内心自省中，因为这种关系由反对离婚的法律、舆论和毫无控制的家庭规模牢固地支撑着。年老体衰的双亲在家有人养，有人照顾。但已不再有家庭经商，也不再有需要加以发展和使用的世袭财产了。密集的都市社区生活使左邻右居互相疏远，由于必须找工作，也使子女们走出了家庭的权限范围之外。教育的影响使家庭之间更加隔膜，当义务教育培养出一批比上辈人更有文化的一代人时，情况更其如此。随着教育一代代地逐渐扩展，这种影响更加深远了。到易卜生和斯特林堡写作家庭悲剧时，家庭已经成为牢笼，在那儿，年轻人挣扎着想逃出老年人僵死的手心，家庭之外的社会不过是由警察、医生和牧师所代表，家仆都是陌生人和阶级敌人。清教道德导致了伪善、灰心失望和色情。夫妻跳着一种每日谋杀的舞蹈。身兼保护者的父亲没有了任何其他的优势或本领，只好充当主要的道德仲裁员，尽管他并不适合这角色；妻子成了一个居心叵测的玩偶，对丈夫感到幻灭，因自己的无所事事和无足轻重而困惑和痛心。维布伦^①描述的那种替代安逸综合征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起点。女性职业引人注目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毫无意义。婚姻中配偶双方

① 维布伦（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译注。

的矛盾发展到明显具有毁灭性的地步，以致大多数西方国家开始颁布允许离婚的法律。妇女开始要求在家庭以外工作的权利，正在扩展中的工业也需要起她们来，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人力带来浩劫之后就更是如此了。未婚女性的人数逐渐增加，使得世纪之交就已存在的问题更加恶化。逐渐地，宽大的维多利亚时期建造的房屋被分割成小单元。作为对高密度住房要求的反应，公寓式住房激增起来。原本属于大户人家的功能越来越多地移交给了国家，如照顾老、弱、病、残和弱智者等。

如果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是一切美德的顶点，那么，荣誉勋章就应该归于缘虫了，因为在它的 50 至 200 个节片中，每一个节片都有一整套雄雌性器官，它一生都在这些节片中与它自己交媾。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的起源》，

1943 年，第 31 页

20 世纪 60 年代的家庭规模小，自成一体并以自我为中心，而且短命。年轻人一有可能便立即从父母身边搬走，寻找训练和求职的机会。儿童最完满的生活是在学校度过的，父亲则是在工作中。母亲是家庭僵死的中心，她把父亲赚的钱花在消费品上，以改善他吃饭、睡觉和看电视的环境。二次大战以来，少年越来越趋向于创造他们自己的更有活力的小团体，在服装和行为上呈现出部落特征。甚至连少女们都倾向于找工作并同其他姑娘在大城市的卧室兼起居室地带合租。妻子作为妻子只在生养孩子时才有意义，但她进行这项重要工作的环境和不知如何正确进行而引起的困惑，都使她与周围的公众更加隔

膜，并在养育孩子的早年加剧了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

为弗洛伊德学派所了解并被他们认为是人类普遍具有的那种情结，我指的是俄狄浦斯情结，它本质上符合我们有着发达的“*patria potestas*”^①的雅利安人父系制家庭的特点，它得到天主教律法和基督教道德的支持，并因现代富有资产阶级的经济条件而变得更为突出。

布朗尼斯罗·马林洛斯基^②，《野蛮社会的性与压抑》，

1927年，第5页

有工作的姑娘先是结婚，婚后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回家生孩子，这样的姑娘对核心家庭与外界的隔绝状态几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无论她是否喜欢打字员、售货员、女招待或秘书之类的低贱工作，她至少还有某种程度的活动自由。可一回到家里，她的地平线便萎缩到家庭、购物中心和电视的范围内。白天，她给孩子过多的照顾，无微不至的关心，晚上，丈夫一下班回家，她就把孩子从大人的世界立刻放逐到他自己的床上，以便爸爸休息。婚姻中一向重复的那种俄狄浦斯状况强化到连弗洛伊德都可能会觉得触目惊心的程度。父亲千真万确是情敌和陌生人。白天，孩子受欺侮和被爱抚的次数可能同样频繁：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从完全听任他支配的一个人那儿得到了过多的关心。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并不持久，也不健康。孩子学会了如何利用母亲易于接近的特点，不断地和她纠缠不休，提出问题

① 拉丁语，权力父亲。——译注。

② 马林洛斯基（1884—1942），生于波兰的英国人类学家。——译注。

和要求，这些问题和要求实际上对他并不重要，在公共场合使她难堪，还要赖，硬要母亲抱他，给他买糖吃。依赖不等于爱情。孩子过了五年强迫性的亲密生活之后，学校把他从母亲身边夺走，他对学校的态度跟他对母亲的感情同样矛盾。只要上学还是一种逃避，它就受到欢迎，一旦学校要求高了，孩子便会发现，他可以在学校和母亲之间挑拨离间，从中渔利。母亲对学校的嫉妒和学校为了对抗母亲、确立对孩子的控制而做的努力往往会产生情绪高度强烈的情境。这种母子关系的反社会性在教师眼中是非常明显的，特别当它成为纪律问题或处理感情紊乱时就更是如此。^①

不幸的妻子兼母亲发现自己在其他方面也是与社会对抗的。家庭是她的领地，她在那儿形单影只。她想要家中人都跟她一起度日，因为她的惟一意义在于她同那个几乎虚构的团体之间的关系。她挣扎着想把孩子团结在自己身边，给他们强加种种限制，为等候他们而迟迟不睡，并打听他们的私事。他们越来越退缩到不愿交流、几乎不加掩饰的鄙夷状态中。她央求丈夫别跟孩子们一起出去，对他竟然能够在滂沱大雨中站在足球场边看球，而在天气最好的日子却累得不肯补房顶或割草坪感到诧异。她的怨言越来越多，说他不管孩子们都在忙些什么，管教的事都留给她一个人，没人跟她讲话，她一无所知，她把一生最美好的年华都给了一群忘恩负义的小流氓。政治是个谜，而且是个令人厌倦的谜，体育则是男人长不大的明证。可能发生的最好的事情是，她从原来停下的地方重新开始，再回到开始只是权宜之计的工作上去，但在这个工作中，她不可能指望得到升迁，得到明显的报

^① 这方面的证据可从普罗登报告中获得，《星期日报》中有综述，1970年3月8日。

酬，她的眼界也别想开阔，因为家庭的要求仍需满足。所有种类的工作都成了催眠药。她做清洁，她织毛衣，她绣花，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女人若想抵制核心家庭把她们同社会交往隔绝的倾向，常常会碰到特殊的困难。安妮·艾伦在《星期日镜报》中报道了她与一位年轻已婚妇女的一场谈话：

“你瞧，”她说，“我们大约有一打真正的好朋友。我跟他们的关系比家里任何人的关系都亲密。也更喜欢，更了解。

“可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为了碰面不得不自己组织起来。得有人去找个照管婴儿的人来。另一对夫妻觉得非得为我们做一餐好吃的晚饭不可。

“结果不是宝宝病了，就是某个人累了，这时你真觉得还不如没安排的好。或者我们玩得痛快极了，大家为了不得不这么早就告别而感到由衷地难过。

“可是你想想，要是一群亲密的朋友都住在一栋楼中或一条街上，那会是什么样子，这种事有可能发生的。

“目前有建筑师在一两座特别设计的大楼中工作，那儿人人都有他自己的住房和一个宽敞的集体生活的地方。

“从我个人来讲，我不能忍受跟人分享性生活，如果和别人共用厨房，我也会像我母亲一样不喜欢。我太看重我的隐私了。

“可有不少时间我渴望找个什么人在白天跟我聊天，或当我丈夫上夜班我感到孤独时，或当我和他口角，我想出去个把小时的时候。

“除了跟我的丈夫和大部分最亲密的朋友生活在一起，我想

不出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毕竟成千上万的人都跟他们的邻居成了密友。我们不过是在把这个过程倒转过来。”^①

从前，人人都住在一间有着许多朋友和宽敞的公用地方的房子里，那儿的街上全是朋友，因为缺乏流动性的居民区意味着，它那儿的所有成员都互相认识，并知道各家的底细。这种制度有它的不利之处：不落俗套的行为常常不为人容忍，整个居民区的人老是注意别人的行动，这种缺点比优点显著得多。在这样的居民区中，一位老妇不可能髌骨摔断了在楼梯角躺四天而无人过问，但一个女人同样不可能与人发生被禁止的性关系。如今，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住得更紧，但那是过度拥挤的隔绝。高层建筑物中有打成打的家庭，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他们彼此却是陌生人。他们家的前门在一个私有的世界中紧紧闭起，这个世界的交流不可能穿过空荡荡的走廊和电梯，除了互相抱怨对方吵人之外。看着自己的孩子公共娱乐场所玩儿的女人只有在某件坏事需要大人干涉时才认识了另一些孩子的父母。竞争经常意味着，每一个家庭都紧抱住一种种族、道德、宗教、经济或阶级优越感的幻象。城市规划专家悲叹不已，高楼住户从不将他们的公用场所保持干净和舒适，而安置新居计划的受害者也抱怨说，高楼住宅引起了特殊的恐高症和恐密封症。他们乘电梯上上下下，互相从不相视，他们从窗户中看不见对方，在门廊前打扫卫生时也互不闲聊。并非自发的想激起亲密感的努力也不起作用。女人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各自家庭的互相分离状态，害怕想象出来的陌生人的坏影响会使她们的孩子堕落，破坏他

^① 《星期日镜报》，1969年11月23日，《咱们都来搂一搂》。

们的生活方式。安妮·艾伦报道的那个家庭主妇排除了同他人分享性生活的可能性，但她至少还公开考虑过这个问题。互相都有亲属关系的居民以对乱伦的限制来捍卫自己的性关系，这些限制最初并不以害怕造成近亲繁殖为理由，因为第一批制定反乱伦法的人对此尚一无所知。住在高楼大厦中的女人也许并未意识到她们害怕与陌生女人亲密交往的影响，但紧张的关系依然存在。也许这种公众生活的失败可以靠在每栋大楼中开一家酒馆和自动洗衣店的办法加以避免，但从经济上讲，如果想产生真正的有机的互相交流，每一个密封生活舱中不知疲倦地重复进行的工作就似乎应该由大家来共同承担。

核心家庭的建筑学结果被普遍认为是灾难性的：沿干道扩展蔓延的一系列难看的建筑物，即大批大批的小盒子，它们把我们所有的城市都破坏得面目全非。对这类地区的维修费用昂贵得让人不敢问津，服务设施的方便利用也不好安排。赞成高密度住房的人认为它有实用和舒适的优点。他们却未意识到，核心家庭正在反对他们。无论做多少人体测量学的调查，无论多么聪明地把干净、高效的住房单元朝向设计得明亮、暖和、视野开阔，都不能打破俄狄浦斯情结萦绕的单元对它的其他同类所抱有的怀疑。内向婚姻生活的紧张和压力不可能容忍更宽广的视界。一种替代办法是雇主接管父亲的地位，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专门建造的村庄中，在那儿，公司的雇员按收入和职位分配住房，并鼓励他们互相交流。妻子成了教书妻子和公司妻子。人们经常在一起。它的长期结果是难以想象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家庭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逐渐为公司主宰，正如某人能否得到工作要根据与他全家有关的性格评估，他还必须在他个人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发挥公司的作用。甚至连他的性行为也可能成为一件与生意有关的事：马

斯特斯和约翰逊描述过这个享乐主义的标准。甚至在“*jus primae noctis*”^① 法律下痛苦扭曲，把自己的子女都送去服侍君主的农奴都没这么糟。他把他的灵魂交给了公司的商店保管，安稳如任何淘金者或获释的奴隶。雇佣对劳工运动控制的逻辑结果已经发生。雇员持续的安稳感有赖于他全家的行为，欲求的结果是一切静止不动，一切皆可预测。这就是为什么当教员的丈夫力必多的等级比别人低的原因，因为他们已成了卫生的实验室中的肥胖的白鼠，而不是像列昂耐尔·泰格所称的那样，是离他们的女人太近的原因。^②大爸爸雇主，那个在《谁怕弗吉尼亚·伍尔夫》^③ 上空若隐若现的幽灵，已经把他的儿子们都阉割了。然而，人类的灵魂坚不可摧，如果团体想要形成一种特殊的良心，那么，可能使它丧失能力的罪孽就必须是团体罪孽，以便任何人都不能同大爸爸分裂。美国的颓废模式首先是集体酗酒，那是使行为不受管束的惟一方式，其次就是换妻，20 世纪的乱伦形式：

1962 年秋，两对夫妻的关系亲密到走火入魔、令人反感的地步。弗兰克和玛西娅很高兴能够不用主动去找便经常这样碰面。珍妮特和哈罗德私下里常开玩笑，笑另外两个情侣现在玩的把戏让人一眼就可看穿。这些玩笑话开始渗透进他们四方的谈话中……

别的夫妻开始叫他们卖苹果的……“难道你没感觉出来吗？这事太不对劲了。现在我们可真正堕落了。我们大家都堕落了。”^④

① 拉丁语，初夜权。——译注。

② 列昂耐尔·泰格，《人以群分的男人》（伦敦，1969），第 209—210 页。

③ 美国剧作家爱德华·阿尔比的剧本。——译注。

④ 约翰·厄普代克，《夫妻》（伦敦，1968），第 138 页、141 页、150 页。

《论坛》这类“关于人际关系的杂志”的作者严肃地主张换妻，把它作为振兴已经变得沉闷无聊的婚姻的一种手段。共同分享的秘密行为可以把任何小团体结合成一个阴谋集团，但其结果却很难令人容忍。互换伴侣实在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违背自然的活动，它完全脱离了真正性欲的变化莫测的行为——不过是四对男女跳的方形舞的一种变体而已。在这样的交易中，吃亏的是性：激情变成了纵欲。靠花样翻新来获得快感，能够掩盖无聊，但不能恢复生命力。在诸如此类的情情况下，性欲越来越不是一种交流形式，而越来越是一种消遣手段。正如宾果游戏、吃角子老虎机、呼啦圈和游游^①，它是为了好玩儿，是一种可以对付的家庭娱乐。没有天真之情，只有精于算计。没有爆炸的活力，只有消极的接纳。当大爸爸支持这种猥亵下流的行为时，就连性欲也会受到他慈祥的赞助。吃得过多、性欲不够的白鼠被允许到另一只白鼠的笼子里去过一小段时间，好让它打起精神。性的一致性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加强：琼斯先生可以把他从史密斯太太那儿学到的东西用在琼斯太太身上。普遍的家庭驯化把一切都活埋了。

安妮·艾伦是个通情达理、具有二流开明思想的英国家庭主妇。她以主妇的派头瞅了她那年轻的访问对象一眼，便继续道：

我发现这个主意在理论上相当吸引人，但在实践中，我不敢想象我会愿意那样接近一打，甚至哪怕半打夫妻。反过来说，谁愿意那样跟我们生活呢……

我不喜欢她们培养孩子的方式。我给孩子零花钱要么多给，要么就少给，因为这会导致争吵。

① 一种玩具，用绳拽着能忽上忽下移动。——译注。

我讨厌她们那种方式，使厨房充满做饭的异味或肮脏。或者我会感到她们小珠子般的眼睛似乎监视着我摇摆不定的管家方式。

但说到底，我这人占有欲太强，没办法，不可救药了，要是哪天我吼丈夫，他就跟附近的某个漂亮的主妇跑掉了，那是很可能出人命的。①

安妮·艾伦比跟她对话的那位年轻女人更像普通的英国主妇，她比教书妻子或公司妻子或互换的妻子要“正常”得多。她并不为她家庭的反社会性而羞愧，尽管她本来也许不妨说，她不能忍受任何一对

作为一个社会单位，家庭代表着被自己最具进攻性的个性本能所驱使的个人，它不是社会的基础，而是社会的否定。人类社会从没有从相互冲突的个人利益的集合体中产生，也决不可能从中产生。它的产生应归功于本能，这个本能消除了个人的本能，它结合互相依赖、忠诚、团结、献身等感情，塑造了一个大于父系家庭的团体，而且，根据它的性质，它具有无限扩展的能力。

罗伯特·布里伏尔特②，《母亲》，

1931年，第509页

夫妻跟她住得这么近，而且，在任何意义上跟她关系亲密的夫妻也不多。夫妻或配偶这个词本身就有着男女偶合成一个单元的含意：她没

① 《星期日镜报》（见前）。

② 布里伏尔特（1876—1948），英国人类学家。——译注。

有提到家庭。核心家庭所变成的正是这种东西。妇女杂志伤心地指出，孩子对夫妇关系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年轻妻子对孩子的投入和她的精疲力竭可能会干扰丈夫对她的占有权。什么概念——家庭竟然受到孩子的威胁！避孕使夫妇更加自私：计划生育的孩子得适应一种生活模式，而非计划生育的孩子至少还可以享受可能存在的某些优点。首先，他们已经存在，不管父母想要还是不想要的。在局限的核心家庭中，父母为主，孩子则为辅，要听任他们以一种新的有目的的方式摆布。这类家庭中的代沟正在加深，在那儿，孩子不许给他们的父母添麻烦，他们在一天特殊的时间里被赶到特殊的住处，他们自己的住房以及诸如此类的地方。达不到这个标准就是肮脏。母亲生的孩子决不能超过她所能控制的数量：控制意味着一天大部分时间要耗去全部精力，接着便是与外界的隔绝。因此，必须偷偷摸摸地把小保姆介绍到家里，因为如果小孩子一发现父母要出去，就会尖叫起来。我由此联想到意大利卡拉布里亚的那幢污秽不堪的两居室房子，那儿，人们自由自在地进进出出，那儿，我从未听见一个孩子尖声哭叫，除了是疼痛使然，那儿，12岁的嫂嫂在井边一边洗衣一边唱歌，老父亲怀里抱着小孙子在橄榄林里散步。英国儿童失去了他们的天真，他们的人生第一课学的就是如何利用他们的成人奴隶。绝育的家长在孩子的“后宫”中不啻一个太监。当然，我也认识到，有效的避孕对性快乐是必不可少的，而性快乐也是必不可少的，但为了经济的原因而避孕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只生得起两个孩子”，这是个可怜的论点，但在我们社会，它比“我们不喜欢孩子”更能为人接受。一个绝育的家长被永远地绑缚在他生的孩子身上，比任何时候都更一成不变，更容易被人预测，而那些孩子也更安稳地被绑缚在他身上。“我们只生得起两个孩子”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我们只喜

欢干净、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他们小时候上好学校，长大后做专业人士”，因为孩子会想法子用完为此目的而准备的全部资金，无论它占该家收入的多大比例，正如家务事也会扩展到把所有可利用的时间全部填满为止。绝育的家长是终极的家畜。男性文化有一种强烈的反家庭性质，尽管女人训练过他们，但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体验。“完美无缺的伴侣”这个幻想与意识到家庭对于一个正在成长中的男孩子的意义同时并存。

婚姻是惟一使我真正害怕的事。姑娘合适的话，我想那还可以，但我不能想象自己成家立业，娶妻生子。我喜欢感到自由自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用操心，这就是没有女朋友的一个好处，你可以自由地出去和小伙子们一起玩儿。玩了女朋友就把你捆住了。

你跟女朋友出去得越多，你就陷得越深。我对订婚怕得要命。一订婚我就完了——因为我永远也不可能解除婚约，这对女友不公平。匆匆忙忙结婚的年轻人太多了……

下一次我再找女朋友，我要从一开始就讲清楚，我每周都要跟伙伴出去玩一个通宵。一旦你把自己的朋友丢光了，你就粘在了女友身上，你就没希望了。^①

你就没希望了，你上当了，完蛋了，陷进去了意味着纠缠不清，捆在一起。

^① 查尔斯·汉姆布勒特和简·德佛森，《X一代》（伦敦，1964），第43页。

大多数人都尽量找个好工作，为提升加级而干活儿，钱赚够了便找个姑娘结婚。然后你就得买房买车，那么好了——你这一生就被绑起来了。等你到35岁，你会害怕尝试干任何新事，免得失去安稳感。那么，这就意味着，你这一生都要为自己想做而没做的事后悔。①

这些儿童不抱幻想的观察力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父系家庭单元的功能。它使工人丧失机动性，使他变得脆弱，以使用安稳的幻觉撩拨他。它给他一种可以控制的消费模式，使他整个儿投入进去。他向他的家庭和雇主而不是社区尽义务。就我所知，来自于妻子的压力对罢工工人的影响至今尚无人加以分析。经常的情况是，对家庭的责任感会促使一个工人采取激烈的行动：如果雇主可以坚持得足够长久而不让步，同样的压力也会逼得他重新回去工作。做妻子的一般都不信任丈夫的闲暇时间。妻子往往宁愿丈夫少赚些钱，也不愿意让他跟他的朋友在街上闲荡，惹麻烦。对工业社会家庭的一个最可悲的评论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到，当矿井关闭，矿工无事可干时，他们的妻子却愤怒地拒绝无工付酬的解决办法，因为她们的丈夫会成天在家中转悠，啥事不干，或者跟伙伴们一起闹事。许多姑娘很早就开始行使她们反社会的职能，严格地限制男朋友与“伙伴”交往，回报她们的性恩惠。这不能完全怪女人自私，因为对她造成威胁的男性团体不肯接受她，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和当她有特殊能力时才会被接受。她不会玩儿飞镖，不会喝啤酒，也不会把足球踢得团团转。她之所以不相信这些活动，并不是因为她的男人在伙伴的陪伴下会和其他的女人交往，

① 查尔斯·汉姆布勒特和简·德佛森，《X一代》（伦敦，1964），第48—49页。

而是因为她知道，他喜欢这些活动并依赖于它们，可他并不以同样的方式喜欢她，依赖于她。她并不嫉妒他的性恩惠，而是惟恐他会把性激情偏向他人，害怕他更愿意与男人在一起。每一个妻子都必须带着这种感觉生活，她除了家庭以外别无所有，而她的房子是一个理想的基地，她的武士兼猎手一累了就会撤退到那儿，在那儿撒野，说出最难听的话来，同时舔着自己的伤口，等着衣服和饭盒一备好，紧接着又出动了。

显而易见，任何想以最简单的方式自我解放，以便享受生活并为自己蕴藏的力量创造一种表现形式的女人都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角色。然而，婚姻就建筑在这种家庭关系的基础上：妻子一嫁人就得改姓丈夫的姓，靠他的收入缴税，住在归他所有的房子里，在公共场合以他的伴侣身份出现，时时刻刻戴着他送的戒指。就算细节方面有所变化其他方面也不会有任何变化。

……缔结婚约是你将参与的最重要的商业交易活动……家中两个主人总有一个要当经理——最好是丈夫，尽管他担负这个职责的惟一资格有时只是他兽性的力量……随之而来的孩子是该公司所做的新的投资，经理应该保证投下的资产获得丰厚的利润。

赛勒斯·富勒顿，《女性的幸福和健康》

1937年，第40—41页

就算丈夫同意戴戒指，银行存款归两人，房子归于两人名下，他也并未对妻子个人的需要做出任何重大让步。这种惯例的本质特征最后自我暴露出来。做出这类让步是妻子不能享受的特权，这个事实本

身有着它特殊的结果，那就是妻子必须知恩图报并心甘情愿当牛作马。然而，如果一个女人要生孩子，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还可能其他的选择办法吗？

首先，人类生存的问题不是保证生育后代的问题，而是限制生育的问题。该问题对人类的直接危险不是人类在一两代人之后会遭到全部毁灭，而是人类不能生育。寻找其他生活方式的女人不再负有道义上的责任，非得向大自然还债不可。那些父母以两个孩子取代自己的家庭并非孩子们成长的理想家庭，因为在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比他们为适应同等地位的兄弟姐妹所碰到的问题更为突出时，因俄狄浦斯情结强化而造成的神经病可能会更加严重。没有理由让所有的女人都觉得自己非生育不可，除了那种道德上的偏见，认为不愿生孩子的女人是逃避责任。即便有了孩子，女人也并非就自动地要承担起养育他的责任。大多数社会都支持委托保姆为负有公务的女人养育孩子。把孩子交给保姆看护的做法并不会产生一个精神变态者的种族。孩子必须有人照顾和关心，但这种照顾和关心并不必非要来自一个无时无刻都在身边的单个的个人。场所的变化比周围人物的变化更叫儿童不安，他们生活中大人之间的摩擦和敌意比陌生的事物更令他们沮丧。用一到两个自愿带孩子的女人教育孩子，也许会比用一个感到厌倦、迫不得已的女人把孩子分而治之更能成功。替代的办法不是以某种官僚主义的形式使父母的职能制度化，没有什么比婴儿农场更冷酷，更任意了，而是建立一种有机的家庭，使儿童社会和成人社会在爱和个人兴趣的条件下结合起来。家庭作为一种自愿选择的生活方式而存在，而非一种制度中的一个必要的生存条件而存在时，就可以成为一个目标，一个创造性的成就。

如果女人不把生儿育女看成义务或不可逃脱的命运，而是看做一

种值得为之工作的特权，就像男人为了获得家庭的权利而工作那样，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就不会背着沉重的精神包袱，而且会为他们并未要求得到的生命之礼而感恩不尽。卓越的女人自己并不进行生育的工作，因为生儿育女一向被视为一个全日制的活计。从遗传学的观点来看，不妨认为她们正在被淘汰掉。当一个女人为一户人家贡献了一个孩子，那户人家只占用她部分时间照料孩子，而让她在其他时间自由地涉足其他有影响的领域，如果是这种情况，卓越的女人可能会更愿意生育。在一段时间里，我曾考虑过是否生一个孩子的问题，这孩子既不能受我的神经病的影响，也不能因我在适应丈夫、满足家庭需要方面碰到的困难而吃苦头。一个计划，当然不是一个蓝图，产生了，结果成了一种梦想。我认为，我的孩子决不能在城市公寓的幽闭环境中生长，因为在那儿他很少有机会锻炼他的四肢或肺部，而我必须在我工作和生活都方便的一个城市生活。孩子也不能单独地与一个心怀怨恨的姑娘一起生长，那姑娘为了她自己和他都能生活下去而苦苦挣扎、拼命干活儿。我又回想起我在卡拉布里亚认识的那些孩子，这时，我产生了一个计划，想在碰到类似问题的几个朋友的帮助下，在意大利买一幢农舍，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在那儿住一阵子，孩子也可以在那儿出生。他们的父亲和其他人尽可以常来家里看看，休息休息，逗逗孩子，甚至干点活儿。也许我们中的一些人可以在那儿住很久，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房子和花园可由住在房里的当地一户人家来料理。孩子们可以有一片供他们探索、主宰的地方，并从我们大家那儿学到各种技能。这也许不是天堂，但它是一个小小的社区，有着生存的机会，可以自由选择父母和各种各样的角色。以色列式集体农庄生活的缺点可以避免，特别是不必严格地规劝孩子不要和同龄人进行性实验，这种限制是违反人性的，它曾对以色列集体农庄的孩子产

生过严重的后果。能和自己的孩子和他的小朋友待在一起，这是我愿意为之努力的一种特权和享受。若有必要，孩子甚至不需要知道他是我亲生的，而我也可以与其他孩子产生母子关系。如果我的孩子表达出意愿，想试试伦敦、纽约，或到某地去上正规的学校，他也可以去试而不必承担任何义务。

女人设计任何一种新的生活模式都有被人讥为乖僻之嫌：在一个要求千篇一律的时代里，她们的孩子不会像别的孩子那样被养大的。她们还要面临是否合法和国籍的问题。我们这个社会制造了破裂家庭的神话，由此产生了太多的弊病，然而，本应破裂而未破裂的家庭甚至会产生更大的紧张，这一点我可以痛苦的经历作证。我设计的那种人造家庭的散漫而有机的结构有着家庭不会破裂的优点，因为它并不建立在都想在家庭中运用权威而解决问题的两个感到困惑的人孱弱的肩膀上。这个小小的社会可以授予它自己的正常状态，也可以鼓励与文明世界进行其他的交流，但很可能这种家庭的孩子会发现他们无法与社会结合，被社会淘汰，或患上精神分裂症，如果是这样，那他们跟我所知道的其他孩子就不会有太大的不同。与

让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持续不断地生活在一起……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是一种极其不自然的状况。

罗伯特·布里伏尔特，《罪与性》

1931年，第140页

社会结合，好像社会在某方面是均匀划一的，这种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现在有许多行为怪僻的人在尝试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为的是

让我的孩子感到，他们并不比虚构的绝大多数人中的少数人组成的团体更与世隔绝。在计算机时代，分离可能会显得比结合更有价值。持怀疑看法的人也许会争辩道，我家的孩子可能想急于建立“正常的”家庭，作为自然反应的一个部分。可能吧。如果面临的是这些不定的可能性，那就只有转而求助于经验主义了。从身体方面来讲，我只可能以一种勉强糊口的方式，纯出偶然而又极不情愿地生孩子，而不会以任何其他方式，那么，既然情况这样，我对后果就不能负任何责任。我只能一厢情愿地认为，我已经尽力而为了。

建立有机家庭的目的，是为了使孩子免除成为父母延伸部分的缺点，从而主要属于自己。他们可以自然地接受大人的付出，而不用建立依赖关系。可以给他们提供机会，让他们开展自己的活动并明确他们的学习方式和范围。他们也许会逐渐怨恨自己的怪癖，但在其他情况下，他们也许会怨恨正常的状态。面临着调整适应的困难，孩子会利用他们的父母和他们的抚养作为替罪羊。父母若想避免利用和反责的恶性循环，除了从养孩子中得到乐趣之外是别无选择的。如果他们想过得愉快，他们就得创造一个能够获得这种乐趣的环境。

自我调节式有机家庭的建立看起来也许会回到混沌无序的状态。真正的混沌无序比制度互相冲突的混沌无序更有成效，因为后者是互相毁灭的。当世袭制已经衰落，官僚制成了主宰，以致惟一的财富成为赚钱的本事和资金流动性的标志，家庭如还要坚持这种父系模式，那就太荒谬了。同样荒谬的是，人们一方面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住得更挤，一方面却要假装他们仍旧住在一个带花园的村舍中。荒谬的是，离婚的可能性永远存在，人们却山盟海誓，要白头到老。荒谬的是，家家户户都自称一切正常，但关于父母身份的意义和职能方面的思想混乱却仍然存在，而且意味着在十年内相隔一英里地出生的两个孩子

竟然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抚养。用母乳喂养，还是不用？何时和怎样训练孩子的大小便？要不要惩罚？要不要奖励？荒谬的是，那么多的孩子在他们的存在不被赞许的环境中长大。荒谬的是，孩子会害怕自家以外的大人。X一代、代沟、现代派、摇滚歌迷、嬉皮士、雅皮士、光头仔派、欧洲的青年法西斯党员、无目的的反叛者，等等，无论父辈们以倨傲的态度给下一代起什么样的名字，年轻人都会谴责他们的长辈以欺骗的手段利用权力掩盖他们自己的思想混乱。蓄意破坏文化、艺术的行为，包铁皮靴，吸毒，足球闹事，这些才是混乱无序，而权力机构用以对付此类行为所做的努力就更混乱不堪了。青少年犯向整个制度或一种制度挑战，看它敢不敢对付自己，结果，失败的总是制度。现状本是混乱不堪，但却乔装打扮成秩序井然：我们的孩子身穿制服，以仪式的形式在一起集合表达一种有机的共同体，这可以使国家权力完全无效。加利福尼亚州的警察不敢干扰地狱天使乐队的活动，他们拒绝干他们的父母若有力量便会干的事，以此来嘲弄警察的惩罚法令。黑豹党人也表示了同样的嘲弄态度。家庭已经破裂：科学技术已经超过了保守主义。国家父亲对付控制不了的孩子的惟一办法就是在大街上对他们大打出手，乱枪射死，或者把他们送上战场，那最终的混乱之中。

据赖希描述，具有集权主义特征的强迫性家庭既是“集权主义国家和集权主义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其先决条件”^①。国家就像家庭，通过自身的混乱和容忍而暴露了自己的虚伪，尽管它最终还是要进行干预，以便混乱地行使它的权威。在英格兰，青年的“过分行”被遏制，只允许其发展到能够加以控制或审慎地进行惩罚的

^① 威勒姆·赖希，《性革命》（纽约，1969），第71页。

地步，这样就不致把尚在沉睡之中的青年人口的激情不合适地点燃。结果将会是一片政治和社会的大动乱，亦即一片“性欲的荒野”。我梦境之家的没有形式，以及它在法律上的并不存在可以防止因在忠诚问题上发生冲突、在教育机构问题上发生冲突、在判断问题上发生冲突而造成混乱局面。我的孩子根本不需要别人来指导，因为这个社会给他提供的指导旨在同时让他倒退、前进、走歪门邪道。如果我们想恢复生活的安闲和欢乐，我们就得倾听孩子以自己的方式跟我们讲话，而不要在我们疯狂的家庭中把我们自己扭曲的形象强加在他们身上。

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这种东西。从来就没有过。然而，我们提到安全感时却把它说成是人们有权享受的某种东西，我们解释神经病和精神变态时，认为其产生正是因为缺乏安全感。尽管安全感并不存在于事物的本性中，但我们却发明了智胜命运的谋略，并按各自的主神分别称之为劳动保险、人寿保险、社会保险，等等。我们雇用安全服务人员，付钱给安全警卫。然而，我们知道，宇宙有着不可预见的可以降灾于世的力量，那是不可能索赔的。我们知道，退休金和抚恤金制度并不能保证不受现代货币涨落的影响。我们知道，钱买不回失去的腿，付不起一生的头痛病或因破相而毁的美色，但我们仍旧做出相应的安排。我们模糊地意识到，我们越是想方设法地预防不可预见的灾难，我们受命运左右的可能性就越大。存在银行的钱、我们自己的家、投入的资金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可能受到损失的区域的延伸。谁积累的退休金越多，他受到失去退休金的威胁就越大。国家采取越多的措施保护一个人不受疾病和贫困的侵袭，它就有越多的权利为了公共的利益而把他牺牲，摧毁他的房屋，杀死他的牲畜，送他的孩子住院，或送他们进青少年罪犯教养院，有他名字出现的政府表格越多，他居高位被人恶意中伤的机会就越多。约翰·格林勒威还没满 18 岁的时候便喜欢上了福利国家的神话，并任由这种幻想撩逗自己。

我并不感到安定，我想总有一天我要结婚。我想这是为了安定的缘故。

你首先得感到安定。如果你银行里没钱作为后盾，你就永远也不可能免除忧虑……

这并不是说我自己家里没有多少安定感，我的家很不错。因为当今世界的状况，我没法产生安全感……

我敢说，如果我有足够好的运气，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真正地赚一大笔钱，我也会跟其他人一样。在银行存点钱，建立一个大家庭，这一切对你起的作用可真是令人惊异呀！你开始考虑买一辆小汽车开开，把花园侍弄得干干净净，办理人寿保险，买两架电视机——你没工夫去为目前非洲有多少人正在挨饿这样的大问题而担忧。

安全感也可能成为一种害人的东西，它会腐蚀你的心胸和灵魂。可我但愿能得到它^①。

也许一个男人能够真正感到安全的惟一地方是在实行了最大防备措施的监狱中，除了受到即将获释的威胁以外。重新犯罪的问题也许可以向约翰·格林勒威这样的年轻人指出安全感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观念，但目前尚无迹象表明他会理解这一点。当一切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当你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再发生的时候，这就是安全；安全是对生活的否定。人类处理灾难和困境的能力比他们对付一成不变的安定状态的能力要强，但只要安全感是一个社会的最高价值观念，人们就很少有机会为他们自己做出决定。大家都认为，英国人都能够很漂亮地

^① 汉姆布勒特和德佛森（见前），第41页、111页。

对付战争，他们在飞机每日轰炸的威胁下比他们在目前慈善的和平时期中更高兴，更有进取心，也更友好，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离为非洲有多少人挨饿而担忧这事太远，因此我们能够容忍英国在尼日利亚的政策。约翰·格林勒威没有意识到，他的安全的堡垒可能会提供威胁的新机会。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称这种现象为无常，他们以一种忧郁的得意洋洋感哀悼着一切美好和不持久的东西的逝去，并在赫拉克利脱^①的自然力之舞中看到了一种神的意图和一种朝着非人间的思想领域中柏拉图式永恒不变性的前进。^②格林勒威不可能接触到这样一种超然的哲学理论，他也不可能采纳永远为不可靠的四季所嘲弄的农民的宿命论。他相信有这样一种叫安全感的東西在：雇主虽然会少付他一些钱，但却会保证他有终身稳固的职位，只要他付钱，人们就会让他在同一幢房子里生活和死去，他可以把自己缚在妻子和家庭身上，作为防止遗弃和孤独的保证。

20世纪安全感的幻想有一个最奇怪的地方，它是在威胁最大的时代伪造出来的。在原子时代之前，人们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有世界大战这样迫在眉睫、无法控制的灾难。现在看起来，好像人们只要排除一种威胁，另一种威胁就会出现。疾病变得更为复杂，侵略和毁灭的可能性超过了格雷戈里教皇最疯狂的梦境。一次国际协议禁止使用毒气，于是便必须发展细菌战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人生的不稳定是一个恒定的因素，我想，人们为把它消除而做的努力也差不多是同样恒定的。

① 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哲学家。——译注。

② 如埃德蒙·斯宾塞，《关于人生无常的两个诗章》，发表于1609年，《接着〈美丽女王〉一书之后的一些诗章中的一个部分》，但未完成。

格林勒威把生活和财产的稳定与感情的稳定混为一谈，而且很难看出他会不这么做。我们爱使用这个观念的部分神秘之处在于，当人们用“不稳定”这个词来形容一个人的性格时，它暗示着一种责难。而且，据假定，女人特别需要安稳感，以此得到爱的保证和家庭舒适感。拒绝结婚的女人被视为是在向不稳定的生活挑战，面临着凄惨的老年，自讨苦吃，自己作践自己。可是，丈夫会死，养老金会不够用，孩子会长大离家，母亲会成为婆婆。无论女人已婚还是未婚，她干的活儿都是打杂，而且报酬很低。女人拥有财产的权利被剥夺了，如果她们结婚那就更是如此。婚姻怎么能够给人以安全感呢？总之，丈夫是一件财产，可以失落，也可以被人偷去，而一个被抛弃的、带着几个孩子的三十来岁的女人在她的责任方面要比一个有孩子或没孩子的未婚女人沉重得多，不稳定得多。法律使离婚更容易，同时也更增加了妻子的不安全感。对感情不稳定的嘲弄实际上是对女人不愿意自欺欺人地认为她不可能被抛弃的想法的批评。要依靠一种不稳定的关系的确很难，因为它一旦受到要求保证的考验，就会变得更加脆弱。婚礼仪式向人们许诺安全感：对于信教的人来说，它是一种神圣的标志，安全指的是夫妻将合为一体在天堂中的安全，而对女人来说，如果将其视为一个将受男人管束一生的契约，它是一个明显不能令人满意的文件。保证条款和保护措施应在一开始就写进条文中，就像签署管理合同一样，这样，它至少具有商业文件的价值。在一个无神论的时代，神圣的标志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如果它的契约性质更清楚一些，对所有有关的人来说也许就会更好一些。^①

① 我估计如果一男一女缔结合同，尊重同居的条件，法律会认为这是目的很不道德的合同，因此不具法律约束力！

即便婚姻是一个含有保证条款和保护措施的契约，它仍然不能给人以情感上的安全感。它的价值可能在于，它让人看不出给人以情感上的安全感，因此，不能鼓励女人绝对依靠一份没有内在持久性的文件。家庭主妇在丈夫的家里是一个不领报酬的工人，她干活儿是为了报答被当做永久雇员所给予她的安全感：她跟公司雇员所处的那种 *reductio ad absurdum*^① 位置一样，为了报答被永久的雇用而接受低工资。但工资最低的雇员可以而且实际上也在被人任意解雇，妻子也是一样。她们没有积蓄，没有可以同其他地方讨价还价的一技之长，她们必须背上被解雇的污名。对于身兼工人和妻子双重身份的家庭主妇来说，惟一的选择办法就是不要理会安全感的诱饵，而要公开地讨价还价。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女人必须具有不同的安全感，那是一种个人的安全感，可以使她把不安全感看做自由。

人们要求女人运用个人安全感的美德，即便没有也要这样，因为她们在婚姻生活中不应感到受威胁，也不应采取保护措施保护自己的利益，尽管她们确实感到受威胁，而且也的确采取了措施。从理论上讲，在婚姻中依靠自我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从逻辑上讲，没有理由接受一种空想的安全，这种安全要实现，那就不能依靠它。只有性格中最软弱的部分才寻找安稳，那就是恐惧、无能、疲倦和焦虑。女人不会赌博，就连男人会赌博这个小小的程度她们都达不到。妻子往往倾向于限制丈夫的事业心，尤其是当这需要冒风险时，其结果是，成功、快乐和惊异的机会也相应受到限制。

婚姻——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在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

① 拉丁语，意谓被恢复到荒谬的。——译注。

地位。男人不结婚就不完整——但我不赞成你现在就把自己束缚起来，直到你凭自己的力量干出点什么再来也不迟。

大多数人都尽量找个好工作，为提升加级而干活儿，钱赚够了便找个姑娘结婚。然后你就得买房买车，那么好了——你这一生就被绑起来了。等你到 35 岁，你会害怕尝试干任何新事，免得失去安稳感。那么，这就意味着，你这一生都要为自己想做而没做的事后悔。①

《爱丁堡晚报》的一名 21 岁的记者迈克·罗素 1964 年就是这么看待婚姻和安稳之间的关系的。他查明了妻子把丈夫旋进商业机器中的作用。福利国家以提供安全的许诺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它从工人的工资中拿出钱来为他防病养老，强迫工人用投保方式来防止他自己的不安和他可能遇到的任何事故，同时，它还以国防的名义，利用工人的部分收入继续发展种种对他的生存构成最大威胁的项目。妻子便是这种压迫过程中的同盟。家庭的需求，抵押借款，以及分期付款的款项，这一切都加强了他受雇于人的凝止不动的倾向，阻碍了他想要对工作加以控制的欲望和他想做出些许改变的想法。倘若能够维持正确的报酬水平，工作中的不正常现象不那么明显，已婚的男人就是一个温驯而可靠的工人。一个机灵的保守党人只要能够狡猾地利用人们对移民所产生的不安和恐惧以及人们对工资冻结和生产政策的不满，就可以把整个工人阶级变成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者。

爱情从它的本性来看，必定是昙花一现的。寻找一种能使它永

① 查尔斯·汉姆布勒特和简·德佛森（见前），第 48—49 页。

恒不变的秘密，这就跟寻找点金石或仙丹妙药一样不切实际：即便能够找到也会同样毫无用处，甚至会有害于人类。人类社会最神圣的纽带就是友谊。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为女权一辩》，

1792年，第56—57页

假如妇女摒弃她们在这种模式中扮演的角色，认识到不安稳就是自由，她们的境况不会因此而发生使人感觉得出来的恶化。愤世嫉俗的人注意到，从经济上讲，未婚夫妻在缴税以及其他方面都比已婚夫妻过得好。从精神上讲，如果一个女人不被视为理所当然，那她的境况就会好些。显而易见，如果互相利用的模式发展起来，通常它们都会发展起来的，非正式的关系就可能比正式的关系更约束人，但如果女人想自生自发地与人交往，并把它看成一种理想，使一切努力无效的共生影响就会减轻。这种情况可以保持一种开放状态，能够发展到更丰富的领域。通奸不会造成任何威胁，如果女人敢肯定她们喜欢的这种关系真正值得保持，而并非因为其他的可能性受人非难便勉强维持。当你和某人住得很近，这人却停止了和你交流，这时你所感到的孤独比任何时候都更残酷。许多家庭主妇盯着看丈夫报纸的反面，倾听他在床上的呼吸声，她们比住在租房里的任何老姑娘都更孤独。孤独的人大部分孤独感产生于不信任和自私，而并非因为他们没有在婚姻安排中树立起自己的地位。婚姻交易中提供的东西是不能兑现的，如果认为它能提供感情稳定的话，因为这种稳定是个人的成就。带有占有欲的爱情尽管十分诱人，但它打破了个人的平衡，使它的受害者重新变得脆弱起来。那些可怜的女人责怪让她们失望的男人使她们生

活悲苦隔绝，她们天天都在犯最初犯的错误，即牺牲她们对自己应负的个人责任。即便她们依然把婚姻维持下去，生活也不会更幸福。当一个男人向一个女人求婚时，他努力使自己变得必不可少，不可或缺，就像任何女人对任何男人那样：他甚至很可能决心使她怀孕，以便打破她的自给自足状态。女人在努力做一个完整的人并充分地而不是欠缺地去爱时，可能会显得铁面无情。她可能会感到早期对她的条件作用在把她往投降的方向拖。但她应该记取，她最初得到的爱是给她自己的，她应该努力自持，而不要发现自己老在絮絮叨叨，无可奈何，动辄得咎，受人欺骗。也许我年龄还不够大，不能保证依靠自己的女人总是能够得到别人的爱，也不能许诺，只要世界上还有人需要她的欢乐和力量，她就不会感到寂寞，但根据我自己的经历，事情的确一直都是这样。躁动不安时可以自由分手的情侣总是会重新会合的，能够自由改变生活的情侣永远是有趣的。当两个人没有成为如胶似漆而分不开的朋友时，离婚的那种刻薄的敌对和淫秽是不存在的。一个自觉自愿到你床上睡觉的情人比一个除了你的床上而无处可睡的情人更可能整个夜晚都搂着你入睡。

憎 恨

憎恶和厌嫌

女人几乎不知道男人多么恨她们。在英国的某个工业城镇长大的任何男孩都会向你描绘，男孩子们如何常去当地的舞厅，整夜站着围观，直到最简单的性冲动促使他们去“找只小鸡”。这件事越容易办到，他们就越讨厌姑娘，越把她们与他们发泄过肮脏的性欲之后产生的罪恶感联系在一起。“去公共汽车站的路上通常都好手淫一番”，他们刻薄地说。姑娘们的态度则是超然、默许，无可奈何，也许在暗自希望，通过她们自以为给人带来的慰藉，也许会产生某种情愫和爱护。更鲁莽一些的则靠墙站着，或在伍尔沃斯百货商店的自行车棚地上躺在皮外套上被人搞。采取这种易受惊吓、不择手段的做法，对男孩产生不了更大的满足。“那时候，搞手淫跟搞性交完全是一回事。”事情一完，男孩子就变得粗鲁起来，催着女孩赶快到汽车站去，心里预想着跟其他男孩讲他征服过程的滋味。在射精之后的片刻，他们会感到恶心得要命。“事情干完，我也完了。我真想在床上把她就地掐死，然后睡觉。”^① 他们永远都是些身无分文的家伙，住在父母家里，即便他们跟某个姑娘确定了关系，那也是件令他们牢骚满腹的事，整天就是死气沉沉的老一套，抱怨，互相争吵不休。他们

^① 选自《随心所欲的弗兰克》，第86页。

以一种着魔的、随意的方式找别的男孩子打群架、泄私愤，只要那些男孩子长得不错，值得一打。他们打起架来很凶，朝没有防备的敌人扑过去，野蛮地咬他们的脸或脖子，趁他们气得说不出话来，还来不及还手时便溜之大吉。

对这类坏孩子，惟一有趣的女人是那些唾手可得的人，而对那些弄不到手的姑娘，他们也并没有给予更高的评价，因为他们发现在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姑娘身上，只有更加讨价还价的欲望：后者是淫妇，前者则是渣滓。一个男人最终肯定不是跟这种，就是跟那种女人。他们以宿命论的观点来看待婚姻。或迟或早，你肯定会发现你自己像颗螺丝钉永久地旋进了这个制度中，终身在一个没有前途的工作中干活儿，为了在一个枯燥乏味的市镇中一座不像样的住房里养活一个容颜渐衰的女人和她一大堆吵吵闹闹的孩子。很快，就连打架的劲头也逐渐提不起来了，惟一的逃避方式也是暂时性的，到小酒馆坐一两个钟头，还要看老婆让不让你去。因此，他们把性看成是毁灭他们的原因，一种邪恶的苦役，女人不知不觉地成了这个苦役的实施者。

人们有权怀疑，狒狒自由的时候，它们之间的争斗对雄雌来说是否都是同样残酷和有害。

保罗·希尔德，《人类的目的和欲望》，

1942年，第41页

有一个男人把这一切对我作了描绘，他断言，所有的男人性交之后都对性感到恶心。他确信，男人性交后所表现出的冷淡实际上是厌恶。他记不得曾有过任何不带厌恶的性交，除了跟一个女人外。把这

种现象看成一种特殊的、独一无二的过分挑剔的例子，那未免太容易了。它产生于人类尊严的失落感，而这正是无聊和限制的产物。如果富裕到某种程度，使性交中的非美学成分降低，那么，厌恶感也许会减轻，但只要性交是偷偷摸摸、肮脏下流的行为，人们对性欲对象就会始终保持某种深刻的矛盾心理。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还可能在婚姻中造成阳痿，因为妻子的身份是不能贬低的。

当随心所欲的弗兰克 1967 年告诉迈克尔·麦克卢尔说，他自从服用麦角酸二乙基酰胺以来，再也不认为女人“又臭又脏”了，他讲的并非全是真话。地狱天使乐队的反抗颠倒了传统美学观念，结果他们将最为令人反感的性仪式强加于自身，作为对厌恶感的赞美：

当我们谈到交欢的时候，我们使它听起来尽可能肮脏和粗俗——以便令人呕吐。天使妈妈是慕男狂，只要跟性有关的事情，她都会干。这个时候的天使妈妈正来好事，有月经，真正是血淋淋的。据认为，她越下流，当着大家的面搞她的成员就越出风头——至少有六个成员——以及他搞的方式，人人都在观看……有时，就曾有个别成员在争抢着干这事时呕吐过。^①

当埃尔德里奇·克利佛“清醒地，蓄意地，任性地，有条不紊地”从圣·昆廷身上抽出来时，他已经成了强奸犯。

许多白人自以为是地认为，黑人男子对梦寐以求的白人姑娘的色欲和渴望纯粹是一种美学的吸引力，但没有什么比这距离事

① 选自《随心所欲的弗兰克》，第 7 页、55 页、12—13 页。

实更远了。他的动机的本质如此血腥、憎恨、刻薄和恶毒，以致白人很难会觉得它讨人喜欢。①

认为强奸是不可控制的欲望的表现，或对压倒一切的魅力某种情不自禁的反应，这其实是一种虚妄的幻觉。任何一个被殴打成奸的姑娘都会告诉你，当她哀求对方说明理由，而强奸者回答“因为我爱你”或“因为你长得那么美丽”等诸如此类的废话时，那情景是多么荒唐。强奸的行为是一种杀气腾腾的侵略行径，它产生于自憎，又实施到憎恨的对象身上。男人自己并不知道他们的恨有多深。在专为生殖能力有问题的低能儿设计的杂志上，一些煽动性的文章就利用了这一点，这种杂志在交通咖啡馆中售价很高。《心情迫切的女性：她们如何暴露自己》，亚历克斯·奥斯丁在《男性》杂志中以此文为题，描绘了她们一连串无害的癖好，如脱鞋子，表现出（对食物）极好的胃口，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女人

当她从我身上把骨髓吸干，
我倦怠无力地转身给她一个吻，
突然我看见我的身边
不过是胶黏的一袋脓液！

波德莱尔

如果我们严肃地考虑大部分性行为的本质和特征，包括从人类

① 埃尔德里奇·克利佛，《冰上之魂》（纽约，1968），第16—17页。

堕落到现在的所有时代在内，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不仅本身极其邪恶，而且也是许多地位显赫、声名卓著的人犯下谋杀、偶像崇拜以及大量滔天罪行的主要工具和直接原因。

《女人筒析》，1653年，第1页

欲盖弥彰的淫荡。①巴利·杰米森在《牡鹿》中以《甘愿受骗者：你妻子的最佳朋友》为题，描写了那种女人阴险狡诈的手段。②这类文章旨在暗示，世界充满了身着轻薄伪装的爱酗酒的荡妇，她们连最无礼的讨好献媚都会欢迎，尽管还要装模作样地加以拒绝。这种女人到处都有，唾手可得，一骗就可以到手。无论她们得到的是什么，那都是她们应得的。按照这样一种想象的歧视观点，有一种男人爱对街上偶遇的女人悄悄说下流话，并嘲笑她们的羞赧，他以为这羞赧正好表明，他已触到了她们为之感到羞愧的隐秘的兽欲。更经常的情况是，女人听不懂那低声传达的信息，但说话的语调和色迷迷的眼神是不会弄错的。那些喜欢在公共汽车和地铁中以傲慢无礼的目光盯着女人并在兜里把零钱弄得叮当作响的男人传达出的也是同样充满仇恨的暗示。无论男人在熙熙攘攘的城市大街上追逐毫无察觉的女人是出于何种幻觉，它都源自同一种假定，即认为女性在一副假正经的外表下掩盖着兽欲和自甘堕落的欲望。放荡女人的色欲是没有差别的，那是一种令心儿痒痒的没有悔恨的欲望，但在男性对女性的要求做出最初的敏感的反应之后，它就变得十分不便和令人恶心了。我前面提到过的那几篇文章还描写了如何躲开那些水性杨花的荡妇纠缠的逃跑路线。

① 《心情迫切的女性：她们如何暴露自己》，《男性》，19卷，6期，1969年6月。

② 《牡鹿》，20卷，5期，1969年5月。

无论女人多么想摒弃对她们的性欲和性行为的这种看法，但事实是，描写地狱天使的那本书中的天使妈妈可大有人在，她们实际上占了一个章节的全部篇幅，尽管有身份的天使女人其实只是“老妇”而已。有些女人自甘堕落的劲头跟男人要她们堕落的劲头一样高，尽管她们的动机与《男性》和《牡鹿》杂志中的幻想有着天渊之别，而她们的人数也要比那种幻想所暗示的少得多。随心所欲的弗兰克的公众形象如此之好，以致他得到的已超过了他应公平得到的那一份，结果不出所料：

……这时，我伸出下巴勾住她的脖子，把她搂紧。她害怕得不得了，反而高兴起来。跟着，收音机里放起了《人人都到月球上去了》的歌。我说，“你知道我们在哪吗？”

她说，“跟我做爱吧。”

我勃然大怒，说，“你这婊子养的，”说着冷淡下来，翻了个身，听起了音乐……夜间有时我会翻身向上，看见她睡在我的左边，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像死了一样。这有助于我重新睡着。她也想重新入睡。有一次，她想出去散步。我说，“你去吧。把门在身后锁上。”

我不喜欢女人。我鄙视她们。我不再想讨好她们。要是她们在我身边呆得太久，我会发疯的。我感到我可以把她们喊进来，又把她们打发走。①

我们都是在拉屎和撒尿的器官之间某个地方生出来的，只要这些

① 雷诺兹（见前）。

排泄功能被认为是本质上令人厌恶的，那么，另一种功能即射精也应该如此看待。睡梦中不由自主的遗精被称之为夜间的污染：精液本身呈黏稠状、色白味苦，像鼻涕，如果你认为鼻涕令人讨厌的话，精液就更令人讨厌。人类具有奇特的逃避条件制约的方法，因此，常常可以在火车上看见一个头戴圆顶硬礼帽的绅士心不在焉地一边挖鼻孔，一边吃手中的东西，可只要我们使他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就会使他十分狼狈，羞愧，屈辱，厌恶，甚至憎恶。择路而行，穿过性习俗的荒野时，是很容易陷入厌恶的泥沼中的，因为人们可以把所有的羞耻和全部的冲动算在性伴侣的身上，从而将一种无耻而情不自禁的活动推到一边去了。

那女人诱惑了我，所以我才吃了。

当一个男人羞于手淫，却为了发泄性欲而去拦路要挟一个女人，本能与手淫活动联系起来的羞耻却转嫁到女人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手淫与性交差别并不太大，惟一的差别是，摩擦靠女性器官提供，射精可以在阴道中发生。男人把她看做一个供他倾泻精液的容器，一个人肉痰盂，完事之后便厌恶地离她而去。只要男人跟他自己的性行为过不去，只要他把女人当成只有性欲的动物，他就会恨女人，至少会恨一段时间。对性的憎恨表现得越歇斯底里，憎恶的表现形式就越狂放。没有必要引用中世纪对女性进教堂所做的种种限制以及可以证明此点的各种圣礼，尽管那些例子有着令人惊讶和不可置信的价值。在文艺复兴时期，为了了解感情和色欲的效果，人们曾做过某种努力。

把精力消耗在耻辱的沙漠里，
就是色欲在行动；而在行动前，
色欲赌假咒、嗜血、好杀、满身是
罪恶、凶残、粗野、不可靠、走极端；
欢乐尚未央，马上就感觉无味：
毫不讲理地追求；可是一到手，
又毫不讲理地厌恶，像是专为
引上钩者发狂而设下的钓钩；
追求时疯狂，占有时也疯狂；
不管已有、现有、未有，全不放松；
感受时，幸福；感受完，无上灾殃；
事前，巴望着欢乐；事后，一场梦。

这一切人所共知；但谁也不知怎样
逃避这个引人下地狱的天堂。①

莎士比亚把淫欲的驱动力与接踵而至的强烈厌恶感等同起来，这种做法是对的。欧洲首次出现的梅毒现象比目前这种疾病的作用要壮观得多：对这种传染病性质的无知也使人们对性的态度染上了不健康的色彩。在中世纪诗歌中，不难找到描写健康的兽性的欢乐画面，如巴斯妇^②让她丈夫为她干苦活儿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天真的自豪。对许多人文主义者来说，这种享乐本身变得可疑起来，对性欲对象的追逐被认为是虚妄之举，即便事实证明那位

① 《莎士比亚全集》（十一），第287页，梁宗岱译。——译注。

② 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人物。——译注。

淑女殷勤可人，因为性快感比不上春心骚动的幻象。然而，新柏拉图主义者越是极力贬低性感觉和传递感觉的信息的价值，经验主义就越繁荣，被歪曲、美化或变态的性欲就越是更多地以千奇百怪的形式表现出来。莎士比亚那首诗的结尾仍然有欲望的骚扰，句法本身的激情就是经久不衰的淫欲力量的明证。疾病，理想主义，厌恶，这一切最终都藏不住伊丽莎白时代人们旺盛的性欲，他们毕竟依然被迫在半公开场合拉屎撒尿，基本上不洗澡，吃我们的感官会认为是最腥臭的食物，因此，如果他们患上了20世纪人所特有的那种酷爱挑剔、过分讲究的毛病，那他们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Post coitum omne animal triste est. ① 浪漫主义作家把那种认为实际的性享乐必定不如火热的性幻想的暗示发展成了一种完整的陈述，认为听不见的乐曲比听得见的乐曲更高级，这种暗示一直存在于性爱作品中。伟大的风流韵事要么因死亡而中途夭折，要么因某种阻挠而不能享受其快乐。他们也许自以为灵魂和肉体的二分法是从柏拉图那儿派生出来的，但事实上它是由欧洲人的感伤情调所确立，继而为笛卡尔证明了其合理性的。浪漫派对垂死的女主角的欣赏本身就反映了对性的厌恶和对女人的憎恨。想象一个女性的垂死状态无异于杀死她；把她作为祭品供奉在死亡的祭坛上，就可以一种心惊胆战的兴奋感来欣赏她。拜伦式的伟大情种在被禁止的爱情可怕的火焰煎熬下逐渐消瘦憔悴，这火焰炙烤着他的大脑，烧焦了他的嘴唇，给他眼睛中的黯淡火光添加燃料，使他在对不存在事物的梦想之中把一切实际经历中的乐趣

① 拉丁语，性交之后是兽欲发泄的悲哀。——译注。

败坏无遗。对未享受的快乐的永恒崇拜实际上不过是对已享受的快乐的摒弃。就连像狄兰^①这样现代的诗人，他所用的形象中也有两种性格的女性——来自低地的目光忧郁的女士，即英格兰北部的少女，对乡下佬来说，她们分为两种：一种是既未受玷污，也不可侵犯的女人，另一种是有人情味、思想混乱、为人不齿的另类女人。浪漫主义的这种粗糙的翻版构成了我们社会几乎普遍存在的两种姑娘之间的差别，尤其是在先锋派性道德尚未成功地将厌恶作为一种不合适的、神经病的感觉加以掩盖或排除的地方。任何第一次和男人上床睡觉的女人人都知道，她要冒被男人鄙视对待的风险。她选中的情侣性高潮一过就会离她而去，或背朝她而睡着或假装睡着。到了清晨，他可能话不多说或行为粗鲁；他可能再也不来了。她希望他不要跟他的朋友在背后谈论她，诋毁她。男人迫不及待地想同女人性交，女人却并非不愿同他们性交，用来描绘这类女人的文字实际上是换了一种说法的骂人话，表达对因审美预防法和浪漫幻想而失去尊严的性的憎恶。对于许多生活在我们这个空间的人来说，失恋意味着爱情气味的消逝，意味着昭示性关系的赤裸裸的事实。

啊，塞莉娅，塞莉娅，塞莉娅拉（屎）！^②

老于世故的男人意识到，这种厌恶感是羞耻的一种投射，因此不愿让它得到发挥，但由于他们跟那些完全受厌恶和鄙夷影响的牺牲品一样也被同样的过程进行过大小便训练和教育，他们仍然会感

① 狄兰·托马斯（1914—1953），英国诗人。——译注。

② 选自《乔纳森·斯威夫特诗集》中《卡西勒斯和彼得》一诗，第597页。

到厌恶的痛苦。他们仍然会说，“日你的屁”，作为一种恶毒的侮辱，他们仍然会认为“屁”是字典以外最降低人格的字眼。舔屁、操你妈和吮鸡巴是用来挑起愤怒感的话。在性交中迫不得已地扮演一个女人的角色，这是可以想见的最深的屈辱，而当受害者恐怖地发现他竟然享受这一点时，这种屈辱感便愈发加深了。在我们自己这样的文明社会中，没有办法评价这种感觉已经达到何种程度：人们为了自尊的缘故，一般都倾向于把它的程度降到最低，但没人在承认伴随滥交产生的厌恶感时会感到难为情，尽管可以争辩的是，

我倾向于认为，普通男人十分乐意（向女人）承认她们具有道德上的优势，这种作法其实是一种讨好、恭维女人的贿赂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在剥夺实质性的特权之时使女性无话可说，而正是这种实质性的特权能够真正使女人跟男人处于同等地位：特别是，我发现，那些就自己而言对女人彬彬有礼，把她们称作天使之类的男人，其实暗地里怀有对她们最大的鄙视。

J·麦克格里格·艾伦，

《男女之间的智力差别》，1860年，第23页

如果性交是件好事，那经常性交或跟不同的人性交就不应该令人厌恶。老于世故的观点认为，滥交降低了性的价值，使之稀松平常，没有人情味，等等，但因环境所迫而不得不多多少少进行滥交的男人，如走南闯北的音乐家，他们所感到的那种压抑依然是同样的厌恶感。到处随便滥交的男人很少能够仁慈温柔地与跟自己有过性行为的女人交谈。不少女人都会伤心地想起，她那更加讲究的性技巧，她对她那

多变的伴侣种种要求所起的更加微妙的忧虑，以及她在性欲上的慷慨赐予，最终都必然直接导致她情人的厌恶和疏远。男人在好得完全够条件结婚的正派女人面前无法摆脱加在自己身上的种种限制，他们害怕并厌恶被压抑的欲望最终会使他们做出迫不得已的事情，从这一现象中我们可以找到解决性愤怒和谋杀的答案。妓女制度最糟的地方是，不少妓女都必须经历兽性的仪式，而这个仪式是有文明教养的男人认为对发泄性欲必不可少的东西。许多妓女称之为她们的社会职能。那些被人用她们自己的长筒袜勒死或用瓶子强奸的不幸的姑娘就是男性恋物癖和憎恶的牺牲品，但即便在对她们犯下了如此的滔天罪行之后，也没有一个女人大声发问，“你们干吗要这么恨我们？”尽管这显而易见是仇恨。

《布鲁克林的最后一个出口》之所以引起震惊和恐惧，部分原因是因为读者的内在在作怪，他们从特娜拉拉听起来真实可信的骇人听闻的结局中看到了人们对她实行野兽般摧残的现象：如果太平间的医生把最后发生在陈尸板上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向世人披露，我们也许会获得关于我们社会现存的憎恨阴道现象的更糟糕的证据。

……更多的人上来了四十人也许五十人他们操她然后回去排队喝啤酒高喊大笑一个人大叫道汽车里有屁臭味于是把特娜拉拉和坐垫搬出汽车放在停车场她一丝不挂躺在坐垫上他们的影子挡住了她身上的脓疱和疤子她边喝酒边用另一只手弹着她的乳头一个人把啤酒罐往她嘴里塞大伙儿都笑了起来特娜拉拉骂了一声吐出一颗牙齿一个人又把啤酒罐往里塞……接着另一个人爬到她身上这一回她的嘴唇开裂了鲜血涓涓地流到她的下巴上一个人用浸透了啤酒的手帕揩她的前额又一罐啤酒给她递了过去她喝起酒来

喊叫说乳头疼又一颗牙齿齐根断掉她唇上的裂缝在扩大人人都笑了起来她也笑起来她越喝越多很快就昏死过去他们打了她几个耳光她咕嚕了几声把脑袋扭了过去但他们无法把她弄醒于是他们继续操她她则毫无知觉地躺在停车场的坐垫上很快他们厌倦了这块死肉雏菊花环散开了他们回到希腊人威利斯的店里和基地去了在一旁观看并等着轮到自已的小鬼们把他们的一腔失望发泄到特娜拉拉身上把她的衣服撕成碎片把几只烟头在她乳头上按灭冲着她撒尿冲着她手淫把一根扫帚棍塞进她的屁里然后厌倦了把她留在那堆破瓶子中间那堆锈啤酒罐和停车场的垃圾中间然后杰克和弗雷德和露西和安妮踉踉跄跄地钻进一辆出租车仍旧大笑不止车子一边开过停车场他们一边把身子俯在窗口好好看了特娜拉拉一眼只见她一丝不挂地躺着身上沾满血尿和精液她两腿之间的坐垫上有一小块污斑正在形成鲜血正从她两腿的分叉处向外渗……①

惩罚，惩罚，就因为她是仇恨、恐惧和厌恶的对象而受惩罚，通过她身上具有魔力的各个孔穴，她的屁和她的嘴巴而受惩罚，可怜的特娜拉拉。女人从来都不是性憎恶的犯罪工具，即便男人把肉体施于她们也不是。任何妇女解放运动都必须了解这种事态的潜在含意。

憎恨阴道现象在我们的文明世界中以不计其数的细小形式得到反映并存活下来，但其中大部分表现形式都会为表现者冷静地加以否定。人们对生殖器的深度反感在美人图中表现为选择的姿势尽可能地暴露生殖器官的部分，其部分动机是对器官本身的厌恶。经验丰

① 休伯特·塞尔比，《布鲁克林的最后一个出口》（伦敦，1966年），第82—83页。

富、以自己的口交技巧得意和自豪的女人，如《骨肉皮》的女作者，用费边小姐的话来说，会感到如果男人用口舌刺激她们的性器官，就不那么过瘾，她们也不会要求任何跟她们做爱的男人这么做。^①其他女人对口交感到难以启齿，以为男人肯定也觉得讨厌。尽管我有我自己的看法，但我常常也有同感，我不能假装说，这完全是因为这是一种过于亲昵的举动，或过于不带个人情感的举动。阴道分泌是大量民间传说的主题。为阴门除臭剂和清洁剂所做的大规模广告运动利用了女人对自然口味和气味是否可接受的疑虑心理。有一种阴道除臭剂甚至加了胡椒、薄荷的提取物，以便使人产生一种新鲜和非人的幻觉。其他的则经过薄荷脑加料处理。阴道被描述为一种问题，它部分地妨碍了接近时舒服感的产生。用化学添加剂过度地冲洗阴道实际上有害于阴道中有机体的自然平衡，然而，没有一个医生敢公开地加以谴责。那些想与自己达成妥协，同时又想了解自己离实际办到这一点还有多大差距的女人不妨考虑一下，对于请她们在自己手指头上尝自己阴道的分泌物，或在情人的嘴上尝自己身上的新鲜滋味这一建议，她们自己会做何反应。尽管我老劝人跟我改变观点，但我得承认，当我把本书献给一位女士时，她告诉我，她曾在她情人的龟头上尝过她自己的经血，我不觉大为震惊。在那经血中并没有令人恐怖的东西，没有毒药；流血的手指我可以吮吸，流血的嘴唇我会毫不迟疑地去吻，可是……治疗这类迷信的良方是下贱的经验主义，但要天真地进行。

阴道瘙痒和发炎的许多原因之所以很少加以适当的调查，是因为人们对女性性器官有着含而不露的厌恶感，而许多女人对自己认为起因是慢性，神经或道德方面的病情治疗得都不适当，最后到了无法治

① 《骨肉皮》（见前）。

愈的地步。一些治不好的毛滴虫阴道感染病例全都是因为恐惧、迷信和医生的马虎等综合因素造成的。阴茎失调有时就像香港脚一样无足轻重且滑稽可笑，阴道里的毛病也可能会如此。但无论上述哪种毛病，都应进行检查。人们把 *prurigne vulvae*^① 同过度的性欲联系在一起假设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女性阴道瘙痒没有引起重视的原因。伴随着狼吞虎咽的阴道发炎瘙痒的幻想，还有一些有关小阴唇特有色泽和构造的观念，这些观念甚至左右着医生的思维方式。据认为，一个健康贞节的女人的阴道应该是粉红和柔软的，阴蒂几乎不大隆起，阴唇上的薄膜平滑而非薄。黑皮肤女人的略呈紫色的色泽是很可疑的，她们的这一阴唇组织被认为指示着过度的刺激，手淫或放纵。

根据对小阴唇色泽和构造所作的武断的假定，本世纪之交的美国医生发现了成百上千个习惯性手淫的病例，并以可以想象得出的最野蛮的方式进行了治疗——阴蒂切除术。^②用这种手段治疗男性手淫从未有人提出过，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实际上对女人施行了阉割术。即使从最粗糙的生理学观点来看，这种做法也是不可原谅的，因为供应阴蒂的神经同时也供应阴道和肛门的区域，而如果手淫真的在发生，或像医生所说的那样经常发生，如果它对整个有机体都会产生有害的影响，如医生幻想出来的那样，如神经衰弱、厌食症、血压失常、身体虚弱等等，那它就会自然而然地转换到身体的其他部位。这类治疗法的惟一有说服力的动机（它不可能有理由）就是对阴道的憎恨。一些原始部落中为防少女性交而封锁其阴部的做法也具有这种

① 拉丁文，瘙痒的子宫。——译注。

② R·L·狄金森和劳拉·彼姆，《单身女人》（伦敦，1934），第18页、252页、258页、262页、264页。

惩罚和防御性的功能。

对女性性器官普遍缺乏尊重也造成女性的自卑感。她们对自己的性器官及其功能也持一种偷偷摸摸、遮遮掩掩的态度，但更令人震惊的是，女人有这样一种自甘堕落的现象，宁愿与她的“下级”交往，并主动要她的情人虐待她。有一部意大利电影很好笑，讲的是一个阔太太喝醉了酒跟她的私人司机做爱，央求他，“Chiamami tua serva!”^①男人对女人做的许多邪恶、残忍的事都是在女人的唆使下干出来的。最骇人听闻的阴道憎恨的证据可以在这样一些事例中找到，如女人自己将一些危险物体插入阴道和尿道之中。^②最早的妇科病史中有一些病例，在这些病例中，女人用针和长发卡刺透膀胱，结果使自己丧生。虽然病史中断言，发生的这些都是反常的事故，但就连妇科学的先驱们也没有被哄骗住。当外科学尚处于摇篮时期时，这类手淫行为通常是致人死命的。即便现在，这类自戕的例子也并不鲜见。许多女人之所以产生月经失调现象，是因为她们不能接受女性特征及其伴随的过程。许多吞食放有泻盐的杜松子酒并在滚烫的热水中把自己泡得半熟的傻丫头这么做与其说是在迫使自己流产，不如说是为自己的女性性征而惩罚自己。自憎是女子色情狂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色情狂通常是强迫性的自我作践。大众心理学提到它时用了一个术语，称之为自我形象低。^③

由于社会在身体形象方面对女人进行了过多的灌输，她们总认为她们脱衣之后很难引起喝彩，尽管有大众小说为她们渲染。她们常常

① 意大利语，叫我女佣人吧。——译注。

② 狄金森和彼姆（见前），第231页。

③ 如阿尔伯特·埃利斯和爱德华·萨加林，《慕男狂》（伦敦，1968），第45页、54页、59页、103—104页、118—119页，122—123页。

为自己的肉体感到歉意，因为她们把它与大众传媒广泛传播的那种塑造的欲望对象的形象联系起来考虑了。她们的胸脯和臀部不是太大就是太小，形状不对，或者太软，她们的手臂不是毛太多，肌肉太结实，就是太瘦，她们的腿不是太短，就是太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她们表示歉意并非全是为了指望听到恭维话。她们确实是在道歉。恭维话实际上是必要的保证，请她们放心，不好的地方并不存在，而不仅仅只是向她们保证说，不好的地方并不要紧。女人若抱怨说她的屁股太掉，她并不愿意听到男人说“这我不在乎，因为我爱你”，她想听到的是“傻丫头，你的体形美极了，你看不见，可我看见得见呀”。有一种陈腐的观点认为，女人老是在想方设法做这些事，如果头发太髻，就把它弄直，如果太直，就把它弄卷，如果胸脯太大，就把它捆小，如果太小，就把它弄大，头发的颜色太淡，就把它染黑，如果太黑，就把它染浅。这些标准并非全由时尚的幻象来规定。它反映了女人对自己肉体现状的不满，以及她们坚持要求它成为另一种样子，一种不自然的、经过控制和加工的样子的愿望。女人采用的许多手段并非为了化妆或装饰，而是为了掩盖真相，其原因是恐惧和厌恶。柔和的灯光，有花边的内衣，饮料和音乐，这一切都有助于女人以此为噱头骗取人的信任而不被觉察，而如果是在刺眼的强光下一丝不挂，那就太容易令人恶心了。女性滞定型遍及一切的影响力是男女共有的厌女症中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因素。在女人尚不能把这个塑造出来的幽灵从她和她男人的想象中撵出去之前，她还将继续道歉并乔装打扮，遮遮掩掩，同时毫无怨言地接受她男人的大肚皮、火鸡似的双下巴、口臭、放屁的习惯、胡茬子、秃顶和其他丑态。男人自高自大地要女人按他现在的样子爱他，甚至连防止继续发胖的措施都不肯采取，而这种变形是很可能损害他的女人的审美情趣的。另一

方面，女人再怎么健康和敏捷都不感到满意：她非要做过高的努力，使自己成为某种不大大地违背天性就不能成为的那种东西。不让女人天天拼命地把自己打扮得美如天仙，为的是让一个连人都够不上的丑八怪去拥抱，难道提出这种要求过分吗？据认为，女人从来都不厌恶任何东西。可悲的事实是，她们经常产生厌恶，但并非对男人。在男人的领导下，她们经常厌恶的是她们自己。

辱 骂

1969年12月18日，在丽贾纳对汉弗莱斯一案中，英国王室法律顾问弗里斯比先生指控被告方企图证明帕美娜·莫洛小姐是个“浮浪女人”，被告当时被控告对她犯有强奸罪。似乎令人不可置信的是，20世纪的律师竟然会把一个姑娘骂成是一个来自地狱的恶魔，就像《李尔王》中骑在可怜的汤姆身上并残忍地咬他的那同一种东西。这个词的意思已经遁入它原来确切含义的暗淡阴影之中，也许是因为它在政治迫害中用得过滥所致，但它是个派生词这倒是事实。政治迫害的要素从来都离审判不远，在这种审判中，已经不大是处女的少女被要求提供对议会议员不利的证据，也许弗里斯比先生使用这个术语的时候并未意识到其中还有更多的含义，但我们不妨不加区别地使用具有最大谴责意义的词汇来遵循这种使人衰弱无力的模式。hag^①这个字从前还有一个意思，即特别恐怖的状态的一种直接的穷凶极恶的表现形式，现在，它不过指一个看上去不是处于最佳状态的女人。Hag-ridden^②的意思是灵魂在睡梦中被邪恶的精灵所折磨的状态，而不是指被妻子唠叨不休的丈夫。由于这类辱骂的受害者对此无能为力，使

① 英文，意即母夜叉。——译注。

② 英文，意即为噩梦所扰的。——译注。

得辱骂字眼本身也变得无害了：termagant^①起源于 chansons de geste^②，它当时的意思是伊斯兰教中的一个神祇，现在也指一个爱唠唠叨叨的女人。不加选择地滥用词汇也削弱了下列词语的确切意义，如 broad^③，它原是 bawd^④ 的派生词，hoyden^⑤、wanton^⑥、baggage^⑦ 和 fright^⑧（原意为令人毛骨悚然的面具），以及 tart^⑨，该字最初是一个表示感情的行话，后来带上了侮辱的意味，现在只有稍微讨厌的含义。

不幸的是，侮辱性词汇由于歇斯底里的夸大使用而使原意削弱的现象并非憎恨女人的语言中最常见的现象。更多最初男女都适用的词汇由于性歧视而带上了恶毒的意味。harlot^⑩这个词直到17世纪才成为女性专用词。在现在这个双重标准时代，没有跟它对等的男性同源语。bawd这个词直到1700年之后才不再男女通用，而 hoyden 这个词已不再适用于男人。最初，scold^⑪是苏格兰人的一句骂人话——现在它的意思一望而知是指一个爱唠唠叨叨的女人。witches^⑫可指男，也可指女，但作为辱骂性的词汇，witch 只指女人。chit^⑬的原意是一种幼兽，后来又指小孩，现在则指一个傻丫头。

阶级对抗对女性地位的词汇也有影响。下层社会不信任装腔作势的姿态，其结果是讽刺地使用了一些字眼，如 madam^⑭， lady^⑮， dame^⑯和 duchess^⑰，这跟他们为女人起的大量带有鄙视意味的方言名字正好可以做公平交易，为 wench^⑱、quean^⑲、donah^⑳、dell^㉑、

① 英文，意即悍妇。——译注。

② 法文，武功歌。——译注。

③~⑳ 均为英文。③俚语，女人；④妓女；⑤带男孩子气的女孩；⑥荡妇；⑦坏女人；⑧丑八怪；⑨举止轻佻的女子；⑩妓女；⑪爱骂大街的泼妇；⑫女巫；⑬毛头姑娘；⑭夫人；⑮女士；⑯夫人；⑰公爵夫人；⑱女孩子；⑲（苏格兰）少女；⑳俚语，妇女；㉑（俚语）少女。——译注。

moll^①、biddy^②以及 bunter (原意是捡破烂的, 现在则一律指妓女)。最近有一个例子, 对低贱劳动的轻视使人们发明了一个辱骂女人的新词, 那就是用 scrubber^③来形容一个水性杨花的姑娘。如果能够全面而详尽地以图表形式来反映这些语言学的运动, 我们的面前就会有一张关于双重标准的发展和女人地位降低的过程图。只要村舍和城堡使用的词汇互相分离, 泾渭分明, wench 和 madonna^④这样的词汇就不会发生冲突, 一旦冲突发生, 两个词的词意会受害, 女人就要吃亏。对肉体的憎恨越强烈, 以致那些无法摆脱性功能的人便憎恨它, 害怕它, 英语中的辱骂性用语就越多。

当大多数下层阶级的姑娘都在为人帮佣谋生, 竭力避开家中男性对她们的性剥削时, 指责的语言便越来越关心起在保持清洁方面所犯的疏忽来, 据认为, 这种疏忽等于是道德上的疏忽。邋遢或懒散的概念及其附带的肮脏和耻辱的复合含义产生了一大批脏话, 如 drab^⑤、slut^⑥、slommack^⑦、slammerkin^⑧、traipse^⑨、malkin^⑩、trollop^⑪、draggletail^⑫, 等等。slattern^⑬这个词的本身已将男性那一部分意思撤回, 成了专指女性的词。

用于女性人口最恶心的一组词是那些表示神经过敏的男性对非法或随便的性行为的厌恶意义的词汇。王政复辟时期在清教徒辱骂放荡女人的词汇方面曾获得大丰收, 当时发明了一个不知派生何处的全新的词, 用以描绘讨好卖乖的女人, 就是那种无处不在的 punk^⑭。关于花柳病的比喻又为英语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患病的女人被称做火攻

①~⑭ 均为英文。①俚语, 娼妓; ②女佣; ③擦洗地板的人; ④夫人; ⑤邋遢女人; ⑥懒妇; ⑦又脏又丑的女人; ⑧不详; ⑨懒女人; ⑩方言, 邋遢女人; ⑪邋遢女人; ⑫邋遢女子; ⑬懒妇; ⑭妓女。——译注。

船、硫黄、酒浸羊肉、荡妇、淫婆子、短尾狗，等等，尽管残存的对于肉欲的无知延续了很久，赋予了我们一些过时的词语，如 *bedfagot*^①、漂亮的驯马师，以及既含有爱情又带着讥讽的字眼，如 *whore*^② 和 *trull*^③，这两个词在使用的时候并不完全具有刻毒的意思。目前通用的一些更放肆的词语把女人当做藏污纳垢的容器，反映了男人对自己精液的评价，如不定期货船、方驳、排水孔，还有一个当代的用语，即可怕的转换词：炉渣。甚至这些词都逐渐失去了生动感：女人自己不加区分地使用 *bag*^④ 这样的词，尽管她们如若知道原来意义毫不含糊的 *douch-bag*^⑤ 这个字或押韵的俚语 *toe-rag*^⑥ 时会吓得缩回去的。

也许像猪、猪肉或狗这样的词是因对不满足的性交感到难过时产生的：这类词由于广泛使用也失去了效力，就像野兽这个词一样，不得不老是用别的词来代替。非人的性交词汇尤其具有一种凄凉意味。谁想“把屁眼掰开”、“吃青菜”、“把皮撑开”、“搞一盘”、“搞肚子，搞 *crumpet*^⑦”呢？

如果仅仅只是用肉、茸毛、阴门、裂缝、缝隙和尾巴这类词来贬低阴道，那还可以忍受，其实也不能忍受，但在某些生硬的方言中，女人自己被称为长口子、狭孔。当时把女人称做裙子、花边、一团绒毛或一块多汁的小东西时，甚至可悲地使用了以偏概全的诗歌比喻。

所有这些词都死气沉沉，如行尸走肉，没有人味，也令人怨恨，

①②③ 均为英文。①床上的讨厌鬼；②妓女；③妓女。——译注。

④ 原意为“袋子”，此处指丑姑娘。——译注。

⑤ 灌肠袋。——译注。

⑥ 擦脚布。——译注。

⑦ 原意为烤饼，此处指女人。——译注。

但专对女人用的一些亲昵语也同样没有灵魂，同样降低人格。如蜂蜜^①、糖^②、好菜^③、糖果馅饼^④、樱桃^⑤、家常小甜饼^⑥、小鸡^⑦和鸽子^⑧，这样一些词汇背后所用的基本形象是食物。如果女人是食物，她的性器官也是供人消费的，其形式是蜜罐子^⑨、毛馅饼^⑩、蛋卷^⑪或涂果子冻的薄卷饼^⑫，还有一些形容漂亮玩具的话，如洋娃娃^⑬、小宝宝^⑭，甚至小宝宝洋娃娃^⑮。还有一些逗人喜爱的动物词汇，如小鸡^⑯、小鸟^⑰、小猫^⑱和小羊羔^⑲，其意思与母牛^⑳、母狗^㉑、母鸡^㉒、鼯鼠^㉓、母鹅^㉔、小雌马^㉕、蝙蝠^㉖、乌鸦、未生过牛犊的小母牛^㉗和雌狐等词仅仅隔着一层，以及那个意义十分模棱两可的词：狐狸^㉘。它起源于芝加哥的少数民族的集居区。我们只要想一想，食物名词多么接近那些粗鲁的字眼，如鱼^㉙、羊肉、弩马、烤饼、叉上肉、卷心菜、青菜^㉚、鲜肉^㉛和面包等，这些名词就会失去它们原有的魅力，它们虽特指女性生殖器官，但往往引申到女性本身。谁愿意让人叫自己绸料子、土豆、番茄^㉜或芜菁甘蓝^㉝呢？

从前曾有一个不错的语族的词汇不带任何责难或厌恶，专指那些生活在人们普遍接受的性法律之外的女人，但它们已从现行的用法中消失了。当情妇养着的女人 and 应召女郎这类绝对含有贬义的词已经接管了女冒险家、老于世故的女人、浪女、mistress^㉞、inamorata^㉟、paramour^㊱、

① 即宝贝儿；② 俚语，心爱的人；③ 俚语，漂亮女子；④ 心肝宝贝；⑤ 俚语，处女；⑥ 俚语，美貌女子；⑦ 俚语，年轻女子；⑧ 少女；⑨ 心肝；⑩ 阴门；⑪ 女性生殖器；⑫ 阴道；⑬ 尤指漂亮女人；⑭ 对心爱女子的称谓；⑮ 尤指男人视为己有的心上人；⑯ 年轻女人；⑰ 少女；⑱ 性感女郎；⑲ 情人；⑳ 少妇；㉑ 丑女人；㉒ 爱唠叨的女人；㉓ 不详；㉔ 不详；㉕ 少女；㉖ 妓女；㉗ 年轻貌美的女子；㉘ 富于性感的漂亮女人；㉙ 搞异性恋的女子；㉚ 少女；㉛ 仅当做性伴侣的人；㉜ 少女；㉝ 相貌丑陋的女人。——译注。

㉞ 情妇；㉟ 意大利语，情妇；㊱ 情妇。——译注。

名妓、社交界的时髦女人。当弗兰克·扎帕发起了骨肉皮的青年女子的神话，把她作为自由性爱的亲密无间关系的高级女教士时，他的本意是想使这个词不带任何贬义，但尽管进行了大肆渲染，不到六個月后，大部分追逐音乐家的女人都认为这是个侮辱性的字眼。委婉语——与它们所指示的现实挂上钩，就立刻失去了原有的功能，于是不得不经常以其他的委婉语来代替，这就是它们的命运。如果认为 fiancée^①，这个在宽容社会通常意指 mistress^②的词会自己变成一个禁忌语，那未免太牵强附会了，除非意识形态会奇迹般地跟上行为表现。

对不道德的女人最刻毒的诽谤并非来自男人。目前当道的女性看到，由于那些自轻自贱的女人的漠视，使她们宣扬的性交易技巧受到损害，因此她们的谴责之声更为嚣张。误入歧途的女人常以过度的羞耻和自责辱骂自己，她们对自己的看法比她们的行为更贬低自己。这种强迫性的行为是教育压抑的直接结果：女人一般都被性的放纵所吸引，因为它是被禁的，刺激人的，但她们为这种过失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其结果是内森·希夫的《美女日记》中描绘的那种官能色情狂。女人在这种情况下拒绝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将她的举动归因于一个接管了她的不正常的自我。她无法在两个性伴侣中做出选择，因为她的意志被搁置起来，结果她的行动方向指向了自我毁灭。希夫笔下的女主人公克里斯廷称性交肮脏和下贱，渴望摆脱它，以便“重新干净”起来。妇女杂志读者来信版中经常刊载一种来信，其中就有同样的自我诋毁症出现。“我感到那么下贱，那么羞耻……”“我对自己厌恶至极，我不能对丈夫的爱产生共鸣。现在更糟了。我从书中了解到花柳病，十分害怕自己也会感染上……”“我一向爱我的丈夫，

① 未婚妻；②情妇。——译注。

可三年前，我跟人发生了肮脏的性关系，但他原谅了我……这一次我又强烈地受到另一个男人的诱惑……”“我知道无法改变我的过去，但我已吸取了教训，自从那事发生以来，我一直悔恨不已……”回信的女族长没有一个问她们，为什么性关系如此肮脏，为什么要为此后悔不已，吸取了什么样的教训，为什么羞耻感如此不相称，那女人谈到诱惑时，她究竟指的是什么。所有的人不仅没这么做，反而一本正经地劝告那女人继续接受她的负罪感，并建议以重新的自我克制作抵偿。在“真正的浪漫故事”中，女人仅因微不足道的违反性准则的行为便无情地贬低自己——“简直太可怕了，我感到我永远也不会再干净了。永远也不会了。我太可怕了，没法活下去。我完全没脸见人。我几乎不认识这个男人。我怎么会这样下贱呀？”^①

对于受过教育的姑娘来说，最起作用的嘲笑字眼就是滥交，这个词的定义实在太不明确，因此，为实用起见，我们只能在一个姑娘认为自己是爱滥交时才能认定她是这样。盖尔·格林与女大学生的谈话表明，她们认为两个“相爱”的人之间性交是可以容忍的，但任何其他形式的性交都是滥交，这种设想的疾病竟有着如此大的影响，以致据格雷厄姆·B·布莱恩医生说，这是她们寻求精神病医生帮助的最常见的原因。^②那些为自己具有只跟一人性交本能而感到自豪的姑娘常会毫不迟疑地用整套憎恶性行为的词语来形容那些没有这种本能的女人。她们议论“校园钻孔板”^③或“破鞋”，无意间流露出她们

① 《爱情不需要言语》，《新浪漫》，3期，1969年11月，以及《当有人需要你时》，《真实的故事》，565期，1969年12月。

② 盖尔·格林，《性与大学女生》（伦敦，1969），第111页，引用了女王大学精神病学大会资料，报道见于《纽约时报》，1963年5月19日。

③ 水性杨花的女人。——译注。

对这种观念的执著，即性对女人来说是掠夺和利用。吉姆·摩兰在他的《男人为什么不应该结婚》一书中与双重标准作斗争，对滥交观念的恶毒力量做了定论：“使用这个词（滥交）只有一个补救的特征。它使使用者本人无异于一个推崇童贞、问题重重、清教徒式的做粘花装饰的人。”^①

摩兰的话主要是对男人说的：他们应该引起女人更迫切的注意。如果女人想得到男人更好的评价，她们就必须更高地评价自己。她们不能让自己在自己一手造成的道德麻痹状态中被人引诱，指望得到引诱者勉强给予她的好意。她们不能急匆匆地从一张床赶到另一张床上，以自我欺骗、可怜巴巴的方式寻找爱情，而应该不带假正经、羞惭和感情要挟地做她们深思熟虑过的事情。只要女人还把自己看成是性欲发泄的对象，她们就会继续在男人直接的鄙视下翻滚扭动，更糟的是，她们还会继续以羞耻和轻蔑的态度看待自己。

对性欲对象的轻视甚至扩展到那些表示女性这个简单事实的词语上。女子和女人是不礼貌的词：我做姑娘的时候总告诉我要用女士或年轻女士这个词。有洁癖常会产生这样的套话，如另一性。从使用女性词语辱骂优柔寡断或没有能力的男人这一现象，可以看到一种更纯粹的对女人的轻蔑态度。“你这个娘儿们”，伦敦人喜欢用一种极度鄙夷的腔调说。女权主义者也许愿意考虑一下那种无缘无故地把非特指的物体和动物的属性归于女性的做法，如这个头条新闻中所反映的那样，它将尼斯湖的妖怪与女性等同起来。“如果尼斯湖怪在那儿，她就知道声呐冲击波要来了。”也许我们可以从该文的上下文的虐待狂中推断出上述那种做法的潜在动机。

^① 吉姆·摩兰，《男人为什么不应该结婚》（伦敦，1969），第43页。

年轻漂亮的女人可能会自欺欺人地以为，对女人的辱骂并不多，因为只要她们还年轻漂亮，她们就会躲过大部分辱骂。要自以为是还不容易，男人对过路女子吹的挑逗性口哨可以当成是真正欣赏的表示，男人说的恭维话可以当成是真正的赞美，但实际上并不是。漂亮女人在普遍认为她们是傻瓜的看法影响下有时会发火，但一般说来，利用男性的幻觉似乎还是容易一些。女人只要一离开滞定型形象，就会发现她们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和侮辱，尽管她们仍然可以为了自己的心理健康而将那种影响降到最低。长得不漂亮的女人是“袋子”。大众比喻中很少有折中办法。一个胖得令人无法接受的女人是臃肿，令人不快，滑稽可笑。一个瘦得没人要的女人就是瘦不拉叽，瘦骨嶙峋，等等。如果她的大腿不好看，那它们就很可怕。如果她的身体显出太多的力量和敏捷，她就是结实，健壮，没女人味。如果她精明强干，或者雄心勃勃，那人们就会断定，她肯定没有找到作为一个正常女人应有的满足感，甚至会暗示，她可能有性反常或性变态现象。

性欲对象的很多滞定型只是用于伪装女性人性现实的滞定型之一。就连这种典型也没有摆脱辱骂。有一种男性以为，女人一天到晚老在炫耀自己，煽起他的情焰，然后又加以拒绝，以填补她们有缺陷的自我。他以为，女人都会无耻地利用男人容易动感情的特点，而且总是得手。下面的几段文字选自英国最近再版的一本性指南书，题为《健全而肉感的性》：

男人并非（女人也许会以为他们会）总是愿意看到她精赤条条的样子。他不一定发疯地想看她穿超短内裤、紧身短衫裤或戴奶罩的样子。当她的裙子在大风中吹起，露出里面的一切时，他也不会因此而冲昏头脑。他并不欣赏乳房从她衣领中溢出来或在她的紧身

毛线衫下隆起的样子。他也不喜欢看她扭动屁股的姿势，裙子四面飘飞，露出裙下围着屁股周围的无数层质地轻薄的衬裙。

然而——一般的少女和年轻女人都认为这能对男性产生大规模的催眠作用。她轻易地得出结论，以为她就是性的化身，凡是见到她的男人都渴望得到她。她对他灵魂和肉体的平静不可或缺。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从13岁起就宠着女人，到了这样的地步，保护她不受任何色迷迷的目光，也不受任何不邀自来、不想要的揪屁股或拧大腿行为的伤害。

结果，女子带着圣母玛丽亚综合征长大成人，坚信她不可能触摸——直到她一声令下，“行。”^①

因此，如果人们发现这位身上奇妙地混合着渴望和憎恶的作者花去不成比例的大量时间赞美花边内衣和恼恨他设想出来的女人在性生活方面的主宰地位，那是不足为怪的。

女人将永远占上风，因为她给予，而男人接受。

因此，她将永远唾弃有裸露癖的人，装着对男人的性魅力不感兴趣，不承认他有权穿衣打扮，使自己里里外外都好看。

因为她认为性感和魅力、神秘和魔力全是她这一性别的特权。

他临结束时说的那句话是想作为一颗具有杀伤力的子弹。“但是，男人的肉体比女人的经老，如果他好好保养的话。而且在她放弃

^① 吉尔伯特·奥克利，《健全和肉感的性》（伦敦，1963），第51页。

性幽灵之后很久，他依然精力充沛，阳刚十足。”

大部分男人爱上的是一张漂亮的脸蛋，结果发现自己一生都被束缚在一个充满仇恨的陌生人身边，没完没了地在工场和一个女巫的厨房之间奔波。

叔本华

漂亮女人总是意识到她们在衰老，即便衰老过程几乎还未开始：一个容颜消退的美人儿很可能比其他任何女性滞定型更为痛苦，但就是对那些不能自诩有男人青睐的女人，也有被人辱骂的滞定型接管她们对个性的要求权。学习用功、相貌平平的姑娘被认为是没有性格、没有性别的死啃书本的人：通常描绘的家庭主妇总是满头卷发纸，除此而外什么也没有，腰上系着围裙，忙忙碌碌，唠唠叨叨，在厨房做饭靠不住，安排家庭收支预算靠不住，选择礼服靠不住，用家里的车也靠不住。她年纪越大，那形象就越恶心，她变得臃肿不堪，乳房硕大而耷拉，卷发纸一刻也不离开她的头发，嗓门更大，声音更执拗，最后，她变成了人人痛恨的那种女性形象：婆婆，即无所不在的媳妇的婆婆。但年轻的媳妇终究还是要变老，逐渐停止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泣抱怨的，从她抛弃自己孝敬他人的地位，开始管家的那一刻起，男性的嘲弄就开始了。“这时，漂亮的姑娘把她男人的眼睛蒙了起来，免得让他看见她正从蝴蝶变成一只毛虫。”^①

菲利浦·威利自己激动得发狂起来，不惜笔墨，夸大其词，这一

① 菲利浦·威利，《一代毒贩》（纽约，1942），第187—188页。

点如此精确地反映了对女人的仇视在美国达到了何种频繁程度，以致他实际论点的荒谬性也没能阻止一个虚假的现象，即“母亲崇拜”现象的产生。不少智力很好的男人都像吉米·波特^①那样，为了无所顾忌地对女人大加诋毁而置自己的理解于不顾。例如，威利实际上说过，美国的政治堕落应由妇女选举权负责。

当政治流氓行径，恶棍行径，强盗行径，劳工斗争，垄断集团的谋财害命行径，道德沦丧，世风日下，走私，贿赂，盗窃，谋杀，同性恋，酗酒，经济萧条，混乱和战争等开始达到一个空前的、新的最低点的时候，妈妈第一次在投票箱前彬彬有礼地露面了。请注意这一点。^②

当然，他的态度不可能很严肃。事实如此。这种话只可能是说着玩儿的，不过，它们仍然是严肃的事情。最能说明男人对女人感到鄙弃的游乐场乃是专开女人玩笑的部门。

年轻媳妇回家时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她婆婆站在一张椅子上，双脚浸在一桶水里。她一只手指插进电源插座，脑袋两边各有一根电线接通。哈比保持平衡，站在电表边，手放在开关上。

“哎，你来得正好，快看亨利为我治风湿病！”快乐的婆婆叫道。^③

① 英国作家约翰·奥斯本的小说《愤怒的回顾》中的主人公。——译注。

② 菲利浦·威利（见前），第188—189页。

③ 《最佳婆婆笑话集》，J·D·谢菲尔德辑（伦敦，1969），1页及文中各处。

关于父亲却没有这样的笑话集，这并非因为女人没有幽默感，尽管一般都会这么解释。女人这样被人没完没了地嘲笑，居然一点幽默感也没有幸存下来，这个现象可真难让人解释清楚。还有一种幽默的侮辱，女人也从不计较，那就是爱男扮女装的艺术家常以稀奇古怪的方式嘲笑女人性格上的瑕疵。一些易装癖的表演对没有性别特征的女性服饰津津乐道，大加赞赏，它们的主要价值在于告诉人们，女人气跟实际的性行为没有多大关系，但它跟伪装做作和哗众取宠则有很大关系。更多的表演则恶意地以漫画手法表现典型的女性，做媚眼，模仿女人的奉承讨好和伪善，同时互相攀比，看谁更女里女气，更有魅力。这两种表演都有女性观众在场，她们在必要的时候便大笑和鼓掌。

任何女人都可以自己调查女人的侮辱行为，但如果如果没有其他的选择办法，专门挑起女人的偏执狂就没有多大的意义。要减少人们贬低妇女的这种普遍做法，一个必要的条件是，女人自己必须停止她们向男人讨好卖乖的行为。女人以自己的装束和癖性丑化了自己的形象，招惹是非，让人给自己起一些愚蠢的名字并以蓄意的轻浮举动对待自己，夸大自己的优柔寡断和无可奈何，虚伪地玩弄各种各样的噱头，总有一天，她们会抛弃这一切的。她们应该利用当代文化中正在出现的对女人的真正赞扬，尽管它的出现尚不稳定。当特罗格一家歌唱他们的《野东西》，或当家庭赞美他们的《第二代女人》时：他们为此时不再受情感、鲜花或珠宝等物限制的女性形象开

劝她爱你
你最不愿意
也没必要

时间到了她会知道
不吵不闹来找你
她想要

辟了新的前景。《高个儿的莎莉》和《骑摩托车的艾琳》是有个性的人，而不是滞定型，尽管她们的人数还没有来自北方的姑娘和其他没有人味的女神多，她们至少已经到达了。现在是我们去迎接她们的时候了。

苦 难

痛苦比悲惨还要容易忍受一些。嫁给一个野兽、酒鬼或性变态者的女人会得到世人的同情，以及受虐狂的满足。一个借口社会对她犯了罪，以此证明自己靠吸毒、酗酒、与生人滥交过活并非有错的女人，她自我标榜的悲惨生活远不如一个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抱怨、一天到晚过着茫然若失的悲惨生活的女人可怜。这种凄凉的痛苦的证据可以在任何一张正在衰老之中的女人脸上找到：使女人容颜摧毁的皱纹是疲劳过度和备受压抑的皱纹，忧虑的皱纹，而不是关切的皱纹。松弛下来的时候，她们皱缩的容颜一看就懂，但她们一意识到有人在观察她们，便自觉有罪地放亮眼睛，抬起下巴，装出一种安闲的神态，其实她们并不感到安闲。人们对已婚女人的反抗或抱怨所抱的偏见十分强大：当众表示不满或厌倦是极度不忠，忘恩负义和不道德的行为。一般承认，婚姻是件难办的事，需要不断地调整，“给予和接受”，但一般又不大承认，养家糊口的丈夫是常数，而女人是变数。

“白天还可以：我很忙。可一到晚上，从8点直到半夜，织毛线或看电视，我就感到像个囚犯似的。

“因为我的丈夫在本地酒店干活儿，如果我出去的话，一般是跟我妹妹一起，或去上夜校。当然，晚上有一个男人陪一个小

时不就够了吗？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现代灰姑娘，再这样过十二年我可忍受不了。目前又缺照看婴孩的人，而且很难组织人提供这项服务，因为在我住的附近很少有生了孩子的女人。”

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你丈夫不可能在十二年后改变。他看不出他行为中有任何有害的地方，你越抱怨，他就越不愿意听你责备，越想到酒吧去寻安静。

不过，你可以改变自己。首先，想一想你男人的许多优点；然后，你要保证跟他一起度过的时光快乐非常，使得他不愿意离开你。

最后，重新安排你的社交生活。如果你请朋友们来打牌，或每周请他们吃两顿便饭，他们不会成为你的丈夫，但他们可以分散你的注意力，而不是老想着你的丈夫。请记住——如果他是个海员，他可能会多年出门在外。你要接受丈夫不能在家这个事实：如果他开始意识到，你并不那么注意他不在家这件事，他也许更愿意待在家里的。^①

一个妻子惟一值得效劳的事就是使她的丈夫幸福——据认为，丈夫可能还有比使妻子幸福更为重要的事要做。当她的不满开始使他感到不舒服时，他意识到他也许应该多跟她讲点话，更经常带她出去玩，给她买玫瑰花和巧克力，或者不时对她说几句恭维话。毕竟这花费不了什么。如果她已经堕入了家庭主妇综合征的冷漠和易怒状态，她就真的不可能跟人对话，累得不想出门，给她送花就会使她感到有如受人贿赂和奚落一般。

① 《妇女》，致“伊芙琳·霍姆”的读者来信，1969年8月2日。

我为人羡慕，因为我很能干。我会做饭，缝衣，织毛线，讲话，干活儿和做爱。因此，我是一件有价值的东西。没有我，他就会吃苦。跟他在一起，我便感到孤独。我跟永恒一样孤独，有时又蠢得像凝乳。哈哈！算了，别想了！就装得好像所有的账单都付了似的。

克里斯廷·比尔森，《你可以抚摸我》，

1961年，第9页

唠唠叨叨，体重超常和过早衰老，这都是悲惨生活的外在标志，它们在我们社会的女人中是如此普遍，人们连提都不想提。女人对这一切都感到有罪：它们是“忘乎所以”的罪，够得上判死刑。她们寻找种种借口，用身体有病解释易怒和厌倦，没痛却硬要喊痛，直到她们使自己真的痛了起来，不知不觉中加剧头疼、腰疼、胃口不好、风湿病。那些受着真正的家庭主妇枯萎病——即贝蒂·弗里丹所注意到的“女人手上和臂上常出现的流血的大水泡”——受此折磨的家庭主妇人数还没有那些并无这些外在症状而身体不适女人多。^①据统计，不因任何器官方面的理由，而仅因腹疾动手术的女人人数就高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如果我们能够获得一些公司的市场调查资料，我们也许就会猜出某些真实统计数据，这些公司专门销售“风味”、“生机”、“精力”、“活力”、“健康”、“幸福”、“内心的激情”，它们将“帮助你享受生活”，“使你兴致无限高涨”，使你“放松，充满信心——很想干点事情”，“帮助你重新成为真正的你自己”。以这种方式做广告的产品在极大的程度上没有掺入容易使人上瘾的药物，尽管把止痛药作

① 贝蒂·弗里丹，《神秘的女性》（纽约1963），第20—21页

为一种治疗抑郁、易怒和疼痛的心理疗法介绍给女人的那种微妙的方式充满了危险。本国服用阿斯匹林和可待因成瘾的人数尚无统计资料，因为这两种药物商店均不必医生开处方，而可直接在柜台上买到。目前尚未发动公众开展任何运动来警告妇女服用水杨酸盐的危险。^①妇女报纸的职业咨询版上偶尔也出现某种典型的家庭主妇综合征，伊芙琳·霍姆就曾有人请求她来处理这种事情。

也许，我的问题对你来说是个更大的问题，梅瑞狄斯大夫，但我总是累得不得了，因此也总是懒得不得了。我有五个孩子（三个在上学），你可以猜想得出，我有多少事要做。

早上醒来，我感到疲劳至极，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要说开始干活儿了。我尽量少做家务事，有时候，我不给最小的孩子穿衣服，直到丈夫晚上就要回家时才给他穿，也只在这时穿，因为他会大发脾气。

他说我有厌倦癖。

我真羡慕那些女人，她们早上6点就起床，啥事都干，对什么都满意。我哪怕做到她们的一半就好了，可我现在真的不行了，连试都不想试了。最近我的想法令我自己也大吃一惊，不是因为想到孩子，我早就把这些想法付诸实施了，尽管我没有表露出来，但我还是爱孩子的。

一切都在这儿得到了反映：负罪感，因为妇女文学中充斥着女斯

^① 《观察家报》关于专利医药业的报道（1970年1月4日）指出，每年的5000万英镑中，1500万英镑用在止痛药上，600万英镑用在补药和维生素上，650万英镑用在广告费上。

达汉诺夫工作者大吹大擂的喊叫声，“瞧，我把不能做的事情做得多好：人人都爱我！”力不从心的感觉，这种感觉随着她的描述，已经在变成疾病和虚弱；跟她那充当她的评论家的丈夫的古怪关系，以及她对孩子捉摸不定的感情，这种感情并未因那份政策完备而消释，而那句话本应该这样说，“我的确爱他们（但我感觉不出来）。”

伊芙琳·霍姆的回答很有代表性，任何普通开业医生都不会因此而感谢她的，即便很难想出什么可行的选择办法。

你说得相当对，这种事应该由医生处理。我敢肯定地这么说。到你的医生那儿去，把一切都向他解释清楚：厌倦，消沉，无精打采，他会帮助你的。

振作起来吧。许多女人孩子比你少得多，丈夫也是尖嘴利舌的，可她们比你感觉更差，做得更少。你没事，只不过你有病罢了！首先解决你的健康问题，别的烦心事儿就会自行得到解决的。^①

唔，一切都得靠医生。假定她健壮如牛，没有贫血症，假定他确实用补药和维他命给她做了治疗，假定他要她别再唉声叹气，继续坚持下去，这种绝活儿就连普通开业医生也不是完全办不到的，假定他建议夫妻两人去度假，可他们又度不起，或者度成了假，却闹得不欢而散，活儿比以前更紧，更让人不情愿，那怎么办呢？不会产生奇迹的。也许，她可以试着喝一两杯药酒？更有可能的是，如果缠得够紧的话，她的医生也许会开幸福丸、安非它明、抗抑郁剂、兴奋剂。英

① 致伊芙琳·霍姆的信，《妇女》，1969年3月22日。

国报纸经常定期含糊其辞地大量报道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妇服用兴奋剂和巴比土酸盐上瘾的现象。

据最近的一个电视节目估计，英国目前有一百多万女人服用镇静剂而上瘾。对从不服此药的人来说，这个数字听起来似乎很惊人，但我们之中真正服药上瘾的人就知道，这事有多可怕。我有一年多的时间一直在服用一种新牌子的药，名叫抗抑郁剂和缓和剂。

我去我的家庭医生那儿请教一个有关我婚姻的难题时，开始服用起镇静剂来。

这封信登在《论坛》上，是为了警告其他女人不要为了对付不可忍受的局面而采用错误的治疗方法，因为这条路最容易走，也最容易出乱子。J·S太太天真无知地用完了两盒药丸，这才发现她出现了上瘾症状：

新药品用完后，我想试着不用看看。第一天，我觉得有点神经过敏，不过，晚上喝了一两杯饮料后，神经平定下来。第二天情况更糟。我动輒就跟丈夫和孩子发脾气。我感到心悸，手心出汗。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毫无疑问我是上了瘾。我还得再吃镇静片。

她又去找了一个医生，想治好上瘾的病，但医生给了她更多的药。她的上瘾问题至少没有她无法忍受的处境那样复杂，那样逼人。她的故事没有结尾：

我不得不继续吃镇静剂，以便不再为我新的烦恼而担忧。如今，我不能想象不吃药我能活得下去，就像酒鬼没酒喝也不能想象他能活下去一样。上星期，我跟一个朋友聊天，她正在看一个精神病医生。反正她就告诉我，精神分析真奇妙，她的医生可给她帮了大忙。我跟她在一起待了几个小时，我注意到，在这段时间内，她到她的提包边去了两次，吃了一个小药丸。我敢对天发誓，那药跟我的一模一样。她以为这小药丸能产生奇迹。我甚至懒得跟她解释这药多么无效。^①

据伯明翰万圣医院药瘾科的一个精神病工作者迈克尔·赖曼先生报道，在他观察的十一年当中，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妇（他没提供具体数字）都因为大量服用巴比土酸盐等镇静剂和兴奋剂而到诊所去戒除

这时，嫁给好莱坞影片制作人兼导演理查德·布鲁克斯的西蒙斯小姐解释道，“理查德外出拍片时，我寂寞得要命。这就跟你在银幕上看到的一样。我对看电视、喝酒都上了瘾。

“这两样东西合在一起可真够呛。我就坐在那儿，把孩子丢在床上，边看电视边喝酒。一夜接着一夜这么干。

“跟孩子在一起真可爱。特蕾西今年13岁，凯特8岁。不过，她们当然有她们自己的好朋友。

“夜晚独自一人待在一幢大房子里，那是会非常寂寞的。喝酒就这样成了我的一个大问题。”

《世界新闻》，1970年4月5日

^① 《论坛》，2卷，8期，第69—70页。

药瘾。他承认，他们治这些病例的成功率特别低。到了后来，他的态度变得爱说教了，专业人士的态度总是这样。他谈到一些女人爱吃安眠药，是“因为她们睡不着，或不能面对情欲过于旺盛的丈夫的性要求”（想不到又加上后面这个想法，真妙），她们“只要发生一点小小的家庭危机，就靠镇静剂来抵消其影响”，她们“吞下抗抑郁药丸，以便好歹挨过枯燥乏味、沉闷无聊的一天”。“例如，听说镇静剂瘾君子一遇不顺心的小事便往药瓶子跟前冲，如把土豆煮干了呀，发现灯泡摔碎了呀，每周要洗的东西没按时洗呀，等等。”

他并没有仔细想一想，女人为什么会落到这种田地，连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叫她们无法忍受。怪不得他的成功率如此之低，如果对这些女人所做的分析就是这种水平的話。^①据皇家苏格兰学会格拉斯哥反虐待儿童委员会报道，人数日增的格拉斯哥主妇以服药方式“逃避现实”，又一种道德上值得怀疑的活动。^②家庭主妇的生活是不真实的：它与时代相左，令人灰心。女人接触的其他生活方式实在太多了，她们回到四堵墙中和两英尺高的人旁边时是不可能不感到压力的。内心的不认同并不等于不愿意接受现实。厌倦，无精打采，“神经兮兮”，女人都爱这么说，所有这些症状都属于神经衰弱，而且都有着该名词暗指的与身心健康有关的病因。无论进行多少药物处理都不可能治愈，除非同时能迫使女人自欺欺人地认为，她们在家里干的单调乏味、没完没了的苦活儿有任何意义或有任何好处。家庭主妇干活是劳而无功：活儿干完

① 《人民》，1969年11月23日。

② 《时报》，1969年5月9日。

还得再干。养儿育女不是真正的职业，因为不管你养不养育，儿女自会长大成人。人们对养儿育女究竟有多大必要认识不清，周围的人又都向一个从不怀疑别人的母亲保证，她会犯大量错误，而且已经犯了大量错误，从这两点可以看出，她的生活没有指导方向，但却要负重重责任。

……让她们的生活有某种目的，让她们的时间有某种消遣，否则，失望引起的气恼和无聊引起的倦怠将肯定会败坏她们的天性……

选自夏洛特·勃朗蒂的一封信

女人常常自以为是地想，如果生活过得好一些，她们悲惨的境遇也许会强一些。也许她们需要的是一个照看婴孩的人，一个侍女，长长的休假，或少为钱担忧。证据是，掩盖的问题越少，婚姻关系本身的中心问题所承受的压力就越大。西方文化中，终极的成功形象是宇航员，一个宇航员的妻子可以尽情享受金钱和荣誉的反光。宇航员是美国的贵族，连总统都要坐飞机去看他，他可以站在月球上代表全国祈祷；他家里的布置必须是钱和规划所能提供的一切。据人们援引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一位精神病学家的话说，肯尼迪角是世界最活跃的离婚策源地。那儿的离婚率的确是全国平均数的两倍。家庭主妇酗酒率也比美国任何一个地方都高，除华盛顿以外。“空间工业似乎掠夺了男人的感情。”蓄意使宇航员变得冷漠无情的做法有它的问题。他们也许会在月球上表现出非凡的自制力，但他们在其他地方也会这样，包括妻子的床上，因为据人们一致认为，肯尼迪角的性活动程度

非常之低。①我们可以把肯尼迪角的计算机社会看做是我们越来越有组织化的混乱倾向的逻辑发展结果，甚至在人们没钱离婚的贫穷落后的英国，情形也是如此。一个宇航员的妻子不能太胖，也不能太邋遢，因此她只好以酗酒和滥交来表现她的悲惨，因为这两样东西至少还是时髦和昂贵的嗜好。在英国，一个“无人过问”、“备受蹂躏”、“无聊”和“寂寞”的家庭主妇很可能会放开肚子大吃，吃过多的垃圾食物。英国做巧克力和饼干广告商最近发现了人们为消遣而吃喝的倾向。我们被告知，从这种机器制造的淤泥中可以获得“风味感受”、“爆炸感”、刺激感，以及产生遥远地方的幻觉。电视上的糖果广告向人们许诺它会使人幻觉丛生，性高潮迭起。一块火星牌巧克力糖花的钱肯定不会有离一次婚多。

妇女的反抗呈现出奇异的曲折形态，而最大的损失又是女人一手给自己造成的。她发现由于自己毁灭性地吹毛求疵，不让丈夫和自己做爱，她正把他从身边赶走，因为不知怎么回事，这一切似乎都不对头。性冷淡依然是一个重大问题，即便懂得女性人体结构和达到性高潮的诀窍也不可能改变这种现象。

我气我的丈夫不想经常跟我做爱，而只是在非常少有的场合他才想，我甚至为这点更气他了，并对他产生了冷淡，因为我觉得他是在装假，可又装得不大像，好像我们之间还有点什么，好像他那时并没跟另一个女人玩儿（我敢肯定他有几个女朋友）。我们常为此吵架。他有时矢口否认，有时又说主动把他赶到别的女人那儿去了，因为我对他太冷。可是，对一个从来不说任何浪漫的话，也

① 《世界新闻》，1969年7月6日。

不做任何浪漫的事的男人，哪个女人热得起来呢？

C·T太太，《论坛》，第二卷，第2期

女人由于心理制约的原因而不适应，不能接受性现实和性高潮。丈夫们常常报告说，妻子在婚姻初期似乎还喜欢性生活，可后来却产生了性冷淡。性爱并非是性高潮或浪漫的事：夫妻从各自遥遥相对的两极接近对方，常会在黑暗中失之交臂，而去抓虚幻的影子。避孕法使女性性欲大伤元气。依然令人思之胆寒的是，英国目前最流行的避孕方式仍旧是避孕套。五分之一的英国夫妻仍然采用体外排精法。服用避孕药的英国妇女只有175万，还不到家庭主妇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即便她们全都服用避孕药，也并非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报界每周都要以特刊登载一个吃药致死的恐怖故事，如一位新娘婚后不过几周便因血栓形成而丧生。《世界新闻》有一篇新闻说，家庭规划协会提出警告，有40万名妇女接受它提供的避孕药后，正受着五十种副作用的综合影响。^①

帕丁顿圣玛丽医院的维克多·怀因教授说，服用避孕药会导致血栓形成，肝功能失调，肥胖症和忧郁症。^②当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们也许开始相信他了，尽管作为一个女人，我在吃避孕药时曾产生浮肿和冷漠，但我可以证明，我的医生对这种看法嗤之以鼻。1969年夏季出版的《柳叶刀》杂志刊出的几封读者来信讨论了服药后引起

① 1969年11月30日的《世界新闻》报道了家庭计划协会出版物的编制，《避孕药和你》。

② 维克多·怀因教授现在在帕丁顿的圣玛丽医院亚历山大·辛普森新陈代谢研究实验室负责（报道见于《人民》，1969年12月14日），比较《观察家报》1969年6月15日报道的安妮·路易斯医生和马苏德·诺古奇先生。

的忧郁症问题，并承认该药物的荷尔蒙的确干扰了色胺酸的分泌，这是“一种食物化学药剂，是保证身体健康必不可少的，它还可能与情绪控制有关联”。^①随后，市场上就撤回了十六个品牌的避孕药，但这对那些又用起其他牌子的女人并没起多大作用。避孕环大约有20%的痛苦失败率，而且放在子宫中也会产生奇怪的不安感。莫尼卡·富特太太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令人读后毛骨悚然的文章，叙述用一只蝴蝶结式避孕环引发的自然流产，结果她因为直言不讳而受到谩骂攻击。^②子宫托令人讨厌，而且上了以后很容易感觉出来，杀精子剂对她的分泌和周围薄膜的触觉有干扰。而且，丈夫可以把它拔出来，如果他非要让她怀孕的话。只要女人成天都在想如何避孕，为避孕药、避孕套，以及各种各样的避孕手段而担忧，月经一来便害怕出事，那她们的行为还会表现得更无理智。当今妇女几乎普遍存在的经期紧张的问题确实已经恶化，加上神经衰弱，情况就更严重了。悲惨，悲惨，悲惨呀。

现在，自杀的女人比男人多，住精神病院的女人比男人多，^③每年被不顾一切的父母打伤的孩子有成百上千，甚至还有精神错乱的母亲把婴儿血淋淋地处死的事情发生。^④母亲产下婴儿之后哭泣不止是一种公认的症状，有些女人孩子出生一年后都还受着这种症状的折磨。打婴儿、杀丈夫的女人为数甚少，但也作为耸人听闻的消息进入媒体。绝大多数女人则在一种麻木不仁的昏暗状态中挨过一天又一

① 《观察家报》，1969年7月20日报道。

② 《星期日泰晤士报》，1969年6月1日。

③ W·J·斯坦利医生，原载《英国社会和防治病学杂志》，1969年11月。

④ 参见《78名被打的孩子》，NSPCC报告（1969年9月），和《星期日泰晤士报》，1969年11月30日。

天，巴望着能把事情做得像样，模糊地指望着某一天能得到报答。劳动家庭妇女总是盼着孩子长大后有出息，以此证明她的辛苦没有白费，结果事与愿违，只见孩子们随心所欲，从家里搬了出去，养成一些奇怪的习惯，把父母扔下不管。无所事事的妻子到了中年便半路出家，到学校去上学，随随便便地选修一些课程，往往为了错误的理由，以错误的方式吸收知识。我自己的母亲在她的大孩子受不了她的唠叨和纠缠而离家出走之后（她把这个事实掩盖了多年，谈起她来就好像她在身边似的，而她压根儿就不知道她在干些什么），学起了芭蕾舞，尽管这么做显然是劳而无功的，她还学了会计学，年复一年地失败，又年复一年地顽固坚持下去，接着尝试宗教，学滑雪，最后学起了意大利语。实际上，她早就失去了读小说、看报纸需要集中精力的能力。每一种活动持续多久就能使她着迷多久——有的几乎连一个月都不到，而这些多得数不胜数。她拒绝看电视，拒绝操持家务和织毛线这些通常的麻醉方式。她不玩宾果游戏，也不玩豪西-豪西游戏，部分原因是因为她的中产阶级的势利心理作怪。她没爱上一只狗，也没爱上一只长尾小鸚鵡，尽管别的人都这么做了。

当然，单身女人也逃脱不了女性的悲惨境遇，因为把婚姻作为衡量女性是否成功的社会压力太大。她们在没有出路的工作中挨日子，混时间，境况明显很惨，因为公众都这么看她们。单身女人把自己的一生花在服侍年老体衰的双亲身上，这在男性中是没有先例的，如果我们不考虑激起这些女人有意与尘世隔绝的因素，我们就不能完全理解这个现象。人们对老处女和容颜尖酸的女人的嘲笑并不全是偏见的表现，因为这些女人身上的确散发出不满、褊狭和自怜。跟通常一样，这是个恶性循环。

婚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本来就很难，当老处女的处境就更加困

难了，因此，女人一定将幸福看成了一种积极的成就。最终，一个女人能为她的社会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获得幸福。为获得幸福，她只有表现出高度的反抗和高度的不负责任，才能够可靠地找到使一切发生变化的方式，如果她想使继续做一个女人有任何意义的话。

愤 懣

人们不可能忍受悲苦的生活而不带任何愤懣。一般承认，男女之间永远在进行一场战斗，但正如我们不敢直面的其他大部分事实一样，人们一般也是以玩笑的口吻提起它。这场战斗普天下皆有，而且极为严峻，它跟妇女解放运动与当道的男权之间发生的小冲突并不一样。不管这场战斗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进行，它永远是一场没有规则、没有惯例的肉搏战，而它的结局就是死亡。我们在所有的时间都

尽管他并不知道，但我已数次参加了他的葬礼。每一次，我都穿着一身黑色紧身西服，披一条西班牙绣花纱巾，看上去可爱之极。每一次，等到一段体面的时间过去，我就会重新嫁一个大阔佬，我那张美丽苍白的脸庞上天仙似的容颜又会使我名扬天下。

克里斯廷·比尔森，《你可以抚摸我》，

1961年，第20页

能观察到它的存在，但我们很少认识到它的真实面目，即使我们自己在那儿竭尽全力地战斗。由于男人总是占上风，所以他们在战场上通常都表现得比女人更有风度。男人一般意识不到他们正卷入一场殊死

搏斗之中，直到他们打了败仗，不得不面临离婚法庭毁灭一切的投降条约时，他们为自己愚蠢地疏于防守而悔恨交加，不觉大肆声张，发泄怒气，确信整个世界都在为了掠夺成性、残忍无情的女人的利益而效力。

女人的愤懑有着公共的表现形式，其范围之广令人惊异。最具催化作用的情境是聚会。我们这个社会的聚会很少是自生自发的庆祝为目的。聚会的安排通常都是为了某种目的，如介绍一位新来者，强调一个事件的重要性，大家互相认识。这是一个大家可以露面，发表意见的时刻。男人带女人参加聚会，因此，女人从最开始就处于劣势。一群聚会的人之间的凝聚力来自男人之间的关系，秩序是通过已经被认可的等级上的细微差别加以维持的。对女人的要求是她们能够熟悉这些细微差别，并巧妙地加强她们的男人在这群人当中的代表性。每一个在陪同到达的挽臂下的女人都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么，然而，她又总是习惯性地以多得惊人的各种模棱两可的手段来颠覆、破坏这社交场合。最明显的是用多少有点微妙的卖弄风情来挑起男人争风吃醋，这是那些别人并不太认真迷恋的女人常做的事。一个女人耍这种手腕会显得好像毫无意识似的，她很少能够完全把握得住，不过，它非常有效。玩这种游戏的时候，她可能会利用男人已经存在的紧张情绪并使之恶化。她的最佳选择就是利用大男子主义，因为大男子主义促使她的陪客展示他的猎物，以供他的同仁评价。她可以含蓄地暗示他是个乡巴佬（因为她的酒杯已经空了好几个小时），或者是个可爱的小宝贝（也就是说一个傻瓜），她也许会欢迎对他不利的奇闻逸事，或者如果她根本不在乎，她也许会直接把他抛弃，转而去寻找他的一个朋友，最好是找他最好的朋友或者他最成功的情敌。备受推崇的女人耍这些手腕时一般都很温和，因为她们建造了一整个小型武器

库，里面有成千上万只能致人死命，却又让人一时死不了的小刀，用来随时宰割她们选中的牺牲品。丈夫讲笑话是件危险的事，因为妻子会唉声叹气，或告诉大家，他们都听过这个笑话，或者马克斯·拜格雷夫斯讲得比他好得多。不管讲什么，她都不会笑。如果她的丈夫是这场晚会的台柱子，她会无精打采，发恼地要他送她回家，或者快速的把自己灌醉，甚至醉到当众出丑的地步。如果他正玩儿得起劲，她会对他啾啾作响地附耳低言，说她喝醉了，在出自己的洋相，或者提醒他该坐车回家了，如果他无动于衷，就骂他对房里所有迷人的女人都垂涎欲滴。她之所以这么跟丈夫过不去，是因为她迟钝地觉察到，她在那儿不过是他的一件附属品：她在社交场合总是感到局促不安。没人迷恋她时，她只准备做一件事，那就是想方设法让人迷上她：一旦达到了目的，她那点残存的俏皮和谈锋便很快委顿了。她觉得自己傻乎乎的，也许还有点懒散：她从来没有真正开心过，只有当她成为人们争风吃醋和恭维捧场的对象时才是例外，而她并不知道怎样才能办到这一点。看见她的伴侣到处找乐子，她就感到自己被轻视。她敢打赌，她若不在场，他一定会玩儿得痛快得多，这种想法经常是有确凿事实根据的。如果她不以某种卑劣的方式给以还击，她的精力就绝对没有任何发泄的地方。她被消灭了，一笔勾销了，比她年纪大一些的朋友互相悄声低语，说自从她结婚以后，姘居以后，或不管什么以后，她好受压抑。如果她能把传统的聚会情境倒转过来，自己大放光彩，而让丈夫处于劣势（最可能的是叫他吃亏），过后她就会受到狠狠的报复，那种狠毒的程度连她自己都想不出来。最好的办法是一直坐到散会，或者最后试一试讹诈的办法，悄悄溜回到家里，让他去猜测她是怎么回事。大部分女人都采用中途拂袖而去的权宜之计，这样就可以在隐蔽的阵地发动战争。

我还见过更为壮观的手段，它因为社交场面的公开程度而取得效果。我的一个熟人曾受其害，她从前若在社交场合得不到重视，就常躲进厕所，把玻璃杯摔碎，在碎玻璃片中打滚尖叫，直到一个强壮的男人把门撞开，在一片别有风味的乱糟糟的景象中把她抱出去。有一位姑娘故意激得人家在她脸上抽了一皮带，她情急中采用的方法很简单，她尖声喊叫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脸上便着了一皮带，于是她竭尽全力，硬是要从三层楼梯往下跳，结果，在场的所有男人都不得不搭个帮手来阻拦她。还有一个姑娘只要见到一点酒就起反应，速度快得令人疑惑，她立刻就脱衣服，而她的伴侣则在一边极力求她冷静，晚会上的其他的人却若无其事，好像他们看到的不过是一种大胆前卫的举动。这是大策略中的一个小部分，暗示老头子的阳气满足不了女士的要求，一种极端的、放荡不羁的调情方式。

大多数女人的无知和孤立意味着，她们无法跟人对话：她们与配偶的大部分交流都是在继续着一场权力的较量。结果是，妻子一道来赴晚宴时，往往把关于重大事件的文明谈话变成了个人之间的争吵。不愿意邀请妻子到场的女主人不计其数。还有些女主人善于找借口，趁某人妻子不在家，便邀请她的男人来吃饭，因为那可怜人不会做饭（表面上是这样），其人数之多，也自有深意在。然而，不能就此认为，男人在这场战斗中袖手旁观，不加参与。他们也很有手腕，如对一个想在一场讨论中努力发表意见的女人表现出屈尊俯就、倨傲不恭的态度，对她讲的话不是不屑一顾，就是置之不理，夸大地奉承别的女人，过分地赞美厨师的手艺（好像他们老在家里挨饿或吃毒药似的），带着爱的口吻嘲笑自己的妻子，等等。由于男人处于得胜的位置，他们不必采用刺耳、诲淫或反社会的手段，这个事实本身足以把一个女人逼疯，使她直接采取进攻的行动。这使我回想起我原来教过

的一个女学生，她在大学生俱乐部召开的辩论会上，由于受不了人家对她的那种屈尊俯就的态度，就把满满一品脱苦啤酒劈头盖脸地泼到主席身上。虽然图得一时快活，但最终她意识到，自己从各方面来说都输了。

尽管在社交场合发生了种种不快，但性战争的真正战场是在家庭的炉边，战争在那儿一刻也未停止过。由于双方地位不平等，又不能采取任何有效行动，因此女人犹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非要诅咒不可，就像一个娼妓，一个厨子，因为，就像哈姆莱特以他自己的例子解释的那样，她缺乏恶毒的胆汁，不能使压迫变苦。说话带有攻击性，它反映的并非是阴茎嫉妒，而是人为造成的阳痿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不过，由于责备毫无用处，同样并非真实的抱怨话（并非真实，因为她对她真正的不满是什么一无所知）没完没了地说了又说，结果她的话变得越来越刺耳，她对自己话中的真正含意压根儿不加理会。她的攻击越来越具有毁灭性，越来越不饶人，直到她以某种无可奈何的方式意识到，她正在用自己的双手拆毁她的房子，可是，到了这个分上，她对自己这种疯狂的行为也无能为力了。她听见连续的可怜的叫声，“你总不”如何如何，“你总是”如何如何，她便意识到，她的大部分话都不公正，也不相干，可是，有件什么事情太不对劲了，她不这么说还能怎么说呢？她的内疚与日俱增，她想打破这种使她日渐衰老，把她变得不像自己的这种环境。偶尔，她精神垮了下来，承认自己并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丈夫建议她吃药，于是，苦战重新开始，她又责备起丈夫来，骂他愚蠢，没心没肺，不愿承担她对她可怜的处境应负部分责任，等等。

家庭主妇自认自己的命运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以为她在丈夫崇高的追求中可以当他的支柱和后盾，然而，尽管她不肯承认，但她暗

中嫉妒，这使她不能理解丈夫讲的雄心壮志和遇到的困难。她小看他，虽然有些明白他做的决定很困难，但仍旧表示怀疑，用他自己对失败的害怕来嘲笑他，直到他不再跟她讲任何真话。她询问他“在办公室一天”的情况，这已经成了一种例行公事。她不想听他的回答，他也不在意她讲述她一天沉闷无聊的生活，最后，两人的谈话完全中止了。不值得谈。他没有办法理解她的失意——她的生活明明过得那么安逸。同样，她也感到，他不可能知道她的日子有多可怕。谈话变成了一场权力争斗。她因习惯使然而处处与他作对。干吗总是他有理？总是有理？男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受骗，因为他们不能相信，争论一个问题不过是找借口，为的是再次进行对抗。记得我的父母曾为了我家房外一棵正挣扎着生长的大树的优缺点而争执不下。我父亲煞费苦心权衡了一番利弊，决定最好的办法是让它再生长一段时间，虽然建房子的时候把树身擦伤了，但到下一个季节大树会重新繁茂起来。我母亲像狐狸一样兜圈子，不肯正面对待这个问题，直到父亲明确地决定他反对砍树。母亲第二天走到外面，在树身上削了一圈皮下去，结果树的确枯死了，不得不干脆砍掉。父亲很早前就已认定，家庭生活很难熬，因此他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他的俱乐部里，回家只是为了睡觉。母亲并不抱怨这一点，因为这使她有机会对孩子实行极权统治，并寻求他们的支持，以便完全剥夺父亲的公民权利，但是，许多妻子仅仅出于嫉妒，就做出种种苛刻的限制，不许丈夫在外玩乐。反对的理由有多种，如怕丈夫花钱呀，怕自己寂寞（这常常是真的）呀，怕家里来不速之客呀，或者料理家务在某些方面需要帮手呀。工人阶级的家庭主妇设法对丈夫的娱乐活动实行严格的定量管理，丈夫在发工资的夜里回到家时，妻子便从他口袋里拿走工资袋，然后分出一部分供他娱乐用。人们虽然很少做违抗福利国家的事，但

还是有人拒绝接受安稳的生活，而这正是赌博制度存在的缘由，对这种发泄形式反对得最厉害的就是妻子，她们总是恪尽职守，把自己的男人管得动弹不得，锁进这个制度之中。女人还总是尽可能地阻止男人借酒浇愁，有时候这么做很有理由，更多的时候则毫无理由。醉酒的程度有时很低，几乎觉察不出，但女人们对之大张挞伐。喝酒的男人对女人所做的粗暴举动大多是因为女人说出或没说出的责备话而引起的。妻子不肯承认丈夫有各种各样发泄的需要，因为她们觉得，无论他的情形有多糟，也没有女人的命运糟，而女人是不需要发泄的，至少不公开需要。

家庭肉搏战中最不幸的一个方面就是利用孩子，把他们当做武器和战场。并非所有女人都像我母亲那样不顾一切，她从前常在我面前小声骂父亲，说他是只“老得不中用的山羊”。通常，夫妻会把孩子当枪使并把他们当做吵架的理由，这种手段更加微妙。能够把孩子留在身边多久就留多久，这对一个女人是有好处的，因为即便他们是儿子，他们也不可能与她脱离关系，因为他们需要她的照料。她嘲弄他们的父亲，因为他不可能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他若带孩子们出去到雨中看一场足球赛，她就会尖声喊叫，他们出去了，她又会坚持即便熬夜也要等他们回来，这不仅是因为她嫉妒他们的自由，他们好像总比她自由，而且也是因为她想要证明，孩子们也需要她的照顾和监督。女人利用孩子的最极端的本领虽不那么常见，但却更为惊人。一个明显的例证是，母亲利用儿子来废黜父亲，这在无情暴露父亲种种无能的较穷的家庭中十分常见，儿子接受了母亲的说法，相信她是在野兽般的父亲手里受着折磨，于是便像萨图恩^①一样，极力在自己家里取

① 罗马神话中的农神，他把子女全部吞食，最后被儿子朱庇特所推翻。——译注。

代他的位置。倘使家中的俄狄浦斯情绪不那么强烈，儿子也许会发现自己受到母亲蛊惑，为的是攻击他的父亲。有一次，我母亲单腿跪在我小弟弟的胸脯上，当着我父亲的面用拳头打他的脸，父亲威胁说要狠狠地揍我，这是我记忆中父亲发怒，上了母亲圈套的惟一一次事例。当时，我弟弟才3岁。

妻子之所以性冷淡，原因多在不给男人享乐，以此作为对他们的惩罚，尽管她们从不承认这点。同样，夸大自己的病症，到了成天为健康担忧，甚至疑心自己有病的地步，其动机也是想继续惩罚丈夫，而压根儿没有生理方面的原因。还有一种更微妙的表现形式，小女人在疾病的交替变化中始终站稳脚跟，挺了下来，这使得人人都为之感到内疚，而且，当她迫使他们亲眼目睹的牺牲精神并不那么含蓄而使他们感到恼火时，情形就更加如此了。收回性允诺或有节制地许诺，这都是表达对男性愤懑不平的重要武器。事实是，甚至在英国社会的较高阶层中（例如在我的一些同事的妻子中），性也是作为一种报酬奖给丈夫的，奖励他成功地办成了什么事，或安慰他不要因挫折而失望。这是一种性讹诈，而她从中什么好处也捞不到，当她允许他使用这个婚姻的孔洞时，丈夫既感到像野兽一样，同时又感激不尽。如今，这种谈判经常打着戏剧性的计划生育的幌子来进行，妻子发现自己无法忍受任何形式的避孕方法，甚至声称她从性交中得不到任何快感，除非有生孩子的可能，或强迫丈夫忍受间断式交媾的痛苦。如果最后归于失败，她就可以声称，他背叛了她，因为他是个自私自利的野兽。这个主题的变奏曲真是不胜枚举。无论在哪种情况中，女人自己都是失败者，不过，由于她不知道怎样以另一种态度取胜，这一点在她的动机中并不重要。反正她总是要跟他过不去的。

人们可能天真地以为，妻子鞭策丈夫做出更大的努力，是因为她

在与邻居的攀比中观察到她家不如别人，但她首先指出别人比她家强这一点的主要理由，是想拿来与自家做个对比，借此强调丈夫的无能。这种妻子不断激励丈夫，其结果可想而知，那就是使他患上冠状动脉硬化而早逝，自己过起漫长的寡妇生活，而这其实压根儿不是她想要达到的目的，因为她从来没有机会理解自己的动机，为何要这么急急忙忙地把她的配偶逼向死亡。这是女人对男人家庭以外生活表示嫉妒的又一个方面，在极端的情况下，它会促使一个妻子对丈夫纠缠不休，迫使他放弃一个他喜爱而且又干得很好的工作，而去找一个乏味但却来钱的事干，以便跟她的左邻右舍并驾齐驱。乔治·艾略特^①在她的《米德尔马契》中描写了李德盖特与那个被宠坏的小宝贝罗莎蒙德灾难性的婚姻，由此创造了罗莎蒙德综合征这个范例。该综合征是对男人生活的嫉妒的最极端形式，它产生了这种令人难忘的对话，如“你爱那个傻头傻脑的斯特拉狄瓦里尤斯^②甚于爱我”，等等。一个互补的形象是那种同样常见的妻子，她放弃了她的斯特拉狄瓦里尤斯，成了她丈夫的好妻子，对这事大家都很有礼貌，不愿向她指出，她反正本来会成为一个小提琴手的。更卑劣的做法是她将可能给自己事业有成的男人开列出一张清单，或者说出那句涵盖一切的责备话，“我把一生最好的年华都给了你！”男人常常会被诱发产生这样一种念头，以为女人做出这类激怒人的行为动机不过是想得到什么：实际上，女人的动机常常更简单，那就是发泄怨气，由此产生一种需要，非要证明丈夫不行，或道德上差劲，或两者兼而有之不

① 乔治·艾略特（1819—1880），英国女作家。——译注。

② 意大利克雷莫纳的一个著名的弦乐器制造人（1644？—1737），同时又是他制作的小提琴的名字，他还是乔治·艾略特一诗中的人物。——译注。

可。任何人都可结成同盟，在战斗中派上用场。在猎捕丈夫的过程中，医生、精神分析学家、女友，甚至秘书或老板，以及孩子都可以加以利用。不能把这个过程的效用看做是女人的成功，而只能看成不为人意识到的复仇的酸果。

查尔斯·M·舒尔茨在他出色的长篇家世小说《花生》中，通过对露茜·凡·佩尔特的性格塑造，对女性的苦难感和破坏性作了极好的描绘。露茜老是唠唠叨叨，焦虑不安，她对除自己以外的一切痛苦无动于衷，她无情地加深了查理·布朗对她无能的恐惧，她自以为公正善良，她嫉妒林露的羊毛毯子，她对希勒德的音乐一窍不通，却又采取离奇古怪的手段想以色相勾引他，她动辄得咎，她喜欢大惊小怪，她管起家务来有股恶魔般的狂劲，她不会微笑，只会奸笑，她对查理·布朗运气不佳的棒球队的坏影响，这一切都写了出来，谁若没在那张不快活的小脸蛋上看到她自己的形象，那她就是还没理解她自己境况的严重性。不过，舒尔茨关于参与战斗的女人的描写并不全面。要使露茜的破坏性达到完整，尚需更充分的描述，如斯特林堡在《死魂舞》中描写的男女之间的殊死搏斗，以及易卜生在《赫达·加布勒》和《玩偶之家》中所做的更为转弯抹角的陈述。靠打冷拳、互相欺骗，凭借虚情假意和伪善来进行的战斗看起来极像一场游戏，埃利克·伯尔尼在他那本为人公正称道的《人们玩的游戏》的书中，就描写了女人玩弄的一些最肤浅的伎俩，但任何女人只要看了书中的第七节《婚姻游戏》，都会立刻补上他略去未写的一大打乃至更多的肉搏技巧。对于反映出大部分人际关系、大部分父与女、约会者与被约会者、夫与妻、母与子等两性之间关系特征的那张巨大的操纵网，伯尔尼十分中肯地做了一个最后的评论：“对许多游戏玩得很起劲的人都是情绪紊乱的人。总的说来，情绪越紊乱，他们就玩得越起

劲。”要想取代玩游戏，取代那种战争游戏的防御过程，只有一种选择办法，那就是意志自由，这是每一个女人都必须为自己寻找的。

对于一些幸运的人，有一种东西超越了行为的所有分类，那就是意识；有一种东西超过了对过去所做的规划，那就是自发性；有一种东西比游戏更值得一做，那就是亲密。但这三种东西对没有思想准备的人也许会令人恐怖，甚至充满危险。也许她们还是像现在这样更好，在流行的特别行动技巧中寻求解决办法，如“相依相伴”。这可能意味着，整个人类没有希望，但人类中具有个性的成员是有希望的。^①

① 埃利克·伯尔尼，《人们玩的游戏》（伦敦，1964），第162页。

反 抗

世上一向都有反抗自己社会角色的女人。最出名的有女巫，这种女人不进行“正常的”人际交往，而去跟她们的宠物和密友促膝谈心，不知怎么靠着自己对草药的知识和农民的轻信谋生，也许还十分着迷于其他种种可能发生的事情，对之抱有一种神秘想法，如白巫术或黑巫术，又如恶魔崇拜等。只要细心阅读一下女巫审讯案中的作证书，就会发现，有些女人被人以专门对付女巫的恐怖手段进行了迫害，因为她们制造混乱，煽动村民从事颠覆活动或公开的反抗。有一种刑具叫浸水椅，它是最原始的惩罚性心理疗法形式，相当于当今治疗患忧郁症或顽疾的女性所用的电休克疗法。

从前有个女人，胆子出名的大，
她是个十足的泼妇，没人不知道她。
有一回，她错待了她的上司，
脚上拖着铁镣，被人送进了牢里。
到了提审的这一天，
面对严肃的法官，她就要接受审判：
在人们监视之下，她要连头带脑，

摀入深塘中浸泡。
接连泡了三次，她也没有昏死，
而且我也看不出，她有任何畏惧。
她脑袋一浸入水中，
双手便在头上合十，
表示她虽说不出话，
手还是可以招架。
她没有气力，可她有意志，
只要有可能，她还要骂下去。
果然，当人们把她从水中拖出，
她又把他们骂得个要死。
这说明，有些女人没有理智的头脑，
如果有，她们很快就会叫饶。^①

这个故事站不住脚的结论典型地代表了男人的狂妄自大。对女人冤屈不满的实质内容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这仍是那些保守地描写希望改变环境而自己采取行动的女人的故事特点。阴茎嫉妒，失意泄气，或反常变态这种指控不值得尊重，正如那首诗的无名作者说他的女主人公没有理智的头脑的那番话不值得尊重一样。如果我们能在焚烧女巫和其他形式的迫害女性的案例中的字里行间体会其言外之意，我们对女权主义历史的了解就会多得多。许多女异教徒，如“爱之家”教派的成员，参加该教派的真正理由，就是因为它为女性的自觉提供了新的

① 《女人舌头的五个部分》（伦敦，1963），警句Ⅲ集，第173页。

前景。^①女人爱在背后说人闲话，这个现象确有女权主义的因素，因为它要求大家齐心协力，才能使丈夫上当受骗，使妻子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并能达到与人通奸和进行人流的目的。有证据表明，各个时代受过教育的女人都特别讨厌屈从于男人的统治：正如现在，人们总是找教育的错，而不是找男人统治的毛病。

女性同性恋，特别是有易装癖的同性恋，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她们是对把女性角色局限于消极、伪善和采取间接行动的一种反抗，同时也是对男性性欲的野蛮性和机械性的一种摒弃。所有形式的女同性恋行为都包含着创建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意图，即便男女两极分化现象在这种关系中存活下来，达到男子粗鲁，女子放肆的地步。不过，放肆的女同性恋者从不使用假阳具。由一人充当男性角色的女同性恋作为女同性恋的主要做爱方式，其流行之广正好说明，女同性恋关系中的男性幻想相对来说并不重要。不过，由于人们对这类反常性行为抱着过度淫荡的好奇态度并加以恶毒的污蔑，大多数女同性恋者都无法使她们替代生活的选择成为一种政治姿态。社会歧视所诱发的内疚感和羞耻感使得女同性恋者极力掩盖她的情况，并谎称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先天不足，或父母的错误所致。诚然，她不能扮演社会公认的角色，这也许是因为条件作用出了毛病，但不能据此认为，她不能以一种体面的、头脑清醒的方式去选择同性恋的生活方式，摒弃

① “爱之家”是英国的一个教派，源自荷兰，其领导人是亨德里克·尼克雷斯，该教派企图以神秘的肉体将男性重新统一起来。见《英国好意信仰的简单排练》（1656）、《关于“爱之家”教派的描述，及其共同居住的地方》（现正被萨里县切特希附近品弗德的苏珊娜·斯诺太太发现，她由于他们下流的引诱而一度因虚荣被勾引而去）（1641），以及《异端邪说者……恐怖教派的展示》（1578）。

羞耻感和低人一等的感觉，并把这看成是原则问题，无论这两种感觉是否存在。女同性恋者不妨宣称；除此而外，她没有其他合意的路可走，从而成为她自己生活方式的辩护士。不幸的是，她常常跟批评她的人一样，也受到欺骗性的正常观念的蒙蔽，认为自己的行为不当。

凡是能够清醒地意识到种种折磨女人，使之缺乏活力现象的女人，她们所受的教育都达到了要求得到，也应该得到同男人一样的进取升迁机会的程度。在女人受到性别隔离的高等教育机构中，有一种奇怪的仿佛便秘的反抗气氛。大多数女教师都未结婚，跟男性也没有什么意义重大的性交。她们的学生有时怀疑她们互相之间有性关系，确确实实，她们的私人关系给人一种强烈感觉，这可能表明某种程度上的感情受挫或魅力欠缺，尽管我愿意认为，这类女人在其他方面对自己所做的极度克制反映出她们的性无能。我曾不幸地在一所女子学院过了一年禁闭的生活才得以逃走。当一群女生向该院院长递交一份请愿书，以粗暴无礼的言辞一一列举了她们的不满，那位女院长和她的亲信竟龟缩在她那布置得像好莱坞的房间里，拒绝处理请愿书中提出的问题，反而抱怨说，她们本想让我们过得幸福，而我们伤害了她们的感情。妇女反抗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远远避开化妆品和美容业，教育界的反抗者中有些人确实故意养成一种令人尊敬的邈邈落拓的风度，到了使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程度。连斯文也为之扫地。当时就有一位这样的女中豪杰，她在饭桌边放屁打嗝是出了名的响，据说她穿着一身红色针织游泳衣的虚胖的形体曾把一个男大学学监吓得面无人色；有一次，我亲眼看见她把一块掉在地上的蛋白酥皮捡回到盘中，毫不在意地全部吃掉。我不承认这些有天赋的女人身上有某种不平衡的遗传现象在作怪，我倒更愿意断言，她们粗喉咙大嗓门讲话和脚步声震天作响的走路方式，是有意要与女人细声细气和脚步声轻如猫爪

般的现象作斗争。她们得益于一种为人接受的英国贵族式乡下女人滞定型的存在，这种女人讨人喜欢，她们在犁地或套马嚼子方面比不少男人都强。她们教的女生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效仿她们，因为她们之中大部分人仍然处在青春期的最后阶段，沿着更正统的女性路线在发展，尽管她们的女老师极力要她们打冰球，并在期末考试中超过男生的分数。

这种平淡无奇、无意识的反抗女性角色的形式过于陈旧，也不起作用。如果我们比较一下高等教育机构中男性同性恋行为的广泛影响和阴盛阳衰的现象，我们也许会发现一种对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男性滞定型的合理的反动，但只要这种局面维持下去而不加以合理的解释，它就没有多大意义，除了作为一种个人的动机或神经病的部分因素。不过，已经有人开始进行合理的解释了，第一批女人就是来自本阶层，她们是这个性别中最有特权的阶层。妇女参政的历史，以及它如何延续到今日，这都不在本书探讨之列，尽管值得注意的是，当今有许多多富于战斗精神的女人依然记得，当年某个非凡的上年纪的女士曾（徒劳地）力图将反抗的种子埋在她们的心中。不时，电视上会有极为富于生气的老妇人露面，《泰晤士报》的讣告栏中也会出现她们的名字，这不仅提醒我们，这场运动仍在继续，而且也使人回忆起一个时代以前那些穿衬裙、紧身胸衣，戴宽边帽的淑女们随机应变的谈吐和令人喜悦的勇气。自她们那个时代以来，进步的发展并不平衡：女装一直在波动不定，一会儿上面宽松，下面不加限制，一会儿上面飘拂，下面紧束；中篇小说中的女主角先是有胆量，脾气好，现在又一次性感起来，缠绵下去。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本书应视为其中一个部分，始于贝蒂·弗里丹对战后贩性现象的研究。当时许多妇女就是因此离开工厂，回到家里。弗里丹夫人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

于史密斯学院，并获得加州伯克利大学心理学研究员的职位，一个具有很高名望和造诣的职业妇女。她在著书^①五年当中所做的发现引导她创立了美国最有影响的妇女团体，全国妇女组织，该组织现有三千多名成员，其分部遍及许多城市。在她旅程的途中，她抛弃了她的丈夫，而她的那本书还是题献给他的呢。她发起的运动是得到政治权力机构承认的惟一运动。全国妇女组织成立时，它的条文曾写进了国会的纪录中，它为目前在国会机构中占据显著地位的不计其数的妇女团体和委员会提供了大部分的精神动力和从业人员。显而易见，弗里丹夫人所提出的建议不可能完全治本。她全部理论的依据就是那些为弗洛伊德关于生理学即命运的观点所蒙骗的知识女性的失意感。在弗里丹夫人看来，性欲似乎意味着母性，这个论点似乎也使其他的女权主义团体误入歧途，结果，在摒弃女人的标准性角色的同时，她们被迫强调一个女人命运中非性欲的方面，从而牺牲了自己的力必多，这个错误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她所代表的是美国中产阶级妇女中的精英，她要为她们谋求的是现状中的机会均等，免费进入溃疡和冠状动脉硬化的世界。她继续为那场始于1923年，争取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的运动而努力，同时，她还为了废除堕胎法提出了极为敏感的理由，认为该法违反宪法，干涉了个人的私事，限制了言论自由，等等。她觉得，如果使家庭妇女多参加社会活动，鼓励她们把眼界从厨房扩展到社区，就可以解决她们的神经病问题。^②到目前为止，她已成功地“迫使”《纽约时报》消除了招聘广告中的性别隔离现象，从而使该报因公正和不受大男子主义影响而提高了知名度。当然，她不

① 应指她的《女性的奥秘》一书。——译注。

② 贝蒂·弗里丹，《神秘的女性》（纽约，1963）。

可能消除找工作的性别隔离现象：征聘策略的直接结果是，更多合格的女人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报上看广告，申请工作，然后被人拒聘，而这些工作她们本来就没有机会得到。只要甚至连女雇主都偏爱男雇员的做法继续下去，这些装门面、摆样子的改革只会产生消极的结果。全国妇女组织还举行了一次抗议，反对招工中的性别歧视，抵制科尔盖特-帕姆奥利夫牙膏公司的产品，尽管对整个荒唐滑稽的化妆业，她们从来都没有发起过一次重大的进攻。而在化妆业中，同样一无价值的成分可以配制成各种各样的化妆品，从最廉价到昂贵得令人不可置信，降低人格的广告使女人养成了不稳定的性格，为的是让这些粪便似的配制成品比任何时候都更迅速地卖出去。全国妇女组织还对广场饭店^①中的一家酒吧进行了突然袭击，因为该饭店在一天的某些时间不许妇女进入，而且只能在男子陪伴下才能进入。

不久，全国妇女组织中的有识之士便意识到，她们的目标局限性太大，她们的策略也太斯文。这场运动中涌现出的一个较有趣的女人是泰-格蕾丝·艾特金森，她是最激进、最精锐的妇女团体女权主义者——一个消灭性角色的政治组织的领导人。这是一个由搞宣传的人组成的封闭团体，她们试图建立一种没有领导的社会的观念，在这个社会中，爱的陈规（“受害者对强奸犯的反应”），私有的婚姻关系，甚至子宫受孕都已不再流行。她们发表的看法具有独特的警句风格，而且十分精确。在思想混乱的普通妇人眼中，她们一定显得恐怖吓人。她们把男人描绘成敌人，只要男人仍旧继续按他们自己和女人一直误解的样子扮演他们的角色，她们无疑就是正确的。不过，要闹革命就非得要一个革命的理论，这一点是不对的：她们很可能会发现，

① 本世纪上半叶美国纽约一家豪华旅馆。——译注。

一个由受到现行制度弊病影响的大脑所发明出来的理论是不会自行应用于正处于变化中的现状的。把远离性欲作为一种革命策略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它现在成为可能的条件下，它不可信而且束缚人，同时，当性成为新价值观念产生的主要对抗区时，这么做也是危险的。男人是敌人，这就跟一个穿制服的着魔的男孩是另一个除制服外大部分地方都像他的男孩的敌人一样。有一个可能的策略，那就是把制服脱掉。

大部分青年妇女解放团体的暖房是大学左翼人士。在1966年11月和12月合刊的《新左派评论》上，朱丽叶·米切尔发表了一篇文章，至为清晰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立场，该文以各种形式多次重印，它依然是大部分社会主义者推理这个论题的理论基础，尽管它在策略方面有明显的缺陷。《女人——最漫长的革命》干脆把马克思、倍倍尔和恩格斯的信条拿来作它的理论依据。与别的理论家不同的是，她没有轻信恩格斯值得怀疑的人类学观点，而是集中精力，对可以证明的事实进行严格的考察，“……妇女被排斥在生产劳动之外，这远非她们体弱所致，社会意识的缺乏在这些方面明显使她们成了劳动中的主要奴隶。”

她看到，工业化的发展并不能保证妇女在生产劳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把她们排斥在生产劳动之外的不是她们干不了男人的活儿，而是私有财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发展，以及把妇女降到超级仆佣的地位，为他人作嫁衣的做法。反过来，这个角色又由这几个方面来确定，假定家庭结构必定是父系结构，生殖被歪曲成对生产的拙劣模仿，性行为被歪曲成性虐待犯的剥削，以及孩子被社会化，成为女人独一无二的延长的责任。这四种结构，即生产、生殖、性行为和社会化都必须重新加以构想，如果要产生任何重大成果的话。也许预见

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妇女活动很快将会得到种种发展，她在结论中颇为详尽的阐述，将女权主义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尽管她知道在现存的团体或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构中，尚无迹象表明，她这篇短文会受到尊重：

……确切地说，社会主义不意味着取消家庭，而意味着社会承认的关系的多样化，如今，这种关系往往是被强制、刻板地塞进了家庭。这就意味着必须建立一系列的复性机构——家庭只是其中一个机构，对家庭的取消并不暗示着取消某个机构。男女同居或不同居，长期和孩子在一起，单身父母抚养孩子，孩子由传统的父母而非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加以社会化，扩大的亲属团体，等等——这一切都可包含在与男人和女人的自由发明创造和多样化相适应的一系列机构中。

若要试图详细说明这些机构是什么，那未免会使人迷惑不解。详尽地描述未来，那是理想主义的，更糟的是，它是静止不动的。社会主义将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形成的过程。对未来的形象持固定的看法，从更糟的意义上来说，是违背历史的。社会主义将采取何种形式，这取决于先前的资本主义类型及其崩溃的性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妇女解放将不是“理性的”，而是人性的业绩，历史和社会的定义就在从自然到文化的漫长过程中。^①

早在1954年，伊芙琳·里德就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十月讨论报》上试图以十分天真的方式证明妇女反抗压迫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部

^① 朱丽叶·米切尔，《女人——最漫长的革命》，第36—37页。

分。她在文中力图论证性竞争和妇女作为性玩物的出现完全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结果。她援引了一种观点，说明原始社会不存在任何性剥削、财产或竞争现象，化妆品仅仅用来作为表示身份的手段。她把女性化的宣传机器描述为19世纪贪图金钱的资本家蓄意、邪恶的手法，到了20世纪，这种手法扩大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该论点中的基本倾向也许是正确的，但她的论证过程很明显是从信念到证据，而这一切又是无本之木，没有来源，因此她援引别人的话，最有同情心的读者是异化的读者，除非假定他有办法避免这一点。1969年，她涉及妇女问题的投稿全部收集在一个小册子里发表，题为《妇女解放运动存在的问题：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她的论点以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辞藻做掩饰，又以空洞的人类学观点和可怜的一知半解加以佐证。小册子的封面上是一个雅典花瓶上人物形象的复制品，它被误认为“母系氏族制的女神象征”，其实，那个形象是手执松果形手杖和死野猫的酒神巴克斯的女祭司。如果伊芙琳·里德意识到，她作品的装饰物是一个发丝飘拂、头戴蛇形王冠的嬉皮士和吸毒文化的象征，她一定会大为吃惊。这个错误中有着一定的象征意义：马库塞^①当然比马克思给妇女提供了更大的希望。这本小册子的发行量异乎寻常的好，它也许产生了一定影响，从某方面来说，这是个遗憾，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将浪费在为站不住脚的结论争辩不休上。朱丽叶·米切尔的文章论点有力得多，也一丝不苟得多。

社会主义团体中的妇女积极分子对工人阶级的解放即是她们自己的解放这一点并非不存疑虑。斯大林废除苏联早期制定的允许自动离

^① 赫伯特·马库塞（1898？—），德国出生的美国社会思想家。——译注。

婚和自由堕胎的法令，以及他规定的奖励母亲的条例，这都是公开的背叛行为。①苏联女医生人数的增加不过是对女性服务于人的角色的一种修饰。②俄国的女建筑工没有接受任何技能训练，也不发给工具。③1967年夏天，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全国大会妇女核心小组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召开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多少令人信服地发表了她们的意见后，接着起草了一份宣言。苏珊·苏尔塞姆在《全国卫报》上对这次会议做了描述，她赞同将男子解放团体与女子团体互相联系起来观点，并认为应邀请男人参加妇女的会议，假定讨论的问题限于性角色中存在的缺点的话。拟就的宣言书反映了她这类妇女的观点，其结论如下：

1. ……我们在 SDS④ 中的弟兄们（必须）意识到，他们必须处理他们在个人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中的大男子主义问题。

2. 从这次 SDS 召开的会议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妇女的能力和潜在的贡献没有加以充分利用。我们号召妇女全面参加这场运动的各个方面的活动，从贴邮票一直到担任领导职务。

3. 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授予领导权的动力，并负责为运动培养所需的女干部。

4. 各大学的行政机关必须认识到，大学校规特别歧视妇女，

① 赖希（见前），第153—269页。

② 泰格（见前），第110—111页。

③ 基利尔·提德马希，《做最艰苦工作的权利》，《泰晤士报》，1967年2月16日。另见T·多吉德，《苏维埃经济下的妇女》（巴尔的摩，1966）。

④ 即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简称。——译注。

因此，他们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保护妇女的权益……

我们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必须成为为自由而战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兄弟们在解决大男子主义问题方面所遇到的困难，我们（作为妇女）要承担全部责任，帮助他们解决这个矛盾。

到了争取自由的时候了！

我们爱你们！^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过事隔一月，《新左派评论》就发表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古巴妇女联盟所作的一篇演讲，这篇东西应该使人看出这个政策的缺点。卡斯特罗在承认妇女为革命斗争作出了贡献并感谢她们拿起武器跟男人肩并肩地战斗之后，恳请她们重新回到原来的卑下岗位上去：

谁来为回家吃午饭的孩子做饭呢？谁来哺育婴儿，照顾学龄前的儿童呢？谁来为下班回家的男人做饭呢？谁来洗衣，打扫卫生，料理家务呢？^②

到1967年秋，已有证据表明，妇女已将自已的地位通盘考虑并将得出结论。加拿大主要的新左派组织学生和平行动联合会的四名女

① 引自贝弗利·琼斯和朱迪斯·布朗的《走向女性解放运动》（新英格兰自由出版社），第2页。

② 《新左派评论》，1967年8月。

成员合写了一篇论文，题为《姐妹们，兄弟们，情侣们……请听……》，其理论根据是马克思的那段评论：“社会的进步必须以女性的社会地位来衡量。”这篇论文对两性之间的实际差别表现出某种不安，因为她们并不确定妇女是否在遗传学上处于劣势，但是，她们以为只要接受了马克思关于进步可以克服这种根深蒂固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与实际社会功能和意义之间的不相干关系的观点，就可以希望置之不理。她们重申了朱丽叶·米切尔的四个论点及其对文化决定女性角色的推理。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对激进运动中妇女角色尖锐的描写，由于斯托克利·卡米克尔的一句话使之显得更为突出：“美国学生全国统一行动委员会中妇女的惟一地位是卑下的地位。”

一些参加运动的妇女已经准备好闹革命了。我们在为自己着想。我们在做必要的阅读、写作和交谈，以便为这项任务找到分析方法和理论。我们有经验办到这一点。我们感到灰心的是，我们是在被人排斥之后被迫来做这个工作的……①

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在她们看来，激进化是一个学术化过程，这个印象因该文开列了一张阅读书目而加深，那是逐渐变得更长、范围更广的一连串书单中的第一个。仅就我们现在涉及的是大学妇女运动这一点来说，尚还不足为怪，但对绝大多数没有能力吸收这类观点，又因无法理解或实践而认为辩论毫无价值的妇女来说，那些方法始终是毫不相干的。大学中的妇女解放运动成员最可疑的地方在于，她们担负起对广大的低声抱怨的无产阶级妇女的领导，并采纳了男子的团

① 选自《姐妹们，兄弟们，情侣们……请听……》，第7页。

体组合形式和组织结构，对此，大多数妇女都很难成功地使自己适应。她们的理论中也无迹象表明，她们意识到男女两极分化的全部范围，她们看过《苏维埃周刊》并听说国家教育学院的成员曾非常担忧，妇女主宰教育界的现象正培养出缺乏“适当的男性权威感”的男孩子。^①

这些女人的学究气扩展到大多数大学妇女解放团体中。泰-格蕾丝·艾特金森既是精英团体女权主义者的创始人之一，还为妇女人权组织工作，该组织为对妇女历史和状况进行研究的计划提供赞助。也许回忆一下历史会使人的思想更加纯洁起来。早在妇女人权组织成立之前，已故的主张妇女参政的妇女就已在资助这类研究计划，并将奖学金捐赠给女工程师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大多数女子学院都有这类遗赠，总的说来，它们对妇女解放运动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

对1967年宣言书所做的第一次直接的攻击来自一个匿名男子，他于同年12月向《新左派评论》写了一封信。他提出，让一个发育不全的妇人担当领导职务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她肯定会失败，这样一来，她的自卑感就会加深。^②他进一步论证说，女人不可能与男人分离，因为她们需要男人，她们的角色就是要比男人低下，更愿意接受，更富于同情心。他认为，女人首先应该受教育，然后才能对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权提出合理的挑战，她们结婚时，也许还应该保留自己的娘家姓。温驯的SDS中的女成员开始小声抱怨，到了SDS的下一次全国大会召开时，这抱怨声已经变成了咆哮。在1968年6月10日出版的《新左派评论》中，玛丽莲·韦伯写了一篇尖锐的东西，

① 《苏维埃周刊》，1969年5月17日，第5页。

② 《新左派评论》中的匿名信，1967年12月。

描写了 SDS 女成员的命运，其描述的准确刺痛了每一位激进的姑娘，使她们重新产生怨恨，尽管她并未主张脱离由男性主宰的这场运动，但跟通常一样，她还是主张妇女在没有被打字、散发传单、挨警察殴打、为一个革命的男子料理家务以及铺床叠被占用的闲暇时间里多做一些工作，以争取解放。^①在 1968 年的全国大会上，妇女表现不佳，因而惹火烧身，引发了男人的愤怒。她们开始意识到，她们为别人战斗，是不可能解放自己的。男人利用传统的论点来反对霸道的女人，而女人意识到两极分化中阴险狡诈的一面，决定必须进行认真的思考并制定出某种全新的对策。

在这个时候，激进的大学妇女解放运动的两名年纪较大的成员已经在为制定这样的对策准备第一份声明书。她们的单张报纸《妇女解放运动之声》创办了，她们的宣言《迈向妇女解放运动》预示着这个运动的到来。对卡罗尔·托马斯的第二次逮捕和长期监禁更为此书添上了一层辛辣和紧迫的色彩。

首先，她们抨击了 1967 年所作的妇女宣言，把它与市议会关于对待黑人问题所提出的论点加以比较，指出它的缺点是空洞无物的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黑人权力的发展是对家长式立法模式的第一次重大攻击，以此作为类比，她们主张开展一场妇女权力运动，这场运动的首要特点就是发展权力，树立自信心并制定出真正的女性对策。贝弗莉·琼斯指出，身为 SDS 成员的女学生是一些有特权的女人，她们对越来越阻碍妇女沿着神明认可的小道走向 kinder 和 küche^② 的种

① 玛丽莲·韦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新左派评论》，1968 年 6 月 10 日。

② 德语，孩子和厨房。——译注。

种无能现象还没有形成任何清楚的概念。她强调妇女有必要按 SDS “冲突即政治意识”的模式自己进行战斗，以发现问题真正的症结所在。女人之所以能在男人主宰的运动中获得成功，是因为她们利用了自己特殊的地位并迎合男性的价值观念，因此，这类女人无权为她们的姐妹讲话，正如黑人商人无权代表哈莱姆一样。不过，即便对她们这些尚未出嫁，精力相对充沛的人来说，她们靠男人寻求自我或威信的做法已经使她们的生活被歪曲，变成了一种噩梦，对此，她们既无才智，又无自尊加以摒弃。作为已婚妇人，她把她们应该期望得到的东西描绘成了一幅极其可怕的图画，并草拟了一个九点方针，从此，它多少已成为青年妇女解放团体的基本方针：

1. 妇女必须抵制参加她们自己以外的运动活动的压力。当今社会只有到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重新建构起来之时才能得到重新建构。家庭中的不平等关系也许是一切邪恶的根基。男人可以干下任何恐怖的事情，或者怯懦地忍受对他们心灵的肢解，但回到家里，却要人对他们肃然起敬，也许还要爱情。在这种情况下，男人永远也不可能面对自己真正的本体或真正的问题，女人也不可能……

2. 妇女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对肉体暴力的恐惧，因此，她们必须学会保护自己……

3. 我们必须迫使传媒采取现实主义的立场……

4. 妇女必须互相分享各自的经历，直到她们能够理解、识别并阐明家庭内外统治的许多心理技巧。形成文字后应该发表并广泛传播，直到尽人皆知。任何女人在跟丈夫争辩时都不应感到迷惑和无助。

5. 必须有人开始设计一种社区，使妇女在其中有足够久的时间解除负担，感受人性……

6. 妇女必须了解她们自己的历史，因为她们有一个值得自豪的历史，一个能使她们的女儿骄傲的历史。……勇敢的女性使我们摆脱了完全的束缚，获得了目前的改善的地位。我们不能抛弃她们，而应该向她们学习并吸收她们再一次投身于这个事业。供女权主义文学销售的市场已经成熟，无论是历史方面还是其他方面的。我们必须提供作品。

7. 具有科研能力的女性应该开始对两性之间真正的性格差别和认知差别做一番调查……

8. 男女同工同酬这个计划曾被激进派人士嗤之以鼻，但这么做的原因不应该是因为它是一种束缚人的工具……

9. 我必须在一份几乎够不上详尽的名单中提到堕胎法。^①

要对第7点的无知（对两性差别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五十年）或第8点的句法不清^②挑刺，可说是易如反掌。第2点的学会保护自己，这并非什么难事，因为武器是很好弄到的，而在女子精修学校的教学大纲中也包括了空手道课程：困难的是如何使肉体暴力与此题无关，这才是人类的惟一希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女权主义团体制定出一个方略。《迈向妇女解放运动》第二部分的撰写人是裘蒂·布朗，佛罗里达大学精神病学的助研。她也描述了SDS中激进中产阶级

① 琼斯和布朗（见前），第20—22页。

② 从原句看，似还可译成“但不能因为它是一种束缚人的工具就这么做”。——译注。

妇女的立场，发挥了那个婚姻之于女人一如一体化之于黑人的观点，在讨论妇女问题的时候，又采用了那个如此流行，又如此容易产生误导的把黑人与女人放在一起的类推法。她建议为激进妇女设立女子公社，但她却未看到，女子公社在任何方面都无异于中世纪的修道院，反抗社会和生物角色的女子可以在那儿达到智力和道德的完满，但她从那儿不可能对现状造成任何压力。她把禁欲作为一种手段的考虑使她策略中修道院的特点更为突出。女同性恋和手淫作为替代一体化的手段并未明显地削弱相对应的修道院的力量。该宣言的结尾是一篇未署名的语无伦次的东西，为卡罗尔·托马斯的第二次被捕和长期监禁而叹惋。文中并未强调指出，她特别是作为一个女人而受害的，确实，她以何罪被捕并未交代，但作为革命妇女之间团结的表示，它也许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我们还没有自我欺骗到进入一种政治麻痹的状态，把它作为不采取行动的借口——我们是一个被征服的等级。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开展一场妇女运动，因为我们必须与这种社会秩序作战，施展我们的全部才能并以全力去施展。我们必须得到解放，这样，我们才能从各自家庭的绝境——我们自己这些被罚入地狱之人的启示录——中脱身，去参加狂热的社会活动，抗拒灯光的每一次熄灭。我们必须把武器准备好，开始捣毁这个制度要死不活的社会和军事玩具，并打死那些无论我们在哪儿，就把我们统治到哪儿的疯狗。①

① 琼斯和布朗（见前），第20—22页。

妇女为了解自己而做探索时突然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武器库”，那就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夫妇1966年合写的作品《人的性反应》。梅特·埃杰尔森首先激烈地概括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含义，接着，一个女权主义者，安妮·科德特，也从丹麦原文读到了它。科德特小姐在她的《阴道高潮的神话》中的一个论点认为，由于弗洛伊德和赖希对解剖学的无知，获得高潮的能力成了女人无法达到的目标，而且也是造成性行为中女人比男人更感到羞耻、更虚伪的原因，这一点无疑十分正确，但她的推论认为，错误是大男子主义蓄意造成的结果，阴道与女性的性快感毫不相干，男人坚持要插入，因为阴道是阴茎感觉最舒服的地方（这有点儿大女子主义！），这些推论说到底是值得怀疑的。“男人害怕，如果以阴蒂代替阴道作为女子的基本快感区，他们就可能为了性欲的目的而被牺牲掉。”

真不知道科德特小姐跟谁上床睡过觉。大多数男人都意识到阴蒂，而且真正害怕被人当成性欲发泄对象。一个被寄望于阴茎始终保持勃起的男人并不比一个想要阴道随着这个阴茎的第一次插入而爆炸的女性更自由。男人和女人一样，头脑里也灌输了这样的思想，以为他们的性器官能够办到解剖学上办不到的事情。科德特小姐的设想表明，她看穿了灌输到她自己头脑中的思想，但却没有看穿灌输到男人头脑中的思想。她提出的最后一点很特别：

女同性恋——除了女人爱找女情人的严格的解剖学原因之外，男人还有一种很大的恐惧，怕女人会在完美、人性的基础上寻找其他女人做伴。阴蒂高潮作为事实的确立会威胁到异性恋的风俗。压迫者永远害怕被压迫者团结起来，害怕女人从男人目前的心理控制下逃脱。男人不会想象个人之间未来会出现的自由关

系，反而倾向于产生偏执狂的恐惧，害怕女人会进行报复（如V·索拉纳斯事件中目睹的那样）。①

真不知道根据科德特小姐的说法，谁枪杀了谁！在大多数情况下，男人的团结是靠禁止同一团体中男性成员间发生任何性关系来维持的。简言之，性并非一种凝聚力。众所周知，社会上的同性恋团体并不以其凝聚力或合作精神著称，尽管它本身不是对另一种情况下的同性恋行为的驳斥，在这种情况下，内疚和欺诈并非不可逃避的伴随情况。隐藏在该论文后最微妙的设想是，现状是惟一可能的情境，在此例中，现状指的是6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情侣对阴道的敏感性：安妮·科德特在展开她的理论时，把所有的女人都宣判为属于那种情况。直到实验在塔希提岛和其他稀奇古怪的地方（如果这种地方依然存在的话）进行之前，我们是不可能知道解剖学上确定的不敏感的程度。无论如何，至少就我所知，一个装得满满的阴道的阴蒂高潮比一个空空如也的阴道的要好。而且，一个假阴茎不等于一个男人。南希·曼为纠正科德特小姐的错误观点，也写了一篇文章，两篇文章均由新英格兰自由出版社出版。她试图从一种新的角度解释女性不能达到性高潮的原因，她的主要理由是，我们的性交方法不对，我们没有对性交经验的本质产生兴奋。她的结论对那些的确不想手淫或在同性恋性行为中充当男性角色的女人来说是颇有希望的：

我敢肯定，本国有那么多人性生活过得不好，这绝非巧合。

① 科德特，《阴道高潮的神话》，第5页。

它与人们普遍忽视人生乐趣，推崇盈利的逻辑有关。很显然，人们对自己的性行为有着真正的控制和责任。然而女人完全把这归咎于男人（或男人完全归咎于女人），这是错误的政治……性生活、工作、爱情、道德、社会感——这一切都蕴含着巨大的潜力，能使我们感到满足，但却被我们的社会组织破坏和利用。这就是我们应该与之斗争的东西。

如果你跟情人合不来，你可以起床就走。可是，当你的国家在性生活上凌辱你，你怎么办？^①

安妮·科德特看到阴茎被放逐时所产生的可怖的满足感明显地和缓起来，但这并未能保护南希·曼不受女专栏作家们卑鄙下流的攻击。朱莉·波姆戈尔德在她发表在《纽约》上的一篇嘲笑文章中竟然暗示说，曼小姐的“曼”^②这个姓跟她自己的犹太人名字一样好，但却是大女子主义和阴茎嫉妒的证据。^③事实上，尽管报刊总的来说所持的是嘲笑的态度，但到目前为止，妇女解放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一个传媒现象。报刊猎奇的巨大胃口导致它们将报道妇女解放运动的新闻与各种润肤霜、散发香味的阴道冲洗器，以及其他所有专为女性滞定型和专由女性滞定型销售的产品广告反常地登在一起。妇女解放运动之所以值得报道，是因为它们能制造一种变态、女性堕落、轰动和庄严滑稽的气氛。

1968年夏天对妇女解放运动来说是一个重大时刻，这不仅是因

① 南希·曼，《在美国搞得一塌糊涂》。

② 即 Mann，跟英文 man（男人）接近。

③ 朱莉·波姆戈尔德，《你走了很长一段路，宝贝儿》，《纽约》，1969年6月9日，第30页。

为妇女作为一个凝聚力强的团体出现在新左派中，而且还因为瓦勒丽·索拉那斯开枪打死了安第·瓦霍尔。突然之间，SCUM，即灭男团，一下子成了重大新闻，与博比·肯尼迪遇刺身亡的新闻争夺头版头条。除了索拉那斯小姐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表明灭男团起过任何作用。人们过于轻率地把她看成一个神经病，变态的裸露癖者，这次事件成了那批被人利用的瓦霍尔迷大闹天宫中的一个热闹场面，因此，其中的教训难免不被理解为变态。不过，人们还是看她的书，以寻求刺激，而且收获也颇丰。她比任何一位女学生更加激进，揪住两极分化的问题不放，即把男女与人性分开并将其弃于两极之间被人忘却地带的问题。为了让妇女复归人性，她提出了最吓人的战略——简言之，女人必须消灭男人。也许正是因为她在不妥协地陈述男人对女性的固恋，以及他们不顾一切地斗争，以期实行他们自己的阴茎固结时所表现出的吓人精力和抒情风格，使泰-格蕾丝·艾特金森由于过于激进而被开除出全国妇女组织，甚至还使那些妇女标语生动起来，直到她们从自己的行列中清除了这类野蛮行为，最后产生了WITCH^①，即地狱妇女国际恐怖主义阴谋集团。WITCH基本上是一种传媒实验。当众焚烧奶罩，施魔法骚扰蔡斯曼哈顿银行，身穿女巫服、手执扫帚柄冲进麦迪逊广场花园一年一度举行的新娘会，这都是她们大张旗鼓的活动，鉴于商业制度对它自己手段的敏感性，这些活动产生了作用，甚至到了使华尔街股票市场下跌了5个点的程度。不过，由于害怕战术警察力量和其他形式的军队报复行动，现在这个基本上是进行宣传运动的组织已经隐姓埋名，转入地下。

① 此字拆开是该组织名称，合起来是“女巫”。——译注。

在第一次嘲笑宣传运动的冲击之后，妇女解放运动对新闻界持一种怀疑和不合作的态度，这个战术在任何方面都没有改善她们的公众形象，甚至也不能保护自己不受报纸周末副刊和花哨杂志的大肆渲染。事实上，没有宣传等于就是坏宣传，特别当女人终身囿于一种漫不经心的阅读习惯，以致对大部分嘲笑都看不出来时，就更是如此了，而如果看出来了，其一目了然就会使人们对那些被传媒利用并粗暴、恶意对待的个人产生某种同情。女人会很高兴地知道，“这儿有件事在发生”，即便“是什么还不太清楚”。每当一个女人寻找解放之途，试图摆脱妨碍她作为已婚妇女从事自己职业的纳税制或性生活受人支配的地位和虚假做作，向报社发表声明时，总会激起极大的反响，由此引发的辩论总要遍及好几期报纸，这可以维维安·戈尔尼克在《村声》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为例。^①每有一个女人给报社编辑写信，就有成百个女人无法办到这一点，每当一个男子写信表达他的嘲弄和恐惧，其要点下面总要划上一百道横杠。希望有更多的女人决定以为传媒写作而非被传媒描写的方式来影响之。这个影响还可以扩展到其他的传媒手段，如电视，因为它每天巨大的食量必须给以满足，如果化妆品公司能出资赞助女权主义节目，那就更好。让他们为他们的掘墓人付钱吧，我们何乐而不为。无论如何，侮辱记者、排斥记者的做法不是防范他们的手段，审查制度是压迫的武器，不是我们的武器。

目前，美国还有许多其他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开展，从大学分会——它的一次集会有 25 人参加就算大会了，并且它始终是解决自

^① 维维安·戈尔尼克，《历史的下一个伟大运动属于他们》，《村声》，1969 年 11 月 27 日。

已问题的地方表现形式——到红筒袜之类的团体，它们是在华盛顿举行反总统就职典礼示威游行时因受男人嘲笑而形成的，它们集中力量搞马库斯意义上的提高觉悟的活动；从安妮·科德特和舒拉密斯·费尔斯通为其成员的10月17日运动，到55号牢房；从大本营在波士顿的艾比·洛克菲勒的妇女解放运动，其大会去年夏天有500名妇女参加，她们星期天上午10点起床，去观看一次空手道表演（洛克菲勒和罗克珊娜·丹巴都有柔道协会颁授的绶带），到联合妇女国会（可悲的是，它仅有500名女成员），这个运动无穷无尽地分而聚之，又聚而分之，但这可以看成是生命活力的标志，如果不是权力标志的话。

在英国，妇女解放运动讨论会正出现在郊区受教育的家庭主妇常去的地方，以及大学中。她们的理论没有前后很连贯的逻辑，她们的方法中也看不到特别的想象力或效率。塔夫奈尔公园解放讨论会出版了一张报纸，叫《泼妇》，但发行量很差。我打了五次电话，想弄几份过期报纸，最后还是放弃了。当这些令人尊敬的女士打着“我们不是性玩物”（这个提法似乎没人否定）的旗子，出现在世界小姐选美赛上时，她们大为惊讶地发现，来自沃里克大学运动的女学生正围着警察，一边跳舞，一边唱歌。她们恳求她们别这么做，因为这太不符合贵妇人身份了，而且她们的形象已经寒酸不堪。下一期《泼妇》出版时，上面登载了一篇正式哀叹这些奇怪女人举动的文章，出于对她们不文明行为的怜悯，该文假定她们都是考文垂的家庭主妇，每人都有四个孩子，她们正是妇女解放运动者急于要帮助的人！事实上，考文垂分会是工人阶级妇女参加的很少几个分会之一，她们对享有特权的姑娘们直言不讳地讲述一切，那些到目前为止什么也没学会，只学会提出“机会均等”的“空洞要求”的其他有特权的女人不妨跟

着这个潮流走一走。^①

不过，尽管有混乱和误解，新女权主义运动仍在飞速发展。由红筒林赞助的新建的女权主义剧院使纽约的村门剧场观者如堵。尽管很少妇女因为革命的需要而必须学习男人的暴力或过独身生活之类不相干的事情，还是有妻子和母亲在哈德森街监狱周围游行，打着标语宣布，她们不要赡养费。正如格罗莉娅·斯坦勒姆所说，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壮大“与其说是通过组织，不如说是通过传染”。^②实际的运动比地下组织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其出版物由 NEFP 和宣传鼓动来散发，涉及范围甚至比弗里丹夫人的妇女组织更大。在我最近发言的一次大学辩论会上，一项反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提议被占压倒多数的主要由男性构成的听众否决了，可五年前一次辩论会上提出的类似建议，尽管论点比这次强得多，却完全得到了通过。在那次辩论会一周之前，当我在提赛德的一个成人教育中心对一批性格并不怪异、由各色人等组成的观众演讲时，平时说话和风细雨、胆小怕事的女人居然当着她们丈夫的面大谈最具颠覆性的想法。护士在捣乱，女教师在罢教，裙子有着各种可以想象得出长短的尺寸，有人拒买奶罩，有人要求流产……反抗的热潮日益高涨，很快便要演化成革命了。

① 还应该提到 NJACC（参见上述《工作》一章），以及米吉·麦肯齐的女权主义者们，因为她们制作了油印杂志《怪味哈皮斯》。妇女解放作坊现在已经发展到五个小组，诺丁汉的另一个小组出版了一份复制品，叫《社会主义妇女》，布里斯托尔也有一份刊物，叫《够了就是够了》。从2月28日到3月1日在牛津召开的一个大会吸引了五百多名参加者，以及四百多名儿童和五十名男人。

② 格罗莉娅·斯坦勒姆，《城市政治》，《纽约》，1969年3月10日。

革 命

革 命

反抗不是革命。当受压迫者采取压迫者的方式方法，代表自己压迫别人时，这不是革命的标志。当女人模仿男人，男人模仿女人，甚至当反同性恋的法规放宽，某些服饰和行为的强烈的性含义减少时，这也不是革命的标志。法律放宽严重两极分化的企图与关于男女之间关系概念在真正的人心目中所具有的影响毫无关系。受巴巴拉·卡斯尔^①影响的妇女中，因为她那张十分难看、布满皱纹的脸，同时又因为她在威尔逊^②政权中担任负责解决麻烦问题这个令人沮丧的职务而死抱住自己柔弱无力的女子气不放的人比像巴巴拉那样在一个男人的世界中为了获得男人的荣誉而竞争的人多。我们知道，这种女人一旦掌权就不会支持女性，她们一旦成为雇主，就不会雇用女性，即便没有任何其他歧视的成分在里面。毕竟她们更善于跟男人相处，因为她们一生都在利用男人的容易动情、内疚，以及隐藏的欲望等特点。这种女人就像白种人的黑人、职业黑鬼，她们是尽义务的女人，一种跟男人一样好，比男人更有装饰性的特殊的动物。男人望而投降。

① 卡斯尔（1911—），英国工党女政治家。——译注。

② 威尔逊（1916—），英国政治家、首相、工党领袖。——译注。

妇女应该作为一支战斗力量自我训练，在她们的生活环境中寻找革命，这是将反动或反抗与革命混为一谈的最明显的例子。既然战争像工业一样，不再是谁体力强的较量，它在妇女争取进入人性的战斗中也不再重要。在我们的时代，暴力已经变得毫无人性，没有性别差异。在精密武器的制造中，在各种警察部队的维持中，在仅凭其自身的存在就能促使天下大乱的战争迅速爆发的环境中，暴力都是与财富连在一起的。战争不啻当着互相冲突的利益的面自认失败：战争遗下后代，听任命运的摆布；最好的人将获胜，这个为人默认的论断也根本无法证明其合理性。不妨同样提出一个论断，最坏的人，最寡廉鲜耻的人将获胜，尽管历史将继续那场荒唐的游戏，发现他毕竟还是最好的人。只要想一想霍希胡思试图对英国人在大肆屠杀德国人的行动中所起作用进行的评判和温斯顿·丘吉尔采取的明智审慎的视而不见态度，就会看到这种不可避免的过程。战争是不可能打赢的，任何悔恨地将自己战后的财富与有罪的纳粹欧洲的财富做比较的英国人都会糊里糊涂地意识到这一点。女人在寻求解放的过程中采取战争的态度，就等于迫使自己去扮演失去人性的男人最后的变态行为，可以预见，它的结果只有一个，即以特别具有男子气的自杀而告终。

波士顿妇女解放运动以空手道来证明她们兴趣的合理性，其理由是，妇女在单个的情况下害怕肉体的进攻行为，因此需要从那种恐惧之中解放出来，才能有信心地行动。诚然，男人都爱以动武威胁唠叨不休的妻子，要她们闭嘴不言，而且通常都做得像演戏一样；但几乎从来都不是当真。它实际上是一场神经游戏，可以相当容易地对付。在我一生的各个不同时期，我曾跟一些强悍出名的男人同居过，其中两个曾因严重侵犯人身罪而判过刑，但无论跟谁，我都未受到肉体侵

犯，因为从我的态度来看，我并不觉得那有什么了不起，这是十分清楚的。暴力使大多数女人着迷，她们爱看人打架，喜欢电影中血淋淋的暴力场面。酒馆和舞厅的暴力事件总是女人促成的。对男人的大部分教唆实际上是女人对暴力刺激的需要。大多数打架都是可耻而糊涂的事：男人大多瞄准了什么东西，却打不中那个东西，最后大多以自己糊里糊涂的挨一顿打了事。真正凶暴的男人才不玩什么空手道或拳击规则——他干脆用一只破瓶子、一把手摇曲柄、一根轮胎撬棍或一把斧头。他不想一直把架打到底，他只想尽可能快地带来最大程度的伤害使之迅速结束。

如果妇女能够突然停止去爱那些暴力冲突中的胜利者，那才是真正的革命。她们干吗欣赏残暴男人的形象呢？要是她们能看穿那些被人唆使得挥拳动武的男人的蛮力和虚张声势，看到他们的孤寂和痛苦就好了（这些样子消瘦的强人总是被那些看起来不那么有男子气概的男人为了证明自己而叫出去打架）。为什么她们不懂人们把强人神化的道理呢，无论他是士兵、摔跤运动员、足球运动员，还是男模特儿，因为他的命运跟她们自己的命运是那么接近吗？如果妇女能提供一种真正的手段，替代暴力的刑具踏车，世界也许会活得久一些，痛苦也会少一些。如果妇女能退出摔跤比赛的观众席，这项工业也许就会崩溃；如果士兵的确面临着女人不给予他们任何性允诺的可能，正如丽希斯特娜塔很久以前说过的那样，战斗就会突然不那么有魅力了。我们不是宗教天堂的美女，我们不愿赐给武士做酬报。然而，我们从杂志上看到，当小伙子即将奔赴越南时，美国各大城市的妓女都免费给他们提供惠予。

男性的暴力变态行为是降低女性人格的基本条件。阴茎被看做一件武器，它对女人采取的行动被理解为不知怎么具有毁灭性和伤害

力。它已经成为一支枪，当女人要她们的伴侣射精时，她们会用英国俚语喊叫，“向我开枪吧！向我开枪吧！”女人靠着“枪”的礼物是

妇女的斗争

(调子：“朱安丽塔”)

愿她温柔地睡在大地母亲的胸脯，
是她为世界的新生做出崇高的贡献，
女人内心都有一个愿望，要医治一切痛苦，
让她学会帮助男人去抛弃每一道锁链。

女人，啊，女人，把你的镣铐留给过去：
起来，要求你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从此自由无羁。
母亲、妻子和少女，你们的手中有伟大的权力：

给它以自由、力量和牺牲。
远方的山峦上，新的一天在闪光。
战斗仍在等待，起来吧，向前方。

《世界产业工人的歌》

不可能解放自己的性无能的，尽管她们跟男人一样也会打枪。每当女人得到一把枪，供她们在一场特定的斗争中用一段时间，枪都被撤走，而她们发现自己比以前更加性无能。需要遵循的过程应该正好相反：女人必须使阴茎人性化，抽掉它的钢筋铁骨，使之重新成

为血肉之躯。大多数“解放”女性所做的就是责怪阴茎歪曲了它本身，嘲笑男人过高地评价他们自己的阳刚之气，却不愿思考一下，这个错误是怎样产生的，它对她们自己又产生了什么影响。男人已经厌倦了为性负全责的做法，现在是他们卸掉这个责任的时候了。我并不是说，应该大搞女同性恋，我只是说，侧重点不应放在男性生殖器上，而应重新放在人类性行为上。阴道必须独当一面，树立起自己的形象。女人对暴力的态度与这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也许，女人首先应该尽力使自己对暴力产生真正的厌恶，至少在一次暴力冲突中，不给任何胜利者以回报，甚至要达到同情失败者的地步。如果她们主动退出观众席，绝对不看男人的竞争，那么竞争的大部分动机就会烟消云散。

尽管许多女人并不一定被暴力冲突中的胜利者所迷住，而只是更喜欢围着失败的勇者打转，但从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上来说，她们都更喜欢胜利者。一位著名女教授在北方一所大学对一个成人教育团体演讲时叹惜说，大男子主义妨碍知识男子与同一单位同样合格并且非常容易接近的姑娘谈朋友。这些姑娘不能跟受教育低、层次低的男人亲密交往，因此她们干脆跟谁都不来往。但如果男人能够满足于同比他们智力水平低的人在一起消磨时间，女人为什么就不能呢？女人也许会以不屑的口吻说，男人都是朝九晚五的知识分子，只有当情欲消失时才会放松，只有他们才会和低能儿谈得拢。他们扮演全能的爸爸角色，而他们看中的对象则扮演连大气都不敢出的女儿角色。总的说来，这嘲笑不无道理。但同样有道理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女知识分子都很傲慢不逊，放肆，易于冲动，爱动感情。她们过于看重她们那值得怀疑的教育成就，同时却失去了与更为纯真的消遣活动的接触。她们要找的是其成就能够为她们增光的男子，一个能够取代她们自己

不足的自我，大多数男人都能很快地察觉到这种寻求中的迫切心情。许多男人很容易就厌倦了低能儿，但他们在更深的程度上却对女才子产生反感。女人干嘛一定要等着让对手来讨好卖乖、献殷勤呢？她们为什么不能在“层次较低的人”的陪伴中寻找松弛和快乐呢？她们也许需要放弃那种非要崇拜一个男人不可的愿望，而去接受更温和的爱她的角色。一个有学问的女人不可能像她对付她的智力对手那样阉割一个卡车司机，因为他对她的学问不会夸张地表现出尊敬。传统教育的替代手段不是愚蠢，不少聪明的姑娘都需要一个地位较低的人的真正智慧加以补救。在工人阶级的家庭，父亲的父系角色不像中产阶级家庭那样明显，因为工人阶级的女人更敏于学问，也比她们的丈夫更善于执掌大权。^①一个工人丈夫会以有一个“思想家”的妻子而自豪。婚姻也许意味着，在缴税之后，她赚的钱对家庭的经济状况几乎于事无补。英国的职业收入如此之低，工作小时如此之长，任何男人都不用担心自己的赚钱能力会受到妻子的影响，无论她有多么高的资历。在俯首帖耳地为运动中的中产阶级革命男子效劳之后，社会主义的妇女现已狂飙突起，组成了与男子分离的团体，如果她们将自己鄙视的专长和她们对基本主题的知识用来服务于她们本应为之服务的阶级，她们也许会过得更好。人们评价妇女的成就，往往根据她们找的对象比她们的出身高多少来衡量。一场意识革命也许会扭转这种观念。当然，必须真心实意地这样做——屈尊俯就的

① 安娜·马丁，《已婚的工作妇女》，全国妇女参政权学会出版，1911年7月。

特别是在比较贫穷的家庭里，妻子在智力上相对于丈夫的优越性非常明显。为了保护她们的家庭不受工业制度各种力量的侵袭，她们不停地进行着斗争，这使她们发展起了一种警觉性和适应性，而男人由于要做繁重而又没有任何灵感的苦活儿，已经变得麻木不仁，根本谈不上有这些感觉。

余地是没有的。

如果妇女想使自己的境况来一个明显的改观，显然她们似乎必须拒绝结婚。对任何工人都不可能要求他一签聘约，便定终身：如果这样，他的雇主就可以无视他想提高薪水、改善环境的要求。在雇主完全垄断雇佣劳动的地方，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不能指望靠雇主发善心允诺提高待遇：他手下的工人必须保持讨价还价的实力，从而保持他们的自尊。可以争辩的是，女人并非一签婚约，便定终身，因为离婚总是可能的，但就目前情况看，离婚只对男方有利，这不仅是因为它由男人策划和实施，而且还因为它依然取决于金钱和独立的收入。已婚妇女很少两者兼而有之。男人辩解说，离婚赡养法会使他们寸步难行，这很明显是实话，但赡养成为必要，这得怪男人自己，其主要原因是孩子归母亲监护这种模式。抚养没有父亲的孩子，接受赡养费的妻子并不比她从前更自由。跟雇主签订终身合同而且只能由雇主单方面中止合同，这样做就更没意义了。使人想起来更为心酸的是，有工作的妻子的收入总是被视为丈夫收入的一部分，而在另一方面，他甚至不必告诉她自己赚了多少钱。如果独立必须伴随自由，妇女就不应结婚。

一般的姑娘为何结婚？回答也许是——为了爱情。爱情可以在婚外存在——长期以来，人们的确认为它一直在婚外存在。爱情可以有多种形式，干嘛非要结婚不可呢？为了安定感吗？安定感是一种空洞的幻想，特别是如果人们所说的安定感是指保持结婚时所存在的一种幸福的相依相伴状态。即便没有通奸或分居之类明显的灾难发生，人们依然会改变：最终，一对伴侣中的任何一方都将不是首先已婚的人。如果一个女人是因为厌倦工作而结婚，她所得到的一切就是她自找的。工作机会应该改善，而不应抛弃。如果一个女人因为想要孩子

而结婚，那她不妨想一下，普通家庭经证明并不是一个养育孩子的好地方，既然世界并不急需她的繁殖，她何不干脆等到某个合适的家庭自行出现，岂不更好，因为避孕是很可能办到的。不能获得房屋抵押权并常常被人看成不受欢迎的房客的单身姑娘，她们遭人白眼并一筹莫展，这种苦头也只有单身姑娘才体会得到，这种挑战也只有她们才肯面对，怯懦的婚姻无法改变她们。尽管养一个私生子会伴随着更多的问题，甚至友好的同居会遭到更正统的公民谴责和迫害，但为了避免这些不便而去结婚，那是毫无意义的。

一个寻求解放的女人不应当结婚，把话说得这么绝对是很不错，不过，如果这句话的含义是指女人结婚等于事业失败，任何大规模的妇女解放运动就会无限期地推迟。没孩子的已婚妇女仍旧可以保持一定程度的讨价还价的实力，条件是她坚决不要害怕被抛弃的威胁。已婚夫妇之间的交易一般都不平衡：妻子终将发现她的生活起了根本的变化，但丈夫的生活却没有。这种状况总的来说被认为是合乎情理的：例如，英国内政部最近做出一项决定，拒绝给一个女人在自己出生国生活的权利，理由是她嫁给了一个印度人，“通常的惯例是，嫁夫随夫，女人应到丈夫的出生国居住”。^①同样的原则适用于她的家乡，或她的工作单位、她选择的住处和她的朋友。对于婚姻平等交换的关系中的不平等现象，最好的解释莫过于存在于婚姻中心的一种情感上的不公平，尽管在很多情况下，这种不公平只是一种假象。许多男人几乎跟他们的妻子一样害怕被抛弃，害怕当不好丈夫，一个不怕独立自主的女人就可以操纵这种局面。这主要是个勇气的问题。随着

① 英国内政部告诉玛丽·查特利说，“据认为，一个妻子应该做好思想准备，把家安在她丈夫的国家。”（《泰晤士报》，1970年2月3日）。

造反的姑娘

乔·希尔词曲 1916年，版权所有

(合唱)

这就是造反的姑娘，这就是造反的姑娘！

她是工人阶级眼中的一颗明珠。

她为奋战的造反的小伙子

带来了勇气、骄傲和欢乐。

在世界产业工人中

我们有过造反的姑娘，我们还需要更多，

为自由而战可真棒，

跟一个造反的姑娘！

《世界产业工人的歌》

妇女人口日益骚动不安，各种各样的合作事业应该自然而然地产生，以支持个人的独立，尽管目前的妇女俱乐部和合作会可能不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多，如果我们考虑一下《经济独立的姑娘》中所描绘的图画的话。组织妇女的主要价值不是形成一个政治阵线，而是发展团结和互助精神，这在相当小的规模上都很有用。回家到母亲身边是一件相当枯燥无味的事情，因为母亲一般都很难相处，爱责备人，思想保守，而且对自己孩子的问题感到厌烦。大多数女人依然需要一间她们自己的房间，而惟一的方式就是到她们家庭以外的地方去找。

母亲的困境比别的女人更绝望，而且，孩子越多，情况似乎就越没希望。然而，有孩子的女人还是挣脱了束缚，不管是带着孩子，还

是没带。苔莎·弗瑟吉尔带上两个孩子离开了丈夫，开始奋力挣扎着自己去找工作，找住所，她遇到了重重困难，于是她决定为那些跟她同样处境的女人建立一个组织，并称之为“姜饼”。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类似的团体存在，名叫“母亲在行动”。^①无论这跨越官方障碍的进步有多缓慢，大家在一起完成就要容易些。终将会有一家妇女报纸创办起来，供这类团体宣布它们的成立并征召合作者。大多数女人由于对自己作为生儿育女、使之走入社会的角色的重要性抱有种种想法，因此，她们一想到要丢开丈夫和孩子就会感到害怕，但正因为如此，她们就更应该进行清晰而深刻的反思。首先，孩子并不是她的，他们不是她的财产，尽管大多数法庭在离婚案中强烈偏向于孩子由母亲而非父亲监护。让孩子在受苦受难的环境中成长，无论那种苦难是多么压抑，都比让他们去适应变化的环境糟得多。他们的难以适应本身就是一个明证，说明母性纽带强化了他们的反社会性，也许，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最好还是让孩子们自己去发现，他们并非无可争议地拥有母亲。无论如何，这种情况应该对他们解释，因为他们总是感到不安，他们对含糊的可能性比对事实更为担忧。一个知道一旦离开丈夫，即便能独立，但也只能在穷愁潦倒的环境中养育孩子的女人，是必须做出明智的抉择并立即摒弃反对离家出走妻子的错误偏见的。在许多情况下，能够允许丈夫抚养孩子会使他感到安慰，他对孩子也许会比妻子更好，焦虑感也更少。他比女人更有可能请得起管家或保姆等。在奋力挣扎、想留住孩子的离婚女人的后面，总是耸立着“照料孩子”的威胁，而这是最糟的一种选择。一个离开丈夫和孩子的女人可以为她

① “姜饼”，35 Wellington Street, London WC2E7BN, 以及“母亲在行动”，10 Lady Somerset Road, London NW5（《星期日泰晤士报》，1970年1月25日）。

们提供赡养费，如果社会能够允诺她经济实力的话。

已婚妇女解放中一个最基本的因素是对她情况的了解。她必须与不能适应一个无法忍受的体制而产生的愧疚心理作斗争，并仔细考察这种体制。她必须忽视人们对她的健康、道德和性行为所产生的兴趣和所作的描述，并亲自对这一切进行评估。她必须知道她的敌人，即医生、精神病医生、社会工作者、婚姻咨询专家、牧师、卫生检查员和大众道德家。她必须分析她的购物习惯，她每日的推诿和不老实的行为，她忍受的种种痛苦，她对孩子的真实感情，她的过去和未来。进行这类评估，她最好的助手莫过她的姐妹们。她不能让自己在和丈夫的争吵中遭到奚落并由此感到困惑，也不能让他以自己并未造成她困境的清白无辜相和主动以“合理的”建议迁就她时所表现出的宽宏大量作为要挟。从根本上来说，她必须恢复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目标，以及运用意志达到目标的精力，为了达到这一点，有必要提出某种相当“不合理的”建议或需要。

对女性被征服的发展过程，仅用男人解决了生殖的生物学秘密来解释，就像泰-格蕾丝·艾特金森所做的那样，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他们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解决父权的秘密。人们都知道父亲必不可少，但并不知道怎样鉴别他，除了靠否定的方式。也许在最初迫于禁

即便明天就废除所有的婚姻法，现存一切美好、值得赞扬的事物仍将继续存在……我有不可剥夺的、宪法规定的、天生的权利，去爱我想爱的人，想爱多久就爱多久，想不爱多久就不爱多久，只要我愿意，天天变换爱情的对象都可以。

维多利亚·克拉夫，林·伍德哈尔，

1871年11月20日

闭和监督而不得不为父权及其伴随的忠诚做出保证之后，女人以这种保证从容地抵消了父权的无能为力。既然现在不可能再对妻子实行幽闭隔离，我们不妨收回这种保证，坚决要求维持整个团体的父权，即所有的男人都是所有孩子的父亲，从而使父系家庭无以为继。收回对父权的保证并不一定意味着“滥交”，尽管在最初的阶段可能会显得像是这样。找临时工的女秘书，她的滥交可以作为一种革命措施，迫使人们承认她对公司及其工作所作的贡献；同样，不愿以誓言死守绝对一夫一妻制和狗一样忠诚的妇女不妨采取“滥交”的实际行动作为开始，来支持自己的不情愿心理。

妇女还必须摒弃她们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作为主要消费者的角色。尽管拒绝购买家用电器可能是一种倒退的行为，因为这会使女人的工作量增加，给女人造成不必要的限制，但如果，举例来说，三家女人合用一台洗衣机，女人也不再把拥有最新式的电器看做特权和成功的必要标志，这将会对有关工业产生重大的打击。她们可以组成家庭合作社，大家的活儿大家干，每天都在一起互相解放。她们的孩子不用去互相作对，而应鼓励他们去分享一旦玩儿腻就扔在一边的玩具。这并不像父母希望的那样，会使孩子产生反感。记得我4岁时曾因把所有的玩具都给了别人而挨了一顿打。当时我的确不想再要这些玩具了。孩子并不需要昂贵的玩具，女人应该抵制广告，这些广告每年圣诞节都想从她们身上捞取百万英镑的利润。有些提高标价的肥皂粉以及诸如此类的商品是可以置之不理的，只要批量购买未注册商标的货物，抵制包装的吸引力就行。食物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直接从供应商那儿大宗买进，如果女人能够联合起来，一致欺骗中间人，她们成功的机会就会更大。“论打购买，可以降价”的做法不仅限于一个家庭。妇女也应克服那种与二手货和旧衣服连在一起的偏见。自己的孩

子穿不得的衣服可以给别的孩子穿，如果孩子还没有成为高消费的牺牲品，他们是不会在乎的。交换婴儿车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在大多数工人阶级的家庭中早就习以为常。组成这些合作事业的部分目的是为了打破单一家庭和单一父母的隔膜状态，但我主要考虑的还是以各种方式来使女人作为广告的主要上当受骗人，国家赃物的主要消费者的功能失效。

大多数女人都觉得很难放弃对服饰和化妆品的兴趣，尽管不少妇女运动都敦促妇女超越这类奴性的俗艳之物。只要化妆品是以一种自觉而富于创造性的方式用于装饰，它就不是虚假作伪的象征：化妆品只是在作为货真价实的东西向人们展示，遮盖难看的瑕疵，掩饰某种令人厌恶的东西，使人能为世人接受的时候，它的功能才使人深表怀疑。不安假睫毛就不敢出门的女人，其心理一定有严重的问题。化妆品中最昂贵的配制品从本质上来说跟最廉价的毫无二致，润肤油再有奇效实际上也不可能使衰老的组织恢复青春。其实，可以不妨考虑把节食和休息作为美容的原材料，将化妆品严格地用于玩乐。最便宜而且有些最好玩儿的颜料是用于舞台化妆的油彩。“科尔”是最好的眼影膏，而且也是最便宜的，各种各样的都有售。女人可以用樟脑精、苜蓿和乳香油，以及薰衣草屑、广藿香和玫瑰油来自自己制作香水，而不用那种贴上法国标签，从煤里提炼的昂贵的香水。女人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头发生长的方式并使它按那种方式生长，随自己喜爱的样子和心情来改变发型，而不用去赶时髦，每年都改一种样子，也不用按时髦而非自己大脑规定的式样去做头发。

这些倾向中已有一些初露端倪。大多数青年女子不像她们的母亲那样老缠着理发师不放。她们赤手空拳地征服了时髦女服，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从最旧的衣服到最浪漫的衣服，甚至把男运动服粗糙地改

了来穿。有迹象表明，她们正在摒弃显赫的饮食习惯，特别是酗酒和饮酒作乐。她们中有许多人当学生时就在寻找将来成熟以后也不会抛弃的生存方式。不抽香烟，不喝啤酒，而去非法地抽大麻，这种模式一旦被人大规模地采纳，将对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人们对长寿食品的嗜好超出了长寿食品的生产，这正反映了食品消费和销售的一种态度。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小部分人在跟着这种潮流走，但这一小批人也比躲在妇女运动旗帜后面摇唇鼓舌的人多得多。不过，她们追求的还是解放，嬉皮士对暴力的摒弃可以看做已经归于失败，因为警察不会羞于以警棍对付鲜花，但问题已经明确，辩论尚未结束。

妇女获得解放的主要手段是以享乐原则取代迫不得已。做饭、穿衣、美容和料理家务，这全是迫不得已的活动，其中的焦虑商早已取代了享乐商或成就商。甚至把做饭、穿衣、化妆和料理家务当做好玩也是可行的。享乐的精髓就是自生自发。在这类情况中，自生自发意味着摒弃标准，即那种人人都必须达到的标准，并且建立一种自我调节的原则。要理解这一点最好是以吃药类比：女人迫不得已地把药当止痛剂用，以减轻紧张和痛苦，或者对付焦虑症状，几乎自动地进入一种依赖综合征中，结果自己也弄不明白用药治疗的症状是不是药物引起的，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吸大麻的人没必要这么干：他想获得某种感觉，他就吸大麻，一到他想达到的那一点，他就停止吸食。他不会借口说自己吸大麻是当做一种疗法，尽管有关使用大麻的规定正试图迫使人构想出这种情境。同样，你想做一顿人人都爱吃的饭，也可按你想的方式来做，并以你愿意的任何方式端上桌，而不必遵照时间表，端上星期二的饭菜，或别出心裁，自讨麻烦，订出一份花样繁多、味道鲜美的菜单，如果你本来就对此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你就不必去做。不幸的是，在英国，墨守成规的思想意识基础太强大

了，就连懈怠的家庭主妇也把她们的宾果游戏和烈性黑啤酒当做一种惯例，因为“她们不知道没这两样该怎么办”。都承认家务事是一个典型的恶性循环，干完还有新的，接着不断地干下去。要砸碎这个恶性循环实在太难，倒不如干脆从中挣脱，要求做点儿别的事，这似乎势在必行了。定期“自由”一段时间，但依然离不开这循环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定期“自由”一下不起作用的缘故。大部分妥协的形式都解决不了问题，尽管可以暂时缓和一下过度劳累引起的症状。同理，在这个循环中允许做一些自己爱做的事也没用，因为刺激和精力总在不断地失去效力。除了打破这个恶性循环，是别无他路可走的。

对某些人来说，一旦这个循环打破，那就意味着中心失控，天下大乱。我们内心对自由依然十分恐惧，但这恐惧本身必须理解为持续存在的现状中所固有的因素之一。妇女一旦拒绝接受男女的两极分化，她们就必须接受风险的存在和犯错误的可能。抛弃奴役同时也是

先生，我的论点是经一个不抱偏见的灵魂深思熟虑过的——我不是为我，而是为我同一性的人辩护。我早就认为独立是生命的伟大赐予，每一件德行的基础——我将以限制自己的生活需要来获得独立，哪怕为此而到荒野中生活。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

《为女权一辩》，1792年，第4页

放逐安定感的幻想。世界不会一夜之间改变模样，解放不会发生，除非独具个性的妇女愿意成为被人排斥的人，怪人，变态者，和随便当局愿意把她们骂成的哪种人都行。过去曾有一些女人比我们现在大胆得多，

当然现在也不需要那样，她们什么风险都敢冒，所获也不多，但毕竟幸存下来了。爱大声嚷嚷的女人一向为新闻界所嘲弄，也被那些工资袋鼓鼓囊囊、以女人为豪的人所讥讽，但至少她们不再被活活烧死。对凡打算自我解放的女人，都要求她们好像通过魔术一样变得健康、幸福、富有创造力以及具有合作精神，这未免太过分，尽管一般说来，那些使人丧失人性的更令人震惊的症状的确已经消失。过去被条件限制的那些需要和焦虑依然存在并苟延残喘，继续折磨着人，但人们已经理解了它究竟是什么，也能够为了一个目标而加以承受。这个局面一旦受到挑战，就会以各种各样的结果呈现出来，妇女最初也许会极为震惊地发现，警察很快就忘乎所以，肆无忌惮地打起了女人，恶毒的谩骂也会向她们身上扔来，但这样的发现只会激励她们更加坚定不移，勇往直前。解放策略的关键在于揭露这个局面，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绝对厚颜无耻的语言和手势激怒权威和专家，利用陈腐的“女性逻辑”揭露男性的浮夸、荒唐和不公。女人的传统武器是她们的舌头，而革命的主要战术一直是散布信息。现在一如从前，女人必须拒绝顺从和狡诈，因为真理不可能靠掩饰获得。凡是以为靠着女性魅力和软磨硬缠就能操纵世界的女人都是傻瓜。①不得已采纳这种战术，那才叫奴役。

此时尚难就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新型性生活方式提出建议。生命只

① 黛安·哈特 1969 年 5 月曾想发起一场衬裙派对，当时她在《泰晤士报》插了一段广告说，“女士们，不要在那儿坐等。如果你们厌倦了空中楼阁，那就到小院去坐吧。我们需要 630 名女士，每人赌掉 500 英镑，为一个选区而斗争。”不用说，这样做根本就没有产生任何政党。她本人参加了选举并按部就班地被击败。三个美国魔术师组成了一个“猫咪联盟”，想表达“猫咪力量”，利用搂搂抱抱的方式来影响替天下的大众（《星期日泰晤士报》，1969 年 11 月 2 日）。这种本来就不很新鲜的招数根本就没有产生任何令人欣赏的政治结果或其他结果。

有一次，因此，首要的目的就是寻找一种方式，把生命从为了服务于我们文明而遭受的无能为力的状态中拯救出来。只有通过实验，我们才能开辟新的前景，从中看出现状为一特定术语的发展路线。妇女革命必定是情境决定行为论的：我们不可能断言，只要社会主义者成功地废除了私有财产并恢复了生产方式的公有制，天下就会太平。我们等不得那么久。妇女解放如能废除父系家庭，它将废除独裁政府必不可少的下层建筑，一旦这个建筑发生萎缩，马克思主义无论你愿意与否都会实现，因此，让我们继续努力吧。让男人到无产阶级没有成为共产党，却成了分期付款的奴隶的工厂去散发传单吧。分期付款奴隶的存在也是以妻子作为待在家里的消费者的功能为基础的。统计资料表明，几乎所有的分期付款合同都是由有家室的人签订的。如果妇女要反抗，这种情况也必须改变。妇女代表着最受压迫、签约终身、不计报酬的工人阶级，用“奴隶”两字形容她们并不夸张。她们才是剩下的惟一真正的无产阶级，她们只差一点儿就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有什么阻挡得住她们呢？答案必须做出，那就是对她们的压迫妨碍她们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团结的组织，向她们的主人挑战。但男人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作为对模糊不清的改革和人道的鼓动的回答，他把女人接纳进了政界和职业界。那些把这视为对我们文明的破坏和国家与婚姻的终结的保守分子毕竟是看对了，现在是开始摧枯拉朽的时候了。我们不必挑动任何人和我们公开决战，因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予合作，不去帮助建立一个压迫我们的制度，即合理地收回我们的劳动。我们还可以到处进行宣传鼓动，设置纠察，包围实行性别隔离的酒吧和选美比赛，到委员会担任会员，冲击传媒，简而言之，做我们想做的事，但我们也必须不仅拒绝做某些事情，而且拒绝想做的念头。

经验是一个代价太大的教员：我们不能都去为了调查情况而结婚。老一辈的姐妹们可以把她们的经验传授给我们。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互相交流经验，而不能匆匆忙忙，或抱着势利的态度，或按男人的标准来评人断事。我们必须努力反对在我们自己的政治结构中建立一个女权主义精英阶层，或一种男权等级制度，我们也必须奋力维护合作和博爱的母系原则。女权主义者没有必要为了证明我们的政策合理，就去证明母权制是一种史前期的社会形式，或父权制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种变态产物，因为我们设想的生活形式可以同时是全新的，又是源远流长的。我们不必去买可疑的人类学著作来解释自我，尽管有某种爱好，且又愿意认真钻研的女人不妨去研究妇女的历史作用，以便界定我们对女性领域中一切自然和可能之物的概念。一些妇女愿意倾听的日子已经到来，她们的人数正在增长，现在也是该她们发言，让世人倾听的时候了，无论她们的话说得多么没有把握，多么结结巴巴。

妇女选择的道路是否正确，最可靠的指南莫过于斗争的欢乐。革命是被压迫者的节日。也许在很长的时间内，女人除了一种新的目标感和正直感以外，别无明显的酬报。欢乐并不是指欣喜若狂，但它的确是指有目的地运用精力去从事自我选择的事业。它的确意味着骄傲和信心。它的确意味着建立在以互相做伴为乐的基础上同他人的合作与交流。从无可奈何和贫穷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自由自在在大地上走动，这就是你与生俱来的权利。要拒绝瘸拐和畸形，掌握你的肉体及其光荣的力量，接受它自己可爱的法则。要有某种渴望得到的东西，某种想做的东西，某种想成功达到的东西，最后，某种能给予他人的真正的东西。要摆脱愧疚和羞耻的心理，以及女人不知疲倦的自我约束。要停止装模作样，搔首弄姿，玩弄勾引和操纵的手段，开始主动控制，富于同情心。要宣称自己也具有宽宏

大量、高贵勇敢的男性品德，这一切都是你与生俱来的权利。它的意义比同工同酬还要深远得多，因为它应该使工作条件完全革命化。它不知“机会均等”这句话为何物，因为机会似乎必须完全改变，女人的灵魂也必须改变，这样，她们就会渴望得到机会，而不

真理的建立取决于不断摧毁谬误，

取决于割礼，而不是童贞，啊，英格兰的理论家！

布莱克，《耶路撒冷》，第 55 页

是见到机会便畏缩不前。随着我们大声喧哗地沿着妇女的自由之路行进，我们所做的第一个重大发现将是男人并不自由，他们会力图把这作为一个论点，说明为什么任何人都不应该自由的道理。我们只能回

……在不信天主教的人中间，我在我历时半个世纪的一生中也没有发现一个反对男权女权平等学说的人。

朗，《夏娃》，1875 年，第 112 页

答说，奴隶同时也奴役着主人，我们既已从奴役中获得解放，也许就可以在男人从折磨他们自己的踏车上跳下来时告诉他们应该走哪条路。有特权的妇女会扯扯你的袖子，试图劝你参加争取改革的“斗争”，但改革是倒行逆施的行为。旧的过程必须打破，而不是更新。心怀怨恨的女人将号召你去反抗，可你要做的事太多了。

你将怎么办？

迄今为止最棒的女性主义著作……一本有个性的书，一本了解自我与他者界限的书，一本综合了男性和女性最佳素质的书。

——《纽约时报》

一部优秀之作，持续地流动着愤怒的力量……能言善辩，力拔千斤。

——《倾听者》

一部令人眼花缭乱的小册子：学识渊博，令人生畏，又很好玩。

——《世界主义者》

文笔大气磅礴，波谲云诡，讲求实际，脾气暴躁，洞察幽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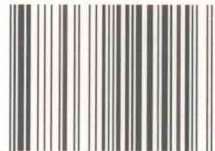
——《纽约时报书评版》

杰梅茵·格里尔的《女太监》一书……让我改宗换教，信仰了妇女解放运动。

——《观察家报》的肯尼斯·泰南

上架建议：经典外国文学

ISBN 978-7-5321-4091-6



9 787532 140916 >

定价：29.00元